

叨雷的一生(羅傑斯)

目錄：

01 前言

02 序

03 第一部 呼召成為使徒

第一章 一個立志的年輕人

第二章 光與真理

第三章 荊棘

04 第二部 容器的塑造

第四章 少數的邀請

第五章 神的聲音

第六章 善意的解釋

第七章 岔路

第八章 相信的生活

05 第三部 建造基督的身體

第九章 期望一個神人

第十章 慕迪的新聖經學院

第十一章 無可指責的監督

第十二章 芝加哥街教堂

06 第四部 寬大又有功效的門開了

第十三章 諾斯費德

第十四章 慕迪紀念碑

第十五章 一個有神在他背後的人

第十六章 馬其頓呼聲

第十七章 二個熱心的漁夫

第十八章 五旬節之風

07 第五部 提供生命的話語

第十九章 值得尊敬的先知

第廿章 日落坡

第廿一章 西部的聖經學院

第廿二章 基礎教義

第廿三章 非常可靠的人

第廿四章 最後一課

08 附錄一 他雖然死了卻仍舊說話

09 附錄二 我相信聖經是神話語的十個理由

「貴重器皿叢書」出版序

希伯來書那「不知名」作者訓誨我們說：「從前引導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這段經文把閱讀聖徒先賢傳記的三方面功能表明了出來：(1) 想念他們一激勵自己；(2) 效法他們一塑造自己；(3) 留心他們結局一警惕自己。

因著屬靈人物傳記對我們有這麼多方面的幫助，本基金會特別遴選教會歷史中的一些「貴重器皿」，將其傳記譯成中文，編成系列以饗讀者，遴選的原則是：

(1) **具開拓性**：以往中文的基督教出版社也出了不少很好的屬靈人傳記，如慕安得烈傳、馬丁路德傳、戴德生傳、宣信行述……等，給弟兄姊妹很大的幫助。但除了他們以外，教會歷史中還有很多被神興起的「特立獨行」之士，為了幫助弟兄姊妹能更開拓屬靈的視野，從更多的屬靈人身上能有所學習，因此我們優先考慮的物件，是那些還沒有中文傳記的屬靈人物。

(2) **具造就性**：保羅說：「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十一 1) 所以我們效法這些屬靈人的重點，是學習他們的「堅心追求，活出基督」，而非學習他們的被人推崇與學識淵博……等等。故此，我們在挑選傳記時，儘量摒除流水帳式或歌功頌德式的傳記，而慎選「以描繪屬靈人物在靈命及對真理領悟上的成長為敘述主軸」的傳記來優先出版。

(3) **具兼顧性**：有人認為傳記應愈詳細愈好，才能對這個人一生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有深入地瞭解；有人則認為愈簡短愈好，因讀者的時間、耐心都有限，出書成本的壓力也很大。為了兼顧這兩方面，貴重器皿系列叢書特分為兩組，一組是個別屬靈人物的詳盡傳記，有敬虔使徒麥其尼、祈禱的海德、理斯豪威爾……等人；另一組是彙集許多貴重器皿的「屬靈秘訣」或特殊經歷(如悔改、異象……)編纂的書，俾使讀者在短時間內就能吸收到他們一生的屬靈精華。

出版傳記實在是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橄欖出這套叢書的目的，無非是盼望能有更多弟兄姊妹因受這些先賢的榜樣和見證所激勵，而真正作個「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豫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二 21) 如此，同工們的辛勞就沒有白費了。

是為序。

橄欖基金會出版部

前言

「有一些人，如果我們不能夠理解在他們降生的那個時代，他們是為了對那個時代的歷史時刻有所作為而來到世界時，我們就不可能去研究這個人的一生。」難道我們可能把保羅放在一旁，而去瞭解基督教的興起與擴展嗎？如果沒有一個奧古斯丁，基督教會是何等遜色呢？如果沒有一個路德、一個加爾文、一個慈運禮(Zwingli)或一個諾克斯(Knox)，宗教改革又會是如何呢？如果沒有一個衛斯

理或是一個懷特腓，那麼怎麼會有偉大的福音復興呢？如果沒有一個愛德華滋或是一個芬尼，那麼早期的美國復興運動又會遜色多少呢？而如果沒有慕迪，十九世紀末又怎麼可能會有偉大的奮興呢？

同樣地，魯本·亞基·叨雷被稱爲他那個時代的使徒。叨雷和保羅在一生中有許多顯而易見的相似之處。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都是從懷疑論者改變而成為基督徒。他們曾經都在較不顯眼的事奉上工作，但是最後卻都投入全球性的福音工作之中。他們都是出類拔萃的傳道人和教師，並且他們的著作也都留給後世難以磨滅的印象。有一個叨雷的學生，也是親近的助手威廉艾芬也注意到這一點。他把他們二個人，看成是由「希臘的優秀文化所培育、希伯來的宗教熱情所統馭、與羅馬統治世界的夢想所徵召而成的。」

叨雷並不希望有自己的傳記。他只是一個卑微的人，想要把榮耀歸給基督，而害怕自己受到過多的頌贊。因此雖然我們都在期待，但是他想要寫的自傳卻始終只是計畫而沒有實踐。他的時間非常寶貴，而他又覺得藉著講道比藉著自傳更能榮耀神。同時，他也認爲除了他自己之外，沒有人能夠真實地寫出他的傳記。而事實也真是如此，當筆者試著去作這一件工作時，的確感受到極大的猶豫與畏懼。

只是，我堅信不移的信念卻認爲這是一件必須完成的工作。首先，是因為在他死後超過四十五年之久，卻仍然可以發現許多深受叨雷影響的卓越基督徒，實在是十分令人吃驚的一件事。而其中，有一部分評價將可以在「他雖然死了，卻依舊說話」這一節中看到。其次，我個人因為受了叨雷神學影響的緣故，欠了他一些債，特別是在聖經亮光、聖靈工作和個人佈道這些地方。第三，關於叨雷事工的著作與傳播愈來愈多，顯示出當代對他著作的需求。因此，一本鑒於他過去卓越成就與持續影響力的適當傳記，似乎將會受到大家的歡迎。

一本關於魯本·亞基·叨雷的完整傳記，讓人期待了很久。但是多年來，叨雷最親近的家人則不斷要求，除了簡短的略傳和雜誌的文章之外，不要洩露他的有關資料。這是為了尊重叨雷的願望。只是讓人感到十分高興，因為這樣的情況已經有了轉變。後來，叨雷的另外一個家人：小魯本·A·凡叨雷博士非常好心，也非常合作地爲了這一本書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資料和看法。

但是不管怎麼說，寫叨雷的傳記還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因為資料十分缺乏。有許多非常重要的資料，比如私人信件、日記記錄和私人註解等都已經遺失和損壞。我已經盡一切可能的努力去找出第一手的資料。當小叨雷博士在讀過，並且修改第一次手稿的草稿之後，評論說：「叨雷太太和我用非常熱切的興趣和喜悅讀完你的手稿，我們覺得你作了一件很好的工作。它一定可以激起大家的興趣。」

與叨雷生活有關的惟一現存的著作有四件。那是關於他生活的延伸小品「叨雷與亞歷山大」，作者是麥克林，與「與亞歷山大同在全世界」，作者是大衛斯。後面一本書，有許多關於世界福音旅行團最初階段的重要資料。另外，他的同工羅伯哈克尼斯，在一九二九年寫了一本旅行團小冊子「魯本·亞基·叨雷」，不過對於叨雷的個人與牧會工作卻只有一些簡單的記載。惟一一本真正企圖爲叨雷作傳記的書，是由他在白俄拉的學生雪登博士所完成的，他一共完成了二份未經發表的打字稿分別是「神作標誌的人」(God's Marked Man)和「R.A.叨雷對我的意義」(What R.A. Torrey Meant to me)。這二本書主要都是根據個人的回憶完成。

這本書的目的，不在於消滅神的榮耀，而在藉著祂的僕人所彰顯的生命，顯明神的榮耀。正如同叨雷在說到慕迪生命的講章中所說到的：

我在多年以前學會要來到一個生命中最深課程的地方。那個地方就是聖經。聖經的真理會顯明在一個人的生命之中；而其中最寶貴的一些真理，就顯明在慕迪的生命之中。這次講道的目的，並不在於榮耀慕迪先生，而是在榮耀神，因為祂的能力、恩典和大愛是如此奇妙地彰顯在這個人的身上。

這就是我的目的。

在叨雷的生命和牧會工作中，有許多卓越的特徵。他曾經被稱為「神的巨人」、「堅強的堡壘」、「稀有能力的使徒」、「直布羅陀的磐石」、「背後有神的人」、「信心的僕人」等等。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品性，是他對聖經與神信息絕不動搖的信心與信念。當叨雷說：「我知道」，沒有什麼可以讓他懷疑。就是這樣的品性被神使用，教人可以決志，並且塑造後代基督徒的思想。總括說來，他的確是一個「確信的使徒」。

有一篇偉大的作品這樣說道：

偉人的生命總在提醒我們
我們可以讓生命變得崇高，
然後，漸漸離去，留下我們
在時間的沙灘上烙下之足跡。
足跡，也或者是另一個，
航過生命中最嚴肅的部份。
一個孤單挫折的弟兄，
看吧！總會再次振奮起來。
—「生命的詩篇」

H. W. 朗非羅

謹將此書誠摯地獻給我親愛的妻子喜樂，因為在我完成這本傳記之前，她不斷地給予我鼓勵和勇氣。並且，她也用了許多時間，來校正手稿與提供許多寶貴的建議。

序

為了這一本完全、適當而具有學者風範的著名福音佈道家叨雷的傳記，我們的確等了非常非常久。而今，能夠為這一本這麼具有價值、足以作為引證與研究，並且又能夠引起共鳴的偉大聖經、教育與福音佈道教師的傳記寫上一點的介紹，實在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

叨雷博士在一九二八年過世的時候，我正好卅二歲。我從來不曾看過他，因為我早期的牧會工作，大多是在德州和奧克拉荷馬州等地，但是他的作品對我的影響卻很大。第一次讀到叨雷博士寫的書《如何禱告》，雖然只花了我一角五分錢，但是我卻深深地把它擺在心裡。因為在德州西部這個充滿牛只的地方，我常常會唯讀了一點點，就來到我的隱密處禱告。我所以如此，並不只是因為我學到了一點關於禱告的精髓，而是我的心被它深深激動。這在我自己牧會生涯所寫的書《禱告——祈求與獲得》中就有提到。

然後，又讀到叨雷博士的其他著作：《如何事奉基督》，那是一本個人靈魂得勝的好書；《聖經的教導：聖靈的洗》，與最令我震撼的一本書《靈魂得勝的講章》，那是在澳大利亞和英格蘭偉大福音戰役

中使用的講章。哦，多麼偉大的聖經講章！

叨雷博士不僅僅相信聖經，而且是一字不漏地相信，並且找出其中的應許去證實它們。他冒一切的危險以跟隨耶穌。當慕迪先生過世的時候，他在澳大利亞、紐西蘭、英格蘭和美國等地掀起全球的復興戰役。他為慕迪聖經學院設定課程，隨後，他也替白歐拉出（Biola）設定課程，但是以更強烈的意義來說，他實在可以算是美國聖經制度運動的創始者。

叨雷對於聖靈賦予能力的觀點和慕迪一樣，都是簡單、明確和光榮燦爛的。每個基督徒都可以為了見證和贏得靈魂的緣故，得到這個大能的能力。叨雷博士稱之為「聖靈充滿」，或「聖靈的洗」，或「聖靈的膏抹」，如同在新約聖經中所用的一樣，我想這是正確的。他強調聖靈如同慕迪一樣，讓那些比較注重學者名氣和聲望的聖經教師，如普裡茅斯弟兄會教師葛雷博士等人，覺得不太愉快。但是，這卻和其他偉大的靈魂戰勝者，如司布真、慕迪、芬尼、比爾桑戴、李斯卡伯若博士等人一樣。

這是一本很好的書，是我好學的義子羅傑馬丁博士所寫的。我們相信為了神，這本書會有很大的影響。同時，在叨雷的書裡，能夠同時有我們的禱告和我們的見證，實在是很快樂的事情。

約翰 R.萊司

莫費理斯伯羅 田納西

一九七六年

第一部

呼召成為使徒

(1856 ~1878)

第一章 一個立志的年輕人

閃電掠過，隆隆雷聲轟然作響！偌大雨滴濺在玻璃窗上，一個暴風雨正在快速侵襲之中。但在西尼米湖畔一個可愛的村莊裡，卻有一個焦急的母親，正在等候她的兒子回來。「哦！亞基呢？不知道他是不是還安然無恙？」她不斷地站在視窗凝視，希望可以看到熟悉的馬車，可是卻一直都看不到。

然而就在那時，卻有一組飛快、疾勁而放縱的馬群，在一個既強壯又充滿自信的少年的駕馭下，以非常快的速度沖進一條鄉間小路。這個少年正在享受著與暴風雨競速的樂趣，但這時候，他顯然又面對了另一個期待以外的刺激。原來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突然有一列火車，朝他的方向急速駛來。由於這個迫在眉睫的危險，他傾全力拉住驚嚇中的馬群，他緊繃起全身的每一根肌肉，似乎牠們不可能即時停住，可是牠們卻辦到了一一就在悲劇發生之前的一瞬間。

像這樣微妙地逃過一劫，正是魯本亞基叨雷經常遇到的事情，所以總是讓他的父母，特別是他的母親常常為他擔心。即使在他還是小孩住在布魯克林的時候，也很少會有讓他感到害怕的事情，或是讓他掉眼淚的時候。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到他這個堅強的個性。

顯赫的家族史

亞基在一八五六年一月廿八日，出生於紐澤西的哈伯肯（Hoboken, New Jersey）。當時奴隸問題正在激蕩之中。他是五個小孩之中的老三，亞伯和諾拉是老大和老二，而艾迪斯與斯威福持則是老四和老么。

他的父母親是魯本司禮頓叨雷和伊利莎白 A. (斯威福特) 叨雷。叨雷先生是清教徒的後裔，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威廉叨雷船長，一個勇敢而值得尊敬的領袖。他在一六四〇年帶領叨雷家族離開英格蘭來到美國。叨雷船長在麻塞諸塞州的威茅斯比，(Weymouth Massachusetts) 可以稱得上是一位真正卓越的軍事家和政治家，而他的兒子，則曾經二度受聘出任哈佛大學的校長。

這個家族曾經出了許多高貴的牧師、醫生、科學家、報界人士、教育家、參議員、州長和內閣政治家。其中，有二位最卓越的人物，分別是哈佛著名的植物學家約翰叨雷博士，和佛蒙特大學極有學問的教會歷史學教授約瑟夫叨雷博士。另外，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威廉哈佛塔虎脫總統（美國第廿七任總統）的母親，也是叨雷家族的一員。叨雷夫人的祖先，大約也是在一六三〇年從英格蘭來到美國，而魯本和伊利莎白都以他們早先的新英格蘭祖先為榮。

魯本司禮頓叨雷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人，當亞基出生的時候，他原是紐約的一個銀行家，並且一度是美國最成功的人物。由於東部的銀行家、資本家與製造者的利益，大部分是來自國內外市場對中西部穀物與南部棉花增加產品的需求。而在當時成功的情形下，他對工業與貿易企業的貿然投資，使他在荒蕩負債的壓迫下，在一八五七年面臨了財政危機。並且因為這樣，叨雷先生失去了他的財富。

但是隨後二年，他從哈伯肯搬到布魯克林，靠著原有的勤奮與雄心，叨雷先生在箱盒製造業建立了成功的事業。甚至比以前更富有，同時叨雷先生在紐約州的公眾生涯也得到提升，因為他是民主黨在布魯克林的主要領袖之一。有一度，他還被提名競選布魯克林市長，不過卻被他拒絕了。

當叨雷一家住在布魯克林的時候，布魯克林的政治氣氛和宗教氣氛十分叫人感動。早在他們到達以前，反奴隸運動便已經達到高峰，並且在一八六一到六五的內戰期間，緊張的氣氛一直高漲。那時候，布魯克林普利茅斯公理會教堂著名的牧師亨利瓦德皮契博士，是北方最激烈、最敢言的政治與宗教人物。人們由遠至近，前來聽他談論當時這個熱門的問題，特別是他對邪惡的奴隸制度所發出的譴責。所以在當時有人說，如果群眾要從紐約來到布魯克林教堂，只要「過了渡口，跟著群眾走」就可以了。

沒有一個住在布魯克林的人會不知道這位牧師（雖然叨雷先生也是公理會的信徒），但是叨雷先生卻沒有去過普利茅斯教堂。這是因為皮契不只是一個忠誠的共和黨員，而且還是在一八六〇年為了支持亞伯拉罕林肯，才脫離了民主黨。叨雷一直都是去布魯克林海特老南方公理會教堂。

叨雷先生的出現，總會引起別人注意。高大壯碩的身軀，充滿智慧的大頭，有著一副十分醒目的外表。當他說話的時候，別人總會注意聽。他曾經在一次火車意外事故中，靠著他如雷般響亮的聲音，平息旅客的恐慌。「坐下！」於是害怕的旅客只好乖乖地坐在他們的座位上，直到騷動過去。亞基繼承了他父親醒目的外表，並且在類似的環境下，也表現了相同權威式的特性。

三歲開始禱告

虔誠的叨雷先生認為他自己是一個普救論者 (Universalist：認為所有的人終必得救)，因為他確信沒有人是全然該受咒詛的。但是他卻保留了公理會的會籍，而拒絕加入普救論者教會，因為他相信基督是神。有一次，一個普救論的牧師來叨雷的家拜訪，並且表示他並不相信基督的神性時，叨雷先生立刻斷言那個牧師不是基督徒。魯本司禮頓叨雷在他的一生中，都是參加並且支持公理會和長老會的教會。

伊利莎白叨雷是一個很有教養的女人，正如當時許多有教養的婦女一樣，讀書和寫信是她最喜歡的消遣。亞基總是說他的母親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他非常愛她。叨雷夫人是一個熱心的基督徒，也是長老會的會友。她最顯著的屬靈特質，就是持續的禱告生活。同時正如哈拿與撒母耳一樣，她在亞基出生以前，就把他奉獻給了神。事實上，她有著提摩太祖母羅以和母親友尼基般「無偽的信心。」（提後一5）

叨雷的家庭非常虔誠，但是對小孩卻不會十分嚴苛。他們可以參加許多外面的娛樂，可是禮拜天卻必須嚴格地遵守為休息和敬拜的日子。他們會參加主日崇拜，然後叨雷夫人在下午則會讀聖經和宗教書籍給小孩子們聽。她讓每一個小孩都有特別的屬靈特性，並且在他們非常小的時候就教導他們開始禱告。亞基在三歲的時候就開始禱告，直到他慢慢長大，又被教導要每天讀聖經。

叨雷的家庭非常活潑，他們有很多娛樂，並且常常招待客人。家庭生活十分愉快，而且父母和小孩都有十分風趣的幽默感，所以他們有許多愉快與有益的樂趣。亞基在晚年的時候，很喜歡說到他們和一些客人及朋友所開的惡作劇及玩笑。雖然亞基從外表看來是一個嚴肅的人，但是在他的一生之中，卻經常愉快地表現了這個家庭的幽默感。

就在內戰之後，叨雷先生買下了一塊位在紐約日內瓦（Geneva New York）的土地。他的決定也受到孩子們的歡迎，因為他們不尋常的活力與喜好冒險的天賦，讓他們厭倦了都市生活。叨雷先生在鄉下長大——事實上，離他買下的那一塊地，只有大約廿哩遠——因此他和小孩們都有著同樣渴望的心，希望能夠搬回鄉下去住。於是，他決定結束他的事業，並且買下了二百畝的土地，在那時候亞基正好十歲。

他們的新家有非常理想的地理位置，可以從日內瓦這個小城鎮看到西尼卡湖的漂亮景色，而日內瓦又是位在這一片壯麗湖水的源頭。松樹、果樹、廣大的草地與花園看起來不但十分美麗，又適合各樣冒險與運動的活動，真是一片壯觀的地方。至於騎馬、徒步健行、溜冰和游泳，都是亞基最喜歡的娛樂。

躍動的天性

當他們剛來到日內瓦，亞基還不會游泳，所以當他的同伴都在享受跳水的樂趣時，他卻只能夠站在岸邊發抖。於是他下定決心：「這樣子不行，我要自己來學游泳。」他去買了一本教游泳的書，把它通通看完並且開始練習。他躺在他房間裡的地板上，學著正確的拍水和動作，接著，他期待已久的日子終於來臨。亞基來到岸邊，一口氣便往水裡跳，而且開始游泳，讓其他游泳的同伴都大吃一驚——因為他正筆直地往湖底沈下去。

真是非常喪氣，他想他永遠都不會游泳，但是他的大哥亞伯卻告訴他：「亞基，如果你能夠讓你的身體安靜地躺在水裡，你就能夠浮得起來。」他試了，結果發現他真的可以輕鬆地浮起來。於是，他忘掉了教科書，並且開始用狗爬式滑水，過了不久，他就會游泳了，而且就像往常一樣，他甚至很快就比別人更會游泳。

他的父親為賽馬場飼養並且訓練跑馬，而亞基則喜歡在馬房裡，馴服並且訓練最狂野的馬。儘管亞基常常被摔、被踢，但是他卻總能夠證明他是最佳的好手。他總愛誇口，說他能夠控制任何四隻腳的動物，而他也實在能夠馴服一些連成人都無法馴服的馬。當桑德剛來的時候，好像沒有任何人可以

馴服牠。那是一匹強悍的黑色種馬，別人曾經告訴他，牠有一個非常危險的習慣，就是在經過穀倉大門的時候，會用牠的後腳站起來。但是經過不斷的嘗試，與不顧一切的危險，亞基終於徹底可以拉著套在牠身上的韁繩，把牠架在馬車上面。桑德也被馴服了。

他喜歡大膽與刺激的天性，還可以從他在十幾歲的時候，所作的一些事得到證明。在他家裡穀倉放乾草的地方，正上方有三層樓，而且每一層樓都有一個窗臺；一個窗臺在另一個窗臺的正上方。年輕的亞基心想，如果可以從最頂層的窗臺吊到下一層窗臺，最後再吊回地上，一定有趣極了。就在他付之行動的時候，卻沒有料到其中一個窗臺，留有一些鋸齒狀的玻璃碎片結果當他去抓窗臺的時候，他的手指被切斷了一根筋，以致於在他以後的一生中：手指都有一些彎曲。

外向卻害羞

亞基大膽的天性，並不表示他具有外向的個性。事實上正好相反，他非常害羞——甚至為此而苦。後來他曾經這樣說到：

每當一個陌生人和我說話，我不可能不會臉紅。而當我去拜訪親戚，在吃飯的時候，我幾乎都吃不飽，因為在陌生人當中，我會非常害怕。在學校裡面，我所忍受最大的折磨，莫過於背誦文章。每當我站在臺上，而老師看著我，我都會非常難過。甚至是我自己的父母在家裡，要我在去學校以前，背誦文章給他們聽，我就是背不出來。

這種個性甚至到他進了大學還是如此，有時，當他放假在家裡，如果他的母親要他向客人致意，他還是會說不出話來。當客人離開之後，他的母親會說：「亞基，為什麼你不說話呢？」

「不，媽媽，我有說話啊！」

「你連一點聲音都沒有！」他的聲音甚至沒有離開他的喉嚨。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亞基卻有非常驚人的注意力。他常常點著煤氣燈，坐在大客廳的角落，沈溺於書堆之中。在這個時候，他往往會聽不到家人的說話。當他看書的時候，他幾乎全然忘了自己的存在，甚至聽不到別人在叫他，他的父母必須去搖他，才能弓起他的注意。

亞基有極大的雄心，所以他計畫進大學是很自然的事情。他的祖先之中，有很多人在專業領域中，都是極有聲望的人。他的母親熱衷於文學與文化的追求，而他的父親也曾經受過良好的教育。於是亞基計畫成為一個律師。當他從日內瓦主教學校華納山畢業之後，他便準備進入大學，可是因為他只有十四歲，所以他必須再等一年才能註冊。

母親的期望

在這段期間，他最大的娛樂，就是在家裡的閣樓看書，那裡收藏了很多圖書館的舊書。有一天，他發現一本他母親的書，那是日內瓦教會出版的《第一長老教會的盟約》，於是就坐在角落讀它。他很快便投入其中，「我真懷疑我可不可以成為會友。」他差不多都能同意書本裡大部分的意見，直到他看到一個地方，上面說，一個基督徒必須願意完全照著神要他去作的方式去作。這時候，他突然合上書本，把它丟在一邊。「如果我說好，神一定會要我去傳福音，可是我決定要作律師，所以我不要作基督徒。」

不管這個選擇性的決定如何，他必須要傳福音的這個想法，卻不斷地出現。從他出生以來，他的母親就一直禱告，希望他可以成為一個牧師，而亞基也非常清楚知道。所以雖然他一直想忘掉這件事，

但是這一件事對他的影響卻依舊很大。有一個栩栩如生的夢，多年來經常出現在他眼前：

有一天晚上，我夢見我的母親去世了——雖然她仍然活著——而我正睡在我的房裡。然後，她像天使一樣地走進來，懇求我成為一個傳福音的牧師，我答應她我會做到。到如今我永遠都無法忘記這個允諾。

但是進入耶魯學院的興奮展望，現在卻盤踞了他的心。或許他在耶魯的致力追求學問，可以終止成為牧師這個困擾他的想法。

第二章 光與真理

耶魯學院位於康乃狄格的紐海文（New Haven Connecticut），是當時最好的教育機構，在這個由來已久的優秀學府，曾經培育出許多優秀的美國人。好比科學與發明界的艾裡懷特尼與山姆莫斯：政治界的約翰卡洪：法律界的威廉伊瓦特斯：教育界的諾亞韋伯斯特：文學界的詹姆斯古伯：與神學界的愛德華滋、畢察和布士內納。對許多人來說，耶魯的畢業生無疑就是成功的代名詞。

可是耶魯還不僅僅只是一個教育機構而已，它在宗教與古典的傳統上非常嚴峻。它設立於一七〇一年，比許多美國別的主要大學更加嚴格貫徹它自己的創校信念。就宗教而言，它屬於公理會，但是就教育而言，它的座右銘卻是「光與真理」。它希望在學術研究上訓練它的學生，並且在各個不同的領域中，徹底地栽培他們。

社交生活在耶魯也是同樣重要，因此平常的學校生活也被看作是學生們學習的一部分。在教室、小禮拜堂、宿舍及校園的表現，都是從耶魯畢業者所必須參與的，這些大學生活的目的，不過都是為了用來產生強烈的意識感，以發展學生的特性及成就。就如同皮爾森曾經這樣說過：

終極地分析耶魯學院，它不僅僅是許多學生和教授，規定和習俗，建築物和書本的集合，它乃是一個充滿巨大活力與能力的有機社會。它是一個高貴與熱情的團體，有它自己的記憶、紀律和雄心——也許以它這種有效與成功的獨特方式所構成的團體，可以在世界上每個地方都發現到。

新鮮人的生涯

於是魯本（這時大家已改口從亞基的小名稱他為魯本了）在一八七一年投入這樣的環境之中。當他進入耶魯的時候只有十五歲，是全班第二年輕的學生，至於他所以會進入耶魯，有部分也是受到母親的影響，因為她知道在那裡有強烈的宗教政策，並且也禱告他可以因此而成為牧師。只不過魯本最大的動機，或許是因為耶魯畢業的成功校友，在美國社會中，都擁有最崇高的社會地位與名聲的緣故吧！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地方，更能幫助他成為一個傑出的律師呢？

魯本到耶魯的時候，正好諾亞波特教授剛剛接任校長。而李奧那特伍希博士，則在春天結束了他廿五年的校長生涯，在他睿智的領導之下，這個學校有了非常好的聲望。波特有很好的能力，雖然他個人的吸引力比不上前任校長，而且他的教學能力也比行政能力更好，但是他仍然堅持要遵循耶魯的傳統理念。

耶魯新鮮人其中一個最早的挑戰，就是要徒步征服紐海文峻峭的山峰。在第一個禮拜六或禮拜天，他們必須攀登東邊巨岩的陡峭絕壁，並且按著自己膽量的大小，儘量沿著壁沿通過。在接下來的另一個禮拜，則要試著更嚴厲的挑戰，去攀登西邊巨岩和審判洞。瞭解魯本喜好冒險天性的人，都可以想

像到他一定是精力充沛地走在最前面。

耶魯的新鮮人很快就會發現，學校裡面有非常嚴格的階級制度，就算他們在進入學校之前還不知道。每一件事情，都必須按照階級來作——社交聚會、讀書、運動和宗教活動。新鮮人不可以和「比較成熟」的大二學生混在一起，自然也不可以和更威嚴與崇高的高年級學生在一起。

高年級學生會非常小心地維護他們的特權。新鮮人不可以走在街上或在學校裡面抽煙鬥，不能在華盛頓的誕辰以前拿手杖，也不可以在一年之中最盛大的社交活動——大三舞會中跳舞。他們不可以走在學校裡面打球、玩陀螺、或玩鐵環。這些都只能作為崇高的高年級學生的消遣和娛樂。

柵欄的威望

但是最有特權與威望的地方，還是在「柵欄（The Fence）」。

每到秋天和春天傍晚的時候，學生都會來到這裡。「柵欄」是屬於三個高年級學生的地方，它由一些寬大的欄幹組成，在面對禮拜堂街的一方，屬於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而另外一些較短，則屬於大二學生，可是還有一小部分在最後面，將會屬於大一學生的如果他們能夠在五月與哈佛新鮮人的足球賽中打敗他們。如果他們贏了，他們便可以在一年級剩下的日子裡，保有那令人羨慕的八根欄幹。

我們可以想像當耶魯的新鮮人獲得勝利的時候，場面會有多麼興奮！騷動與聞名的「襯衣攻擊」會即時爆發。這時候，大一學生和大二學生會互相摔角，而且當大一學生要到「柵欄」的時候，帽子、外套和襯衫都會被撕成碎片。然後騷動會突然安靜下來，而大三學生就會在勝利的隊伍前往欄幹的路上時沿途群集。

當魯本也是新鮮人的時候，他們得到了勝利。在起初的興奮過後，大三學生開始催促他們走向欄幹。突然間，有一個強壯的大二學生抓住魯本，想要把他摔到街上，但是勇敢的魯本，反倒立刻把這個孔武有力的大二學生抬起並且摔在地上。非常出乎魯本的意料之外，大三學生高聲歡呼，並且把他抬起放在他們的肩上，帶到「柵欄」的地方。原來這個被他摔倒的年輕人，正是學校的摔角冠軍，他在前一年才剛打敗了一位大三學生。

魯本酷愛運動，他在耶魯的時候，參加了網球、游泳、拳擊和摔角。可是因為他的力氣很大，手臂又長，所以特別擅長後面二項運動，而團隊運動比較不合他的興趣。何況另一方面，團隊運動像足球和賽船在當時也不是十分重要。他只有在學校裡的最後一年，才第一次參加了耶魯和哈佛的足球比賽。耶魯的課程在前二年按照傳統，必須要上希臘文和拉丁文、修辭學和數學。他們必須讀並且背誦荷馬、希羅德塔、利未，與賀瑞斯的作品。同時，他們還要學幾何學、代數與三角學。這些基礎課程到了大三，還要加入物理（又稱自然哲學）、邏輯，和由德文或法文中任選一門課。直到大四的時候，所選修的課程仍然不得低於十八門課，還要有十位不同的教授上課。這些課程包括了語言學、歷史、法律、經濟學、地質學、哲學歷史、心理與道德哲學、自然神學和基督教證據。

地質學教授的影響

魯本特別喜歡數學、哲學和自然科學。其實，只要想到他超乎尋常的記性與富於邏輯的心智，也就不會奇怪他的數學為什麼會特別好。另外，邏輯和認識論對他來說，也具有特別的吸引力，而他特別偏好貝肯尼的歸納論證法。在自然科學方面，天文學和地質學他也很有興趣。那是在一個晴朗的夜晚，他觀賞了教授在耶魯校園的一次隕石特展後，天文學激起了他的興趣。

只是最能夠吸引他的，卻還是從與地質學教授詹姆斯達那之間心靈與博學的討論所激起的。達那博士是全美國最傑出的地質學家之一。他不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並且還給學生灌輸許多地質學與創世記創造論基本吻合的證據。這個特別的教授，帶領他的學生長途跋涉，走遍紐海文去觀察許多不同的地質現象。對魯本來說，這正是點燃他一生喜愛地質很重要的一點。在隨後多年的徒步旅行之中，他很喜歡對他的兒子談到岩石形成的歷史，並且始終保持著收集石頭的嗜好。

只不過他的雄心，並不只是在學習這一件事上而已，他渴望成功。雖然關於這一點，他和許多耶魯的同學毫無差別。並且這種態度在同學之中非常流行，以致于亨利甘比曾經這樣給紐海文下了評語。他將它分成「住在大學城的普通居民、住在大學城的學者，和住在大學城辛苦工作的人（town gown and sweater）」，而不僅僅只是分成「住在大學城的普通居民和住在大學城的學者」而已。耶魯畢業的學生，都是教育良好的飽學之士，但是書本的學習卻只是他們追求的次要東西。

對於魯本和其他同學來說，他能夠在學校裡面渡過美好的時光與擁有良好的名聲，並不是什麼秘密。讀書對他而言，只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所以他的時間非常充裕，並且他的父親替他付清所有的帳單，甚至不會問他錢是怎麼花掉的。至於他對世俗的娛樂，亦不會感到過度的敏感，因此很自然參加了橋牌社。他的記憶力非常好，以他常常贏牌，而且他也常常沉溺在這個娛樂之中。他很喜歡跳舞，甚至一個禮拜有四個晚上在跳舞。至於抽煙和社交酒會在耶魯校園，更是非常平常的習慣，而魯本也沒有例外。所有構成「歡樂時光」的一切事物，都陳列在魯本面前，而他也毫不放過。

吹牛大會

他發現耶魯校園的生活，充滿了刺激與活躍的歡樂。直到今天，還有一個最受歡迎的聚會地方，那就是學校宿舍的房間。學生們常常聚在一間小房間裡面舉行「吹牛大會」。他們坐在椅子上、床上、窗臺上和地板上，抽著香煙和煙斗，聊上數個鐘頭，或是聚集在一些房間玩牌。

另外一個社交慶祝活動，是聚餐俱樂部。會員們從紐海文一個女房東家吃到另一家，來尋找最好吃的地方。他們在交談選擇功能表之間，渡過了許多歡樂的時光。魯本屬於「'75 聚餐俱樂部」，他們的座右銘是：「這裡最棒」。

宿舍的生活是快樂的，可是也有它的缺點。而宿舍中又以著名的老布裡克洛為最典型。它有二個房間——一間書房和一間臥室。臥室是狹窄的長方形房間，有一張雙層床鋪和一個盥洗台，但是卻沒有水，水必須從一樓的盥洗室提上來，甚至連最好的宿舍，都沒有淋浴室留給大學生。想要洗乾淨一點的學生，必須去上一門教他們如何用海棉和臉盆洗得乾淨的課。

在體育館也可以洗澡，但是每洗一次都要收費廿五分錢，還要在淡季運動員不用的時候才可以。另外在神學院還有二個地方可以洗澡，但那是留給神學生的，不過只要不被抓到，他們也可以偷偷溜進去洗，因為神學生並不會常常在那裡洗澡！魯本一直都很愛乾淨，或許會覺得用海棉洗澡並不痛快，所以盡可能都是去體育館洗澡，並且由於他頑皮又喜歡冒險，我們也可以猜到，他會在禮拜六晚上，偷偷跑去躲在神學生之中一起洗澡。

為了避免大家認為耶魯只會追求快樂，我們必須瞭解耶魯也非常強調宗教活動。學生常常會參加查經與禱告會，只不過他們宗教生活的中心，卻是貝泰教堂。每天早上七點是起床的時間，以便讓學生在八點十分到教堂禱告。去教堂是強迫性的，並且導師也會坐在較高的位置，以利觀察學生是不是

有不當的行為，特別是那些想要在波特校長規定五分鐘禱告時間的最後一分鐘偷看的人。違反規定的同學，會被送到訓導處訓誡，並且扣下一些黑點數。

當魯本在教堂用口袋裡的小刀丟向同學的時候，一定曾經引起極大的騷動。原因是有一個輕佻的同學，嗤笑魯本作禮拜唱歌時的樣子，卻沒有料到魯本會有這樣魯莽的脾氣，幸好刀子只在皮膚上劃下一點點的傷。在當時，這樣的行為足以把他開除，可是魯本卻只是仁慈地被扣了一點黑點數，和與往常一樣地訓誡而已。

魯本還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卻一直維持著宗教的外貌。他正常地參加主日崇拜，並且煞有其事地每天讀經禱告。這些習慣都是他從小就養成的，只不過他卻從來不曾對任何一個宗教崇拜，留下任何印象。在這個時候，強烈的屬世快樂，完全支配了他的思想與生活。

對我自己的感情、我的喜好、和我的厭惡來說，我很難相信我知道那些是對的……在那段日子，我恨透聖經。我每天看它，但是它對我來說，卻只是一本我所讀過最差勁的書。我寧願讀年鑒，也不要讀聖經……在較早的幾年……我熱愛牌桌、戲院、跳舞、賽馬、香檳晚宴，卻討厭禱告會和主日崇拜。

但是，魯本卻仍然不斷想到神要他成為一個牧師。直到有一天，他上了凱樂斯博士的修辭學，他是一個非常受到歡迎的教授，後來作了明尼蘇達大學的校長。在課堂上，從政治到宗教，他和學生自由地討論著每一件事。有一堂課，他為了舉例說明如何列出演講的大綱，選出一個題目：「成為牧師的呼召」。他所說的每一件事，都讓魯本感到不安。這個深受困擾的學生，拚命想要說服自己並沒有受到呼召，但是他發現他不可能忘掉這個想法。

在這樣的心境之下，眼看魯本就要結束大三的生涯。雖然他在大二結束的時候，就已經被推選進入艾帕西龍社團（Delta kappa Epsilon society），那是一個在春天時，傳統的栓節儀式，不輸大三社團的選舉。但是魯本仍然覺得非常沮喪，因為他並沒有能夠在追求世界的快樂之中，得到他所期待極大的滿足，甚至於連他想要成為律師的雄心，也變得微弱不清，因為他「肉體的自信」已經開始動搖了。

有一天半夜，他在睡夢中被一股極大沮喪的感覺侵襲幾至窒息而醒過來，生命好像一點希望都沒有了。在絕望中，他起床走到盥洗台打開櫃子，「我要結束這樣全然悲慘的日子，刀片在那裡呢？」。但是神卻緊緊抓住他顫抖與笨拙的手指。就在那時候，他在黑暗中跪在櫃子旁邊開始禱告：「神，如果禱願意把這麼沉重的負擔挪走，我就願意傳道。」突然間，立刻就有一股極大的平安臨到身上，讓他非常安靜地睡著了。在耶魯，「光與真理」是如此完全又出乎意料地臨到他。

如同他後來所說：「我一向都可以安穩地睡覺，卻從來都不曾想過要成為一個基督徒，就好像從來都不曾想過要跳過月亮一樣。」因為一直都沒有悔改，所以他以為沒有什麼人和他的轉變有關，但是當他悔改之後，他說：「我母親在四百廿七哩之外禱告，要我成為一個福音的使者。雖然我可以勝過講道、辯論、教會和其他東西，但是我卻勝不過母親的禱告。」

他並沒有完全改變，順服地成為一個牧師。可是即使他的生活並沒有顯著的改變，他卻仍然把他的決定告訴他的同學。他們都認為他是在開玩笑。他的室友說：「你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你糟蹋了一個很好的生意人，」——他作生意的才能甚至使他可以替他的室友處理私人事務——「卻製造了一個差勁的牧師。」他的姊妹反應也不是很好，她覺得他要作一個牧師，實在是「糟蹋了一個很好的

舞者，卻製造了一個差勁的牧師」。

他並沒有等到大四要結束的時候，才公開承認自己的信仰，並且加入教會。霍桑所著的《紅色書信（Scarlet Letter）》和賀蘭的《海灣道（Bay Path）》對他的信仰，都留下極深的印象；不過，卻是夕裡《戴荊冠的基督畫像（Ecce Homo）》令他折服，使他覺得應該公開表明自己是屬於教會的。

《戴荊冠的基督畫像》並不是一本按照正統信仰所寫成的書，但是它卻深深地吸引著年輕的魯本。夕裡說如果一個人願意服從神，並且奉獻一些東西給祂，那麼他在天國裡就可以得到一些公民的有效頭銜。雖然進入天國是靠著信心，但是它卻被解釋為得到更好東西的能力。作者還說，一個人要成為一個合格的基督徒，並不需要完全相信基督，而且在基督裡面的長進，也是幾乎無法察覺的。魯本很容易就相信了這些話，因此，他起初因為靈命長進緩慢而不肯加入教會的疑惑，終於得到了克服，於是他決定公開承認基督。

當時學校的教堂並沒有牧師，於是魯本去找波特校長，因為他曾經上過他道德哲學與倫理學的課。

「波特校長，我希望加入教會。」

「你已經清楚了嗎？」

「是的！」

「好吧！你已經清楚了。」

雖然成為會友是這麼輕率，但是這卻是他加入學校教堂所需要的全部檢測。於是他在貝泰教堂作了公開的信仰告白，而正式加入學校教堂。

在一八七五年的春天，魯本以「第二爭論（Second dispute）」的排名從耶魯畢業，那是屬於八個榮譽團體之外的第六個排名。只不過現在，魯本並不打算在下一個秋天，進入法律學院，他準備進入耶魯神學院。

第三章 荊棘

魯本在神學院的遭遇，並沒有像大家所期待的那麼好。當他還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他深深地陶醉在哲學的領域之中，並且沈迷在笛卡兒、洛克、斯賓諾莎、斐希特、謝林、叔本華，和康得，特別是黑格爾等人的思想之中。在他不成熟的心靈裡，他不明白這些思想和基督教在本質上有什麼矛盾的地方，但是進了神學院之後，這樣的情況有了改變。上他哲學課的學生，說他曾經這樣描述：「我跳進了荊棘之中（形而上學的荊棘），並且迷失了視野。」

當他接觸到不可知論的文學，特別是著名的季本（Edward Gibbor）時，他第一次深深感受到疑惑之苦。「我的信心變得全然不安，並且懷疑聖經是不是神的話，耶穌基督是不是神的兒子，甚至到底有沒有神。我完全落在茫然之中。」

不過慢慢地，魯本開始不再疑惑。而讓魯本得到釋放，主要是來自約翰福音七章十七節的宣告：「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或是我憑著自己說的。」魯本看見屬靈知識的關鍵，可以在意志中發現。只要一個人願意立志照著神向他顯明的旨意去作他就可以知道那個旨意的屬靈真理——那就是基督的教訓，究竟是出於神，或者只是出於人的教訓。

對他來說，這完全符合培根的歸納法，因為他不必未經考察，就要束縛在一定的前提之下，而是

可以在它是真理的時候，才去接受它。因此，魯本開始熱心地查考聖經基督教的證據，並且藉著禱告去發現真理。沒有多久，他便信服了基督教的基本真理。

真偽之辨

在這條從不信到相信的信仰之旅，魯本曾經從許多著名與博學的神體一位論教派信徒（Unitarian），如陳甯、伯駕、黑耳和克拉克的作品中，得到極大的幫助。這個時候在他的想法之中，他覺得他們的教導比他懂得的更加高深。「我看見基督是我的兄弟，一個真正的人，像我一樣受到各樣的試探。如果祂能夠得勝，我也可以像祂的方式一樣得勝。」後來，他又進一步地查考，才發現關於基督和祂的工作，在正統教義中包含了神體一位論教導的所有觀點，甚至更多，於是他便放棄了神體一位論教派關於基督不完全的教導。

直到他脫離了不可知論之後，魯本對於一些正統的教義仍然存有疑惑，譬如輩經的無誤性和沈淪之人永遠的刑罰。事實上，在神學院裡他是新神學與破壞性評論者的領袖，在羅伯森史密斯的影響下，他甚至還寫了一本關於聖經極端批判但沒有發表的著作。在神學和基督教擁護方面，雖然他有一些很有影響力，也具有明確正統信仰特徵的老師，像李奧那貝肯博士和撒母耳哈裡斯博士，可惜他強烈自主的心，並不容易接受別人的話。他對哲學研究的持續興趣，從他選擇神學學士研究超越主義的論文題目上，便可以反映出來。

在神學院裡，魯本在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方面，都有很顯著的成就，他過目不忘的記性，對他在語言研究上有極大的幫助。有一次班上的希伯來文讀書比賽，他讀得非常快，甚至連老師都跟不上。不過雖然他在耶魯得到了希伯來文獎，他主要興趣卻還是希臘文。他在希臘學者路易斯帕卡特博士的指導之下，在這方面有非常傑出的表現。

當魯本在神學院的時候，他得到紐海文郡西區協會（公理會）的講道許可。我想，當他的聽眾發現這個年輕的學者，絞盡腦汁用最基本的證據在證明基督的神性時，一定會有一些不安吧。可是，此時魯本不再看自己不甚成熟的知識，和長久以來害怕在公開場合說話的個性，他現在已經下定決心，如果他想要成為牧師，就一定要學會講道。

他的第一次講道，是在一間小衛理會教堂的禱告會上，當時，他背下講章，對著群眾發表了他的第一篇「講道」。

當聚會開始，我抓住前面長椅的椅背，好讓我能夠站得起來，同時還繼續抓住椅背，免得我會跌倒。我的心裡七上八下，在顫抖中盡可能地把所記得的東西背誦出來，然後便跌回座位之中。

就像許多年輕的牧師在第一次講道的時候一樣，魯本在聚會結束之後，也覺得非常沮喪，不過卻有一件叫他稍感安慰的事情，就是有一個溫柔年長的姊妹來告訴他：「你的講道讓我非常感動，你說話的時候真有感情。」

「感情？！」他感慨地說：「我惟一的感覺，就是怕死了！」

在夏天，魯本到俄亥俄州不同的地方講道。當他來到米索不達米亞的小村莊時，在那裡發生了一件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當時那裡正在進行戒酒復興運動，而他被邀請在聚會之中講道。他非常灰心，不只是因為他從來都不曾參加過戒酒聚會，而且還是因為他認為基督徒並不需要完全戒欲。在這麼困窘的情況下，他非常苦悶，心裡真希望沒有來到這裡。不過現在，他卻覺得有責任去參加聚會。

他坦然地面對這個問題，在一天裡不停地思考和禱告。結果他作了一個明確的結論：「我徹底地為這件事情禱告，結果情況愈來愈清楚，如果沒有什麼其他事情影響我，我應該起來，並且簽下誓約。」於是他去參加聚會。在聚會結束的時候，還沒有簽署誓約的人都被要求起立，結果魯本和另外二個人站了起來。「當我看到一個老酒鬼也站起來，我覺得與這種人站在一起，真是非常可怕。但是當我看到也有一個漂亮的小姐站起來，我卻覺得和她站在一起真好。」

就在一八七七年的同一個夏天，也正是魯本畢業的前一年，魯本的家裡發生二件不幸的事情：他的母親和父親在三個禮拜中相繼過世。他的母親在七月十五日去世，而父親在八月三日去世。魯本非常依賴父母，特別是他的母親，因此，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同時失去他們二個人，實在是非常悲傷的一件事。不過，惟一能夠讓魯本感到欣慰的事，就是他的母親能夠在生前，看到她的兒子走上事奉之途。雖然在他轉變與蒙召成為牧師之後，她只有活了三年，但或許她已經藉著信心，看見神為他預備的佳美之地。

叨雷先生在他的妻子去世之後身亡，也是非常突然，不過卻也是由於他在一八七三年經濟恐慌中，第二度失去他的財富而面臨的經濟危機所導致。同時，還由於行政管理部門的腐敗與經營不當，破產的原因與一八五七年非常類似——都是因為在鐵路、工業、和廢業上放任的投機與過度擴張而來。東部數百個工業界人士和製造業者，包括叨雷先生在內，都遭受了極大的財務損失。叨雷先生所剩下的東西非常少，而在他死後所遺留的一小部分遺產，也是經營不善。

父親的去世，讓叨雷完全失去經濟來源。他從父親龐大的所得中所得到的，只不過是一隻皮火柴盒與二個金袖扣。這和當年比較起來，真是有何等的天壤之別。當年有一個晚上，他和他的兄弟姊妹曾經聚在家裡，一起計算他們的財富。快樂的父親坐在一邊，聽他們的討論，也告訴他們他的收入和他所擁有的財富。那天晚上，當他們上床的時候，他們真是覺得自己非常富有。可是叨雷卻覺得他非常幸運：「我很高興我並沒有繼承財富，那會使我滅亡。」

慕迪的規勸

當波特校長宣佈慕迪要來紐海文主領聚會，並且在貝泰教堂講道的時候，叨雷幾乎已經快要結束他最後一年的課業。波特校長告訴學生對慕迪先生要有「非常期待與尊敬」的態度，因為他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福音使者」。

幾個年輕的神學家，包括魯本在內，以前曾經聽過慕迪所受的教育並不好，於是決定去參加聚會，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出現，可以給慕迪一些鼓勵。但是，究竟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得到文學士學位，或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得到神學士學位？他們覺得非常意外，因為這位福音使者絲毫沒有受到感動。他粗魯地給了魯本一個勸告：「年輕人，你最好趕快為主工作！」

於是，拾回自己的自負，魯本和別人一起向他請教如何領人歸主。慕迪給了他們一些經文，告訴他們：「現在，就這麼去作。」於是，魯本就「這麼去作」。

第一個被他改變的人是史密斯小姐。那是他以前常常在舞廳遇到的一個年輕小姐。自從他在大學改變之後，就沒有再看過她，可是現在她卻來參加聚會。當他看到她時，他便說服自己：「你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可以去向那位小姐傳揚基督呢？」他想：「如果沒有，就表示我還沒有足夠的準備來傳揚基督」於是他走近那位小姐。「史密斯小姐，我已經接受了主耶穌基督，希望妳也能接受祂。」

魯本沒有料到，會有一場如此艱難的戰爭，因為她提出各種基於屬世立場的藉口和辯解，而他則是竭盡所能地去回答這些問題。不過，經過整整二個鐘頭的纏鬥之後，她終於和魯本一起跪下來，接受基督作為她個人的救主。她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決定，正如她後來對魯本說：「我想如果耶穌基督能夠拯救那個我以前認識的你，祂就能夠拯救任何人。」

這是他事奉生涯的「第一個果子」。對他來說，這比他自己的改變具有更強烈的果效。

那一天下午當我從普萊斯教堂走出來的時候，在陽光中，好像有一道比我平常所曾見過更美好的光芒照耀著；又彷彿綠草、花朵和樹木也變得更加美麗，似乎這個舊世界的每一個地方都變了。

後來在春天他從神學院畢業的時候，他對教會的牧會工作，已經有了一個全然不同的看法。這個年輕的畢業生在俄亥俄州納爾森的公理教會，開始了他的牧會工作。

第二部

容器的塑造

(1878 ~1889)

第四章 少數的邀請

「我們牧師已經辭職了，所以我們希望邀請你成為我們的牧師。」這是靠近蓋茲威爾一間公理教會的委員會，對這位年輕的神學院畢業生所發出的邀請。在確定這個邀請是全體會友一致通過之後，魯本接受並且在十一月九日開始履行他在新教區的職務。

在他抵達當地之後，他開始懊悔，這實在是一個錯誤的邀請——是他的錯誤！因為真實的情況顯示，會眾與前任牧師之間有爭執，雖然大部分的會友都想要留住牧師，但是一小部分的會友，因為較有勢力，所以便成功地解雇了這位牧師，並且邀請了魯本。主要支持魯本的人，是社區中脾氣最壞的傢伙，而且他還不是浪得虛名，因為過了不久，他又想要和新任牧師起爭執。結果後來，他不但成為魯本一個真正的朋友，還是惟一捐贈遺產給魯本的人。

因為魯本只有得到初步的允許，所以由公理會地區牧師組成的聖職任命委員會，大約過了一個月便舉行會議。結果委員會全體一致支持他通過測驗，並且也正式授予他成為公理會牧師。無疑地，在他關於基督神的測驗中，他有很好的表現。為了明白神要他作什麼，他決定每個禮拜之中，有五個早上完全用來查考聖經。

蓋茲威爾是一個風景悠美的小鎮，座落在俄亥俄州北部的綠色山丘上，社區共有九百六十九個居民。不過，這裡卻不是一個優秀的神學院畢業生，最能努力發揮的地方。他覺得它「只是一個座落在最沒有希望與最頑固的教區內的一間教堂。」這裡以二間生意興隆的酒吧自誇，並且充滿了不信和不義。同時，衛理會、浸信會和公理會三間教會的信徒，也常常捲進是非之中。魯本的教會大概有五十個會友，而其中大部分卻都只是有名無實的信徒。

在此，魯本遇到了最初的一個驚奇。我們可以想像，當他在群眾之中看到卡拉貝兒史密斯時，這位新牧師會有何等的驚訝。她就是在一年多前的戒酒聚會中，遇到的那個「漂亮的小姐」，他們彼此對對方都有印象。當卡拉知道有一位新的公理會牧師時，卡拉曾經說過：「我希望他就是我在米索不達米

亞遇到的那個年輕人。」結果當她發現果然是他的時候，她會是何等的高興與驚訝呢！

卡拉是俄林史密斯的女兒，他是一個船長，並且在大湖的船公司擁有部分股權。她的少女時期十分悲傷，並且也過著十分孤獨的生活。她的母親在久病之後去世，而父親因為在大湖工作的關係，常常會有很長的時間不在家。卡拉曾經進入離蓋鎮不遠的海林學院讀書，可是並沒有畢業。離開學校之後，她和親戚住在蓋鎮，並且靠縫紉維生。她的信仰背景受母親的影響，可以回溯到法國預格諾教徒（Huguenot）被迫害時期，她的祖先逃跑到威爾斯。她屬於主教派教會，可是卻常常到蓋茲威爾的公理會教堂聚會。

與卡拉訂情

卡拉是一個很吸引人的女孩，她有著深褐色波動的秀髮與棕色的眼睛。整齊而乾淨的外表，給人一種高貴、有教養的印象，既端莊、安靜，又性情溫和。卡拉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女孩，而是一個很重視實際的女孩。關於後面這幾點，她和魯本非常相像，而從他身上，她很快就學會了很多東西。

卡拉向這位年輕的牧師，詢問了許多關於她私人所面臨的問題。他們發現他們彼此吸引對方，於是成熟的友誼發展成為美好的愛情。有一天，他來到她家，魯本說：「卡拉，我想我們可以訂婚了。」結果她同意了，不久之後他們便訂婚了。

對魯本來說，這個決定並沒有那麼簡單。雖然他非常喜歡卡拉，可是他並不能確定，他是不是該向她求婚。只不過該作決定的時候，終於還是來了。他找到城外一個沒有人的地方思考並且禱告：「主啊，除非我能夠清楚明白禱的旨意，不然我不會離開這個地方。」差不多只有一會兒，他就清楚知道她是神為他選擇的。他從來沒有懊悔，也沒有懷疑這個決定，而且常常用熱情的語氣，說卡拉是他得到的最好獎賞。

知道這位理性與飽學的叨雷，是如何向他的妻子求婚，一定十分有趣。他是一個溫柔而保守的情人，因此在他的愛情故事之中，他的大腦與他的感情，扮演著同樣重要的角色。如果我們可以知道一些細節，一定可以找到像史普吉安和慕迪的戀愛史同樣有趣的事情。這一對年輕人在一八七九年十月廿二日結婚——這是他到蓋茲威爾之後的一年左右。當時魯本廿三歲，而他的妻子廿歲。教會記錄中，描述這場婚禮是「一件非常美好的婚姻」。會眾與牧師都一同陶醉在歡樂之中。而卡拉在六個月前，已經加入這間教會成為會友。

小魯本叨雷博士在他父親去世之後不久，曾經稍微提到這一對年輕夫婦的早期家庭生活。

雖然是一個年輕而完全獻身的丈夫，他仍然坦率地計算，如果要完全按照神為他安排的方式去作，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他與他年輕的妻子都認為他必須把他的工作與研究放在首位：家務之需只能夠放在第二位，同時家居生活的社交娛樂，也必須嚴格地管制。由於奉獻在研究中的時間很多，讓他們在早年只有很少的時間可以留給家庭。

因為魯本要利用額外的時間教德文和地質學，以貼補家用，所以年輕的妻子，常常要一個人渡過許多孤單的日子。她常常會拿著縫紉的籃子，輕輕地溜進書房，忠實而安靜地在一旁工作，就只為了能夠靠近她所愛慕的丈夫。

雖然魯本把自己奉獻給了工作，但是他仍然有不足的地方。正如同他在後來幾年所說的：「我已經擁有二個學位，但是對瞭解神的真理而言，我不知道在教會工作的人之中，有誰知道的會比我少。」

魯本不僅不瞭解地區教會牧師職務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對基督教教義之外的非正統觀點，也不甚瞭解。他教導聖經的錯誤和普救論（universalism）——雖然這些東西和公理會制度的教義相互矛盾。

理論性的講壇

同時，他對基督再來的態度，也不甚正確。差不多就在他到達蓋茲威爾的時候，紐約正在舉辦第一屆美洲前千禧年會議。這個題目引起大家高度的興趣，紐約論壇並且詳細地刊載了全部演講內容。魯本教區的詩班指揮，是地區報紙的編輯，因此他對這次會議非常感興趣。於是，他來找這位新任牧師，並且問他：「你可不可以說些關於基督第二次再來的時候？」魯本努力想要逃避這個問題，於是告訴自己：「如果你聽我說關於基督第二次再來這種空幻不切實際的事情，你會變得更古怪。」

另外，他大部分的講道也偏重理論，並且，他對公開的說話還是有很大的困難。通常他要把他的講章一字不漏地寫出來，然後背下來，不過，要把它們說出來，實在是非常痛苦。每當他說完講章，他便疲倦地回到自己的座位，然後如釋重擔地告訴自己：「總算又過了一個禮拜。」只是，他又會常常想到不久之後又是一個禮拜，而他仍然要講道。「一個禮拜講三堂，簡直是在自殺。」——禮拜天下午，他也在納爾森社區講道。

他在講臺上的禮儀也很不好，因為他在講道的時候，有擰自己外套鈕扣的壞習慣。卡拉每次看到這樣，都會想：「如果有人把鈕扣拿掉，不曉得會怎樣？」

可是如果不看這些缺點，他的一個會友就曾經說過：「經由他的努力，禮拜天崇拜的人數不但增加，而且在教會所有的事工上，都有了新的熱忱。」由於受到福音傳道家芬尼的影響，他讓他的聽眾感受到應該關心福音牧者的需要。後來，他曾經這麼記著：「在牧會之前，我已經讀過芬尼先生的傳記，和他寫的書《復興講壇》，因此我知道教會在正常的情况下，應該是復興的，而我，正朝這個目標努力。」

復興的異象

芬尼在福音工作上，蒙受神如此明顯的祝福。可是如果說一個人只有看了他的二本書，卻沒有領受其中復興的靈，情況還是會非常困難。在為「期待復興」這一章作結論的時候，芬尼說：

實際上，不管什麼時候需要復興，我們都應該期待。如果我們需要復興，復興就是我們的任務。又如果這是一種任務，那是一種可以達成的任務，所以我們更應該讓自己復興，依靠基督與我們同在，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會讓我們得人如得魚的應許，我們應當帶著期待成功的自信，竭力去奮興基督徒，改變罪人。因此，不管在什麼時候，教會都需要復興。復興應該被期待，也可以被期待，並且讓罪人歸向基督。

芬尼的邏輯吸引了叨雷，毫無疑問地，社區需要復興。如果需要復興，復興便是可以期待的。又如果那是一種任務，也是可以達成的任務。因此，他的決定是：「我們應該復興。」

於是，他竭盡所能地熱心傳道，可是開始的時候，似乎進步很慢，然後，在他到達之後大約一年，有二個重大的決定。首先，有一個曾經墮落，但是已經改邪歸正的老婦人，開始為了村裡的復興禱告。結果她在裡面得到神的應許，知道神已經垂聽了她的禱告。後來，這個婦人搬到加州，但是她仍然堅信神會賜下復興。由於感到神要在他們當中開始工作，所以魯本決定採取二個重要步驟。

由於他曾經和慕迪在紐海文和克裡夫蘭（他在一八七八年的末期，參加了這些聚會）的諮詢室工作，所以他按照慕迪的先例，開始訓練他的會友。因此，這位年輕的牧師對吃驚的會眾宣佈，在接下

來的三個禮拜，要舉辦個人佈道訓練課程，每個禮拜有六個晚上，魯本對那些來參加的人，強迫地灌輸了他們一些有效個人工作的要點。

他的第三個步驟，也是比較冒險。因為他想要聯絡城裡的衛理會和浸信會教會，希望可以舉辦聯合聚會。不過情況卻很困難，因為牧師之間所提出的條件，彼此都不能接受，所以魯本就篤定地說：「諸位先生，我不在乎任何條件，你們可以佔有全部講道，也可以作任何你們能作的事，只要讓我們一起聯合聚會，求神祝福這個城。」經過不斷的變更之後，大家最後終於決定要在衛理會的教堂聚會，而由浸信會牧師的兒子講道。同時，牧師們也根據魯本的話，採納了他的條件——但他的教會卻被遺漏了。

在他的會友方面也有很多問題。他們不同意聯合聚會，因為他們的座位不很適當且又固定不變。在會友裡面，有一個年齡大得足以作他父親，也是一個最好的會友，在會議決定之後的第二天在街上遇到他，結果他就像三月的野兔一樣瘋狂地對魯本說道：「看吧，在你參加為聯合聚會作決定之前，應該先問問我們的意思。我們瞭解他們，可是你卻不瞭解。我們曾經想過要聯合聚會，但是每一次都失敗。」

魯本回答：「你只要管好你自己的事，不要不聽話，去盡力作好你自己的事。」

「我不會不聽話，只是你應該先問問我們。」

「如果我問你們，我們就不可能會有聯合聚會。」

復興之後的二個禮拜。這個人又來找魯本，笑嘻嘻地對他說：「你是對的，我錯了。如果你來問我們，我們永遠都不會有復興。」

教會不斷增長

聯合聚會持續了九個禮拜，可是不管對這些教會或社區來說，這次聚會的衝擊讓他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復興的靈直到魯本離開蓋茲威爾為止，都沒有中斷。

在社區裡面，復興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福音的靈超越了不同的教派，讓各個教會聯合在一起。由於他們一起努力的結果，城裡的地方選擇權始終都能牢固地維護著，直到第十八條修正案廢除為止（注1）。

聚會最大的成果，是在這個小社區裡面，明顯地有許多人得到改變或是改邪歸正，也有一些人離開了不信不義。結果，有一些人請來一些不信神的講師，想要阻止復興。在魯本自己的教會，有很多人不斷地加入成為會友，光是一八八〇年三月七日一個禮拜天，就增加了廿一個會友。對一個小社區來說，這可是一個不尋常的數目。在一八八一年年度報告的教會會議記錄中，共有卅三個人加入教會——其中有廿三個人是藉著信仰告白，而另外十個人則是透過信函。會友的增加，對這間老教堂來說，便有了空間上的問題，於是就在同年，他們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處理教會擴建的問題。另外，還有一個新「會友」誕生，那就是魯本和卡拉的第一個小孩艾迪斯凱兒，她在同一年的十一月八日出生。

魯本在處理決志告白加入教會的人時都非常小心。他會非常深入地去瞭解每一個人，以確信他相信基督，然後，他會在信心上穩固地栽培他們。因此有一些會友，常會有些驚訝，發現在這些人受洗之後，他們的改變居然這麼快速。

有一個會友說他是「充滿活力、心智銳利……一個禱告、信心和行動的人。」當魯本愈加進入聖

經的應許和禱告的真義之後，他就開始經歷一些奇妙的回應。

曾經有一個最特別的禱告，是關於神垂聽了一個重病者的禱告。在他的教會裡面，有一個年輕的牙醫，患了傷寒病得非常嚴重，魯本去看他。當他到達的時候，病人已經失去意識。醫生告訴牧師，病人已經不可能復原。可是魯本坐在他的身邊，突然有一個感動臨到他，要他跪下來為這個年輕人的復原禱告。就在他禱告的時候，有一種極大的確信進入他的內心，告訴他神已經垂聽他的禱告。於是他就站起來，告訴醫生：「他會好的。」

這個醫生是一個不信的人，他一邊笑一邊說：「叨雷先生，從你的觀點看來一點都沒有錯，但是他不可能會好起來，關鍵的時刻已經過去了，而他病人膏肓，必死無疑。」

魯本回答他：「醫生，從你的觀點看來一點都沒有錯，但是神已經垂聽了我的禱告，這個人不會死，他這個時候不會死：他會好的。」後來他回家不久，有人告訴他這個病人目前已經進入傷寒臨死以前的徵兆。魯本充滿信心地回答他：「他不會死，他現在不會死，他會好的。」結果出乎醫生及眾人的意料之外，這個人果然又活了過來，並且還過了將近四十年的正常生活。

順服聖靈的帶領

作為一個「信心」和「行動」的人，他與蓋鎮的二種罪惡，有過一些有趣的爭戰——就是酗酒和不信神。

有一天早上，當他在書房準備下一個禮拜天的講章時，好像有一個聲音對他說：「去，到湯普生與荷頓酒店，在那裡傳道。」「不，」他想：「那不是我在耶魯拿到二個學位想作的事情，去公共場合並且在那裡傳道。我受訓練是為了能夠按照最好的講道法去準備講章，然後用最好的演講法在我的控制之下講出來。」但是這個聲音卻持續不斷「去！到湯普生與荷頓酒店傳道。」在確信這真是出自神的帶領之後，他終於急急忙忙從書桌站了起來，戴上帽子穿上外套走向酒店——也是急急忙忙地走，免得失去勇氣。

到達之後，他推開大門並且開始說話：「諸位先生，請放下手上的牌，我來和你們一起禱告。」由於他意外的出現，驚訝的顧客們放下他們手上的牌，表現出輕微的恐懼及壓抑，但是他們還沒有像魯本那樣害怕。這個年輕的牧師跪下來禱告，又對他們說了幾句話之後，就很快地離開了。任誰都可以想到這件事情，在酒店的顧客之間，引起了一陣議論。

幾天之後，有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產生了。當時他偶然遇到另外一家酒店的老闆，那是一個邪惡而危險的傢伙。這個老闆靠在酒店前面的樑柱上，當魯本走過來的時候，他怒目地看著他，然後，用粗暴的聲音批評道：「嘿！我聽說幾天前你跑到湯普生與荷頓酒店，在那裡跟群眾一起禱告。」

「是的，沒有錯。」魯本回答。

「我想知道是不是我的酒店不夠好。」他粗氣地問。

於是魯本毫不猶豫，迅速地走進這個人的酒店，作了同樣的禱告。

與無神論者交戰

魯本也常常和這個城裡不信的人作戰。常常當不信神的講師來到這個社區，他都會去聽他們的演講。他的目的，是要讓城裡的人知道他非常瞭解這些無神信仰的教導內容，他們那些破壞性的論點，並不能困擾一個通過懷疑之火考驗的人。魯本也常常和社區裡面沒有信仰的人建立友誼，但是他惟一

的目的，不過是要帶領他們歸向基督。

後來，有一件比不信神這個問題更有趣的事情發生了。由於城裡復興工作的開展，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便計畫進行一場反攻戰爭，所以他們就邀請著名的印格索的一個學生來演講。城裡有很多人包括魯本在內，都去聽他演講。結果魯本非常高興，因為他的演講對聽眾而言，反而造成了反效果——於是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因此立誓絕對不再受無神論者的左右。事實上，幾天之後，魯本遇到這個人並且告訴他，他的演講為社區帶來了許多好處：「當他們聽了你在臺上漫無目標的胡扯之後，這個城裡已經不再需要去反駁無神論了。」

有一個少婦立刻就加入這個年輕牧師的教會，立誓她永遠都不會再受無神論的愚弄，結果她成為會友中一個很好的信徒。

對魯本來說，他和不可知論之間的戰爭已經過了一回合，但是他對一些正統教義，仍然存有一些疑惑，因此，他感到有作進一步研究之需要。

注 1：一家老戲院前面的牌子上，記載在一八八六年代時，酒店從蓋茲威爾消失了。

第五章 神的聲音

「魯本，為什麼你不辭掉你的牧會工作，到德國去作研究呢？你懂德文，而且世界上一些最偉大的學者也在那裡。」這是霍華貝爾對他說的話。他是魯本在耶魯的同學，也是他的好朋友，並且和魯本一起拿到文學學位。

「我很想如此，霍華，但是我現在要擔負家庭的責任，而且不知道那樣的花費是不是很高？」（他的年薪只有六百五十美元，而且「這已經是最高的薪水。」）「不要擔心花費，我可以替你付這筆錢。」但是魯本並不贊成接受資助，他立刻回答：「不，我不能讓你這麼作，霍華。」「好吧，那麼就算是我借給你，你可以無限期地償還。」

在他不停的鼓吹之下，魯本終於接受了這筆錢，不過他惟一的條件，卻是讓霍華作為他保險的受益人。於是，他辭掉蓋茲威爾的牧會工作，婉拒了全體一致——這一次真的是全體一致，通過留任他為牧師，而允許他離開一年。可是魯本並不打算讓自己在這個教會留有一分責任，因為在他回來之後，神或者會有別的帶領。他辭職的理由是「為了身體健康與作進一步的研究」（注 1）。於是，魯本在一八八二年的秋天，帶著他的太太和小女兒，坐船前往德國。

全新的旅程

德國——這個宗教改革的地方。這個國家在宗教改革的覺醒之後，經歷了許多年戰爭與內部鬥爭的折磨，就在魯本到達之前的前十年，才剛剛結合並且安定，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家。「鐵相」俾士麥是德國的設計師，在當時仍然是德國的重要人物。就教育和學問而言，德國的大學在全世界都享有極大的盛名。魯本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分別在二所路德會大學，萊比錫和艾蘭郡作研究。

源自十六世紀窄而彎曲的街道，和高傾度的房屋，構成了這個奇特與美麗的萊比錫市。它有嚴峻的傳統，並且以作曲家華格納和哲學家萊布尼茲為榮，因為他們都是出生在這個城市。巴哈和孟德爾頌也曾經在這裡從事音樂工作，而路德則曾經在這個城市辯論過。以大學而言，哲學家斐希特、謝林與哲學家兼詩人歌德，都是這裡比較有名的校友，而歌德也曾經把這個偉大的大學，稱之為「小巴黎」。

魯本對聖經研究、教義神學和基督教證據最感興趣。在萊比錫，他在德里茲、路他德和迦尼斯的指導之下，從事研究工作。不過大部分的時間，他都是和前面二個人一起工作。他們的研究範圍非常吸引他。德里茲是德國舊約批判和希伯來文的首席權威，也是著名《凱爾與德里茲舊約註解》的作者之一。路他德是教義方面的著名權威人士，而迦尼斯的專長則是教會歷史。

他們三個人是艾蘭郡神學研究的代表人物，目的都在將路德會信仰告白和新的學問組織在一起——用新的方法來教導舊有的真理。聖史（holy history）中對於整個宇宙管理原則的一個重要觀念，認為啟示是以神的作為作中心，而聖經正是這些歷史事件的紀錄。

和其他優秀的美國學生在一起，不論是在教室，或是在私人會議中，魯本從德里茲教授的課程裡，都有特別的收穫。這位舊約學者對魯本非常關心，當他知道他的學生要去艾蘭郡，就對他說：「你會需要推薦信的。」於是這位可敬的教授就在含淚中送走了魯本。

在接下來新的一年，魯本來到艾蘭郡。這是一個綠色而充滿樹木的村莊，它非常整齊與乾淨——甚至街道上連松樹的針葉都打掃乾淨。不論是城裡或是大學裡，這裡都沒有像萊比錫具有那麼多豐富的傳統和歷史，可是它卻有一些當代最卓越的思想家在那裡教書，此外，在最好的教育設施上，它還有許多豐富的捐助。德里茲教授的推薦信，比魯本原先想像的更有用。法蘭克教授是大學的院長，也是第一個收到推薦信的人，因此和魯本、卡拉有了很好的私人友誼。他讓這位年輕的學生，在他私人的指導之下從事研究工作，並且允許他自由使用他的圖書館。這對魯本來說，真有莫大的幫助。

在當時，法蘭克教授是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艾蘭郡神學院裡最早的神學家。他在重生的經歷上，建立起確信基督教的所有重要真理。魯本已經讀過他一本著名的書《確信基督教的方法》，並且和他一起熱心地參與他的研究工作。另外，查恩是新約方面最優秀的權威，是三冊《新約介紹》巨著的作者，他也是魯本的老師。

對年輕的魯本來說，能夠和當代最優秀的神學思想家相互切磋，實在是一件非常興奮的事，不過這樣一來，卻也突顯了他自己神學觀點的窘態。對於聖史批判和經歷的觀點正確嗎？神的啟示中心就是神在歷史的作為嗎？屬靈真理必須由基督徒經歷中證實嗎？或者神在聖經中啟示的中心，是絕對正確而沒有錯誤的呢？

單憑信心

有一天，魯本從教室回家的時候，覺得他自己的思想混亂極了。他坐在自己的桌子上面，把腦袋埋在手裡，好像就要爆炸一樣。當他深深地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他聽到有聲音對他說：「魯本，我知道一些事情，是你所不知道的。」

從那時候起，魯本決定要靠信心來接受這些假設——在當時，這些都只是假設——聖經是神的話、是沒有錯誤的。於是，不管在實際上或在思想上，魯本決定「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祂帶領我，我都要跟隨聖經。」慢慢卻是非常肯定地，他從批判而接近聖經，並且是靠著「舊有的方法」接受了「舊有的真理」。

一年的海外經驗，對魯本來說，比起教育方面，他在其他方面也有很豐富的收穫。他去看過歷史遺跡、洞穴、藝術陳列館、博物館，和其他有趣的地方。他看事物，常常會留下許多意義深遠的印象。有一次，他慣例去參觀一個古代德國城堡的遺跡。雖然他努力想要想像他們當時的繁榮，但是他的思

潮卻因為看到一群覆有泥濘的蝸牛，緩緩爬過崩毀的遺跡而中斷。這件事情是如此強烈地讓他感受到屬榮華的短暫，也幫助他用心在屬靈的事上。

另外有一件事，是他在慕尼克的藝術陳列館，被一幅畫深深地吸引。這幅畫描述一個接近中佈滿兇惡烏雲的風暴，和一棵在狂風中彎折的樹，驚嚇的人們和動物四下逃竄，尋求躲避處所。對他來說，這正是一個完美的寫照，因為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個躲避的處所。後來，在他一次講道中，便引用了這幅畫中的景象。

在德國，魯本也很喜歡在寒冷晴朗的夜裡溜冰，或是到山裡徒步旅行。有一回他在長途登山健行中，遇到一次非常嚴苛的考驗。他和一個很愛喝啤酒的大學同學，在一個非常暖和的日子裡，結伴攀登一座高山的頂峰。在快要抵達山頂的時候，他發現他很狼狽，因為除了啤酒之外，他們沒有可飲用的水。雖然他非常渴，但是他並沒有妥協。在回途中，他寧願喝可能有毒的泉水，也沒有放棄他的信念。(注2)

他在德國過得非常愉快，卡拉不但照顧他們在德國村莊的家，並且也給他一個溫暖而舒適的家，才使他能夠過得很愉快。魯本原來希望能在德國多留一年，但是由於經費的顧慮，加上卡拉又懷了第二胎，使他無法再留在德國。於是他便決定返回美國，然而不久，他卻又面對一個重要的抉擇。

注1：蓋茲威會議記錄第四頁。這裡提到「身體健康」是很有趣的。不知道他是不是仍然覺得從事牧會工作是在自殺？還是因為他在辭職的那個月——八月時，仍然患有花粉症？

注2：「The Southern Cross」(一九〇二年九月十日)第七五頁。他並不覺得在這樣特殊的情況下喝啤酒，對他會造成任何傷害，這麼作純粹是為了見證的緣故。

第六章 善意的解釋

當魯本從德國回來之後，他面對一個決定，必須從二個地方選擇其中之一服事。一個在明尼波里斯，那是一個正在奮鬥，還沒有組織的基督徒團體。而另一個在布魯克林，是一個繁榮而建設完備的教會。對這位博學而有教養的年輕牧師而言，後者是一個比較受歡迎的地方。那是東部一間頗有規模的教會，又能提供優厚的待遇，加上布魯克林也是他最早的故鄉。他在那裡差不多過了八個年頭的童年生活，而他的二個姊妹和一個哥哥也住在那裡。可是，布魯克林除了這些好處之外，他覺得自己對神懷著疑惑的地方，有作善意解釋的責任，因此他選擇去明尼波里斯作開墾的工作(注1)。

明尼波里斯位在近州界的西北邊，與密西西比河相鄰，是一個條件惡劣的城鎮。就在魯本去那裡之前不到廿年，它才合併為城市。那裡的冬天不但很長又非常寒冷，所以東部人常常把那裡比喻成另一個西伯利亞，不適合人類居住。可是，那裡卻也是一個活潑而富有進取心的社區，在城裡，甚至到了零下四十度，仍然充滿雪車的鈴鐘聲。到了夏天，那裡是一個景色悠美的地方，也是一些富有的南方人的避暑勝地。「水都」(就是指明尼波里斯)有美麗的瀑布和廿二個天然湖泊，全部都位元在城裡。

魯本和卡拉在夏天來到明尼波里斯，過得非常快樂。他們有許多歡樂時光，一起在明尼多卡湖划船和游泳、駕車穿過風景秀麗的鄉間，或是和他們的小孩在一起野餐嬉鬧(注2)。在冬天，魯本還是很喜歡溜冰，可是對卡拉和小孩來說，這個運動就比較吃力。雖然他新的牧會工作必須佔據他許多時間，但是魯本仍然嚴格地遵守留給家庭的時間。

邁向新的事奉

有一小群共計十一個人所辛苦建立的教會，是公理會會友的一個家庭傳道計畫，通常都在郊外聚會。為了瞭解日後的發展，他們曾經在當地作過戶口調查。可是不幸地，這件工作作得並不好，至於提供給魯本的名單經過查證，更幾乎毫無價值可言。同時，當初他們為了努力吸引一個牧師，以致在「戶口調查」的名單上，他們甚至從信箱及住址簿中，抄下許多有名望的名字給他。等到魯本知道這個欺騙的詭計之後，他實在非常困窘。

等到他開始一一拜訪這些人的時候，其結果是可以預知的。這些侮慢的明尼蘇達人，常常會把大門砰然關上，甚至打在他的臉上。在這種煩惱與憤慨的心情之下，魯本真想停止拜訪的工作。他想，他不也是優秀叨雷家族中的一員嗎？難道他的血統會比不上明尼蘇達人嗎？可是，他卻又想到：「難道基督的家不比他更好嗎？但是人們是怎麼對待祂的？祂被人蔑視和拒絕。」於是，他又平靜了下來，不管別人的拒絕，仍然繼續探訪。有一個人曾經把大門砰然關在他的臉上，魯本決定要為基督得到他，結果他整整花了三年才成功，一旦他成功之後，這個人即成為教會裡最熱心的會友。

從另一方面來說，魯本發現這些明尼蘇達人大都非常好客，又非常注重公眾利益。明尼波里斯的伐木工人，便是州裡最初醫院收容計畫中的一個部分。這種社會關懷事業，讓魯本也參與了地區慈善工作，同時，公理會聯合會也希望讓他協助地區與州裡的教派工作，因為他們覺得一個受過極好教育的人，一定可以處理任何事情。結果，魯本一共加入了七個組織——慈善聯誼會、報童之家、州聯誼會財務與出版委員會、公理會俱樂部，和另外三個組織。這些組織佔用了他很多的時間和責任，使他無法更直接地從事屬靈工作，可是雖然如此，他還是非常認真地思考這些事情，是不是屬於他呼召的一部分。他對著主，自言自語地問道：「我呼召你作什麼？」「禱呼召我出來傳道。」「那麼你現在在作什麼？」

那時候，他從書桌上看到放了七個組織資料的公文架，便立刻寫了七封辭呈。他決定：「我要作神呼召我去作的事情。」從此之後，他就把自己的中心目標，放在教導與傳揚神的話語之上。

絕不退縮

由於魯本在牧會工作上的奉獻，加上他有很重的責任感，常常有助於他勝過一些很不適合傳道的環境。有一次在明尼蘇達的西北方，他要對一小群人講道，正好有一場大風雪來襲，連街上都很不容易行走。結果共有十一個人參加聚會——九個基督徒和二個還沒有信主的人。因為這些人都是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來參加聚會，所以魯本就把他最好的都給他們，後來那二個人都信主了。還有一次，他在暴風雨中走了三哩路去參加一個聚會，結果只有一個墮落的管理員在那裡。撒但對他說：「不要聚會了，除了你和管理員之外，沒有人在這裡。」可是他並沒有退縮，仍然照常聚會，結果那個管理員後來便重新加入教會。

魯本在福音事工上的進取心，曾經因為看到三個非常剛硬的人改變，而得到很大的激勵。第一個人是一個非常剛硬的職業女殺手，當她聽過魯本的講道之後，她向撒但禱告，求牠不要讓她悔改。第二個人是一個酗酒的鞋商，在一次酗酒之後，他曾經企圖謀殺自己的妻子。在經過這次事件以後，他變得更加自暴自棄。第三個人是某個大學裡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在極度絕望的情況下，曾經五度自殺。「他們看起來，好像是我所見過最沒有希望的人。於是有一天，我告訴我在天上的父親，如果祂願

意把這三個人賜給我，那麼在我這一輩子中，我都不會再對任何人感到絕望。」他們的改變給了魯本無法抹滅的信心，去面對最沒有希望的情況。有一個他最大的考驗，是一個大約五十歲的酒鬼，魯本對他說：「我要看到這個人得救，不管要我付出多少時間、金錢或耐心。」後來，這個人作了告白，來住在他家，他也是所有醉漢之中卡拉最喜歡的人。不久，魯本就注意到他熱望喝酒的「改變」，於是，魯本夾帶著一股不愉快與戰鬥的情緒，迅速來到他的房間，剛好知道他正要出去，以及出去之後的結果，魯本便撲身過去。在一小段時間的拳打腳踢之後，牧師占了上風，顯然魯本的強壯在履行這次「牧師職務」中，讓他占了不少好處。結果這個人便安安穩穩地留了下來，直到恢復知覺為止。

這類事情經年累月地發生，魯本偶而也會對他失去希望，可是最後過了許多年，這個人終於出現在芝加哥魯本的一次聚會中。雖然聚會已經開始，叨雷仍然立刻走下臺，熱切地向他致意。因著這樣不斷的關心和友善，這個人留到聚會結束，並且真正地得到改變。

弟弟的悔改

在他拯救靈魂的經歷之中，有一個最為特別，就是他的弟弟斯威福特。斯威福特當時已經和一個熱心的羅馬天主教家庭結婚。他們想要讓他和他的新教徒的父母分開。而叨雷則已經為他的弟弟禱告了許多年，可惜卻沒有看到什麼明顯的改變。他的妻子在他們結婚之後不久便去世了，而他惟一的小孩莫里還很小，他就又患了類似的結核病。

魯本知道他的病況危急，急忙趕到布魯克林，守在他的病床旁邊，鼓勵他接受基督作為他個人的救主。起初，斯威福特伸出手卻又縮了回去，轉身面向牆壁，他的惟一答覆是：「走開，亞基，我不想聽。」魯本覺得很難過也很困惑，他走到另外一個房間禱告，而他的禱告更是充滿許多訴苦，難道他為弟弟的禱告還不夠熱切嗎？難道使徒行傳十六章卅一節家人得救的應許，對他不管用嗎？不然他怎麼能夠在最後的幾個小時裡，還沒有得救呢？

不久有人來敲門，原來是護士過來通知他，他的弟弟希望見他，於是他便趕緊過去。他的弟弟伸出手來，說：「亞基，我已經不久於世，請為我禱告，可以認識你的基督。」魯本就在那裡帶領他接受基督。斯威福特還希望他能夠收留他的女兒莫里，像自己的孩子一樣地扶養她，魯本也答應了（注3）。

和開門教會在一起三年之後，他與十三個創始會員在明尼波里斯的中心地區，建立了（公理會）人民教會。同時，他還成為（公理會）市傳道協會的監督。叨雷是一個勤奮而充滿活力的工人，所以他的工作也隨著這二件職務而顯著地增加。在三年之中，他每個禮拜有六個晚上，在教導和傳揚聖經，並且常常要到晚上十二點才能回家——不過他已經不再認為自己是在自殺。至於禮拜天一天都在舉行崇拜——到了夏令時間，往往每天有十個小時。這間小教會的大部分崇拜，都是在戲院、廳院或其他公眾常去的場合舉行。而他的教會在會友的改變和增加上，在明尼蘇達都是居於主導地位。

另外，有一些職務也開始佔據他的時間。他開始在禮拜六下午，在公開廳院教導聯合主日學課程，有四到五百個基督徒工人常常聚集在大禮堂上。可是因為魯本教得非常好，所以直到他離開明尼波里斯為止，都是由他上課。

由於他在個人福音事工上的傑出表現，使他有機會參加了首次在芝加哥舉行的國際基督徒工人聯盟的聚會。同時，還非常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被選為這個聯盟的主席，那是一個可以讓他完全推動這個組織活力的職位。

不看他在這些牧會工作上的成就，從教義和實際的情況上來看，他仍然有很多問題需要處理。神不過才剛剛開始塑造祂的容器而已。

注 1：在隨後幾年，每當他的學生在「大」「小」呼各之間舉棋不定，叨雷總建議他們對神有疑惑的地方，應該作善意的解釋。

注 2：在他們到達明尼波里斯還不滿一年叨雷的家裡又多了一個女兒叫布蘭屈。而他們惟一的兒子小魯本亞基，是在三年半之後出生。接著是伊利莎白，那是用叨雷母親的名字命名的，她是魯本留在明尼波里斯牧會的最後一年出生。

注 3：小叨雷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私人信件提到此事。可惜當時沒有人能夠證明斯威福特叨雷將莫里交給魯本，所以他不能帶她走，因此叨雷始終感到很遺憾。不過雖然她的外祖母盡力不讓她知道魯本家裡的事，到了後來，她還是和他們有聯繫，並且也成為一個基督徒。

第七章 岔路

「我至少有過五十次面對岔路的經驗。每一次，我的理性和常識都和聖經相左，但結果聖經都對了，而我的理智全都錯了。」所以魯本在以後的幾年，把關於他對聖經的經歷寫了出來。如同他在明尼波里斯充滿活力的牧會工作一樣，魯本對聖經的研究也有同樣強烈的熱愛。然而就在這樣查考聖經當中，他遇到了許多「岔口」。

其中之一，就是基督的二次再臨。有時候，他認為那些傳揚基督第二次再來的人，不但不切實際又非常古怪。當他還在德國，法蘭克曾經向他推薦馬德森主教寫的書《教義》。馬德森屬於前千禧年派。在仔細地看完這本書之後，魯本在知性上接納了這個論點的基本真理。後來，等他到明尼波里斯，他又親眼看到前千禧年派與後千禧年派之間的辯論，結果前者獲勝。因此，魯本對這個教義的聖經根據留下了極大的印象。不過對於它實際的真實性，他仍然感到困惑。同時，由於他對表徵論和預示論根深蒂固的偏見，他甚至曾經說過：「我真希望聖經裡面沒有啟示錄。」

也在他參加國際基督徒工人聯盟聚會的時候，有一位代表給他一本強調第二次再來屬靈重要性的小冊子。「它改變了我對生命的整個想法，打破了世界的權勢與勝過我的野心，又讓我的生命充滿了燦爛的喜樂，即使是在最沮喪的環境之下。」它不再僅僅是藏在心裡的教條，而是已經成為「有福的盼望」。於是，他開始在每一封寄給那些為去世的基督徒而悲傷的信裡，引用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十三～十八節。

另外一個比較次要的問題，是關於他對洗禮的看法。從研究聖經發現浸禮是基督與使徒施洗的方式之後，他和他的妻子便重新接受浸禮，雖然他們二個人在小時候，都已經受過點水禮。不過雖然如此，魯本並不相信受浸洗禮對教派來說真是那麼重要。有一次有人問他：「你相信信徒洗禮嗎？」他回答他：「我相信，但是我對它並沒有偏好。」魯本只不過單純想要照著聖經中洗禮的方式去作，並沒有打算規定其他人都要如此。

屬天的醫治

第三件事，是關於藉著禱告讓病得醫治的問題。魯本第一次在禱告中相信病得醫治的經歷，在前面蓋茲威爾的事件中已經提過：不過，直等到他到了明尼波里斯，他才開始認真地去研究這個問題。

有很多關於身體得到醫治的經文，魯本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對雅各書五章十四、十五節的印象最深。叨雷相信這一節經文說出了對於嚴重疾病得到屬天醫治的方式。

在隨後幾年，由於他對這些經文的信念，他不但教導這些經文正的一面，他也教導它們反的一面。他要在安靜和寧靜的家裡，「請教會的長老來 | 他們可以……為他禱告」；出於（聖靈所賜）信心的「禱告」 | 可以「救那病人」，而不是讓肉體受到強烈的激動，那只會暫時刺激他因為過分的反應而得到短暫的活力。這種活力常常會離開這個宗教庸醫的可憐受害者，讓他病得比以前更嚴重。結果，他不是被送進精神病院，就是被送進墳墓（注 1）。

雖然魯本不反對藥物治療，而且在需要的時候，也會找家庭醫師，但是他仍然習慣為家裡生病的人禱告，並且家裡在有人生病的時候，也開始依賴他信心的禱告。有一次，他離開家去參加一個聚會，他的女兒布蘭屈突然生了重病。那天晚上卡拉在照顧她。在痛苦中，布蘭屈說她真希望她的父親可以在那裡為她禱告。說完這些話之後不久，她便覺得如釋重擔，很安靜地睡著了。過了不久，她就完全恢復健康，回到學校上課。幾天之後，魯本從很遠的一個城市寄了一封信回家，問布蘭屈出了什麼事。他還進一步說他在半夜，突然有極大的感動要為她禱告。後來才知道，他禱告的時候，正好是她開始複元的時候（注 2）。

耳聾得聽見

魯本自己也曾經有過一次耳疾得到完全醫治的經歷。那是他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得到猩紅熱所遺留下來的結果。他曾經動過手術，但是多年來，他卻深受耳朵流膿所苦。甚至成年之後，有大部分的時間，他都要在耳朵裡面塞著棉花。加上鼓膜已經穿孔，因此他很難再用這個耳朵聽到聲音。有一位耳鼻喉科專家曾經讓他得到短暫的紓解，但是不久之後，卻仍然是老樣子。

有一天在明尼波里斯，他的耳朵非常疼痛，於是有一個想法忽然臨到他：「你為別人作得醫治禱告，為什麼不求神醫治你的耳朵呢？」他立刻跪下來祈求醫治，結果耳朵立刻就好了。鼓膜也好了，而且耳朵的聽力也和另外一個耳朵一樣。他把這件事告訴二個耳科專家，於是他們替他檢查，結果發現原本的確已經穿孔的鼓膜，現在卻已經痊癒了。

在明尼波里斯有很多因為禱告而使病得到醫治的例子，不過其中有二個最為特別。第一個是一位生病的婦人。她已經病了四年，並且經歷九個不同的醫生。她的病被判定已無救治的希望了。她和她丈夫本來都是羅馬天主教徒，後來成為基督徒，可是他們的親戚都還是天主教徒。當魯本來看她的時候，其中有一個人說：「如果她能夠痊癒，我們全部都作清教徒。」

魯本為她禱告，結果不久就得到確信，知道她可以痊癒。通常他不會這麼說話，可是這一次他卻這麼說：「我希望妳能夠像我一樣，那麼快地好起來，並且回到妳的工作上。」這個婦人果然如此，並且在下一個禮拜天，走了三哩路來參加主日禮拜。

另外一個例子，是達科塔州一位衛理公會牧師的女兒。這個二歲大的女孩脊椎發育不良，長得非常畸形，使她一直都非常痛苦。他們帶她去看明尼蘇達的專家，可是專家只說她活不過三年。這對痛苦的父母甚至還去找基督教科學療法（Christian Science），但是仍然毫無希望。最後，他們帶她去找魯本。當他開始為她禱告，她立刻就得到釋放，同時她身體缺陷的地方也得到矯正。那個晚上，是她生平第一次正常地睡著。後來她長大之後成為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孩，並且也去傳道。

懇求聖靈施洗

第四個主要問題，是聖靈充滿，或者就如同他說的「聖靈的洗禮」。藉著研究使徒行傳，他開始相信每一個福音牧師都應該得到這種從上面來的能力。他去找他一個作生意的朋友，並且私下對他說：「我不要再上講臺，直到我領受聖靈洗禮並且清楚知道，或是神用某種方法告訴我要上講臺為止。」為了要得到約翰壹書五章十四、十五節的應許，魯本把自己關在書房裡，不停地禱告，求神用聖靈為他施洗。

在一個禮拜之內，他果然得到所祈求的，不過他後來說，如果他能夠更明白聖經，就不會浪費那麼多日子了。可是，不管魯本是不是缺少這種知識，神仍然回答他尋求的心。

那是一個非常安靜的時刻，也是我所知道最安靜的時刻；事實上，我想我所以必須等候這麼久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我必須用久一點的時間，才能讓我的靈在神面前安靜下來。然後，神終於簡單地對我說話，並不是用任何聽得見的聲音，而是在我的心中對我說話：「現在你已經聖靈充滿了！起來講道吧。」

他的經歷對他傳道的態度有很大的影響，過去的害怕和畏懼如今變成完全的喜樂。至於小時候就有的不正常的羞怯個性，從此也不見了。

我現在不再畏懼講道，講道是我生命最快樂的事情。有時候，當我站起來開始說話，我可以感受到祂（聖靈）就在那裡，所有的重擔都落在祂的身上。這樣的喜樂充滿我的內心，使我幾乎不能克制自己不喊叫跳躍（注3）。

因此，他呼喊道：「我有一種自由的完美感覺，那些害怕和羞怯完全消失。」

靈洗的定義

魯本非常小心地從三個方面去描述聖靈洗禮的定義。

首先，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經歷，當事人可以知道他有沒有聖靈充滿。那些在新約聖經時代的人如此，今天的聖徒也是如此。

第二，這樣的經歷和藉著聖靈重生的經歷不同，是另外一回事。二者可能同時發生，這在教會正常狀態下是應該如此，不過雖然這樣，二種不同的聖靈工作仍可以看見。每個信徒都有聖靈，但是並不是每個信徒都有聖靈充滿，雖然說，這是每一個信徒屬靈生來就有的權利。他不認為聖靈充滿是「附帶的祝福」。

第三，這樣的經歷主要往往是以見證和崇拜為目的，並且總是和見證、崇拜結合在一起。雖然經由這樣的經歷，可以使信徒得到快樂和聖潔，但是這卻不是聖靈充滿的主要目的。此外，它還能夠使信徒在服事上更有用、更有力。因此，他和衛斯理、芬尼、司布真和慕迪等人在牧會上的轉捩點，都是源自生命經歷史承受相同的能力而來。在此之前，他的事奉原本處在模糊不清的地位，可是在此之後，他的牧會工作，卻開始有了奇妙的擴展。

第五個「岔口」是所有岔口中最為艱難的一個——惡者永遠的刑罰。他過去被教導，並且也相信有地獄和可怕的刑罰，但是對惡者的刑罰並不是永遠的，至於地獄最後終究要廢除，因此所有的受造之物，包括撒但在內，最後都必得救。他自己相信永遠的刑罰不會是真的，也不能是真的。「我想我自己一直都是一個普救論者，並且認為那些不贊成普救論的人什麼都不懂。」可是當他愈加查考聖經，

他就愈加相信永遠的刑罰。同時，

它也讓我明白一位具有無窮智慧的神，實在很可能有一千個很好的理由去作這一件事。而我這個無窮愚昧的人，甚至可能連其中一個理由都無法明白。因此，我喜歡並且懷有的普救論從此便煙消雲散。

他堅信這個清楚的聖經真理，可以從他許多年後所寫的一段話裡反映出來：

如果有人可以從聖經裡面找出一節經文，根據它的內容、文字用法和文法結構，可以清楚地教誨出惡者的刑罰並非完全沒有結束，而是在某個地方，或是靠著某個方法可以悔改或得到拯救，那將會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可是根本找不到這樣的經文。我從創世記第一章找到啟示錄最後一章，都沒有找到，因為根本就沒有。我非常清楚那些人極力主張的一些經文，我自己以前也引用這些經文。但是如果我們非常誠實地來看這些經文，它們實在沒有這些意思。

魯本不會特別喜歡講到永遠的地獄，不過他並不會害怕說它。他常常承認他非常心痛那些反基督之人死後的命運。而他自己也已經不再有任何知性上的障礙，魯本在接受永遠刑罰的教義時，曾經這麼表示：

有一些人可能會相信他們想要相信的，懷疑或否定他們想要懷疑或否定的。我卻不是如此。我的意願不能改變我的決定。我必須讓我的智性管理我，但是，我知道讓意志順服真理和神，比任何事情更能讓我的智性更加清楚（注4）。

魯本順服的意志，讓他在明尼波里斯的最後一年，遇到了另外一個「岔口」。

注1：《醫治》Torrey 著，第十三頁。魯本一生都始終相信屬天的醫治，儘管他到了後來幾年並不太強調這一件事。在他的牧會中，他把它看成為私人問題，可是卻從來不曾認為肉體的醫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偶而會在公開場合談到這些事，但是自從在芝加哥牧會之後，屬天醫治的情形就比較少了。

注2：見小叻雷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私人信件。他同時指出，他的父親雖然承認青抹脂油只是一種象徵，並不是必須的，但是在早年，他仍然習慣用橄欖油抹油。

注3：叻雷非常醉心與快樂地相信，可是卻從來不曾公開過。同時，他也不曾認為它們是最重要的。「我幸願終我一生，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喜樂，卻有能力為基督作見證、為基督贏得靈魂，拯救靈魂，而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活在這樣的狂樂之中。」《The Person and Work of the Holy Spirit》叻雷著（紐約 Revell 一九一〇年出版）第一八二頁。

注4：他並不是在一夜之間就接受了永遠刑罰的觀念。雖然在這一件事情上，他承認它是聖經的牧導，但是直到他在芝加哥的第一個冬天，他的內心，才真正堅信這一件事情。《Person and Work》叻雷著，第九二、九三頁。

第八章 相信的生活

自從在紐海文參加過慕迪的聚會之後，叻雷魯本的心中對信心便充滿了許多困惑。在一篇講道，慕迪說：「信心能夠作任何事情。」這樣的思想牢牢地盤據在魯本的心裡。因此，他告訴自己：「的確如此。凡是能夠為神完成任何一件事情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帶有偉大信心的。所以我一定要有信心。」

他努力地想要讓信心慢慢增加，可是卻幾乎毫無進步。最後，他終於無可奈何地承認：「我完全毫無進展。」

可是直到他更多明白聖經，他才知道「通道（faith）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十 17）從此，他才開始瞭解信心真正的意義。另外，他對信心的想法，還因為讀了喬治慕勒的書《相信的生活》，而受到很大的激勵。慕勒非常注重在日常的需要中，去完全而直接地相信神的應許。

我必須遵守絕對不可負債的信條，因我相信負債是不合乎聖經的（根據羅馬書十三章八節）；因此，我們不可以欠裁縫師、鞋匠、雜貨店老闆、屠夫和麵包店老闆的錢；我們買東西必須將錢準備妥當。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寧可缺乏，也不願意欠債，……我非常明白，有許多試驗所以會臨到到神的兒女，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照著羅馬書十三章八節的話去作。

經歷神的供應

魯本承認慕勒的書讓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且也讓他完全地忘掉了要成為一間偉大都市教堂著名牧師的野心。它徹底地改變了他對基督徒生命和牧會的整個看法。

在一八八八年秋天，他個人開始湧出這樣的信念，他相信神應該會直接滿足他與家人的一切需要。在那個時候，他還欠好友霍華到歐洲研究的六百元，和房租、雜貨各一百元。他下定決心不再欠債，並且要儘快還清舊債。這個決定只有他的家人知道，並且對於冒這樣的風險，他也有很大的衝突。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掙扎，但是我在我的書房下定決心，從今以後，要遵守我在聖經裡發現的每一個基督徒職責；去神要我去的任何一個地方；說神要我說的任何一句話；並且不開口向人要求一分錢，只要仰望神，按祂看為合適的供應我。從那天之後直到今天，我都是站在應許之地。

幸運地，有一些「應許之地」的經歷，都能完整地記錄在他少數現存的日記裡。他在每天需要中所遭遇信心的第一步，是要在冬天裡購買木材。購買的時間已經過了，可是他卻沒有錢。他求神在禮拜六為他預備這筆錢，以便他能夠安排讓人在禮拜一把木材送來。禮拜六下午聖經課結束後，有一個外人皮爾斯交給他廿五元，這是他所能記得的，第一次有人這樣把奉獻交給他。而且魯本差不多就要昏倒，因為這筆錢正好是買木材所需要的數目。那個人告訴他，有人欠他這筆錢許多年，卻出乎意料突然地還給他，因此他決定把它交給魯本。

一個禮拜之後，他決定求主給他一百元，以便償還舊債。結果那個禮拜的禮拜四，他果真得到了這筆錢。那是一個執事甘貝爾先生突然給他的。這實在是十分不尋常，因為這個數目，是他在前一年奉獻給傳道事工數目的四倍。

不久之後，他又收到一筆意外的錢，於是他認真地思考：「我是不是應該使用它，或是把它存起來，以備將來之需？」後來他想：「神會為將來預備。」於是他就到銀行提錢，並且將它用完，只剩下二元。作完這件事之後不到十分鐘，市傳道協會的出納戴耳先生，竟然又給他二百四十四元！他在日記裡面這樣寫道：

這樣的經歷實在非常特別，過去我從來不曾知道這些，直到我踏出相信主的這一步。在那些時候，那些人（給我奉獻的人）並不知道我所持有的立場。

這樣的事情激勵他採取更大的信心的步調，因為他清楚感到是神帶領他這麼作。

不久，事情就變得很明白，主要我放棄我的薪水，那是一份非常不穩定的收入。靠著祂的恩典，

我在一八八九年一月一日就這麼作。我決定讓整個傳道事工——房租、煤氣等等一切——都成為信心的工作，並且從一月一日起，我們開始面對沒有任何保障的未來。

借錢給神

由於環境，特別是經濟的配合，傳道協會終於不得不放棄他們原先反對的立場，而贊成他的計畫。在這個決定之中，他同時也背負起家裡六個人需要的責任。

魯本說，這是「錢來了，是足夠的，卻不是從以前所期待的地方來的。」有時候，他會少吃一頓飯，或者口袋裡只剩下幾分錢，但是家裡和傳道事工上的需要卻從來不會落空。環境常常是引人注目，而錢，也總是剛剛好，正好能夠滿足當時的需要。他見證說他從來不曾享受如此安全，而沒有擔心掛憂的感覺，像這個時候所發現的一樣。

自然地，從這裡他又學習到許多寶貴的功課。其中之一，就是知道他不能把錢借給神。有一次，遇到一個非常重大的需要，他從自己的口袋裡，預付了廿五元給教會，他想：「等錢來了，我就拿回來。」可是錢卻沒有來。經過認真的思考之後，他看見神並不希望他把錢借給祂，於是在沉重私下悔改禱告中，他說：「主，這筆錢是禱的。」結果在廿四小時之內，有廿一元便回到他的口袋，並且還有更多的錢奉獻為傳道之用。

另外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傳道所的租金。它和煤氣帳單不久都要到期了，可是錢卻仍然沒有著落。魯本心想寧可結束傳道所，也不願意積欠一個小時的租金。只是眼看剩下不到二天的時間，而錢卻仍然沒有消息。不過後來問題還是解決了。事實上，當時的確有一些可靠的經費來源——而且事實上，錢也已經有人奉獻——可是卻沒有準時地來到。像這種危急的情況，魯本認為那是因為自己有時看重收入來源的保證，過於看重主耶穌自己的緣故。

無障礙的祈求

在傳道中，另外有一次也是有一個緊迫的需要，而且需要的錢也沒有來。他迫切地為這件事禱告，但是等他晚上就寢的時候，他對神的回答卻沒有什麼信心。到了半夜，他因為極大的痛苦和身體的折磨而醒來。他求神釋放他的肉體，並且再一次為了需要的錢禱告，可是仍然沒有答覆。

後來，我舉目向天並且說：「天父，如果在我的生命中有什麼事情不對，讓我知道，我會改過來。」結果神立刻就讓我看到，每當我面對麻煩的時候，我常常作的一件事……就是說：「沒有問題，我知道沒有問題，這件事情沒有什麼不對的。」可是每一次在我的內心深處，我知道事情是不對的。所以我說：「哦，神，如果我覺得這麼作不對，我會改過來。」可是卻沒有反應。於是我呼喊道：「哦，神，這是不對的；這是罪，我現在就改過來。」立刻，神就觸摸我的身體，並且我也立刻得到釋放，就像現在一樣，錢來了，而工作也能繼續下去（注1）。

因此，魯本在他個人的經驗裡面，學到沒有任何罪或障礙能夠允許介在相信的靈魂與供應的永生神之間。就像慕勒一樣，他也學到這個真理，如同慕勒所說：「人不可能既活在罪裡，同時卻與神聯合，讓他帶來生命中需要的天上一切需要。」

這些信心的經歷，顯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結果。在一八八九年的四月中旬，他可以說除了欠霍華的二百元之外，以前所欠的錢都已經還清，並且這筆錢不久之後也還了。所以雖然他的收入遠比原先拿的薪水少了許多，他卻可以作一些以前不能作的事情——拿到東西之後就付錢。另外，當他開始時

在傳道上積欠的一千五百元，也已悉數還清。所以他在日記裡頭這麼寫著：

主實踐了祂的話語（腓四 19）。藉著單純站在神的話語之上，與試著去實踐它，我的信心得到了單純的成長。有許多次，除了向上仰望之外，我無計可施，但是我卻從來不曾失望過（注 2）。

魯本「相信」的生活，讓他全然脫離了理論的領域。他對神的信仰，建立在穩固與實際經歷的嚴格考驗上，並且他毫無疑惑地確信，這位活著的神會回答禱告。或許他從來不曾完全明白禱告的哲學，但是他卻能真正讓禱告得到回答。

在這個經歷上，魯本以全新的角度認識了信心和禱告，也可以從下面這段令人吃驚的話裡，得到襯托：

禱告是打開神無窮恩典和能力之室的鑰匙。神和神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經由禱告支取，只是我們必須用這把鑰匙。禱告可以作任何一件神能夠作的事情，因為神無所不能，所以禱告也是全能的。

雖然魯本不會到處宣揚這些信心的奇妙經歷，但是它仍然引起別人的注意，並且後來，它也引起住在芝加哥的慕迪注意。

注 1：《Power of Prayer》叨雷著（紐約 Revell 一九二四年出版）第二〇一、二〇二頁。就作者瞭解，叨雷從來都沒有提過，什麼是他在公開場合說的障礙。在他的女兒凱兒小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寄給費特先生的信中說道：「他自己告訴我，他最難放棄的東西，就是咖啡。他必須放棄，因為那會讓他非常緊張，而他覺得在他的生命之中，不應該有任何東西，足以減低他宣揚福音的效率。」只不過，他從來不會把這個也當成別人的標準。

注 2：《How God……》叨雷著，第八頁。說到得勝，在後來幾年，他常常會向學生細述：「我冒了險，而且我也贏了！」不過，我們也應該知道，魯本後來在薪水的經濟安排上，又回復到一種比較傳統的形態。至於他所以會這麼作，只是純粹因為他相信他必須經歷這樣的試驗。他不認為那永遠都是基督徒的職責，或是神會帶領每個人都經歷相同的試驗。並且，這件事也讓他建立了一個信念：金錢也是一種屬靈的相信。

第三部份

建造基督的身體

（1889 ~ 1901）

第九章 期望一個神人

「你代我向他轉達仰慕之意！」

這是當公理會牧師威廉斯用熱烈的口吻，描述叨雷在明尼波里斯信心的工作和積極的福音牧會時，慕迪向他說的話。慕迪的義兄佛萊明雷佛，也曾經向他提到叨雷在國際基督徒工人聯盟裡的特殊表現，因此慕迪的印象深刻。他說：「一個能夠如此控制一群的人，正是我所期望的。」

原來慕迪一直在找一個負責人，能夠組織並且指導計畫在芝加哥設立的聖經學院。他認為這件事是他所從事的事情當中，最重要的一件，並且也認為這件工作，能夠完成比他過去所曾經作過的更多。難道這個年輕人，就是從前和他在紐海文、克裡夫蘭的諮詢室一起工作的人嗎？

直到收到以前大學及神學院同學，現任國際基督徒工人常年大會秘書約翰可林牧師的信之後，叨雷第一次知道慕迪打算讓他擔任某個工作。當他們二個人見面的時候，他問叨雷：「這個夏天，你的耳朵有沒有很癢啊？」

「沒有。」叨雷說。「我覺得它們應該很癢才對，因為我和慕迪先生一直在談你。」然後就告訴他，他們談話的重點。

早上九點鐘

不久，叨雷就收到慕迪寄來的信，邀請他參加九月設立學院的首次會議。可是在信裡，並沒有提到他可能擔任什麼職務。結果叨雷弄錯了日期，早一天抵達。不過他卻立刻被帶去見慕迪，慕迪支開身邊所有的人，對他說：「我想單獨見你。」於是他們單獨退進一間房裡，然後慕迪把學院的整個計畫展列出來。並且在叨雷的驚訝聲中對他說：「我希望你能夠負責這整件事情的工作，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叨雷沒有辦法立刻回答，所以慕迪說：「我不勉強你，好好地禱告，等你清楚之後，就儘快回答我。」三天之後的禮拜五，雖然知道這麼快就突然離開明尼波里斯的工作，實在非常困難，但是主呼召他到芝加哥工作的聲音，卻愈來愈清晰。他把他的決定告訴慕迪，於是慕迪說：「儘快回家，然後儘快過來，下個禮拜我會更需要你。」當慕迪問他，他認為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叨雷說：「禮拜二早上九點鐘。」

第二天早上回到明尼波里斯，叨雷要他的妻子打點一切東西，準備在禮拜一晚上九點鐘前往芝加哥。然後，他立刻迅速有順序地處理完身邊的事務，在禮拜一晚上起身前往芝加哥（他的家人不久之後也到了芝加哥）。在禮拜二早上，他抵達芝加哥，就直接來到學院。當叨雷走進大門的時候，慕迪正好在大廳上，吃驚地看著他。

「你從那裡來的？」

「明尼波里斯。」

「你怎麼會這麼快就來了？」

「我告訴你我什麼時候會來的？」

「你說你禮拜二早上九點鐘會到這裡。」

「看看你的手錶吧。」

結果正好是九點鐘。從那時候起，直到十年後慕迪去世為止，他就一直深得慕迪的信任。

在一八九〇年的年初，芝加哥以隆重而盛大的場面來歡迎叨雷。自從六十年前的某一天，芝加哥合併為一個城市以來，不知道曾經經歷過多少事情——其中，包括廿年前一場十分可怕的大火，造成大約十萬人無家可歸，和二千一百畝的土地被毀。但是，這裡充滿活力的居民，立刻又展開重建工作。如今，這個復興的城市已經成為一個卓越的城市，並且在世界的事務上，它也迅速受到議會的關注——而讓東部一些富有與卓越的城市倍感恐慌。這個城市以巨大的財政資源、快速提升的競爭力、令人羨慕堂皇禮堂的建築成就，與綿延數裡欄中著名的赫裡福種牛自誇。毫無疑問地，芝加哥已經成為美國的主導城市之一。

墮落之城的亮光

芝加哥也有它黑暗的一面，有時候人們稱呼它是「墮落之城（City of fallen souls）」，因為在這裡，

到處都充滿了不道德、醉酒、罪惡和腐敗的政治。這個墮落的西方城市，表現出社會中一些最令人厭惡的成份。至於政治上的腐敗甚至非常嚴重，在九〇年代之初，有一些憤怒的市民開始施加壓力，來抵抗他們自己的公民領袖。不過，卻有許多「墮落的靈魂」在一八五六年慕迪來了之後，就開始悔改。藉著慕迪在主日學校、基督教青年會（YMCA）和他在一八六四年建立的伊利諾街教堂，他在這個城市，投入了超過卅年的漫長福音工作。

慕迪，出生于麻塞諸塞州諾斯費德，在到芝加哥的前不久，才成為基督徒。但是在他開始他的主日學工作不久，他就放棄了他賣鞋子的工作，而把全部時間投入事奉。他在不列顛群島一八七三～七五年間的佈道工作，使他成為國際知名的人物。從那個時候開始，他便成為福音界的知名領袖，並且也為美國及海外的各大城市，帶來極大的爭戰。

雖然和偉大的下議院議員同樣聞名，他卻沒有被任命過神職，只有「慕迪先生」這個簡單的稱呼而已。他受過的正式教育不多，但是在主的工作上，他卻有著傳染性的信心與熱忱。他那寬碩的雙肩與結實強壯的體格，有著讓人傾服的外表，可是吸引眾人的，卻是他寶貴的屬靈能力。在私人的交往中，他展現的是熱情與仁慈，特別是他溫柔與殷勤的態度，給人極深刻的印象。由於他無時不在想著領人歸主，所以他每天至少都和一個人談到靈魂。也正是由於渴望能夠接觸芝加哥許多接觸不到的地方，激勵了慕迪在一八八七年二月十二日，大膽地組織了芝加哥福音協會（CES）。芝加哥福音協會的異象和目標，正如在組織憲章之中所說的：「教育、教導並維持基督徒工人成為讀聖經的人，教聖經的人，和傳福音的人。他們應該在芝加哥和它的郊區，特別是在被忽略的地方傳福音。」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於是他開始一些課程。可是，愈來愈清楚的感覺是，他們需要一間房子、組織，和正式的工作人員。到了一八八九年春天的會議中，他們終於達成成立學院的共同看法。接著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他們便買下了學校。不過，學校正式開始的日期，卻是九月廿六日，也就是叨雷從明尼波里斯抵達芝加哥的那一天。

無以倫比的同工

剛開始時，財務負擔十分沉重，加上設備不足，也產生了許多障礙。不過，卻也因為一些非常慷慨的捐贈，幫助減少許多財務問題：叨雷在他抵達之後的九個月，在日記裡面寫下：「自從來到這裡，我遇到許多困難，其中有的看起來好像無法克服，但是主在回答禱告之中，已經幫助我完全克服。」

慕迪很少遇到如此忠心的人，而他和叨雷之間的關係，就正像大衛和約拿單一樣：「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契合。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撒下十八 1）慕迪直率、衝動、沒有學問；而叨雷精煉、理性、學識淵博。不過，不看這種強烈的對比，和叨雷較好的聰明才智，他愛慕迪並且順服他——即使是為他作一些像僕人的工作，如清理弄髒的襯衫和擦鞋等等。叨雷天性高貴、自主，但是他卻認為慕迪的屬靈洞察力和智慧，比他更加卓越。

依次，叨雷成為慕迪的左右手和主要的密友。慕迪很清楚自己的弱點，並且也從叨雷身上學到許多功課。沒有人能夠像他一樣，得到如此完全的信任。慕迪十分信任叨雷對學校老師的意見，同時，在芝加哥的牧會工作上，也賦予他相當程度的自主，正如福音傳道家韋伯契曼說的：「實在沒有人能夠這麼全然贏得慕迪先生的信任，而且同樣地，也沒有人會比叨雷對慕迪更加忠心。」

當慕迪看到第一年的全年工作報告時，他對他的這位監督可以說滿意極了。總共有二百五十三位

男女學生，分別來自卅一個州和九個國外來的加入學校；他們舉行過三千三百八十次各類不同形態的聚會，以及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六次的私人探訪：在處理將近一萬二千個諮詢者中，有二千七百廿九個人接受了信仰。從這些地方都可以明顯地看到，神的祝福正加添在這間學校，與這位由慕迪選召、充滿了神聖靈與智慧的僕人身上。

很難有人可以像這樣推行慕迪的計畫，並且為學校奠下如此的基礎。契曼相信，叨雷「毫無疑問地，正是慕迪先生為這個重要的職位，所能找到最有能力的人。他具有卓越的天賦，讓他可以用非常特別的風格來完成他的工作……他是一個擁有最快樂心靈的人，並且以最徹底的方式，對神的話語逐漸建造起精深的知識，使他能以最強烈的熱忱來教育學生。」

慕迪找到了他的神人。

第十章 慕迪的新聖經學院

「十一點聖經教義」是學院的課程。當新生們進入教室，他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老師，他以快速的步伐邁進，在手臂之下夾著聖經和教義書籍，在十一點正的時候便站在講臺。於是學生們立刻就明白，時間並不是到「指標十一點」的時候才開始。

他的外表令人印象深刻，寬闊的肩膀、健壯的體格。他的身高五呎十吋，但是因為碩長的身軀和手臂，讓他看來似乎更高。他的體重二百廿磅，卻沒有贅肉，高額、羅馬鼻和強壯的下頷，都與眾不同：他整齊的鬍鬚和過早的斑白（他常常因為在電車上，有比他老的人讓座給他而不好意思）讓他看來十分高貴。

他穿著一件剪裁極好的外套和一件白襯衫，漿平的領口和袖口與白色領結，他的鞋子擦得極亮，並且他的衣服難得有一點皺紋，都讓人對他有乾淨、純潔和高貴教養的印象。他那雙藍色、洞察事物的深邃眼眸，有著搜尋般的光芒，但是當他注視學生的時候，卻又完全沒有一點點威嚇的感覺。

接著，叨雷會說：「先讓我們一起禱告。」在簡短祈求引導和能力的禱告之後——是如此簡潔，甚至有人會覺得有些冒瀆——他立刻要求學生背誦聖經。他用的方法，一直都是誘導式的。每當讀完聖經之後，叨雷便努力問學生一連串尖銳的問題，目的是讓學生深入經文的意義，因為他覺得讓學生親自去發覺是非常重要的。

嚴肅中的幽默

他嚴肅的外表，常常會讓一些新生在背誦經文的時候，忘記一些本來是記得的經文。可是叨雷總是充滿同情心地去幫助這些焦急的新生，讓他們想起來忘記的經文，並且會這樣鼓勵他們：「你看，你一直都知道的。」叨雷期望學生能夠自己作研究，因此在他的課上，很少會有人說「沒有準備」，因為他們都知道他一定會問清楚原因，如果原因是可以接受的，他就會很仁慈，否則，他就會非常嚴厲。在那些犯錯和懶惰的學生眼中，他是冷酷的。

他上課的時候，學生都很樂意看著他，而他也從來都不必刻意去引起學生的注意。在課堂上，他威儀的外表和高效率的氣氛，是無法叫人分心的。有時候，教室內似乎充滿了屬靈的同在——特別是當他談到聖經的啟示、聖靈，和基督二次再來這類題目的時候。

並且有時候，在教室裡面偶而也會看見叨雷難得一見的幽默感。有一天，一位來自倫敦的年青人

威廉伊凡斯在講道學課上，講了一篇講道。講完之後，叨雷像平常一樣嚴肅地站了起來提出講評。可是，在他開始說話之前，他請一位學生越過大廳，並且帶回一支掃帚和簸箕，然後叨雷對他說：「請把伊凡斯剛才掉的口水都清掃乾淨。」這時全班哄堂大笑，從那之後，伊凡斯口齒咬字更注意了。

叨雷的幽默感在非正式的場合往往更加明顯。在宴會中，他常常會是表現親切的主人，用老練的妙語和故事讓學生高興。有一個學生惠德斯華斯，後來成為「偉大委員會禱告者聯盟」主席，曾經說過：「在私下的生活中和與學生相處的時候，他很喜歡開玩笑，因此，可以說是「宴樂的生活」——充滿著笑聲和歡樂。」這件事實，令那些一直以為他是一個很嚴肅的管理者和老師的學生來說，往往感到非常吃驚。

冷漠下的溫柔

他那看起來似乎冷淡的態度，通常會給那些不太瞭解他的人造成誤會。他對學生有非常銳利的觀察和同情，特別是對那些有需要的人來說，他總是作他們的朋友。他的學生伊凡斯想起在學校的時候，有一次遇到一件非常難過的事。「叨雷博士來到我的房間，勸我並且安慰我：在那裡，我們彼此把頭靠在對方的肩膀上——這個偉大的老師和他可憐的學生一起流淚；然後，我們便跪下來一起禱告。」

在安排學校課程的時候，叨雷主要是依據二個簡單的原則——「神是否喜悅？」和「對學生有沒有益處？」他計畫每一個研究課程——不管是英文、聖經教義，或音樂——並且讓它們都能辛勞地貫徹和成為實際。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早上是上課，下午是研究，而晚上則是事奉。學生在教堂、佈道團、監獄、家庭拜訪或街道上，都有安排拯救靈魂的工作。這樣的工作，讓他們能夠有機會把白天裡所學到的，運用到實際的工作之中。

叨雷對學生的期待，可以從早期發出的學校公看出：

- 1 徹底分別為聖。
- 2 強烈熱愛靈魂。
- 3 建立豐富的聖經知識，特別是如何運用它們來領人歸主。
- 4 立志「忍受艱難，作基督耶穌的好兵丁」。
- 5 不疲倦的力量。
- 6 接受聖靈的洗。

這些品格，都可以從他自己的個性和經歷中反映出來。他不斷地要求他的學生，並且也期待他們去遵守。

叨雷不會誘惑學生或是迷惑學生，像別的來訪的老師一樣，但是他會逐漸灌輸他們屬靈的真理，並且為他們的人格建立根基。而其中又以強調時間的價值觀為最重要。

看重每分每秒

有一回在學校的聖經會議中發生一件事情，讓學生在心中對時間的價值，留下了難以泯滅的印象。有一個傳教士參加會議，叨雷特別給他在已經排滿的聚會中講十分鐘話。結果從頭到尾，他都是一直在抱怨十分鐘的限制。突然，他聽到叨雷在他後面說：「你的十分鐘已經到了，讓我們唱……然後，請……博士作結束致辭。」

之後，在晚餐的時候，這個十分不愉快的人希望能再多講些他的遭遇，但是卻被叨雷明白的回絕

了：「你已經有了十分鐘去談工作。你可以選擇談它，而不是談你自己和你所受的遭遇，這是你的不對，不是我。求主原諒你所浪費的時間。」

叨雷在管理自己生活的時候，非常注重細節。每天早上五點鐘天剛亮，他便立刻起床。然後，利用十五～廿分鐘練習啞鈴（除了禮拜天之外）和洗冷水澡。在短短地讀過聖經和禱告之後，他便帶著熱情和洋溢的樂觀來到餐桌。於是，在和家人一起早餐及禱告之後，他才開始這一天的工作。

贏得靈魂的心

他的第一件，也是最麻煩的工作，就是每天回答信件。由於他會收到許多數量驚人的各類詢問信件，其中除了信仰方面的問題之外，還會有各種像家庭關係、財務的問題，甚至包括訴訟事件等等。有一次，他還曾經協助判定二個人偽造文書的罪，這是因為他熟於分析手稿。從此之後，常常都有許多信，請他協助判定此類問題。除了回復學校信件之外，他還必須寫許多私人信件。通常他寫的信都不會太短，甚至大部份的信還是他非常費心才寫出來的。

早上回答過信件之後，他通常會去散步，然後，再精神抖擻地去上他的教義課程。而下午，則是用來從事研究和寫作，但是偶而也會去上上其他課程。到了晚上，他則忙於傳道和個人福音工作。那時，他會走進城裡最低級的角落，就好像走進上流社會的群眾之中一樣，而那些地方甚至連員警都不敢進去。另外，叨雷也要教禮拜六的國際主日學校課程（有時候人數會多達二千人），和禮拜天下午的聖經課程。總之，不管是在芝加哥或是在偏遠的地方，他的禮拜天必定非常忙碌。

晚上回到家裡，他固定在就寢之前，都會有一個小時的禱告時間。因此如果家人在十點之後還起來，他都會溫柔地要求他們回到自己的房間，而且一定要回去。他每天平均只睡五個鐘頭，但是他卻強調他可以睡得非常安穩，並且很少作夢。不過，每天下午午餐之後十五至卅分鐘的午休，也可以幫助他應付接下來嚴密課程的體力上各種需要。

叨雷對學生要求最多的，還是要他們具有愛每一個靈魂的心，和知道如何帶領他們歸向基督的知識。後來也成為學校校長的詹姆斯葛雷博士，曾經提到叨雷對福音事工的強調：「叨雷先生是……一個贏得靈魂的人，對他來說，幾乎比慕迪更能讓學校擁有改變人心的美譽，他鼓勵並且裝備他們能夠與人的靈魂面對面，心對心地去拯救別人。慕迪先生給人熱心去作這一件事，但是叨雷博士卻教導我們應該怎麼作。」他全然強調依靠聖靈，把聖經的信息帶給家鄉的人。

拯救懷疑論者

有一個例子，是有一個學生在非常墮落的時候來到學拉。通常，像這樣的學生是不可能進來的，可是因為他作牧師的父親和朋友不斷的懇求，他才能夠進來。他的情況非常嚴重，因為他幾乎是被抓進來的。他才剛進到學校不久，叨雷就來找他。

起初，這個年輕人說：「我犯了最不可以原諒的罪。」叨雷立刻根據約翰福音六章卅七節回答他：「耶穌沒有說：『那些沒有犯過最不可以原諒的罪的人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去棄他。』」他乃是說：『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去棄他。』」但是這個學生卻仍然反復地說他毫無希望，因為他是在知道真理的知識之後才犯罪，就像猶大一樣被邪惡佔有。並且他的心就好像石磨一樣剛硬，又毫不在乎地來到基督面前。叨雷一直用相同的經文去反擊他的異議。

後來，這個學生終於把他的異議說完，叨雷叫他跪下來，跟著他禱告。他要求他一句一句跟著他

說道「主耶穌，我的心就像石磨一樣剛硬……我不想來到禰的面前……但是禰曾經在聖經裡面說過：『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丟棄他』……現在我知道我來到禰的面前……所以儘管我感覺不到……但是我相信禰已經接納我了。」

結果，這個年輕人開始融化，並且雖然他有極大的爭戰，卻仍然緊緊抓住約翰福音六章卅七節的應許。又過了不久，他便成為一個奉獻和有用的基督徒——而且事實上，甚至還是叨雷所認識的人之中非全職事奉，最受神重用的人之一。

不過，叨雷個人福音工作中最明顯的特徵，還是他處理各種懷疑論、無神論和不可知論的能力。他對神真實性永不改變的信念，加上他個人在懷疑論中強烈的爭戰，都讓他很有信心去面對這些人。

有一天，有一個不列顛大學的畢業生，來到他學校的辦公室，向他說明他的難處。他說他的情況「非常怪異」——而事實也的確如此。他具有一些非常特殊的複雜背景，他曾經涉獵神體一位論（unitarianism）、心靈教（spiritualism）、佛教、通神論（theosophy）和其他許多「教」，至於他本人卻是完全處在不可知論的狀態，既不能確知神的存在，也不能否定神的存在，並且自己覺得他的情況毫無希望可言。

循循善誘的帶領

如果按照叨雷一般的習慣，他會先確定這個人到底相信什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因為他可以確定在對與錯之間是有絕對的不同，於是叨雷要他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要站在對的一方。然後，就把他的注意力，帶領到約翰福音七章十七節：「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或是我憑著自己說的。」他解釋說：「現在，耶穌給你一個公平的建議，祂並沒有要求你不明不白地相信祂，而是要你照著自己的良心作證，並且答應你，如果你肯這麼作，你就可以從不知道的光景進入知道的光景之中。」

然後叨雷問他：「你願不願意照著這個方式來作呢？你願不願意這樣禱告呢？『哦，神，如果真的有神，請禰告訴我耶穌是不是禰的兒子？如果禰能夠告訴我祂是，我就答應接受祂作我的救主，並且在世界的面前承認祂。』」

「是的，我願意這麼作，可是這沒有什麼用，我的情況實在非常怪異。」

叨雷打開約翰福音，並且說到廿章卅、卅一節的意向，叨雷又問他：「你願不願意接受這節經文，並且去讀它？你不必試著去相信它，只要很簡單，用公平的心去看它，同時，如果它能夠證明它是真的，也願意相信它？」

「我已經讀過它許多遍，還能夠引用它。」

叨雷回答他：「我希望你能夠用一個全新的方式去讀它；每次唯讀一點點，但是每一次讀的時候，都求神光照你，同時，當你看見真理的時候，答應你會去實踐。」

這個人答應這麼作，但是最後還是說：「沒有用的，我的情況非常怪異。」不過，過了不久，當叨雷再一次遇到他的時候，這個人突然跑來對他說：「事情好像不太一樣。」

「我早就知道。」叨雷回答他。

「為什麼自從我答應你要這麼作之後，我就好像被帶到尼加拉河上，然後不斷順流而下一樣地不由自主？」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他所有的不信都全部不見了。

叨雷相信那些誠實的懷疑論者和無神論者是最容易處理的。

哥倫布展覽會

學校對於拯救靈魂福音事工的重視，主要還可以從一八九三年在萬國博覽會的努力上，得到證實。那是由五月一日到十月卅日，在芝加哥舉行的博覽會。同時，也為了慶賀發現美洲四百周年，所以又稱為哥倫布展覽會。

整個事情的起因是來自慕迪先生本身。他因為受到難以計數的觀眾，即將湧入城市的異象所激勵，於是便作了一個一生中最用心的計畫。他把遠近的牧師，如衛提爾、葛登、皮爾森、英格裡斯、莫喜德、狄克森，和麥克尼爾等人都請來。其中麥克尼爾是蘇格蘭著名的牧師，在那裡便整整待了六個月。在那之前作準備的時候，學校發生了二件事，而學校後來則成為整件工作的總部。

叨雷負責管理整件工作，並且執行慕迪的計畫。他把聚會安排在全城八十個不同的教堂、帳篷、戲院、佈道所，和廳院舉行。學校的學生都忙著作個人工作，分發小冊和協助聚會，而學校的重要牧師，則有福音馬車，在全城不同的地方舉行聚會。每一天都有許多聚會，而叨雷不僅要管理這些聚會，還要親自出席多場的聚會。

不過叨雷在個性上也過於保守。當展覽會快要結束的時候，為了紀念廿二年前的那場大火而特別舉辦了芝加哥之日，城裡有一個非常大的計畫，要吸引許多人前來參加。當慕迪知道這件事情之後，他告訴叨雷，要叨雷在那一天從九點到六點訂下中心音樂廳。叨雷非常吃驚。

「為什麼呢？慕迪先生，那一天沒有人會來的。」

慕迪粗魯地回答他：「你只要照著我的話去作！」

當聚會的那一天到了，叨雷的心情既焦慮又沉重，料想不會有太多人來音樂廳。他是下午的講員，但是結果卻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不但房子裡面擠滿了群眾，甚至連他都走不進通道。如果不是因為他從後面窗戶溜進去，聽眾那天下午或許會沒有講員。

聚會結果，全然超過原有的期望之外。而慕迪最偉大的福音成就之一，就是聚會的出席人數。在每一天之中，城裡不同的聚會，總共有超過十三萬人參加。結果，不僅僅在這段期間有許多人向基督作了信仰告白，同時，學校裡這個特別的老師，也因而得到相當好的聲望。慕迪對這位首席同工在指導工作中的表現，可以說滿意極了。

一八九三年另外還發生了一些重要的大事。叨雷在二月十六日又多了一個小女兒馬格麗特，並且在這個時候，學校也有二件大事。其一，是著名的聖經學者詹姆斯葛雷博士，在這一年加入這所學院。叨雷特別稱許葛雷的聖經研究極有價值，而後來，也證實這些研究對學生非常有益。另外，音樂系還來了一位優秀的音樂家陶勒博士。他後來為美國訓練出許多偉大的福音詩歌領袖。他對學校音樂系的建立貢獻最大。而且，學校第一屆畢業的威廉伊凡斯和著名的聖經教師威廉紐衛，後來也都加入了學校。

在同一年，叨雷記下了關於學校的一段話：「在拯救靈魂、促進聖經研究，和提升教會的靈命上，我相信在世界上，沒有幾個組織能夠像這個學校一樣，在這個世代中為基督的教會作更多的事情。」

這段預言，已經不斷地在實現之中。

第十一章 無可指責的監督

有幾聲歡呼，首先是布蘭屈，然後是小魯本，接著又是伊利莎白，傳入男生宿舍的欄幹這頭。接著，就是一連串輕快的跑步聲跑下走道。不久，有一群學生也來到走道，在陰暗的角落和裂縫中玩起捉迷藏。他們在那裡玩得十分起勁，但是在笑聲之中，卻有一個學生心想叨雷平常在教室那麼嚴肅，而這些小朋友卻可以玩得這麼快樂，覺得非常困惑，就問他們：「你們不怕父親嗎？」結果小孩們彼此會意地看看對方，然後爆出大笑。對他們來說，常常都會有學生來問他們這個問題，這是他們記憶中最有趣的一件事。

叨雷和家裡每一個人的關係，都是溫暖、相愛，和快樂的。他們是非常親密團結的家人，而且比別的家庭都要快樂。家裡的每一個人，雖然在個性上都有很大的差異，但是他們卻很聽父母親的話。

老大凱兒非常用功認真，雖然才十幾歲，卻有很強烈的責任感。她的身體不像其他小孩好——不喜歡從欄幹上滑下來——又常常生病。布蘭屈則完全不同，因為她不但漂亮又很活潑、充滿活力和歡樂，所以有很多人不能相信她是如此認真地把自己獻給主。她的個性外向——是家裡的「陽光」——比凱兒更容易結交朋友。

小魯本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年輕人，十分崇拜自己的父親。他們二個人非常親密，並且經常一起徒步旅行和外出，所以在作完禮拜之後，常常可以看到他和父親，站在教堂入口的休憩處。甜美迷人的伊利莎白往往很快就可以吸引別人，她和小魯本非常親近。而馬格麗特則是一個很漂亮的小孩，同時也很親切、可愛，不過在個性上，就比較像凱兒。

家庭的管理原則

叨雷用一種堅定卻很溫柔的方式，來管理他的家人，因為在他的心中一直記著一個教訓：「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提前三 2、4)。在家庭禱告之中，他常常提到這些經文，或是以弗所書六章一節：「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來提醒他們。後來，小魯本回憶說：「在我們跪下來作家庭禱告的時候，我好像還可以聽見他的聲音。聽到他一個一個為我們提名禱告，並且祈求我們能夠在「主的教導和勸誡」下長大。」

家庭禱告通常都是在早餐之後立刻接著舉行，除非叨雷不在，不然他總是會帶領大家一起齊聲念上一段熟悉的經文。有時候，他們會念不同的經文，但是在星期六、日，他們分別都一定檢約翰福音十四章和詩篇廿三篇。在這些禱告的時間裡，特別是父親為每個小孩的禱告，對小孩們的意義最大。他不斷努力，慢慢灌輸小孩認識主耶穌基督真正的愛與神的話語。

他同時也非常注意小孩交往的朋友，因為他明白壞朋友的影響重大。每當他們提到新認識的朋友，對小孩來說，那會是一件很快樂的事。而他們很喜歡提到的一件事，就是他們的父親一定會問到的三個問題：「他父親叫什麼名字？」「他父親在作什麼？」「他去那個教會？」

叨雷管理小孩的方法非常簡單。他規定了一些行為的原則，而不是一大堆的規定，好讓他們知道什麼事情應該作，而什麼事情不應該作。他不會經常告訴他們「為什麼」，因為他希望他們學會權威的原則。他和他的妻子，期望他們的小孩能夠徹底熟悉，並且本能地知道作什麼事情可以讓他們高興，而不必等著他們去教他。小孩很少會有不聽話的情形，小魯本只記得有一次，他的父親曾經逮住小孩，但是那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叨雷只要提高音調叫一聲「魯本！」那就夠了。

小孩對父母親順從的態度，可以從布蘭屈身上的一件事情看出來。有一次，威廉麥克金裡總統和海軍代將戴魏（就在他馬尼拉大捷之後不久）來芝加哥。由於城裡實在有太多人想要參加專為他們二人舉辦的一場宗教聚會，所以在那一陣子，甚至在芝加哥，他們對所有禮拜天的聚會都很虔誠，但是他們真正的目的，卻都非常清楚，就是想要去看這二個人。

由於必須要有入場券才可以進去，所以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參加。其中，有一部分入場券是保留給公立學校選出來的一些同學。而布蘭屈剛好拿到二張入場券，但是她卻拒絕參加。她的老師驚訝：地問她：「是不是妳父親不准妳去？」

「不，」她說：「但是我想我如果去了，他是不會高興的，所以我還是不要去。」

健康的休閒活動

小孩們都很樂於接受父母規定他們的原則，就好像小魯本後來說：

我們不會因為不能去戲院、跳舞，或參加這類活動而生氣——是因為第一：為什麼這些活動不受鼓勵的原因已經解釋得非常清楚……。第二：我們瞭解我們的父母是如何不斷努力，想要盡可能製造一些有益又正當的美好時光，來滿足年輕人渴望的快樂、活力，和刺激。還會有什麼舞會，能夠和與父親在林肯公園溜了一下午的冰之後，在老煤氣燈開始閃爍的時候，快樂地散步回家相比呢？或是能夠和一個深深瞭解藝術，又深深瞭解歷史與科學的人一起參觀藝術館或博物館相比呢？這時，誰會在乎一定要坐在那密不透氣的戲院中觀戲受罪呢？

叨雷會安排固定的時間和小孩在一起，並且把它看成是他們的時間。在夏天的禮拜六下午，他們一起了獵、釣魚、游泳、徒步旅行、劃獨木舟、打高爾夫球，騎馬（記住他曾有職業性的馬術）、野餐，或是打網球。到了冬天的禮拜六下午，他們最喜歡的，便是溜冰。叨雷，這個屬於戶外的生命，總是遊得最久、滑得最久、玩最難的，和釣最大的魚。除此之外，他們也常常喜歡去參觀動物園、博物館、藝術館，和其他有趣的地方。

不管叨雷有什麼活動，他總是小心翼翼，把禮拜一晚上看成是全家的時間。小孩非常喜歡聽父親說故事，和他們一起玩一些當時很流行，像傳硬幣、跳房子等遊戲。我們不難想像一個精力充沛的父親跳進房裡，在椅子上搖擺著大腿，又一邊說：「我覺得我好像在躍過房子！」（如果稍微鼓動他，他很可能真的會去試試）。然後，又孩子似地擺出拳擊的姿勢，在客廳四處追捕小心翼翼後退的小魯本。

有時候，他實在太過精力充沛。叨雷有過人的強健體格，但是小孩卻常常會開玩笑地批評他。有一次在機智問答中，他說：「我能夠把全家背上樓！」這種話很難讓人相信，但是他們都知道他真的會去試試。結果在愉快的驚叫聲中，叨雷把他的太太和馬格麗特抱在一隻手，再把抱著伊利莎白的凱兒抱在另外一隻手，然後讓布蘭屈和小魯本抓著他的背和頸子，將他們一把帶上樓。樓梯有轉彎的地方，但是他一點也沒有威脅到他們的安全。

捕蠅紙的記憶力

小孩還會想要從他另外一個突出的特性去捉弄他——就是他不可思議的記憶力。他像「捕蠅紙」一樣的心智，使他具有近超人的能力。除了很少的例外情形，他能夠記住每一章聖經經文。通常他可以正確地說出引用經文的經節。所以在家裡到了晚上，他的小孩常常會和他玩遊戲，不斷試著去問他最困難和最容易混淆的經文，結果每一次都是他們輸。

家裡另外一個特別的日子是耶誕節，這時候叨雷有一件自我派定的工作，就是去買堅果、糖果，和水果，預備放在長襪裡頭，和佈置聖誕樹。想想看，尊貴的叨雷在耶誕節的凌晨，摸黑偷偷溜下樓梯，點亮樹上的每根蠟燭，而在這個時候，樓梯間卻露出許多熱切的眼睛在注視著他。當小孩打開他們的禮物，叨雷微笑而快樂地站在那裡——只不過手裡卻拿著濕海棉，以防火災。

叨雷通常在八月會計畫夏天的假期，並且會將全家作完全不同景色的改變。同時，他也會為小孩尋找新和寶貴的基督徒朋友。在諾斯費德聖經會議的夏天裡，就特別有很好的基督徒環境，並且也的確大大地改變了小孩。在和家人相處的這些夏天裡，正如凱兒後來說：

我父親常常喜歡作那些我們喜歡作的事情。就如我們常常野餐，父親也和我們一起野餐，而且看起來是那麼快樂。但是，還沒有等到我長大，我就已經知道他其實是非常討厭野餐。

鵝鵝情深

叨雷對小孩非常用心，但是比較起來，仍然比不上他對卡拉的深情。雖然有些人覺得叨雷並不會特別深情，但是只要是他的好朋友，都會注意到他對她溫柔的愛和尊敬。不管在什麼時候，只要可能，她總是陪他一起旅行。如果他不在家，那麼不管有多少事情，他總會每天寄一封信給她。他從來不會忘記生日或結婚紀念日，不管離家多遠，都會有他的口信傳回來。叨雷在時機不恰當的時候，喜歡搭乘火車，或者改變行程，以便能夠提早回家，好讓他心愛的人嚇一跳。許多時候，他會在旅行之前，仔細地研究火車時刻，好有一些理由能夠多和太太相處。

卡拉深愛她的丈夫，但是大部分的時間，她卻是爛淑、謙虛，而隱藏的。只不過，她對教會的事工卻非常熱心。她參加芝加哥街教堂的婦女團契、教主日學、並且幫助窮人。通常，她的身體都很好，但是在芝加哥，她的聽覺卻出了問題。有時候，這會對她的丈夫產生一些困擾，不過後來當她用了助聽器，便大大地改善了這個問題。此外，她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家庭主婦，對小孩來說，她是一個非常堅強，又很仁慈的管家，他們給她完全的愛和信任。

或許，叨雷留給家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永不改變的屬靈樂觀主義，甚至在極大的試煉中也是如此。不管什麼時候有了困難或是問題，叨雷總會微笑地說：「這也是『萬事』中的一件。」——參考羅馬書八章廿八節。這樣的反應，於是成為永遠無法忘懷的家庭傳統。後來，他的兒子魯本在談到父親個人最大的特徵時，立刻就毫不猶豫地說道：「燦爛……一種燦爛的樂天。」

亞伯大哥

他的家人在輝煌的證言中，也有一部分談到關於他如何讓他的大哥亞伯得到改變，那是他靈魂爭戰經歷中最得勝的一次。自從在耶魯悔改之後，叨雷就一直想要感動他的大哥，但是事實上，雖然他已經花了一整個晚上為他禱告，並且也寫信給他，勸他接受基督，可是結果卻是有一封信很快地寄回來，嘲笑他所作的事情。在徹底的灰心之餘，他仍然持續地為亞伯禱告達十五年之久——儘管每一個想要感動他的努力所得到的，都只有更多的拒絕而已。不過，等到叨雷在芝加哥的第一個冬天，主似乎對他說：「你的禱告不會太久了：我已經聽見你的禱告，現在你只要等著看。」於是，叨雷就等著看。

在經過了許多年之後，亞伯如今也正好住在芝加哥，並且有一天接受了叨雷的邀請來家裡晚餐。當他下樓的時候，由於嚴重的風濕症發作，使他被迫必須留下來，待上整整二個禮拜。叨雷沒有直接和他談到他的靈魂，但是基督教的氣氛卻留給他極大的印象。他看到小孩是如此頻繁，又如此自然地

談起屬靈的事，以及他們對基督的愛。在亞伯離開的那一天，叨雷陪他一起走到學校的辦公室，因為亞伯打算回家。但是才剛離家不久，他的哥哥就說：「亞基，我想要戒酒（他有嚴重的酗酒問題），你是怎麼開始的？」

「就我知道惟一開始戒酒的方法，就是先要成為一個基督徒。」

「為什麼呢？」他回答：「我一直以為我是一個基督徒。」

「在我一生所認識的人之中，你這個基督徒的表現方式，算是最特別的。」

「好吧，那麼你是怎麼成為真正的基督徒的？」

於是，叨雷把他帶到學校的一間辦公室，向他解釋生命的道路。結果他就欣然接受了，並且還成為一個非常熱心的基督徒。又過了不久，他也來到學校，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便以平信徒的身分在距離芝加哥四十哩的長老會教堂傳道。但是不久，叨雷卻收到一封電報，上面寫著：「你的哥哥亞伯，在今天早上二點去世。」

叨雷雖然悲傷，但也真是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因為他不斷地為他的哥哥禱告，已經超過了十五年而且他也成為真正的基督徒。

注 1：與小叨雷之會面。凱兒後來說：「如果我以前不是一個基督徒，那麼我父親堅定的生命便會讓我變成一個基督徒。我們那些並不認同父親工作的朋友見證說，他們從他的生命中看不到一點不堅定的地方。」摘自 PAUL 著《Student》一書。

第十二章 芝加哥街教堂

「但是慕迪先生，我現在已經有太多作不完的工作了。」

不過慕迪仍然不斷堅持，他很高興教會想要找他，並且也認為他應該擔任這間教會的牧師。「那是我一直期待的，如果你肯接受這個工作，我可以給你任何你所要求的協助，並且找人幫忙你在學校的工作。」在這種情形下，叨雷終於讓步，而成為芝加哥街教堂的牧師（注 1）。

不過，呼召他的情況也很特別。這間教堂是慕迪在一八六四年設立，可是它的許多牧師，卻沒有很多機會可以從事傳道和牧會的工作。在過去，這間教堂有許多傑出的牧師——像艾德曼博士，尼德罕先生、布蘭查德先生（後來惠頓學院的校長）等人。由於不久前高斯先生才剛辭職，教會就在慕迪和叨雷的建議下投票，決定聘請著名的葛裡格先生。他來自蘇格蘭的亞伯丁，是一個極有恩賜的人。慕迪早先曾經在英格蘭見過他，後來則很欣賞他在諾斯費德的牧會工作。

在這段過渡時期，都暫時由叨雷負責講臺。可是因為他的講道極受恩膏祝福，於是就開始有許多人禱告，希望這位蘇格蘭牧師不會接受聘請！後來，等葛裡格果真確定不能接受聘請之時，教會便立刻向叨雷發出邀請。

重返牧會生涯

於是，叨雷熱心而認真地著手從事他的新工作。不過，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之後，教堂和學校二件工作的雙重責任所帶來的壓力，便逐漸顯露出來。慕迪寫信給他這位寶貴的同工時，於是對他說：「費特覺得你似乎工作過度，我希望不致如此，但是如果你覺得情況不好，為什麼不把能夠交待給別人的工作交接出去。我們不希望你现在就累倒……你應該讓自己保持在強壯的狀態下，才能帶領大家得勝。」

當他剛剛接下牧會工作的時候，教堂大約可以容納二千二百人——其中有一千二百人在主席位，而一千人在旁聽席位。旁聽席位通常只有在特別的日子，或當慕迪先生來的時候才會開放，可是不久之後，旁聽席位就已經不能不開放：甚至在晚上的禮拜中，連每個可以站的位置也都站滿了人，有多達二千七百個人在教堂裡面。後來，為了讓那些不能進場的人也有聚會的地方，只好在學校的教室舉行附加禮拜。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還是有許多人因此悔改。不過大部分悔改的人並沒有加入這間教會，那是因為他們差不多都是由別的地方來的，或是別的教會來的人。有些教會把他們的人送到芝加哥街教會，等到這些人悔改之後，又把他們帶回到原來的教會！他的確是「帶領著大家得勝」。

是什麼原因讓他的牧會工作能夠這麼成功呢？叨雷簡單的答案就是「禱告」。他說他在這間教會擔任牧師的第一篇信息，便是：「如果你們的新牧師知道在你們當中，有一些神的兒女，在禮拜六晚上晚一點睡覺，或是在禮拜天早上早一點起床，為了你們的新牧師禱告，他會有多麼高興呢。」結果，有許多人接受了這個挑戰，開始熱心地為他們的新領袖禱告。

另外，他還有一個成功的原因——就是系統化與徹底地訓練人去作個人福音工作，就像他從前在蓋茲威爾和明尼波里斯所作的一樣。他不只是相信一個受過個人工作訓練的會友，可以為任何教會帶來復興，他甚至覺得「一個最危險的異端，就是一個人的牧會——只有牧師一個人去作所有的工作。」他常常說：「我並不是靠著我的講道去拯救罪人。」於是，叨雷便系統化地把這些原則導入行動之中。

他把他的教會分成幾個組，在每一組之中都有一個監督和幾個工人。這件工作是這個樣子：每當有外人來到教會——通常都會有很多人——他們距離個人工作者都很近，如果有一個外人離開，就要有一個個人工作者跟著他，然後在大廳或是在教堂外面跟他談話。他們會跟他談到他的靈魂，如果他還不是基督徒，就要邀請他在禮拜後參加詢問會。叨雷同時還建立了他的「打漁執事」，他們在禮拜天的下午，在街上或公共場所，四處尋找有可能悔改的人。於是，有許多原本不可能信主的人，都這麼信主了。

「火」的講道

不過，大家也不能因此就認為叨雷聖靈充滿的講道並不會讓人悔改。有一個十分令人感動的例子，是有一天晚上，一個衣著時髦，在襯衫上頭還別著一顆鑽石的男子來參加禮拜。當叨雷講道的時候，這個人非常專注地聽著，甚至身體向前傾靠，只坐在椅子的前緣，並且眼光緊緊盯著叨雷。在講道進行到中間的時候，叨雷為了匯出有力的重點，所以就用誇張的方式問道：「有誰願意現在就接受耶穌基督呢？」誰知話才出口，這個人就了起來，然後他的聲音便像槍聲一樣，貫穿了整個教堂：「我願意。」那個時候，叨雷只好停了下來，對他發出邀請。後來，叨雷說：「我當時並不是為了節省講道，而是為了拯救靈魂。」

有一次他在教會中一篇最令人難以忘懷的講道，是來自他對一節經文，有著無法抹滅的印象，「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有連續好幾天，這節經文不斷地出現在他心裡，於是他開始為了這件事情禱告：「天父，禮拜天早上不是我講道；而這卻是早上用的經文。」早上是對基督徒的講道，晚上則針對非基督徒講道。「我需要晚上用的經文。」

可是，除了「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之外，他就再也看不到別的經文。最後，他說：「好吧，

天父，不管那是禱要我在早上或在晚上講的經文，我都願意講，不過我要明白。」這時候，忽然又有二節經文，浮現在他心中，並且在這二節經文之中，都有「火」的字眼。等他跪下來禱告之後，他於是就有了講道的三節經文。當他在禮拜天晚上講道，並且發出邀請的時候，諮詢室裡竟然擠滿了人，其中還有許多人回應了他的邀請，接受聖靈的充滿；而那些還沒有得救的人，則仍然繼續追求基督。

由於教會想要滿足每一個階層的人，正如它在大門上頭所貼示的：「特別歡迎陌生人及可憐人來到神的家。」於是在會友之中，便很有意思地夾雜著有錢人和窮人，沒有知識的人和知識份子。在能夠想到的教會中，它可以算是最一視同仁的教會。在教會的看板上，可看出有許多會友以前曾經是酒鬼或流浪漢，但是如今，他們卻都過著足以為人楷模的生活。

不過有時候，也因為大部分的會友都是窮人，所以教會並不能全然地自給自足，加上過去教會對慕迪福音事工的豐富恩賜又有極大的依賴，所以有很多人覺得他們除了來教會作禮拜之外，並不必要有任何形式的誓約。如今，叨雷雖然不會加給他們壓力，但是他卻認為，為了大家的緣故，他們必須學習如何付出。因此，他教導他們要養成付出的習慣。他也承認那是一個漫長而辛苦的過程，不過不久之後，教會不但已經可以負擔自己的花費，而且還可以在國內外的傳道事工上，提供可觀的協助。

在教會成長的過程中，有時也會有一些批評，但是叨雷卻從來都不會受到私人批評的影響。他的一個會友艾迪斯諾頓回想起有一個禮拜天早上，他在教會的桌上看到有人希望他不要經常重複他的舊講道詞。這樣的批評非常刻薄，但是他卻很平靜而安閒地看完它，然後又繼續重複他的舊講道詞。

差勁的傢伙

叨雷有良好的人際關係，並且他和教會看板上的人，也有很好的關係，那些人都是由一些曾經是「酒鬼、無家可歸的人，和完全被人棄絕的人」，但是現在卻過著「足以為人楷模的生活」的人所組成。談到教會看板上這些人每個禮拜五晚上穩定的聚會，他說：「我曾經告訴一些弟兄，我對他們意見的看法，」認為和他們一起聚會，是「美好的愛宴」，他認為這間教會是他所認識最合一的教會。

就在他接受牧會工作之後不久，叨雷選了學校裡面一個四十幾歲的學生威廉傑克比作他的助理。傑克比在上一個春天才剛剛來到學校，他回答叨雷：「哦，我不能作這個工作，我是一個差勁的傢伙。」

叨雷反駁他：「不，你可以作得來。凱勒是一個差勁的傢伙，但是神用他。所以你也來試試看。」在叨雷持續的鼓勵下，傑克比總算接受了這一分工作。

傑克比是一個「差勁的傢伙」，這在過去的確是一個事實。他在十歲就離家出走，並且開始酗酒，先是過了三年水手的雜亂生活，然後加入陸軍和印第安人作戰。後來，他不光榮地被陸軍免職，又因為暴力行為被愛荷華城剝奪了法律保護權。於是，他變成一個賭徒和拳擊贊助者，並且在酗酒之後，更是變本加厲。不過後來，傑克比卻悔改來學校接受訓練，他變成芝加哥一個最可愛的人，並且給叨雷很大的幫助。

柳丁叔叔

甚至叨雷禮拜六下午沒有空陪小孩玩的時候，他也代替叨雷陪小孩。他們和這個喜樂又溫柔的「叔叔」共渡了許多歡樂時光。他非常愛他們，當他帶著許多柳丁來叨雷家的時候，小孩子都認得他的鈴聲，然後他把柳丁從地板的這頭滾過來，這會讓小孩們感到非常快樂。

事實上，也就是在這樣一個下午的探訪裡，改變了他的生命。在他還沒有擔任叨雷的助理之前，

他就已經開始了禮拜六下午的探訪。有一天，他非常沮喪想要離開學校，不過他仍然打算最後一次去拜訪叨雷的家。就在他剛剛踏進大門，馬格麗特就爬到他的手臂上，抱著他的脖子對他說：「克比，我愛你。」於是，他的心融化了。他因此完成了學校的課業，並且成為叨雷的助理。

叨雷在教會也有其他得力的同工，像陶勒是詩班指揮。並且有一陣子，學校裡面一個很有才氣的年輕學生查理士，也來指導兒童音樂。至於學校事務主任蓋勞德，是主日學校得力而能幹的監督，而詹姆斯葛雷在叨雷不在的時候，則常常代替他講道。但是不管是叨雷還是葛雷，他們都很有對小孩談話的恩賜，小孩子都很喜歡聽他們說話。

在這段期間，叨雷依舊負責學校方面的工作，而慕迪則是不斷督促叨雷作更多方面的努力。他在一八九四年年底，關於開始更多班級的時候，寫道：「看來，我們必須不斷向前推進，如果我們站著不動，我們就只有失敗。因此在一八九五年，我們必須推進到新的領域。」就是這樣，叨雷不斷地向前推進。

注1：《Power》Torrey 著，第四七頁。教會創始於慕迪之主日學校工作，但是直到一八六四年才組成伊利諾街獨立牧堂，該建祭曾毀於一八七一年芝加哥大火，而後在該地建起北邊聖幕（the North Side Tabernacle）——這是大火之後最早建立作為崇拜和教育的公共建築。芝加哥街牧堂建於一八七六年，是目前慕迪紀念牧堂的前身。

第四部

寬大又有功效的門開了

（1902 ~1905）

第十三章 諾斯費德

叨雷接到邀請，前往較有影響力的紐約市第五街長老教會傳道，但是，就在他啟程前往紐約之前，慕迪坐著馬車來家裡看他，對他說：「叨雷，我只是想來拜託你一件事。我想要告訴你應該傳些什麼，你應當傳你自己「為什麼我相信聖經是神話語的十個理由」的講道，和「聖靈的洗」的講道。」

自從他準備離開之後，慕迪總是習慣地一次又一次來告訴他：「叨雷，要記住傳聖靈的洗。」叨雷有一回曾經問他：「慕迪先生，難道你不覺得除了這二篇講道之外，我還可以講些別的吗？」

「不要想那些，你就傳這二篇道。」就像以往一樣，只要是慕迪說的話，叨雷總是照著去作！慕迪是惟一敢告訴叨雷應該傳些什麼的人。

這正是慕迪，他不斷「催促」叨雷進入新的事奉。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在麻塞諸塞州諾斯費德的聖經會議中發生的。慕迪生在諾斯費德，那是一個古雅的新英格蘭小城，有著壯碩的榆樹和美麗的樹枝，佈滿在它的主街上。在這裡，康乃狄格河像一條銀帶般蜿蜒地流過綠色草地，再流過山丘。對慕迪來說，這裡是最優美和寧靜的地方。

慕迪覺得這裡應該是舉行聖經與屬靈生命聚會最好的地方，於是就在一八七九年成立了諾斯費德會議營地。後來，它也成為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同時，慕迪也為那裡帶來了許多最優秀的屬靈領袖像葛登、葛裡格、衛提爾、皮爾森、安德列波納、安德列穆雷、F.B 邁爾，和坎伯摩根等人。

而叨雷也立刻成為那裡最受歡迎的講師。他的信息全集中在聖經、基督的第二次再臨、禱告，和聖靈上。其中最後一個題目，特別是他強調聖靈施洗的重要性和必須性，已經成為他講道的標記。在他的聖經聚會和教會牧會中，這方面幾乎就是引起他衝擊最大的地方。

靈洗的確實七步驟

叨雷教導大家，聖靈施洗是每個信徒的權利和恩典。他常常會這麼說道：

「我立志把這本書奉為教義，雖然我不認為我已經能夠全然作到，但是這卻是我的目標。所以，如果這本書用最積極和教義的方式說，只要你確實作了幾件事，你就可以得到聖靈的洗，我就會毫不遲疑地確信我的相信是不會錯的。我一點都不害怕，只要任何一個人確實地作了這幾件事，確實作了這幾個步驟，他就可以立刻接受『聖靈的洗』。」

這幾個「確實的步驟」，他列出七件——接受基督成為個人的救主、為罪悔改、公開承認基督、全然順服基督、真心渴慕聖靈施洗、為此禱告、靠信心接受。這些步驟都是他客觀根據使徒行傳二章卅八節、五章卅二節、約翰福音七章卅七～卅九節、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節，和馬可福音十一章廿四節而來的（注 4）。由於他講論及勸導這一件事，結果使許多牧師、神學生和平信徒的生命及事奉，都因此得到徹底的改變。

對真理的執著

不過，卻也有一些人在逃避叨雷的用辭，他們相信聖靈施洗只限于使徒時代，或是為了讓信徒與基督結合而已。有許多慕迪在諾斯費德親近的助理和教師都持有這個立場。在一次聚會之後的一個晚上，慕迪把他們都找來家裡，然後讓叨雷「向他們說明這一件事」。結果，他們平靜地談論了數個小時，但是看法卻仍然沒有什麼改變。

慕迪要求叨雷暫時停下來。經過一段認真的反省，他想：

「哦！為什麼他們這麼挑剔呢？為什麼他們不能明白這就是他們需要的呢？他們是好老師，是非常好的老師，我很高興有他們在這裡；但是為什麼他們不能明白，聖靈施洗正是他們需要的？」

這件事的關鍵，並不僅僅只是術語的問題而已，它還包含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信徒有沒有權利禱告，並且等候聖靈的能力？在確定自己對聖經術語的信念之後，叨雷於是說：「我不管你們怎麼稱呼它，你們可以把聖靈施洗說成『聖靈充滿』、能力充滿，或是你們高興的任何一種稱呼，但是無論如何，我寧願用錯誤的名稱作正確的事，而不是用正確的名稱卻作錯誤的事。」因此，他仍然堅信運用聖靈的能力。

基督再臨的演練

在叨雷講道中強調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基督的二次再臨。雖然他對聖經中教導這個問題的眾多觀點已經整理清楚，但是直到他初抵芝加哥，他在有些時候，還是會希望聖經中沒有啟示錄！不過年復一年，他的信念卻愈來愈深刻，於是他對基督二次再臨的講道，也就愈加容易被人接受。

有一天在諾斯費德，當他正好說到這個題目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十分嚇人的事情。當時，聽眾聽叨雷描述主榮耀再臨正聽得十分入迷，當他說到號角的聲音和天上天使的呼喊時，就恰巧突如其來的雷聲響徹了諾斯費德的康乃狄格山谷，並且夾帶著可怕的轟隆聲，與令人目眩的閃光，擊中建築物——塔的避雷針。

這種情形十分嚇人，當中有人跳了起來，也有人大叫，但是叨雷卻冷靜地說道：「哦，坐下吧，沒有什麼好害怕的。這和主耶穌真正再來的時候比較起來，根本不算什麼。」慕迪的一個女兒後來提出來說：「哦，叨雷先生，我還以為主已經真的來了，結果不是，讓我覺得非常失望。」

由於受到慕迪的鼓勵，叨雷在諾斯費德一處風景優美的地方，建立了夏季住處。因此，就像慕迪一樣，諾斯費德對叨雷也具有了相同的意義——是一個快樂而平靜的地方。並且在那裡所渡過的夏天，也讓全家感到特別高興。而每年到諾斯費德的旅行中，有一件最顯著的事，就是在最後和慕迪一起乘坐馬車。慕迪就像是叨雷小孩的伯伯一樣，而每年在那裡的夏天可以和慕迪相處，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至於慕迪，則是利用這樣的機會，和叨雷一起為教會事工及學校工作作計劃和禱告。人們常常都可以看到他們二個人，在清晨一同坐著馬車，經過美麗的麻塞諸塞鄉間小路，並且討論著重要聖靈事情的景象。叨雷同時也給自己更多的時間去參加社交活動——特別是從慕迪堅持他和其他講員必須在晚間崇拜之後，到他家裡吃西瓜或霜淇淋起。

生命的講員

當然，自從大家覺得叨雷的靈命提升之後，他便開始會經常接到邀請，擔任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工人會議、學生及宣教會議、聖經及宣教會議、福音聚會和大教會的講員。不過儘管他一直努力把事情錯開——因為這些已經影響到他在教會和學校的工作，然而他仍然沒有辦法不接下每一個邀請。

有一次參加在賓州的基督教青年會會議，就發生了一件事。當時，他是最主要的講員，可是卻意外地分到只有一間小而通風不良，又只有一個洗臉台、一張椅子和一張床鋪的房間。當大會中的一個領袖喬治莫海來房裡看他，就感到憤忿不平，打算到管理員那裡提出抗議。可是叨雷並不想抗議，他說：「如果你能夠給我一張小桌子讓我看書，我就會感到非常滿意了。」難道他不曾告訴學生，要忍受艱難，好作基督的好精兵嗎？

當他在西班牙與美國戰爭期間，擔任數個月軍中牧師的時候，還發生過更多艱難的事情。當美國軍隊在確特奴迦和屈克摩迦接受訓練的時候，他也在他們那裡舉行特別禮拜和從事個人工作。在長期燥熱中待在乾燥又多塵的邊界，加上可怕的軍中生活，特別是那些因為戰爭而來的敗壞，都為叨雷留下了難以泯滅的印象。

另外，叨雷的牧會能力也因為在出版了幾本重要的書籍之後，得到了擴展。這些書本的內容，大部分都曾經在課堂上教過學生，並且還曾經全部在他自己的屬靈經歷上，得到嚴酷的考驗。《如何研讀聖經才能有最大的益處》(How to Study the Bible for the Greatest Profit)《何得著完全的能力》(How to Obtain Fullness of Power)《聖靈的洗》(The Baptism With the Holy Spirit)雖屬袖珍，但是卻適合基督徒生命實際需要的書籍。

命題教導

不過，在這段時間，他最重要的作品，應該算是《聖經在教些什麼》——這是一本用嚴格引導和獨特方法研究聖經及其教義的書。它差不多就是系統神學；不過它卻也是一本重量級的聖經書籍，並且只談論聖經中明白啟示的教義。由於它簡單明瞭，又不使用神學術語，帶給人們強烈的衝擊。書中每個主題的步驟都在陳述一個類別，列出相關的經文，從中描述命題，並且常常為命題的特性作評注，

下面就是一個例子，談到基督之死的主題：

1. 基督之死的重要性：

第一個命題：耶穌基督的死在新約中曾經直接提到超過二百七十五次。除此之外，在舊約中還有許多先知和典型的註解，提到耶穌基督的死。

希伯來書二章十四節：「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第二個命題：耶穌基督取得血肉之體，為要經歷死亡。成為肉身就是為了死亡，耶穌基督的死不只是祂為人生命中的一個事件而已，更是祂生命裡的最高目標。祂成為人是為了讓祂可以用人的身分死，並且也 為人死。

正因為他覺得必須讓學生自己去挖掘聖經裡的真理，所以他常常告訴學生他的書是：「聖經在教叨雷一些什麼」。

另外，學校的學生也可以從那些傑出的客座講員中得到益處。有很多諾斯費德會議單上的人都會來學校。當坎伯摩根來教瑪拉基書的一系列信息時，學生們便得到很大的鼓舞，而且同時，在這種情形下摩根也同樣得到大的鼓舞，覺得那是在作「一件絕美的工作」，並且也是為學生作「一些優良的聖經訓練」。

這種豐盛的聖經訓練很快地便在學校的附近推展開來。一八九七年，延伸部已經在城裡不同的地方開辦，到了一九〇〇年，聖經延伸班更在聖路易和底特律舉行，而慕迪和叨雷，則仍然繼續向前「推進」。

生命中最大的考驗

也就在十九世紀末期的這段期間，發生了二件不幸的事情。首先，是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十六日，叨雷失去了他們九歲的小伊利莎白，這是叨雷家裡遭遇到最大的考驗（注1）。

一個禮拜六下午，當小孩們從林肯公園回來，伊利莎白開始覺得不太舒服，就直接上床休息。雖然情況看起來並不是十分嚴重，她就是一直不太舒服，拖到禮拜二才發現是患了白喉。他們立刻請來家庭醫生。不過因為醫生並不認為情況嚴重，所以也沒有使用抗毒素。不久，她的病情很快地得到複元，而叨雷也寄信給慕迪和其他關心這一件事情的朋友，告訴他們難關已經渡過。

可是，就當叨雷正在和別人談到她顯著的進步時，照顧她的護士卻慌忙地跑到樓梯的一頭大叫：「趕快上來！」等他們都跑上樓梯，才發現伊利莎白已經閉上雙眼而且呼吸急促，她的心臟就像要跳出來一樣。叨雷立刻就跪下來禱告，但是還沒有等他開口禱告，這一個小生命便已經回到天家了。這件事情是如此突然，此重大打擊幾乎讓叨雷全家瀕臨崩潰。葬禮十分悲傷，因為疾病的緣故，她的兄弟姊妹都不能參加葬禮，甚至也不能看她最後一面。而除了父母親和堅持一定要出席的傑克比之外，也沒有人參加葬禮。狂風暴雨，而雨滴也毫不憐惜地打著小棺柩。淚流滿面，幾乎已經無法承受悲傷的卡拉轉過身來，對她的丈夫說：「亞基，我真高興伊利莎白的靈魂並沒有躺在那個盒子裡面。」

那天晚上，房子裡面在消毒，所以叨雷不得不待在外面的旅館。他是如此孤單，而整晚又是不停的閃電與雷聲，極度的悲傷加上睡眠不足，叨雷第二天依舊回到學校，但是就在回到學校之前，他卻在街上因為哀傷的重擔而崩潰。他哭道：「哦，伊利莎白！伊利莎白！」不過就在那個時候，他卻經歷

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住在他裡面的聖靈，如他所述的：「爆發出我以前未曾經歷的能力，就在那一刻，我經歷了生命中未曾知道的最大喜樂。」（注2）

叨雷對伊利莎白的死感到特別悲傷，這不僅僅是因為他非常愛她，而且也因為他對她的死，感到部分的自責。如果不是看到她不尋常的病況和顯著的複元，他事後覺得他應該堅持讓醫生給她使用抗毒素。不過，他所經歷的聖靈，卻也似乎是神用來告訴他，這也是「萬事」之一的方式。

一些最令人安慰的話，是來自慕迪的電報，上面只是簡單地說道：「伊利莎白的禱告已經得到應允。」這一句簡單的話，是來自前一年夏天，諾斯費德會議裡一位講員的評語。這位講員提到美麗的品性會產生美麗的面孔，而這個思想正好抓住了伊利莎白，所以等她回家之後，她就這麼禱告：「哦，神，讓馬格麗特成為外國傳教士，也讓我變得非常美麗。」

尖銳的批判

另外一件不幸的事情，則發生在慕迪去世的前不久，這一件事，同樣的也對叨雷在諾斯費德的事奉，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部份出於叨雷的建議，慕迪讀了蘇格蘭亞當史密斯博士在耶魯的一篇演講「隱密的禱告」，於是就邀請他到諾斯費德來。但是他在耶魯的演講中，同樣也顯現出一些問題，而引起了慕迪的擔心，可是慕迪並不覺得他應該收回邀請。只不過慕迪卻要求叨雷和他及史密斯一起私下討論這個問題，當時，傑出的公理會牧師凱德曼博士也在場。

問題的關鍵，是由於史密斯採取了較高的批判觀點。慕迪溫和地與史密斯討論這個題目，可是叨雷卻是尖銳地質問他。

「史密斯教授，你教導說詩篇一一〇篇並不是在指彌賽亞，也不是出自大衛的作品：而是指約拿單馬加比（Jonathan Maccabeus）的一個兄弟，不是大衛寫的，而是當時一個不知名的人寫的。如果這是真的，那麼下面二件事情之中，就必定有其中一件是真的——耶穌基督一定知道這不是大衛寫的，也不是在說祂自己，可是祂卻慎重其事地去欺騙那些聽祂講道的人，所以這時祂的神性便有可議之處。或者祂並不知道，這時祂的神性也有可議之處。不管是那一種情形，你打算如何來面對基督的神性呢？」

史密斯回答：「我並不是把我對基督神性的信仰，建立在詩篇一一〇篇之上。」

「我也不是。」叨雷回答他：「但是為了知道祂就是神，我必須確定當祂面對詩篇一一〇篇之中，關於祂神性的爭議時，祂知道祂在說些什麼？」

這回，史密斯啞口無言。

後來，當叨雷再一次談到這一件事情，他說：「慕迪先生支持我所談論的每一句話，和所持有的每一個觀點。後來他告訴我，他告訴史密斯教授，他所作的是撒但的工作。他也告訴我，他很遺憾請這些人（史密斯和凱德曼）來諾斯費德。」

談話依舊是禮貌、高雅和平靜地繼續下來。史密斯和叨雷二個人的表現都像紳士一樣，並不會記恨對方，但是不幸地，維爾慕迪（Will Moody，慕迪之子）對這件事情卻有不同的看法，他比較同情史密斯，卻覺得叨雷的問題既不禮貌又很挑釁。這件事情在後來幾年也有一些影響。（注3）

同時，另外一件對整個基督徒世界有著重大意義的事情，也悄悄地在臨近之中。

注1：當小魯本叨雷談到這一件事情時，雖然他已經七十歲了，卻也依然掉下淚來。他和伊利莎白非常親近，甚至常常被誤認為雙胞胎。

注 2：《Holy Spirit》Torrey 著，第九三～九五頁。叨雷對伊利莎白的死特別悲傷，因為他覺得或許他太過信任醫生。

注 3：不幸地，維爾慕迪對叨雷問史密斯的問題產生了誤解，並且在他父親的傳記中這麼說道：「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們自以為屬靈的態度，讓我們感到可恥。」「D .L .Moody」Will Mody 著（紐約 MacMillan 一九三〇年出版）第四四七、四四八頁。慕迪的義子，佛萊明雷威爾對這次會面，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慕迪和叨雷先生花了整個晚上直到凌晨三、四點，除了沒有同意史密斯先生的觀點之外，他們作了非常清楚和正面的討論。」《Paul Moody》Torrey 著，第一七四頁。在慕迪去世之後，這件事情也影響了叨雷日後和諾斯費德的關係。同時，凱德曼後來還成為叨雷在美國工作時最強硬的對敵。

第十四章 慕迪紀念碑

屬靈偉人的過世

「慕迪死了！」

全美新聞的這則標題，震驚了基督教各界。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廿二日，這位諾斯費德的老百姓得到了他永恆的獎賞。

這位宣教師原本在十一月十二日，才剛剛開始他在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的一連串聚會。他們正計畫擴大規模，而且群眾也非常多。不過才幾天，這位宣教師便似乎有些精疲力竭生病的樣子。於是，慕迪在十分不情願的情形下接受勸告，回到諾斯費德——在他四十年的牧會生涯中，這是他第一次臨時離開聚會。後來，他讓叨雷來完成這次聚會。

慕迪的病情拖延超過了一個月，然後，就在耶誕節的前幾天，他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息。在去世的時候，他留下了二件最遺憾的事情，一件事是留下他的家人，而另外一件事，則是留下神呼召他去完成的光榮事業。他可以感覺到有一個極大的復興就快臨到，而他希望自己也能夠身在其中。葬禮在耶誕節過後的幾天舉行，而紀念禮拜也在全世界許多地方舉行。

有好幾位知名的教會領袖都在葬禮上說話：不過，叨雷的一席話卻似乎最恰當不過。他引用了二節經文，第一節是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十節：「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陳述了神在慕迪出生、悔改、個性和去世上面所彰顯的恩典。他所引用的第二節經文，是約書亞記一章二節：「我的僕人摩西死了，現在你要起來，和眾百姓過這約旦河，往我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地去。」

從他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先知的口氣：

慕迪先生的去世，呼召大家向前邁進——呼召他的子女、他的助手、每個地方的聖經牧者、和每一間教會。有人或許會說：「我們的領袖已經走了；讓我們放棄這件工作吧！」絕不！聽聽神是怎麼說的：「你們的領袖走了；更要向前邁進。『我的僕人摩西死了；現在你要起來，去承受那地為業。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因為我怎樣與慕迪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他的去世有凱旋作為環繞，也是神回應我們為這裡復興禱告良久的一種方式。

二條腿的墓碑

叨雷並沒有打算要放慢步伐：他正計畫要「向前邁進」。學校裡面的氣氛雖然不好，可是叨雷卻讓它變得明朗：「雖然慕迪先生是聖經學院的校長和屬靈領袖，我們的工作還是要像以前一樣地進行。」

在這裡只有一個明顯的改變，就是在接下來的一次委託人會議中，他們投票把學校的名字改成「芝加哥慕迪聖經學院。」儘管在私底下，大家早已經都這麼認定，但是慕迪卻從來都不允許別人這樣更改校名：「只要有我活著的一天」。

慕迪常常說：「我死了之後，我惟一想要的紀念碑，是一個有二條腿，可以在全世界各地走動的紀念碑——一個得救的罪人述說著耶穌基督救恩的紀念碑。」在葬禮上，有許多人都在哀傷地想：「有誰能夠接替他的工作呢？」而在他們心中浮現的惟一答案，卻都是「沒有人」。不過，就在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卻成為福音界的慕迪紀念碑。

在慕迪去世之後還不到二年，有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出現在福音的景象上。第一件事情，是叨雷出版了一本書《如何為基督工作》，這是傳道方法上一本最不朽和最廣泛的書籍之一。書裡的內容，叨雷都曾經在課堂上教過學生，並且在稍早之前，也曾經出現在學校的公約之中。它特別重視個人見證，雖然這樣的題材已經包括在許多教會工作之中。同時，它在傳道和教導上，也提供了許多很有價值的幫助。

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叨雷說：「在基督的教會中，充滿了許多想要為他們的主人工作，卻不知道應該怎麼作的人。這本書想要告訴他們應該怎麼作。裡面沒有未曾試過的理論，而是許多曾經經過實際經驗嘗試，並且得到成功的工作方法。」這本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並且也幫助許多人得到第一次領人歸主的經歷。其中一件最明顯的，就是慕迪的女婿費特，在他去世之後接手了學校事務。

第二件事情，是發生在慕迪去世之後的一個月內。就在一月份禱告周結束的時候，學校女監史崇小姐問叨雷：「為什麼不至少每個禮拜舉行一次禱告會，並且也為全世界的復興禱告？」這個建議打動了叨雷和全校，於是在每個禮拜六晚上九點到十點，也就是叨雷在上完普通聖經課之後，他們便一起禱告。

復興禱告運動

參加禱告會的人數，不久就增加到將近四百人，而禱告會結束之後，叨雷又會和幾位親近的助手退回他的書房，為全世界的復興禱告直到清晨。這個禱告小組通常很少會在禮拜天早上二點以前結束。

有很多人在禱告會舉行過一段時間之後，會來問叨雷：「復興來了嗎？」

「沒有，就我們所知還沒有。」

「什麼時候會來？」

「我不知道。」

「你還打算繼續禱告多久？」

「直到復興來了為止。」

有許多地方，特別是在日本，出現了一些復興的跡象，不過復興運動仍然不像禱告的人原先所期待的那樣熱烈。可是到了十一月，明顯的復興跡象卻開始出現在叨雷自己的芝加哥街教堂。並且，聯合的福音事工，也推展到了芝加哥的北邊。叨雷說：「我一直在期待一次震動全國的大復興，但是卻從來都沒有想到，它會首先從我所牧養的教會開始。」只是，他們還是在期待一個更大的復興運動。

來自世界各地的呼聲

就在禱告會進行了一年之後，在一次正常聚會結束後的一次較小的聚會中，叨雷很自然地被聖靈

帶領，作了一個他一生中最特別而不尋常的禱告：「我被感動向神祈求，差派我到全世界傳揚福音，並且讓我能夠看到在中國、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塔斯梅尼亞、印度、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德國、法國和瑞士都有上千人得救。」

這樣的禱告十分讓人吃驚，不管是叨雷或是他的助手都覺得：「他怎麼可能離開這麼大的教堂、不斷增加的會友、和重責大任？他怎麼可能離開學校，特別是自從慕迪去世之後他所承擔的更大的責任？」儘管「怎麼可能」是一個問題，但是自從那一天之後，叨雷知道他將會是全世界復興的一個媒介。

過了不久，有二個陌生人，威任先生和巴伯先生從澳大利亞來參觀叨雷在教會禮拜和學校上課的情形。幾天之後，這二個人決定和叨雷定約。他們解釋說他們奉派到大不列顛、加拿大、和美國，要找一位合適的宣教師到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帶領聚會。他們認為叨雷正是適當的人選，並且問他：「你願意來澳大利亞嗎？」

雖然叨雷覺得主的帶領，正像哥尼流派來找彼得的信差一樣，但是他還是說：「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夠離開芝加哥。」他又說：「不過我會為這一件事情禱告，並且讓神作決定。」

「好的，」這二個人信心十足地說：「你一定會來，我們會為你禱告！」事實上，巴伯先生甚至還堅持要見叨雷太太，因為他非常希望能夠在澳大利亞好好地招待他們二個人。

幾個月過去，到了十月，當叨雷正在聖路易參加一個聖經會議，有一封從墨爾本打來的電報，要求他立刻決定是不是要在第二年的春天去帶領聚會。於是叨雷便離開會議作禱告，並且得到了清楚的帶領，所以他回復了只有一句話的電報：「是的。」以利亞身上的靈很快地便降臨在以利沙的身上！

同時，在教會和學校方面，情形也變得明朗。正如同聖靈對安提阿教會所說的話：「要為我分派……掃羅。」聖靈也這麼對他們說話。於是，看來似乎是最大的問題，便迅速地得到解決。在學校方面，自從慕迪去世之後所作的一些調整，正很適合地應付在叨雷離開之後。費特是董事會很有能力的執行秘書，蓋勞德是很好的事務主任，而貴格燕麥的大企業家可羅納爾如今也是委託人董事會的一員，並且對學校也提供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聖靈協助及財務協助。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葛雷博士，他已經分擔了叨雷一部分的行政責任。

叨雷在芝加哥街教會幾年的牧會中，一共增加了超過二千位的會友。

神不可測度的力量，可以作我們的幫助。每一年，在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讓它大大成長並且發揚光大，或者讓它變成失敗的一年。它會如何呢？……我們教會的成功，並不是那麼倚靠那些神差派到我們中間傳揚聖經的人，而是倚靠這間教會裡每一個成員的忠心。

不過幸運地，教會卻可以聘請到很有恩賜，又有奉獻心志的浸信會牧師狄克森博士，在他不在的時候代理他。這樣的選擇得到了叨雷衷心的支持，因為他覺得狄克森是「一個聰明的牧師，一個很好的聖經學者，正統，而且……有衝勁！」

宣道之旅

當他決定要離開的時候，叨雷還作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寫信——大約有五千封信——寄給那些他認為可以真正為他禱告的朋友。

神已經為我打開到全世界傳揚福音、教導聖經偉大基要真理的路……我寫信給你，是希望你能夠

為我禱告，求神在這件工作上面為我祝福。站在人的觀點，它的成功必須仰賴更多的禱告，難道你會不願意每天虔誠禱告，求神祝福我們，並且傳揚聖經嗎？求神能夠因為我們的見證和教導，讓祂的名字得到最大的榮耀。

有一件他所面臨最麻煩的工作，就是要為每一封信親筆簽名。

到了十二月廿三日——幾乎正好是慕迪去世後的二年——叨雷和他的太太便開始了宣道之旅。布蘭屈、小魯本，和馬格麗特則和叨雷的姊姊一起住在布魯克林，凱兒在先前則已經進入麻塞諸塞州的霍力約克學院，並且住在學校。雖然說耶誕節不能和小孩一起渡過，會讓叨雷有些失落感，但是還是有人可以替他們在小孩的襪子裡面放滿東西。

不過他們孤單的感覺還是減了不少，原因是船上的人都要求叨雷要帶領大家舉行耶誕節禮拜，他們甚至還要求他要獨唱！在寫信給蓋勞德的時候，他說：「告訴陶勒，如果不是因為在學校的時候，我曾經上過音樂課，我還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他說，有許多人在船上暈船，但是「我卻沒有那種樂趣。」

途中，叨雷還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匆忙的聚會中講了二堂，然後便開始了他在日本廿九天的旅行。他一共去了仙台、橫濱、東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戶、山口和長崎等地。在這些地方，他一共帶領了七十二場聚會，而且「每一場聚會，都有明顯的結果，許多當地人都公開地接受信仰。」在京都二天，總共有一百十九人信主，其中還包括二個佛教和尚。在神戶則有八十二個人信主。而在離火車站十公里遠的山口，更有超過六十個人信主。在東京，他對超過一千個從來沒有參加過基督徒聚會的人傳道，並且有許多人信主。

有一場讓人印象最深的聚會，是在一所大學舉行的。當時有人勸叨雷不要傳道，只要談談道德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叨雷回答他：「我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就算有，我也不會說。」結果，他還是說：「對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我應該怎麼作呢？」

他首先陳述了基督的神性，然後說明祂為罪所付的贖價，最後，他要求那些願意悔改並且接受基督的人站起來。結果有一會兒，眾人寂靜無聲；然後，有一個日本人站起來，並且還像士兵一樣地立正站在那裡。接著，其他人也跟著站起來，而牧師們也隨著忙成一團。第二天，在名單上一共寫著一百卅一個願意接受基督的名字。當初「建議」叨雷的人於是告訴他：「我要回去傳福音。」

初來中國

離開日本之後，叨雷到中國待了卅一天。他通常每天都有四堂聚會——二堂對英文聽眾，二堂對中文聽眾。這些聚會一共在上海、杭州、蘇州、福州和廣州舉行。有一些貴族的家人、政要和商人信主，包括當時在中國一個最有錢的富翁的女兒在內。這位年輕的女孩怕她的父親會因此剝奪了她繼承財產的權利，不過事實上，她的父親對她能夠成為基督徒卻很高興——甚至比叨雷還要高興。

三月底，叨雷離開中國前往澳大利亞，在那裡，他遇到了聚會的詩歌領袖查理士亞歷山大。

亞歷山大，是叨雷學校以前的學生，出生于田納西小山上的小木屋，他的父母親非常貧窮，可是卻非常敬畏神，同時還極有音樂天賦。年輕的查理士很早就表現了歌唱的才華，並且進入瑪力威爾學院學習音樂。畢業之後，他受聘為學校的音樂指導。

不過，在他的父親去世之後，查理士放棄了他在音樂方面屬世的工作，並且決定進入芝加哥的聖

經學院讀書。他有強烈的心志接受特別的基督教訓練，尤其是在宗教音樂的領域。他建立了很好的聖經基礎，並且有許多機會可以藉著詩歌敬拜神。包括許多不同的活動，像在芝加哥著名的「地獄的廚房 (Hei's Kitchen)」中，擔任一個夏天的主唱、指揮芝加哥街教堂主日學校一千八百人的唱詩，和協助史邁裡博士的福音聚會。

在一八九四年的秋天，亞歷山大加入了宣教師麥任威廉斯的工作，並且繼續他的音樂事奉達八年之久。在這件工作上，他表現了指揮詩班及在大型聚會中帶領詩歌的成熟才能。以宣教工作而言，他們兩個人的合作非常成功，雖然他們在剛剛開始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名氣。一九〇一年，威廉斯決定到歐洲和聖地旅行，由於他的離開，給予亞歷山大有較多的自由時間可以安排自己的福音工作。後來，叨雷知道了這一件事，於是便邀請他同赴澳大利亞。他比叨雷稍早到達澳大利亞。

第十五章 一個有神在他背後的人

我帶給你一段來自書中之書的信息：「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祂而來。」我在這個機構裡面很快樂：在過去七個禮拜中不斷增加的禱告也讓我很快樂——不過我並不倚靠這個機構，也不倚靠這五十個佈道團，或是詩班，或是這四個秘書，或甚至英勇的主席：我只是不斷地仰望神。而且朋友們，神也一直都在垂聽……我不是憑著自己的自信才這麼說，而是因為我相信我已經聽見神的聲音。你們和我將要看到耶穌基督的教會在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復興。

為了這次聚會，墨爾本作了十分周全的準備。早在一八八九年，在叨雷抵達前不久才去世的聖者約翰麥克尼爾牧師，就和其他四位牧師，開始為了復興而在每個禮拜六下午禱告二個鐘頭。除此之外最初邀請叨雷到澳大利亞其中一人的妻子威任太太，也發起家庭迴圈禱告小組，在每個禮拜禱告。藉著叨雷所寫的一本小書《如何禱告》，她受到「徹底禱告 (Pray Through)」這幾個字的激勵很大。結果大部分因為她的努力，當叨雷到達澳大利亞的時候，已經有二千一百個家庭禱告會正在進行。並且在聚會開始前的二個禮拜，甚至有超過四萬個人參加了這些禱告會。除此之外，在預備這次的聚會時，他們還拜訪了城裡的每一個家庭二次。

市郊被區分成五個傳道中心，分配給這些區域中每一個福音教派的當地牧師和宣教師。可以利用的大型廳院，包括卅個帳篷都被用來舉行聚會。在開始的前二周，聚會都集中在十五個傳道中心進行，但是到了後面二周，聚會則改在墨爾本可以容納三千個座位的市政廳舉行。每個晚上都擠滿了人，甚至有許多次下午的弟兄聚會也是如此。而叨雷則負責帶領市政廳的一切聚會。

五旬節的火

不論是儀態或是外貌，叨雷在講臺上都令人印象深刻。有一個人這麼記著：

「他堅挺的身軀、寬碩的肩膀、雄糾糾的面貌，和堅定的眉毛，給人非常強壯的印象……，並且在近看的時候，他那帶著明亮膚色、明眸雙眼和明朗燦爛笑容的臉龐，也讓他看來依舊充滿了年輕的活力。」

雖然叨雷只有四十六歲，但是他過早斑白的頭髮，卻也讓他有著一股高貴的氣質。澳大利亞的英國聽眾，對他「高貴的外表」印象特別深刻。有許多人還把他比喻成維多利亞之子，國王艾德瓦德七世。

不過，叨雷最引人注意的事情，還是他那罕見的能力。對大多數的人們來說，有一件事情總是令他們感到十分困惑。因為叨雷常常是在對良心和理性說話，而不是在對感情說話，並且他也很少提高音調說話。他的講道十分直接和尖銳，讓許多人以為會有人站起來並且離開，可是人們卻仍然還是留下來——而且還有許多人因此而悔改。就好像有一個佈道會的領袖說過：「這只能說是屬天的恩賜——無法解釋但卻毫無錯誤——『聖靈的能力』。在他的講道中，我們可以看見五旬節的火。」

叨雷對良心和理性的呼求，以下面這段他對「生命劇本三幕（The Drama of Life Three Acts）」這個教訓，所說的一些話最具有代表性。談到浪子的時候，他說：

他開始思考。這是任何一個迷失的人所能夠作到最好的事情之一。我曾經聽到一些人說他們不是基督徒，因為他們自己這麼以為。對他們自己以為不是基督徒的人來說，我願意大膽地說：我可以讓你們看到一些因為他們沒有思考，所以他們不是基督徒的人。啊！今天晚上在聽眾之中，有多少人還不是基督徒，是因為你們不曾思考，因為你們不願意思考，因為你們不能思考……今天晚上，在這裡只要我能夠讓你們當中的一些人開始思考，我就能夠讓你得救。

發出真信心的挑戰

叨雷另外一個讓人吃驚的特徵，就是他在講道結束後的呼召方式。有些人以為他會採用一些比較簡單而廣被採用的宗教方式，但是叨雷卻不採用填寫卡片或舉手的傳統方式。他用的方式非常簡單、明確和有效。有一天晚上，他在霍桑市政廳對聽眾說：

我要請今天晚上那些還不是基督徒，那些在審判的時候，覺得自己不再有什麼理由可以對神搪塞他為什麼會拒絕基督，並且願意因此在今天晚上就接受基督，成為他個人救主的人站起來。如果只是讓一個人舉手，我對這個人的得救，並不會有什麼信心。如果你真正對你的靈魂，一個基督為他而死的靈魂認真，那麼今天晚上就在大家的面前站起來。

他只會對那些真正、明確而公開的決志者有興趣。

有一幽刀雷最受歡迎，和最令人感動的講道是：「你還在等什麼？」「天堂：它像什麼？」「審判」「地獄，誰會去那裡」「三火（Three Fires）」「最偉大的審判」「不信的原因、結果、和醫治」「隱密處的需要」和「英雄與懦夫」。

整個佈道會中，有一件最特別的事情，就是叨雷會在每個週末的下午，另外舉行聚會。他的講道題目，包括了聖經、禱告、聖靈和不信。他的信息：「為什麼我相信聖經是神話語的十個理由」特別迫切，因為破壞性的批判論已經開始侵入澳大利亞。慕迪以前就曾經說過：

卅年前，人們不會懷疑福音。他們相信主耶穌基督藉著死在十字架上，為他們作了什麼，……而我的工作只是幫助他們下定決心，去作一些他們已經知道應該要作的事情。可是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問號在每個地方產生，所以我們需要一位元教師，他能夠從最基本的地方開始，告訴大家福音是什麼。

叨雷深深明白這個新趨勢——因為他自己也曾經是一個破壞的批判者。因此他的目標，不僅僅只是傳揚福音而已，他還要「教導聖經中最偉大的基要真理」。

完美獻唱

並且，除了叨雷強而有力的證道之外，還有他的助手查理士亞歷山大「像陽光般絢爛」的歌聲。亞歷山大差一點就錯失了他在墨爾本佈道會中最重要的一些部分。如果不是因為神大能的膀臂，那麼

可能在他剛剛到達澳大利亞不久，就必須重回美國。原來，因為誤會的緣故，委員會並不知道亞歷山大要來，所以他們便請來很有才氣的維戈負責音樂方面的工作。不過維戈卻完全毫無私心地堅持讓亞歷山大負責這一件工作。於是，原本一些十分嚴重的妨礙，便這麼輕輕地渡過了。

這位美國詩班領袖，對他在墨爾本的第一場聚會，似乎有些失望。因為他們非常擔心音樂場面過分壯觀，所以就明白地告訴他：「不要作傻事。」事實上，委員會並且已經通知各個佈道中心的教會，「詩班不可以超過五十個人，只可以唱孫基（Sankey）詩歌本裡面的詩歌，不可以看到詩班指揮的指揮棒，詩班不可以坐在講臺上面，只能坐在下面。」

對於委員會所提出的這些警告，亞歷山大並沒有說些什麼，他只是面帶微笑，並且把手伸向委員們。他和藹的態度似乎征服了他們的憂慮。

但是，這位高瘦田納西人閃亮的黑色眼眸和絢爛的微笑，卻似乎征服了更多事情。從他在墨爾本市政廳的第一場聚會開始，他便立刻贏得了大家的心。他讓人們——甚至是那些不會唱歌的人，都從心裡大聲地唱出讚美詩歌。明顯地，他影響了詩班和會眾。

亞歷山大把會眾都變成詩班——這是過去沒有人作過的。他教他們唱歌，而他們也喜歡他每一分鐘的嘮叨、揶揄、稱讚、批評和鼓勵。他的詩歌帶領和獨唱讓聽眾預備好接受信息，並且也使許多人因此悔改。

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大家對查理士伽伯力所作的一首詩歌「榮耀頌」，所產生的反應。這首詩歌迅速地在整個墨爾本流傳開來，並且也證實曾經幫助許多人因它而悔改。它熟悉的歌聲，差不多在每個地方都可以聽到——

當我一切勞苦試煉都過去，
我將安息在美麗彼岸，
和我所愛慕的親愛主相倚，
會有榮耀永遠為我存留。
哦，會有榮耀為我存留，
榮耀為我，榮耀為我，
當我藉祂恩典得以仰望祂面，
會有榮耀，榮耀為我存留。

澳大利亞的聽眾還特別喜歡「No Not One」「數主恩典」「信而順服」「喜樂在祂」「凡事順服」和「寶血能力」這些詩歌。亞歷山大溫柔的歌聲「我迷失的小孩今晚在那裡？」和「告訴媽媽，我會在那裡」感動了許多人決志歸主。

當聚會結束的時候，每個人都為亞歷山大在這四個禮拜中的表現，報以熱烈的喝采，甚至包括委員會的委員在內——即使他使用指揮棒，在講臺上指揮龐大的詩班，而且還唱許多不是孫基的詩歌！叨雷覺得亞歷山大是當今最傑出的福音詩歌領袖——並且事實上，如果不是因為他能夠有傑出的表現，叨雷也不會帶他到澳大利亞。結果，每個人在聚會結束的時候，都因為那「強勁的證道和甜美歌聲的美妙結合」而悸動不已。

在墨爾本的聚會中，一共有八千六百四十二個人信主的紀錄，於是到了最後，在市政廳又特別為

了他們舉辦了一次盛大的奮興聚會——只有這些人才可以參加，以作為整個佈道會的結束。叨雷對他們說了七個如何過成功的基督徒生命的基要步驟——這一件事情，後來則成為他結束每一次佈道會固定的信息：

- 1 要確信你的生命和事奉，是建立在耶穌基督之上。
- 2 保持公開及不斷地向世界承認基督。
- 3 把每一件罪趕出你的生命。
- 4 全然順服神。
- 5 每天研讀並查考聖經。
- 6 常常禱告。
- 7 為基督工作。

環澳之行

同時，佈道會對社會也產生了一些奇妙的效果。有許多不好的生意人改變了他們的方式。結果，當地的一個法律督導官員說，如果聚會繼續下去，監獄就只有關門大吉了。在聚會的期間，他們除了管理龐大的群眾出席的情形之外，就幾乎沒有什麼事情可作。

當叨雷被問道：「墨爾本奮興聚會的規模和結果，是不是和你所預期的一樣好呢？」他回答道：「是的，一切就像當初所預期的，……雖然我喜歡在福音佈道會中，看到人們立即地悔改信主——並且在這個時候，我們也的確看到了——我更願意看到教會大大的興起，而讓復興不會在佈道家離開之後，便宣告結束。」

墨爾本奇妙的改變，也讓澳大利亞的其他城市，寄出許多邀請函。於是，包括維多利亞的華納布林、本笛哥、瑪裡波羅和德蘭；塔斯馬尼亞的隆西斯頓和哈伯特；悉尼和新南威爾斯等城市在內，便形成了一個巡迴佈道路線。這些地方的聚會一直連續安排到下一個秋天。大部分的城市都作了類似的準備，只不過都沒有墨爾本來得盛大。

在華納布林的聚會，是整個巡迴佈道的第一個城市，卻也是一場「艱苦的聚會」，並且恰好和墨爾本的聚會形成了尖銳的對比。儘管叨雷所傳揚的，是內容強烈的講章「在天平的度量下，你會發現自己的貧乏」，可是卻看不到什麼果效。叨雷說：「對於這樣的信息，我不知道竟然會有這麼差的反應，可是我並不會氣餒，因為我知道我的力量在那裡。」

有許多人說，在這麼小的鄉下地方，實在不可能期待有太好的結果。同時，華納布林除了是一個艱困的地區之外，有大部分的居民都是羅馬天主教徒，而這個地方同時以快馬和生活放蕩聞名。另外還有一些人說，叨雷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他要求那些和主站在同一邊的人站起來。「為什麼呢？」他們說：「在華納布林你不能這麼作，因為如果你站起來，那麼全城都會知道！」

可是，這樣難過的事情，並沒有讓叨雷灰心。正如同後來他在西德對一群牧師所說的：

如果我們相信神，如果我們相信聖經，如果我們相信聖靈，如果我們願意心志堅定，相信沒有什麼事情會難倒主，並且願意辛勤努力，那麼就算是在最令人喪氣的環境中，我們都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得到復興。

而他，也的確是辛勤努力！

結果，最後一堂聚會果真令人難以忘懷，甚至連華納布林的《旗標》雜誌的報導——起初，它原是猛烈地批評佈道會和傳道師——都這麼說：

昨天晚上，市政廳外的景象，是過去華納布林前所未有的。叨雷博士和亞歷山大先生成功地「引導」大家，經歷了以前未曾有過的經歷，甚至足以讓那些最頑固的懷疑論者都相信，……並且當叨雷博士釋放完信息之後，牧師要求大家公開承認決志歸主的時候，大家都受到了極大的鼓勵，一種無法形容的奮興似乎震撼了整幢房子。結果現在，人們都願意站起來承認自己歸向基督。

你在那裡渡過永恆？

經過一個禮拜在吉隆成功的佈道之後——在那裡，從一開始他們便收到非常熱烈的回應，於是便開始了他們在包勒市的聚會。在包勒市，叨雷談論了一些批評跳舞的教訓，結果大大地惹惱了當地一家跳舞俱樂部。於是他們便向叨雷挑戰，邀請他來參觀俱樂部，以便他可以親身看看，知道這裡沒有什麼下流和不正當的活動。不料十分出乎他們的意料，叨雷竟然接受了他們的邀請，並且還在聚會結束後，來到這家舞廳。

他們招待他進去，並且為他在臺上安排了一個位置，以便觀察跳舞的人。可是他們卻不知道，這位觀察員在他讀大學的時候，不但是一個跳舞的好手，而且還十分清楚各種不同的舞步。他注意到有一些原先安排的舞步被刪掉，並且用華爾滋來代替。跳舞的人拚命地跳著華爾滋，又改采一些新的舞步，來代替他們以往跳舞的方式，並且常常跟不上節奏。於是，迷惑又困窘的舞客，只好一個接著一個退回座位上，不過，就在他們打算溜走的時候，叨雷卻把他們通通叫回來，並且在那裡對他們講了一篇簡單的信息：「我要在那裡渡過永恆？」結果，舞客們都聽得十分專心。

從前，每當他說到類似抽煙、跳舞、賭博和喝酒這方面的題目時，他都會遇到很多阻礙，因為有很多人都有這些嗜好，甚至連基督徒多少也是如此。大家把這些看成是「良心問題」，叨雷同意。但是如果有人問他：「這些事情是不是完全是個人的良心問題？」叨雷會回答他：「是的，而那裡也正是我想要把你的良心放進去的地方！」

不過，我們必須知道，當叨雷坦白又毫不妥協地講道時，他絕不會故意去強調它，好激怒他的聽眾。在他講道之前，他總是這麼禱告：「不要讓禰的僕人說不應該說的話，賜給他恩典免得他遺漏應該說的。」

舉例來說，在包勒市曾發生了一件事。有天晚上，當他正在講道，有一些很有教養的中國人也來參加聚會。在叨雷的講道「你在那裡？」中，叨雷問了一個問題：「你是神的兒女，還是魔鬼的兒女？」本來他並不想問這個問題，因為他覺得並沒有必要這樣說，而去激怒會眾，可是他卻有這樣的感動。結果第二天，中國人又來了，並且在聚會結束後，每一個人都走到前面。當叨雷問他們的領袖為什麼他們要信主時，他說就是因為他前一天晚上問的問題。他們知道他們並不是神的兒女，因此結論是：他們是魔鬼的兒女，所以他們決定要成為神的兒女。

得著鋼琴手

在本笛哥一個禮拜的佈道中，發生了一件事，並且也因此而改變了叨雷和亞歷山大以後的事奉。有一個年輕人是市長的兒子，他不是基督徒卻應邀為聚會彈琴。這位哈克尼斯非常討厭福音，但是為了讓他虔誠的父母親高興，他卻答應了這件差事。

不過很快地，他便發現這是一個錯誤，因為他發現佈道會比他原先所預期的更加激烈。叨雷查覺到他的敵意，於是便和他討論成為基督徒的事——可是卻只有得到他無禮的答覆。亞歷山大非常欣賞他的音樂才華，所以也對他特別注意。最初，他也是反抗亞歷山大的訴求，但是，這位田納西人和藹的微笑卻得到了最後勝利。在一個禮拜之後，他悔改了，從此哈克尼斯便成為叨雷聚會中最固定的鋼琴手，並且在叨雷的晚年，他還是他非常親密的助手。

在本笛哥的一次聚會幾乎變成悲劇。當時叨雷正好說到關於地獄的題目，而空氣中也充滿了審判的氣氛。正當他準備開始呼召的時候，卻突然爆出轟然的碰撞聲。有一些詩班的椅子垮了，還有一些詩班的班員掉到離講臺稍遠的地方，而群眾更是陷入混亂。但是鎮定的叨雷這個時候卻大聲地用著權威的語調嚷道：「坐下！」聽到他的聲音，大家不由地都坐了下來，也因此避免了一場可能的混亂。不久之後，詩班班員毫髮無傷地站了起來，並且很有秩序，然後叨雷又依舊進行呼召。有超過五十個人走到前面決志信主。後來叨雷問哈克尼斯：「你剛剛想結果會怎樣？」而他的回答令他十分莞爾：「我想他們不會太快又掉下來。」

公驢的噪音

有一些情況叨雷並不能完全控制，不過事情還是會有例外。有一次在澳大利亞的某一個城市，當叨雷正在講道的時候，他聽到一隻澳大利亞公驢正在發出擾人的嘶叫聲。對他的講道來說，這會產生一些干擾，於是最後他顯得有些憤怒地停了下來，並且問道：「那只公驢在那裡？」

事實上，噪音是由幾個躲在屋頂上頑皮的小男孩所弄出來的。於是一個事先已經想好的答案，便從房子上面的橫樑傳了下來：「在講臺上面。」叨雷在這個時候似乎覺得少理他們為妙，於是仍然繼續講道。

這位宣教師的下一站，是在馬里波羅的八天佈道。在這裡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一個外表不俗、身材很好，又很英俊的男士，在一次聚會結束後來找叨雷，問他：「我想知道你為什麼和我作對？」

「我為什麼和你作對？」叨雷驚訝道：「我根本不認識你。」

「我的意思是說，我並不是一個基督徒，而且我也不想成為基督徒，但是我卻是一個有道德並且正直的人，關於這點，完全沒有人可以否定。現在，告訴我為什麼你要和我作對？」

「你沒有接受基督作你個人的救主，並且順服祂作你生命的主人，向世界承認祂？」

「沒有，先生。」

「那麼，」叨雷直直地看著他，然後說道：「我控告你嚴重地背叛你神聖的君王。」

於是一朵烏雲籠罩在這個人臉上，他立刻頭也不回地走出去。

幾個月過去了，叨雷繼續在澳大利亞和塔斯馬尼亞的一些城市傳道，又回到離馬里波羅有四十哩遠的包勒市，作第二次的短暫佈道。在一次聚會結束之後，這個人又來找叨雷，對他說：「我老遠地趕到包勒市，是因為想要告訴你，你已經不能再控告我嚴重背叛的罪名。」於是，他們兩個人便跪下來，這個人禱告說：「主耶穌，我願意忠誠不再背叛；讓祂成為我的君王。」

塔斯馬尼亞的全勝

在德蘭短短三天的佈道之後，這位宣教師接著來到塔斯馬尼亞的美麗小島，準備在隆西斯頓和哈伯特舉辦佈道會。

在這一段十八個鐘頭橫跨海峽的航行中，可以算是叨雷所曾經經歷過最難捱的旅行。他的同伴全部都留在船底，但是強壯的叨雷卻決定要和這條船的船長，一起待在甲板上渡過風暴。突然間，船長粗糙而自大的聲音脫口而出：「黃金律、(馬太七 12) 我都作得不錯。」

叨雷一直都在小心地等待作見證的機會，於是便立刻回頭問他：「你都遵守了嗎？」

船長點點頭。

叨雷又說：「可是你的道德並不能讓你進入天國。聖經上面說，你全部的義不過都像破衣一樣。」結果，沒有多久，船長便在叨雷有力的見解下棄械歸主。

在隆西斯頓二個禮拜的聚會，攪動了整個城市甚至到極深之處。有很多人悔改信主，但是也有許多人認為，基督徒信仰生活的進深和對社會的強烈沖擊，才是佈道會所結的最大果子。

有一個牧師也是委員，記下了一段有關叨雷有力的證道的話：

好像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這個刻骨銘心的衝擊，聽到一些真理的聲音……事實上，大家在他結束講道之前都已經相信了。而他，不管是從以賽亞、約翰、保羅，或任何一個屬靈的作者中所引用的經文，都足以保證讓大家確定生命中一些最嚴肅的問題，並且毫不遲延地立刻採取行動。……他只是把我們都擺在那一本我們一生都在讀的聖經上面，好像是聖經解決了這個問題，而且問題也總會有結局。他讓這樣的聖經素質，成為所有行為根本與最後的憑據，這是不論學者、近代思想或現代註釋所介入的修正，都不曾作到的。而他竟然可以用冷靜沈著與壓倒性的信念去完成它，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

其中一個聽見聖經真理「聲音」，並且決定「立刻」信主的主要人物，就是生平第一次參加聚會的詹伯克，他是重量級拳擊的優勝者，也是塔斯馬尼亞的議會議員。

他最初和叨雷接觸的原因十分有趣。因為叨雷經常被稱作「博士 (Doctor, 與醫生同字)」，所以伯克以為他是醫生，就請他來看他生病的太太。當叨雷知道別人以為他是醫生的時候，他覺得非常驚訝！不過，其實他也可以算是屬靈的醫生。後來，他說服伯克來參加晚上的聚會。結果，叨雷的「英雄與儒夫」的講道感動了伯克，於是便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他的改變在隆西斯頓？引起了很大的震撼。

隆西斯頓的報導早已經攪動了哈伯特市，而叨雷也高興地期待著在哈伯特市會有相同的祝福。有一些最引人注意的聚會，是一些特別為小朋友舉辦的聚會。因為通常叨雷都會在那些喜歡聽到他來的地方，為小朋友舉辦聚會，就像在哈伯特一樣。如同以往叨雷常常作的，他會說乃縵故事裡的那個小婢女。而那些願意信主的小朋友，也會受到非常小心及徹底的照顧。後來的幾年證實，那些在他牧會生涯中信仰最堅固的人，就是那些當年參加他聚會的小朋友。

迎向挑戰

也就是在哈伯特的佈道會結束之後，塔斯馬尼亞對這位美國宣教師，有了一個全新的稱呼。「當他說他認識神，比他認識他最親密的朋友和家人更多，並清楚說到「我有神在我背後」時，聽眾都相信。」於是從此之後，他就以「一個有神在他背後的人」而聞名。

在包勒市短短幾天的第二次佈道之後，他來到悉尼和新南威爾斯，舉辦了為期二周半的佈道。有許多人覺得或許對叨雷聚會中最大與固定不變的印象，就是在中午為弟兄們舉行聚會。於是，有許多商人、專家會和許多普通的勞工，一起蜂湧地擠進聚會的地方。叨雷會和他們談到聖經、基督復活，和不信等問題。

在這些聚會中有一段最受歡迎的時間，就是安排給大家問問題的時間。他要求大家先把問題提早一天給他，以便他可以思考：不過，他也常常會直接回答問題。叨雷特別喜歡回答問題，在他的回答中，會顯明出一般常識、智慧，和一些幽默。他敏捷的反應，常常會讓聽眾感到十分愉快。這些問題包括了各種類型，同時也常常反映出新神學和破壞性批判論的影響。下面就是他回些問題：

問：一個人可不可以接受進化論的學說，並且同時又相信聖經是神所啟示的？

一個人可以是一個進化論的支持者，並且同時又相信聖經是神所啟示的。我以前也相信進化論，並且同時相信聖經的啟示。但是如今，我已經放棄了進化論的學說，不過並不是因為神學的緣故，我放棄它是基於科學的理由——那只是一個完全沒有證據的假說……進化論的學說是不科學的，從頭到尾，它都只是空論和推測。

問：你認為牧師應不應該講聖潔（purity）方面的題目，或是忽略它，像許多牧師一樣？

當然，我不太相信太多聖潔的聚會（purity meetings）是好的，我也不太相信把太多這方面的書，拿給一個年輕人看是好的，因為如果一個人看太多這方面的書，他就會開始去想它。只要仔細地挑出一本書給他看，再和他私下討論，讓他可以明白，然後告訴他把這些東西忘掉。

問：基督教是不是常常站在無知的一方而反抗文明？

如果是這樣，為什麼所有偉大的大學都是由基督徒所創辦的？有那一所偉大的大學是由不信的人所創辦的呢？

問：禱告如何和一般的因果關係一致呢？

禱告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神從起初就已經知道會有多少禱告，並且把這些禱告都放在祂的計畫中，好去安排一切。

問：一個基督徒可不可以打乒乓球？

「嗯，」叨雷帶著一付好像在和一個抽象問題奮戰的架勢回答他：「如果他能夠專心，用很多時間認真地練習，那麼我想他可以！」

在悉尼另外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通常，叨雷是不會在講道中指名道姓地提出別人的錯誤，但是有一次在他的講道中，他說有一位芝加哥的自由派牧師，曾經說基督是被當時的正統人士釘死的。針對這一點，叨雷卻說基督應該是被當時的神體一位論教派（Unitarian）釘死的，因為祂被控自稱是神的兒子。結果，當地神體一位論教派的牧師和委員們因此憤慨不已，並且在當地的報紙刊載聲明，要求叨雷收回他的話，不然就要證明他的論點。叨雷於是宣佈會在第二天回答這個問題。

牧師的改變

第二天，當群眾聚集準備聚會的時候，空氣中可真是充滿了緊張的氣氛。神體一位論教派的牧師和他的委員們都受邀坐在教堂前面的座位。叨雷對這些人非常客氣，不過卻不給這位牧師有機會反駁。原來叨雷有一個很不好的印象，因為他記得一個和這位牧師相同姓名的人。叨雷說，如果他記得的事情是真的，那麼他就不會讓這個人和他一起站在講臺上。叨雷非常小心地說道，他並不是要指責這位牧師，不過除非他可以知道他們二個人並不是同一個人，不然他就不會讓他說話。結果，群眾發出喝采，而這些人則是開始坐立不安。並沒有人出來否認叨雷所說的話。

然後，叨雷巧妙地引用了約翰福音十章廿七～卅三節、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六五節，和約翰福

音十九章六～七節，來證明他的觀點。他清楚地說明了他的理由，是因為當基督說祂是神的兒子時，猶太人才將祂釘死。結果不到一個月，這位神體一位論教派的牧師，就因為詐欺罪而被判刑七年。

七年之後，宣教師韋伯契曼正好來監獄探訪，遇到這個人，發現他已經徹底地改頭換面，而且還成為一個基督徒。於是契曼便問他，是什麼原因讓他改變的，他說：「就是在七年前叨雷博士對基督神性無懈可擊的一席話之後。」在他出獄之後，他又回到祖國美國，並且還成為一間福音派教會的牧師。

在悉尼，叨雷和亞歷山大結束了他們在澳大利亞的福音佈道。為期五個月的聚會，完全超出大家原先的期望，有一共將近二萬人悔改，一個更深的基督徒生命，和一些偉大與持續對基督徒聚會的衝擊，福音派教會的奇妙團結，及整個社會的明顯改善。這樣醒目的情形，並沒有被大家忽略，相反地，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看……也都在期待。

第十六章 馬其頓呼聲

「我們需要這些人來我們這裡。」

有許多廿世紀馬其頓呼聲的異象：「來幫助我們」的呼聲從各地教會發出。叨雷和亞歷山大首先拜訪了紐西蘭的幾個主要城市——威靈頓、基督城、和唐那丁。卅天的聚會（每個地方各十天）非常成功。其中他們帶領最成功的地方是基督城，在那裡群眾甚至多到坐在屋頂上參加聚會。

在紐西蘭的佈道會中，他們有一項新而不同的特點，就是當他們從基督城旅行到唐那丁的時候，也在途中的一些火車站舉行簡短的禮拜。在這些聚會中，有許多請求會從各個角落發出。其中有一次在某個地方十五分鐘的禮拜，竟然聚集了二千人。他們的禮拜程式簡單而快速。每當火車逐漸靠站，他們便立刻進行。哈克尼斯和亞歷山大會立刻跳上臨時搭建的講臺，散發詩歌，並且帶領群眾唱幾分鐘詩歌。然後，叨雷便接著傳講一些聖經的教訓。

紐西蘭受佈道會的衝擊很大，有一個人這麼見證說：

一九〇二年在紐西蘭的歷史上，將會是值得回憶的一年；這三場佈道會，至少有三點是非常特別的一——首先，是全世界的禱告支持了這次佈道會的成功，其次，是參與的教會非常同心，最後，則是基督徒差不多對所有的教義都因此有了 奇妙的認知。而整個運動也因此蓋上了神聖靈的印記。

離開「南方大不列顛」的海邊之後，叨雷回想這些基督徒，是「一把點燃的火，讓神的每一個兒女，都竭盡所能地讓它廣傳。現在是傳福音的日子。讓每個人都明白，並且將它發揚光大。」離開紐西蘭之後，這位宣教師再度回到墨爾本，在那裡舉辦了一場盛大的離別禮拜，然後便坐船前往印度。

同行的人，如今多了鋼琴手哈克尼斯和亞歷山大的秘書路伯，因此在他們前往印度的途中，便多了許多樂趣。他們有一些時間可以輕鬆一下，好從前幾個月的沉重壓力中紓解出來。不過叨雷仍然沒有太多的閒置時間，只是和他們在一起，他們便可以陪叨雷太太。有時候，他們會一起去觀光，參觀金礦場，或是到鄉下去采些野花。

印度第一個果子

就在叨雷坐蒸汽船前往印度的時候，他在船上遇到一位印度教的領袖，這個人甚至公然地生活在罪惡之中。當這位領袖努力地為他的宗教辯護時，叨雷卻只有簡單地回答他一句話：「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這位印度教徒沒有想到叨雷會回答他這一句話，因而感到十分震驚。可是後來，

他卻找叨雷問他怎樣才可以成為一個基督徒。結果，這位印度教領袖便成為叨雷在印度所結的第一個果子。

他們一行人首先在馬度拉上岸，然後便花了幾天的時間，在許多印度教徒聚集的地方傳福音。有一天，當他們來到一間很大的印度教廟宇時，有一個婆羅門的僧侶向叨雷走過來。他告訴叨雷那些來向廟宇俯伏敬拜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吠陀（古印度經文）難道沒有說嗎？」

叨雷立刻回答他說：「凡是接待他的，他就賜給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於是，他便直接向這位困惑不已的僧侶，說明了基督和祂救贖的能力。雖然這位僧侶並沒有承認基督，不過看來，好像他並沒有忽視叨雷所說的話，和這些話所帶來的深深悔悟！他只是簡單地解釋了他最確信的一個信念：「一個人是不是相信聖經並不重要，只要你能夠對神的旨意忠心，那就可以了！」

他們原本計畫只在印度稍作停留：先是到加爾各達幾天，然後就立刻到孟買。可是叨雷說：「神有其他的計畫，所以我們也只有照著神的計畫去作。」於是，他們把可倫坡、馬德拉斯，和貝那瑞斯都加進行程，結果便足足待了六個禮拜。

有二件最值得回憶的聚會，分別發生在加爾各達和馬德拉斯。後面這一個城市的非基督徒學生特別喜歡聽叨雷講道，結果雖然一整個禮拜都是可怕的季節風，他們還是來了許多人。對於這些聽眾，叨雷這麼說道：

在這些聚會中，那些自稱為異教徒的人，專注力十分特別。事實上，他們甚至公開稱讚我一些非常強烈的真理的陳述。我毫不猶豫地指出印度教義，對從罪惡的權勢下得到赦免、平安和權放的想法是完全不恰當的。同時，我也強烈地剖析了基督的神性、贖罪，和其他印度教痛恨的教義。我常常不知道當我直直地看著他們，並且對他們說：「只要有勇氣承認，你就會知道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你知道印度教從來都沒有給過什麼人平安。」的時候，會不會產生什麼暴動，可是暴動從來都沒有發生過。看到這些真誠與沈思的面孔，不由得讓人產生憐憫之情，並且在心中想到，對他們的一生來說，這可真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基督工作在印度的起始

大約有一百個來自不同生活領域的人，包括一些軍人和七個醫科學生，都公開地接受了基督。

不過，有許多人覺得叨雷對印度造成的最大衝擊，應該是他馬德拉斯的十周年傳道會議上，對四百位傳教師所作的四天演講。他給了他們「對神新的信心，和對全然順服與聖靈充滿的生活所能帶來的能力的新視野。只有永恆才會顯出叨雷在紀念會議中演講的長遠影響」（這是基督工作在印度的開端）。

另外，他還受邀到一間非常著名的教會學校，對學生演講。這間學校雖然接受教會的贊助，可是他們卻不教導或宣揚福音，因為他們怕激怒學生。結果，反而使得很多學生變得非常討厭基督教。叨雷毫無畏懼的「演講」不僅成功地讓許多學生信主；並且也改變了學校的方針。

不列顛的邀請

從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印度等地佈道會的驚人報導，震驚了不列顛島的教會中心。當這位宣教師人還在印度的時候，他們便決定「如果神打開了這扇門，就請他來英格蘭和蘇格蘭幾個月吧。」原先，叨雷他們是打算回到紐約附近——因為他們已經離開一整年——但是英國的弟兄卻殷勤地邀請他們。

同時，他們的心受到教傳工作的驚人成效的激勵，也渴望在不列顛島會有同樣的結果。所以，既然神已經打開了這扇門，他們也只有前往英格蘭。

一月九日，在倫敦伊克濟特廳的歡迎會上，有許多著名的教會領袖，像曾經和慕迪一起負責大型佈道會的勞德金耐德：著名的佈道家司布真的兒子湯瑪斯牧師，及葛裡費斯博士和皮爾森博士。

他們在歡迎會上說了許多話，不過其中卻以倫敦浸信會牧師，也是慕迪晚年的好友邁爾，所說的話令人印象最為深刻。

我非常不願意失去在倫敦介紹叨雷博士和亞歷山大先生的機會。首先，叨雷博士目前正在芝加哥，而且已經在芝加哥這一個十分先進的地方牧會多年，而芝加哥也是全美國最進步的城市之一……，對於一個能夠身處芝加哥首善之區多年的人來說，這表示他是一個有膽量和大腦、有肌肉和力量的人。

第二，叨雷博士並不是因為在他自己的國家無事可作，所以才來這裡。我發現有一些人之所以開始從事宣教工作，是因為在家鄉有很多人對他感到厭煩。但是叨雷有一間很好的教會，和一群很好的會友，那是每一個人都會想要去那裡牧會的地方。

第三，從我自己和慕迪先生親密交往的過程中，我偶然發現沒有人比叨雷博士更能得到他完全的信任。

第四，我想我們應該滿心感恩，因為我們有這麼一位清楚知道自己所信的叨雷博士。他明白自己的信仰，並且也毫不畏懼清楚地將它陳述出來。任何人只要聽他說上半個鐘頭，都會發現他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人，並且他也能夠讓他的聽眾明白他的看法。如果倫敦所有的時鐘都指向六點半，而叨雷卻說時間是七點鐘，我也寧願相信叨雷博士。

第五，叨雷博士值得信賴，因為他不會只傳一半一半的福音。有時候，拯救就好像好歹可以從後門溜進天堂，並且在死的時候可以自欺欺人一樣。我們需要讓福音和我們的日常生活相連結。

正如同以往叨雷在歡迎會上的慣例，他會引用詩篇六二篇五節，並且帶著先知般信心的眼光說道：早期的復興或多或少都會有些限制。但是如今在這個郵政、電報、報紙和一切現代通訊都很便利的時代下，澳大利亞的復興，就代表了全世界的復興，而你和我，正在跨越基督教會在世界歷史上一個最偉大的時代的門檻。

前面三個禮拜的聚會，都是在北倫敦的麥德梅公園會議廳舉行。起先，會議廳裡大約只有坐了一半人，而冷清與低沈的氣氛，也似乎影響了會眾。但是，在亞歷山大火熱的詩歌下，加上叨雷直率的證道，激勵了會眾的反應和行動。而這些聚會的主要目的，正是為了喚醒大家拯救靈魂的責任，並且預備他們的心，接受接下來在倫敦的聚會。他們在不列顛島真正的佈道會，首先是在愛丁堡舉行。對一些人來說，從這裡開始福音佈道會似乎不是一個很好的地方。這個蘇格蘭的首都，是一個充滿著教會傳統的地方。在這裡，很少有地方會比教會更進步和體面，而且，由於受到傳統大學的影響，使這裡看起來，很有濃厚的書香及文化氣息。也因此，保守的蘇格蘭人在公開的聚會中，反應自然會比較猶豫。

拒絕高等批判

只是如果不看這些事情，和二月間寒冷與多雨的天氣，他們從第一次聚會開始，便有非常明顯的回應。叨雷那合乎邏輯與理性的論點，滿足了中午對生意人的聚會和晚上對大學生的聚會，而使聚會

非常成功。叨雷提到有一天晚上，在保留給大學生的座位中「有很多人站起來接受基督，比這幢房裡其他座位上的人更多。」事實上，叨雷把愛丁堡聯盟的學生工作，看成是他四個禮拜佈道會中，最有價值的工作之一。這不僅僅是因為在佈道會中有許多人悔改，而且也因為這麼作的結果，有助於阻擋高等批判思想的潮流。

叨雷對那些關於聖經高等批判及其擁護者的觀點，從他在愛丁堡的一段話中，便可以更加確認。當費特在佈道會剛剛結束的時候，寄了一封信給他，建議在慕迪學院採用一位「高等批判」的講師時，叨雷立刻回信給他，說道：

這件事情已經夠了。在這個年頭，讓我們至少保留一間學校是乾淨的。你不太清楚在這裡破壞性的批判論曾經造成怎樣的傷害，和如今逐漸升高的抵抗力量。……只要我們採用了一個雖然只有一點點污染的人來學校，那就會大大地削弱那些想要為神爭戰之人的力量。我們不必和敵人聯手。想都不要想。就政策上來說，這是我們能夠作到最重要的事情。我知道有許多人、學校的朋友，都想訂定這個政策，如果真的這麼訂定，我也會是其中的一個。

不列顛島許多地方邀請他們舉辦佈道會的聲音不斷地蜂湧而至。這件事情鼓勵了叨雷對費特說道：「我猜想我大概必須離開二、三年。」他們的下一站是格拉斯哥，在那裡因為有愛丁堡佈道成功的緣故，所以他們受到比較公平熱情的接待。可是從一開始，負擔即變得很沉重，因為他們必須為弟兄和姊妹分開舉行聚會。在四個禮拜的聚會當中，有將近三千個人登記決志。早年曾經在慕迪——孫基聚會中工作的大會秘書同工威廉赫特斯先生說，這一次的佈道會在許多方面「都比一八七四年的佈道會更成功」。他惟一的抱怨，是「聚會時間太短」——因為不管是愛丁堡或是格拉斯哥都想要延長時間。

經過蘇格蘭亞伯丁的另外一場佈道會後，他們便來到貝爾法特，這是愛爾蘭島的一個繁榮的新教徒城市。這裡的回應非常熱烈，而他們最大的問題，便是要怎樣才可以找到一個足夠大的地方來聚會。最後，叨雷建議委員會：「為什麼不在市場試看看？那裡可以坐得下七千人。」這正是叨雷說話的口氣，不過至少，那裡的確可以容納群眾。沒有想到，在聖喬治市場的第一場聚會，在裡面就擠滿了七千人，而外面也還有六千人！有很多人悔改。整個佈道會大概有四千個人決志，而其中在最後幾天的晚上，便有一千二百廿個人信主。從來沒有一個地方會像貝爾法特一樣，讓叨雷在離開的時候，感到如此遺憾。

當他們要離開回到美國的時候，貝爾法特有好幾千人聚集在海邊，為他們舉行盛大的惜別會，看著他們離去。他們在那裡舉行了簡單的禮拜，而等船要離開岸邊的時候，亞歷山大還用手帕帶領大家唱著「神與你同在直到我們再相會。」

在航行回家的時候，有許多旅客原先不太想靠近他們。但是亞歷山大和藹的微笑，和叨雷熱心地參與甲板上的遊戲（他十分熟悉這些遊戲），很快地便改變了大家的態度。等到航程結束的時候，他們早已經成為船上最受歡迎的旅客了。

聖戰歸來

當船開進紐約的港灣之際，叨雷因為想到家人在碼頭等他的情景，而變得非常緊張與興奮。不過，對於要和紐約記者見面的事情，叨雷反倒不會覺得興奮。他非常害怕他們輕率的評論，並且寧願沒有這一件事。

在芝加哥，他們為他舉辦了一場幾乎是這個大城有史以來，人數最多一次的盛大歡迎會。由芝加哥一位主要的教會律師米耳斯主持，他對擠滿會堂的群眾說道：

叨雷博士，一個打勝仗的英雄回到我們中間，他來自一場聖戰，一場救贖並提升人類靈魂的戰爭。在每一個文明的土地上，在中國、日本、印度和夏威夷，他的工作和價值，都被認為是慕迪真正的繼承者。因此，讓我們歡迎他。在他旁邊的是查理士亞歷山大，一位甜美的歌者，他的音樂讓半個世界都跟著歌唱。

接著，他介紹叨雷，並且讓叨雷對大家說話，他談到在佈道會中所遇到那些特別蒙福的事情。但是，他最引人省思的，卻還是一番挑戰的話：

那些覺得大家需要一本新聖經，一本比原來老聖經更好的聖經，一本經過清除整理的新聖經的人應該看看我們的經歷。在十八個月傳揚福音的期間中，有三萬個人信主，證明這一本聖經，這一本老聖經，正是世界所需要的，正是廿世紀所需要的。

短短二個月的「休息」中，叨雷和亞歷山大匆促地參加了許多聖經會議，分享他們在佈道旅行中聖靈降臨的祝福。時間過得真快，不久，他們便又預備好要重回不列顛群島，因為他們已經答應對方，要在那裡待到一九〇五年的春天結束為止。

只不過有一件事，叨雷這一次下定決心非作不可——就是全家要一起去。凱兒（注1）和布蘭屈分別已經廿一歲和十九歲，而且又沒有上學。小魯本差不多已經十六歲；而馬格麗特則是十歲。他為他們找了家教。除此之外，佈道團還多了葛萊絲撒克遜小姐，她負責為佈道會設計進一步的聖經課程。而他在慕迪教會的前助理傑克比，和學校的音樂老師陶勒，後來也都加入了他們。

當他們準備前往利物浦的時候，大家都感到十分興奮。而叨雷覺得先前的成功，只不過是復興的起步。「當我們在世界各地的時候，神垂聽了你們的禱告，為我們成就偉大的事業，但是祂還有更大的祝福。將來神會比過去成就更偉大的事業。」

注1：凱兒在前一年三月因為精神狀況不佳而離開霍力約克學院，但是後來她又回到學校。

第十七章 二個熱心的漁夫

「要為偉大的事業禱告、期待，和努力，但是其中禱告最重要。」

這是叨雷在不列顛島第二階段復興運動中，散發的數千封明信片裡所寫的幾句話。叨雷期待到利物浦舉行聚會，並且他的希望也總是從神而來。結果利物浦的聚會不但超過這位宣教師上一次在不列顛島的成就，並且還為他們在接下來二年半的佈道工作調整了步調。從一開始，聚會的地方便顯得十分擁擠，所以不久之後，他們只好分別為弟兄和姊妹分開舉行聚會。而最後一場弟兄及姊妹的聚會，則是這群宣教師在整個佈道旅行中，所經歷過悔改的人數最多的一次。單單在最後一天，便有二百一十個婦女和四百五十個男士公開決志。

一整個十月，叨雷和亞歷山大都待在蘇格蘭的唐迪工作。這裡是聖徒麥其尼、賓威廉，和麥克佛森的家鄉。叨雷在他的第一篇證道詞中，說麥克佛森寫的書《復興和復興的工作》對他產生的影響，他說：「這和有天晚上，在我心中產生一個禱告，禱告神有一天會差派我到全世界去傳揚福音有很大的關連。」

在佈道會的期間，也有許多明顯的反對聲浪出現，甚至在報紙上還有不少篇幅被用來討論叨雷的神學觀——特別是他對地獄的看法。不過這麼一來，倒也讓大家对佈道會產生了更大的興趣。另外，也有弟兄警告叨雷不要公開進行呼召，或者至少不要那麼公開。因為穩重而保守的蘇格蘭人通常不會有回應。不過叨雷還是很固執，他認為公開表明信仰是神的方法，所以他不肯考慮採用別的方式。後來的情形發現，公開呼召不但不會引起什麼明顯的不良反應，而且通常都會有許多人回應呼召。並且事實上，還有二個曾經犯了姦淫和謀殺的人，因為讀了報紙上叨雷的講章「審判」而信主，然後這二個人還表示願意公開認罪，甚至被吊死也在所不惜。

停雨助陣

在唐迪還發生了一件事，這是叨雷整個福音工作中，禱告蒙神垂聽最明顯的一個例子。這個地方一直是以陰沈多雨的氣候「灰色日子」聞名，在佈道團來的時候，情況並沒有什麼改變。而且在整個佈道會的期間，也差不多每一天都在下雨。不過後來，叨雷卻建議露天聚會，以便可以照顧那些沒有教會可去的人的時候，想想佈道委員會可真是嚇了一跳。可是叨雷卻仍然不顧大家的反對，堅持舉行。他們把聚會的時間安排在下午二點。一整個早上都是傾盆大雨，所以他們就一直不停地禱告，希望不要再下雨。結果，在一點五十分時，大雨突然停了，於是，他們舉行了四十五分鐘的禮拜，然後，等祝禱結束之後還不到五分鐘，便又開始下起傾盆大雨。

在他們前往英格蘭曼徹斯特進行十一月份的佈道之前，他們在金錢的處理上，還遭受到一些惡意與不實的誣陷。那些控告佈道團藉著佈道而收取高額佈道費，並因此得到一大筆金錢的謠言四處散播，使他們不得不發表一本小冊子，以作澄清。

叨雷讓自己在財政問題的態度上，保持清楚的立場。他指出他保留學校發給他的薪水，以便他盡可能可以不去想財政上的問題。所有給他的奉獻，在扣掉實際的花費之後，也都是送回學校。同時，在每一個地方，他和亞歷山大也都把自己完全地交給當地的委員會。他們「有時候奉獻很多，有時候很少，有時候連一毛都沒有。」他拒絕為自己的聚會設定多少數目的奉獻，並且常常自掏腰包付錢——有一次，他因此必須向雷威（Revell）出版社申請四十英鎊的版稅。

在這一件事情得到圓滿的解決之後，叨雷便繼續他在曼徹斯特的佈道會。在那裡，有相當多各個階層的人悔改。佈道會同工亞自亭德牧師說：

舉例來說，一個教會唱詩班的廿八個男孩、一大堆被看不起的人、數不清的酒鬼、蹣跚走到貧民區喝酒的教會神職人員，……放蕩的牧師兒子、異教徒、看守教堂的人、那些心中充滿現代思想困擾不能平息的人，和擁有良好社會地位的婦人。

有一個很特別的改變，是有一位曼徹斯特很重要的異教徒講師，在悔改之後不久，便立刻到印度當傳教師。

在寒冷的天氣下，經過三個禮拜在蘇格蘭一些小城市的佈道旅行之後，這群宣教師終於有了一個期待已久的愉快聖誕假期，可以休息並且輕鬆一下。不過不幸地，亞歷山大卻在耶誕節生了一場病，結果只好在倫敦的旅中渡過他最孤單的日子。叨雷和他的家人則是一起住在一個愉快的海濱度假小城「南灣」。

接下來從一月到三月，一共有六個禮拜的時間，伯明罕佈道會用更多的禱告和計畫，來迎接這群

宣教師。他們租了一幢很大的廳院作聚會之用，不過，沒有多久，他們就發現這裡並不適當，因為有好幾千人在第二場佈道會進行一半的時候，便被迫離開。伯明罕的佈道會比以前任何一次的佈道會，用更多的精神去吸引大家注意神使用叨雷和亞歷山大的奇妙方式。結果，總共有七千七百個人悔改的記錄——這是他們在不列顛群島佈道人數最多的一次。

佈道會主席，虔誠的喬偉特博士說：

這次佈道會，豐富了這個城市的基督徒生命，少有教會沒有因為這次的努力而獲益的。一股屬靈的盼望橫掃全市。我聽說有一些教會的禱告會的情況原本一直都很不好，但是如今卻有了改變，並且生氣蓬勃。牧師們再一次把他們的眼光定睛在這一件重要的工作上面。成千上萬的人歸主名下：「這是主的工作，在人的眼中看為奇妙。」

掃蕩行動

叨雷把這些偉大而成功的原因，歸給「那些照著使徒模式事奉——依照使徒行傳二章中，神復興模式的計畫——每一個人被聖靈充滿，每一個人熱心事奉！」在伯明罕第一個晚上的聚會中，大廳裡便擠滿了人，叨雷好不容易才完成呼召。然後基督徒們對靠近他們身邊的人談道，接著又走到街上去對更多的人談道。喬偉特還說：

當叨雷博士講完道，你會本能地感覺到真正的工作才剛剛開始。這二位宣教師於是投入工作之中。讓我在內心深深覺得，好像這二位熱心合作的漁夫，正在為他們的主拉網。

在伯明罕的佈道會中，還有一件非常大膽的事情，就是週六午夜的掃蕩行動（Saturday Midnight Sweep）。教會的同工到處地在街上，尋找醉漢和流浪漢——大約有三千個人——然後把他們帶去參加大廳的午夜聚會。我們不難想像當這些各式各樣的人見到宣教師們的情形！他們醉酒的程度不一，說著髒話、又模仿臺上的動作。但是，亞歷山大的歌聲，不久便普遍地緩和了眾人的情緒，讓大家變得十分安靜。然後，原本一直雙手抱胸的叨雷便接著站起來講道。結果，這些不幸的可憐人中，一共有百零五個人站起來接受基督。

當這個佈道團在伯明罕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很嚴重而不尋常的危機。叨雷得了十分嚴重的感冒及咳嗽。過了一個禮拜六下午，大家都怕叨雷不能完成他的講道。亞歷山大於是急忙打電報回學校「為叨雷的聲音和健康代禱」。結果有很多人熱心地為他禱告，而第二天早上他奇跡式地完全復原了。他回憶道：「昨天晚上，是這三個禮拜以來，我第一次可以睡著。」

忙碌中的喜訊

同時，也就在這裡，這個宣教團之中還發生了一件大事——亞歷山大和海倫凱德伯裡小姐訂婚。凱德伯裡小姐當時是佈道會一個熱心又很有毅力的同工，也是後來非常有名的商人，慈善家和虔誠的基督徒理查凱德伯裡的女兒。由於她熱心的奉獻，使亞歷山大對她產生注意。同時，凱德伯裡小姐也受到亞歷山大和他坦率的屬靈氣質所深深吸引。他們很快地陷入熱戀中，在伯明罕佈道會之後不久便訂婚了。

他們的訂婚意外地讓佈道團有一點休息的時間。整個佈道團如今包括秘書在內，一共有十二個人，先都應邀到凱德伯裡位於馬文山的漂亮家中作短暫的休息。可是只有亞歷山大卻奇怪地看不到人。二天之後，有一個秘書麥克林駕著馬車到叨雷休息的地方，交給他一封由亞歷山大寫的信，宣佈他訂婚

的消息。看了幾行之後，叨雷吃驚地抬頭問道：「這是真的嗎？你知道他不是開玩笑吧？」等到事情證實之後，叨雷於是在晚餐的時候，把這個愉快的消息告訴大家。

叨雷告訴亞歷山大：

我感到非常高興。我知道你的婚姻會很美滿，以前很少有人結婚會讓我這麼高興。年復一年，凱德伯裡小姐對你會愈來愈重要。你覺得你現在正在戀愛，不過除非你已經結婚多年，否則你不會明白愛是什麼，就像叨雷太太和我一樣。

可是布蘭屈和小魯本顯然沒有叨雷那麼高興，因為他們和亞歷山大非常親近。小魯本一直要亞歷山大「留一點角落給你的老「搭擋」」，而布蘭屈則問他：「你還會是我的「查理士叔叔」吧？」這一對快樂的戀人計畫等春天佈道會結束之後的七月在伯明罕結婚。

這群宣教師接下來是來到愛爾蘭島的首都——都柏林。在都柏林他們遇到相當多各樣的困難，不過最嚴重的，卻是教會之間互相的嫉妒。這甚至比那些警告自己教友，不准他們參加佈道會的羅馬天主教人員，產生更大的障礙。叨雷記下有二個天主教徒討論佈道會的對話。第一個人說：「都柏林的人並不喜歡叨雷的講道。」另外一個人說：「怪了，為什麼呢？」

「因為他企圖把大家和聖經之間的距離拉得很近。」

不過，儘管在開始的時候遭遇許多困難，佈道會的情況卻逐漸有了改善。在佈道會結束的時候，都柏林的教會空前地聯合在一起。有超過三千個人決志，其中來自天主教會的人數是新教徒人數的三倍。

從四月到七月中旬，他們分別在英格蘭的布裡斯托、布萊德福、布萊登，和布萊克布林等地工作。其中最成功的一個地方，是由喬治慕勒辛苦負責的布裡斯托，而最令人失望的地方，則是布萊德福。在那裡，贊助的教會既不熱心又缺乏預備，加上不同心的牧師之間彼此敵對，是失敗的最主要原因。

七月十四日，亞歷山大和既有恩賜又溫柔屬靈的海倫凱德伯裡小姐，在伯明罕依照簡單的教會（Quaker）儀式結婚。叨雷家人代表亞歷山大的親人，而由布蘭屈擔任「查理士叔叔」的伴娘。這一對快樂的新人，在美國渡過愉快的蜜月旅行之後，便定居于田納西。

親子時間

而叨雷一家則照著他們往常的習慣，到歐洲大陸，主要是法國、德國和瑞士渡假。他們參觀了藝術館、博物館、觀光區和歷史古跡——都是叨雷最喜歡的。通常叨雷在參觀有趣的地方時，家人休息的時間都會比較少。有一次在巴黎，家人都回旅館休息，只有叨雷和已經非常疲憊的小魯本仍然繼續觀光。結果小魯本為了不斷跟上父親而愈來愈累，在過馬路的時候還竟然睡著了。如果不是因為叨雷拉住他，他差一點就會撞上賓士中的馬車。

叨雷也很喜歡徒步旅行和爬山。小魯本常常和他一起出去冒險，有許多次，叨雷父子二個人總是喜歡大膽地爬到陡峭山峰的最高點。不過，對小魯本來說，這個時候從聖經、文化到科學，都能夠和他的父親在各個方面無所不談，才是真正寶貴的時刻。叨雷特別喜歡指出和解釋地質形成的問題——這是從他在大學時代，詹姆斯達那博士教過他之後，他就一直保持的興趣。

叨雷太太在瑞士的信中說到：「叨雷先生現在真是活得愉快；他喜歡散步和爬山，而這些戶外運動也正是他所需要的休息。」這還包括他在早上三點半鐘起床，去爬六百卅呎的高山！他總是隨時都可

以徒步旅行，並且大家也常常可以看到他和馬格麗特、布蘭屈或小魯本一起散步。不過小魯本可不是完全能夠享受和叨雷在一起一天走上卅哩的樂趣！」

夏天的時間看起來似乎特別短。不久，已經到了九月，於是他們全家又回到英格蘭，準備在波爾頓的聚會。傑克比就在這個時候加入他們，協助他們作一些個人工作。藉著他的見證常常可以幫助許多人。最難忘的一次是在波爾頓，他對著一群迷失的人作見證，結果有一百六十個人接受了基督。

世人的肯定

有一位美國編輯，對這一位「沒有煽情能力」和「雄辯能力」的傳教師，竟然可以如此成功大感意外，所以就來波爾頓拜訪他。結果，等他看到龐大的群眾和他們對叨雷信息的回應時，在吃驚之餘，他只作了一個結論：「只有神才有這個能力。」

十月的時候，這群宣教師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來到威爾斯的卡迪夫舉行佈道會。有許多人來參加聚會，結果這些威爾斯人對亞歷山大的詩歌反應十分熱烈，但是卻很少人接受呼召。叨雷認為這是由於卡迪夫：

是一個有相當多已經作過信仰表白人口的地方，而且事實上，在那裡當一名教會會友是很流行的。可是在那裡，有許多人的信仰只不過是形式的，他們並不瞭解神真正重生的恩典。

並且，這裡還是少數幾個讓叨雷感到如此難以推動基督徒去作個人工作的地方。佈道會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只是在「應付」叨雷。不過，叨雷不停地告訴他們基督徒作見證的責任，然後又指定一個特別的日子禁食禱告。從那一天以後，佈道會的情況便完全改觀了。後來，佈道會的結果非常成功，甚至超過在波爾頓的佈道會。

但是，這只不過是開始而已。復興並沒有停止。在這群宣教師離開之後，聚會仍然繼續進行——而這正是叨雷常常設定要達成的目標。他們每天晚上聚會持續了一年，有許多人因此悔改。復興之火傳遍了整個威爾斯，而這也就是著名的威爾斯復興的開始。

在接下來的二個月裡，這群宣教師又回到利物浦，在那裡舉行他們的第二次佈道會——這是他們在不列顛群島惟一一個舉行過二次佈道會的城市。第一次佈道會的成功，鼓勵他們再一次回到這裡，而這一次，他們更是擴大準備的規模。他們從曼徹斯特運來足以容納一萬三千人，是全大不列顛第二大的競賽館，並且予以重建。

但是，誇耀人所作的努力，在一開始似乎反而變成一種障礙。叨雷寫信告訴費特說：

在佈道會早先和開始之前，大家都喜歡誇耀一些人的作為，吹噓我們場地的浩大，數不完的座位等等，我相信這會讓聖靈十分傷心；可是後來大家都發現，必須不看人的作為而高舉神。

儘管場地的位置不是十分恰當，不但離市中心有三哩之遠，又沒有電車可以到達，但是人潮還是不斷。每天晚上座位都坐滿了人，而到最後一天的佈道會，他們甚至舉行了二場只能站著禮拜的聚會，而且還擠滿了一萬五千個人，同時還有許多人只能待在外面不能進來。

在叨雷所有的聚會中，他總是習慣給那些誠實的懷疑論者、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一些挑戰。他應許說，如果他們是誠實的，他就能夠在懷疑的陰影下，讓他們確信聖經是神的話語，並且相信基督是神的兒子。

在利物浦有一個人，他懷疑每一件事，不過雖然如此，他卻回應了叨雷的挑戰。在他們談過話之

後不久，這個人寫了一封信給叨雷，說他已經相信了。叨雷在一場聚會中讀了這一封信。突然間有一個人紅著臉跳了起來說：「我在這裡。」叨雷立刻告訴他：「好吧，就站在椅子上面，向大家作你的見證。」這一件事情帶給大家很大的衝擊。

佈道會中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叨雷在中午舉辦的聖經研究。由於佈道會的時間限制，所以他比較集中在系統性的教導上，像救贖、因信稱義、重生、成聖、聖靈和聖經。結果，叨雷還遇到一件十分光榮的事情，糧食交易所邀請他在那裡作了十一次的演講。

在利物浦的聚會當中，還有一項特別的事情，就是為了慶祝亞歷山大的婚禮而舉辦的喜宴。詩班為了祝賀這一對新人，於是決定請利物浦所有的窮人吃飯。他們一共送出二千三百張邀請函，結果在那一天晚上，大廳裡面擠滿了來賓。在吃過晚餐之後，他們又舉行禮拜，一共有二百十七個人公開地決志。

為主受苦的心志

在利物浦的佈道會期間，佈道團還遭受到不列顛週刊出（British Weekly）嚴重的對抗。雖然叨雷的佈道會以前也曾遭致批評，不過他們不管在報紙上或公開的場合上，總會有許多稱讚。回想起基督的話：「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叨雷說明道：

哦，我常常想，我是不是能夠替我的主分擔一點痛苦！我覺得我總是過得太舒服。我希望他們偶而會對我說一些不合情理的話。感謝神，最後他們總算作了，不過這並不算一回事。我常常想，如果他們偶而對我丟丟石頭，那一定會很舒服。

不列顛週刊早年也曾經尖酸地批評過慕迪的佈道會，如今更是毫不客氣。他們收集了城市裡一些舉行佈道會的牧師們的意見，並且把它們刊成一系列的文章。大部分的文章都沒有好話。上面刊出有許多人都覺得佈道會不但是失敗的，而且普遍來說，對國人的宗教生活更是有害。

叨雷在《主日學校新聞》（Sunday School Chronicle）中回復不列顛週刊，並且提出強烈的理由，指出為什麼這些信件並不能對佈道所產生的長遠價值作出真正的評估。一個人只要看看週刊上面這些牧師的名字都可以瞭解。在爭論之中，他曾經寫信給費特，說道：「這些人大多是非常小心地從那些一開始就反對這件工作，或是一開始就沒有參與這件工作的牧師當中選出來的。」

他把這些反對的信件分成三類：

- 1.向來強烈反對福音真理和福音工作的人所寄來的信。例如有一封信，是由一個神體唯一論教派的牧師所寫的。還有另一封信的牧師是，每當叨雷到達一個地方之前，都會去那裡攻擊他。
- 2.因為住得很遠，或是因為漠不關心，而從來沒有參加過佈道會的牧師所寄來的信。
- 3.那些小到幾乎沒有聽過的教會的牧師所寄來的信。

從來沒有多少信主的人會加入這些教會。談到這些大部分都只是接納小孩作他們會友的非福音教派和漠不關心的教會時，叨雷告訴費特：「只要我們稍微花一點工夫，那些年紀大到已經可以自己作主的人，大都自然會離開那些教會。」

批評比讚美更有益

從另一方面來說，叨雷也發現沒有一封反對信，是由英格蘭的教會牧師所寫的。相反地，從這些牧師那裡所寄來的信中，他反倒得到非常大的支持，並且，他們教會也自然表現出很好的結果，同時，

在他們的信中，還可以看到有許多教會和一些原本是虛有其表的會友，在他們的屬靈生活上也得到覺醒。而且，在他們的社會生活中，對道德與倫理方面的問題，也變得靈敏。這些信的另外一個明顯的特性，就是有許多小孩也得到改變。

不過叨雷並不會輕視這些批評。他深深地感受到一個福音佈道會的推動必須足夠小心，因此他非常努力，想要從這些批評之中學習。有一次，他曾經對一個朋友這麼說：

我常常發現批評比讚美對我更有幫助。我想有許多弟兄都需要讚美……但是我的個性卻認為批評，甚至是一些惡意的批評……，都比讚美對我更好。

他對不列顛週刊批評的惟一困擾，是他們處事不公的不幸政策。除此之外，他並不覺得這些文章能夠產生任何實質的傷害。

不過，從批評之中，他也為他以後的福音佈道會訂定了三件改進的事項——這三件事項都不能算是新的制度。

1. 更加努力，小心選擇及訓練從事個人工作的人員，以便他們可以正確地教導別人。
2. 堅持立即和當地教會聯合，以便可以團契、教導，和禮拜。
3. 強調悔改的人所應該加入的教會教派。

最後一項原則，在叨雷寄信給芝加哥的費特時，更有強烈的表現：

把慕道友的名字交給那些反對福音真理的牧師，或是那些不相信悔改的牧師，真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把一個剛剛決志的名字交給這些牧師，就好像把一隻羊送給一隻豺狼去蹂躪一樣。將來我打算建議這些慕道友，加入那些相信聖經和 宣揚聖經的教會，並且遠離那些把聖經踢到一邊的教會；同時，一定要加入那些歡迎他們的教會，而不是冷淡的教會。

叨雷要大家注意五旬節，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復興。

耶路撒冷幾乎全部反對使徒。使徒受到當時許多最傑出宗教領袖無情的反對，如果《耶路撒冷週刊》當時要各個猶太會堂的領袖，找出這些聚會對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有什麼長遠的影響，似乎不太可能有什麼會堂的領袖，會寫出有利于使徒的報告，或是說他們增加了許多會友。

寬大又有功效的門

叨雷所經歷的，正如同保羅一樣：「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並且反對的人也多。」

在利物浦有一個牧師，雖然並不完全同意叨雷的神學觀點，卻決定要親自來參加聚會看看。結果，他在郵報（Post and Mercury）中寫出了他的觀點：「部分因為有人反對、有人支援，也部分因為一個牧師必須對任何能夠在公共場合得到極大迴響的傳道人，有強烈的專業興趣。」他說他是一個「屬於基督的紳士」，是一個「既不會說任何話也不會作任何事，去抵擋最挑剔的批判」的人。聽完這位傳教師智慧、穩健與高雅的講道之後，他帶著一顆「確信這位講員是一位用誠實心靈疼愛主耶穌，和一位福音的信心僕人」離開。這位牧師就是著名的愛安麥克萊仁（約翰華生博士）。

聖誕假期的時候，叨雷一家又匆匆趕往德國。他們想要在耶誕節以前趕到，因為他們計畫要在那裡休息並且吃一餐豪華的聖誕晚餐。不過他們卻非常失望，因為他們發現每一個城市的餐廳都沒有營業，所以只好待在火車上吃麵包和香腸。他們這一次一共參觀了科倫、德瑞斯頓、柏林、海德堡、慕尼黑、愛蘭郡，和萊比錫。叨雷有機會在萊比錫大學演講，並且告訴他們他自己當學生時候的見證。

他曾經想要用哲學來滿足自己的內心，但是卻「發現沒有什麼用」。叨雷特別喜歡向他的家人介紹這二所大學，並且告訴他們他的大學生活。

短暫的假期讓他們有很好的機會可以休息，因為在接下來的五個月裡，對叨雷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在二月份他和亞歷山大，即將開始在世界的一個大城——倫敦展開工作。

第十八章 五旬節之風

時間是一個潮濕的禮拜六晚上七點鐘，但是卻仍然有好幾千人擠進可以容納一萬一千人的皇家亞伯廳。其中不乏許多議員、銀行家、律師、醫生、軍人、商人、普通工人，和別人看不起的人，不久便坐滿了這個大型的圓型會場、私人包廂的每一排、旁聽席，和陽臺。而且雖然這只是一場為「弟兄」舉行的聚會，卻仍然有一大群婦女在外面苦苦守候，在七點半時陽臺上最後剩下的座位都已坐滿。

然後，大家都非常安靜，好像是事先都已經講好的一樣。接著，有一個容光煥發、滿面笑容的人站立講臺。群眾們迸出歡呼。亞歷山大止住大家的歡呼，說道：「讓我們用禱告開始。我發現如果我們先和主說話，將會是一個好的開始。我們的天父，今天晚上要從我們的歌聲當中祝福我們。有許多人會觸摸到祂，並且得到平安。」

他大聲地唱著詩歌，並且把在他面前的廣大群眾也都變成一個龐大的詩班。他不斷地說著：「注意看我的手」：勸大家：「要用心去唱！」又開玩笑地說：「你們唱得不錯哦！」就好像催眠一樣，群眾都盯著這位身材高瘦者的手勢，回應他的每一句話。他們不只是在唱歌——而是唱得就好像他要他們唱的一樣。

不久，他讀了一封信，信中說到前一個禮拜六弟兄聚會中有些人信仰改變的情形，然後，又請那些來幫助作一些個人工作的劍橋學生，出來作他們的見證。於是他們一個接著一個，站起來述說他們的經歷。

然後，他大聲地唱著「榮耀頌」，又大聲說道：「我要你們用全部剩下的生命來唱這首詩歌。」唱完第一節之後，他要求那些願意為他心愛的人唱這一首詩歌的人來唱。當這些人在唱歌的時候，大家都深受感動。然後，剩下的幾節，會眾則是愈唱愈大聲。結束的時候，亞歷山大會唱一首溫柔而迷人的詩歌：

告訴媽媽我會在那裡，她的禱告主已經聽見。

告訴她這個消息！

告訴媽媽我會在那裡，

與她一同分享天堂的喜樂。

是的，告訴我親愛的媽媽我會在那裡。

群眾雖然都很感動，但都靜默無聲。

然後，叨雷會馬上站上紅色講臺，作完簡短的禱告之後，便立刻進入信息。他提到他和倫敦記者見面的時候，記者問他：「你是不是想用這種講道的方式來改變人類？」

「什麼意思？」

「你的講道並沒有訴諸感情：你只是用理性的方式來講道。」

他於是對台下的聽眾說道：

諸位先生，我曾經有過許多年的人生經歷。我的教會是一個很多人的教會，可是我卻發現——並且這也是我非常確信的一件事情——要讓一個人真正得到改變，就必須經由他的常識，對他的良知說話。我想教會大部分的講員，都很少去評估過一般人的思考能力，特別是一般的工人……。如今，我把今天晚上在這裡的人，都看成有智慧的人，用這種方式來對你們講道。我把你們不能逃避面對基督的理由，擺在你們面前，然後接著，我還要很有信心地要求你們站起來，並且接受基督、而我相信你們都會這麼作。

理性的傳道方式

在四十五分鐘的時間裡，叨雷對他的聽眾，陳述了基督，不過卻絲毫沒有企圖想要靠口才和一點點的感情，他只是很有理性、簡單而直接了當。他很少會有改變、作手勢，或提高音調，但是聽眾卻十分專心地聽這一位長得很像艾德瓦德七世國王、有力而高貴的人說話。他灰色的眼眸，看透每一個人的靈魂；彷彿是在對每一個人說話。

然後，講員突然停了下來，作簡短的禱告後，他說：

現在，不再有詩歌，也不再有任何說教，我想要要求在這裡的每一個人，不管是年輕人或是老年人，有誰願意在這裡，就在此刻順服神的愛，有誰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個人的救主，順服祂成為你的主人，開始在世人的面前公開承認祂，並且從現在開始的每一天，都過著討祂喜悅的生活——在這一幢房子裡面，每一個願意在今天晚上接受耶穌基督的人，請站起來。

群眾先是一片沈寂。然後，一個接著一個地站了起來，直到房子裡面每個地方都有人站起來。叨雷說：「神祝福你，……你……還有你，……我不能注意到每一個人：但是只要你站起來，說：『我願意。』我們都會聽到，甚至雖然我看不到你。」

當群眾不斷地站起來的時候，亞歷山大則是溫柔地唱著詩歌：「當我仰望奇秒十架」。又有人繼續站起來。於是到處都有喜樂的聲音說著：「阿們」、「哈利路亞」。

接著，叨雷便用命令的口氣，要求那些站起來的人「到前面來」。於是，會有長長一串人，包括年輕人和老年人、有錢人和窮人，都走向講臺。叨雷於是要求這些人面向聽眾，並且跟著他說：「我已經接受耶穌成為我的救主，我的主和我的君王。」然後，就會有許多從事個人工作的同工，找一個位置和這些決志的人一起的禱告，並且進一步分享生命經歷。而其他的同工，則是對其他的聽眾談話。大約五～十分鐘之後，叨雷會把這些決志的人集中到前面，對他們說話，告訴他們要如何過堅強與有用的基督徒生命的一些要領。

而亞歷山大會在一旁唱著詩歌：「讚美神，一切的祝福從祂而來。」於是在這個偉大勝利的時刻，群眾熱情地唱著詩歌，使得整幢房子都充滿了歌聲。亞歷山大要求大家離開，可是大家仍然唱著詩歌，所以他只好繼續帶領他們又唱了卅分鐘的奮興詩歌，然後才作結束的禱告。

這是亞伯廳禮拜六晚上，弟兄聚會結束時常常都會看到的情形。整個禮拜六的聚會中，有一些最成功和最有影響力的聚會。在佈道會期間，有二場在禮拜六下午特別為小孩子舉辦的聚會，在他們所有的兒童工作之中，也是非常傑出的。每一場聚會，都有大約一萬二千個小男孩、小女孩和他們的監護人參加。

倫敦跟著復興

倫敦的佈道會是從二月四日開始，但是整個福音佈道團在不列顛群島的工作，最主要卻是從他們稍早在麥德梅的聚會開始。原先對這個城市，他們並沒有打算事先協調或是作任何系統性的嘗試。可是這個時候，情況卻已經有所改變。所以他們就作了很好的安排，有大約七千個非常固定的同工——包括四千個詩班成員、一千個招待員、六百個陪談員、八百個逐家探訪同工，和六百個委員會同工。同時，原本通常會讓人產生宗教厭惡感的刊物的廣泛宣傳，對佈道會竟然也產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幫助。

不過，新聞界也不是完全都沒有懷疑。在佈道會開始的第一個晚上，有一個倫敦的資深記者，在禮拜開始之前來拜訪叨雷。

「你們已經借下這一幢房子連續二個月？」

「是的。」叨雷回答他。

「而且你們希望每一天都會坐滿人？」

「是的。」

這個記者有一點點吃驚，他說：「為什麼？從來沒有人會想要在這裡舉行任何方式的聚會超過二個禮拜以上。就算是葛萊德司通（英國自由黨政治家）自己，都不可能讓它連續二個禮拜都坐滿人，而你卻真是希望二個月都坐滿人？」

叨雷回答他：「來看看吧！」

結果，光是那一天晚上，那一個記者看到的就已經夠了。大廳裡面不但坐滿了人，而且房子外面估計還有一萬人進不來。

不過，在第一場禮拜時有一些值得擔心的事情發生。有很多人擔心亞歷山大不能順利指揮這麼多的群眾，可是沒有多久，他就已經完全掌握了大家的心和聲音。不久，整個城市都在唱著他們這位「亞歷山大大王」的複與詩歌。

不作基督徒的代價

第一場聚會，叨雷帶著極大的說服力談到「不作基督徒的代價」。在呼召的時候，第一個站起來公開承認基督的人是一個英國陸軍軍官，他坐在講臺上面。這個人不久之後，便成為一個熱心的同工，而他的改變也是佈道會中一件影響很大的事情。

不過，如果從對倫敦所造成的衝擊判斷，或許最明顯的改變，應該是亞述林，他是音樂廳的一個歌唱家和演員。他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改變，並且不久之後，他還在他以前表演的音樂廳舉行禮拜，並且作他個人的見證。

同樣地，他們也在甘諾街旅館的大型會議室中，為商人們安排了很受歡迎的午間聚會。叨雷在這些時候，仍然是講些有關聖經、聖靈、復活、禱告和異端的題目，並且也留出一些時間給大家問問題。

有一天，他的講題說到：「為什麼我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有二個人立刻站起來，唐突地表示要問講員一些問題。其中一個人是坐在會議室中間；而另外一個人，則是坐在講員後面的座位上。二個人都是同時立即開口。叨雷在驚訝不已的聽眾面前遲疑了一下，然後就用手指著站在他面前的這個人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結果這個人試圖逃避這個問題，可是叨雷又問了一次。叨雷尖銳而宏亮的聲

調，讓這個人躊躇了一陣。然後叨雷說：「各位先生，這個人羞於說出他的名字，所以我也為他感到羞恥。」結果，這個人跌回他的座位。同時，站在叨雷後面的這個人，也變得非常安靜。然後叨雷又突然轉過身來問他：「你是不是也羞於說出你的名字？」

這件事情結束之後，叨雷對一些不誠實和擾人的批評感到有些不能忍受。例如，有一次有一個人問他：「看到你說你很像基督，你可不可以好心地告訴我們，你能不能走在水上？」結果群眾都笑了。不過等大家的笑聲停止之後，叨雷說道：「是的，我可以走在水上……（停了很久），比走在威士卡上面更好！」

很少會有叨雷無法控制的情況發生。有時候，他會把一些尷尬的情況變成好笑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在亞伯廳，當他的信息講到最後的關鍵時刻，有一個坐在第三排的彪形大漢卻站了起來，朝門口走去。他沉重的步伐產生非常可怕的聲音，並且他的靴子還很不客氣地軋吱作響。叨雷阻止他，可是他卻絲毫不在乎自己造成的干擾，仍然繼續朝門口走去。當他快要走到出口的時候，叨雷突然大叫：「在我們國家，軋吱作響的鞋子表示它們是不值得買的鞋子。」結果群眾哄堂大笑，然後，等叨雷繼續講道的時候，大家早都已經把剛剛的那一件事情忘、掉了。

叨雷給倫敦的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有英國的血統，高貴又皇室般的外貌，而且更因為他那令大多數人困惑的稀有能力，總是可以令男女老少都願意信主。他不會大聲說話，卻總是可以讓每個人都聽見他的聲音——這是過去只有少數幾個人能夠在皇家亞伯廳辦到的。當他站在人們面前的時候，他就是他自己，絕不會矯揉做作。他看起來和一般的傳道人真是完全不同：雖然他的講道總是會有神奇的結果。

有一個助理喬治大衛斯就說：

在他的工作中有一個最棒的特徵，就是在他釋放信息之前一定要作的簡短禱告。有二至三分鐘的時間，他似乎忘記了這個世界的事情，只僅僅站在神面前；並且叫人能夠看到他為人得救的禱告，常在禮拜結束後即可以得到結果，這實在令人覺得非常奇妙。

倫敦人也發現到叨雷太太和她的丈夫之間非常親密，這會讓他們想起著名的首相格萊斯頓和他的太太。她陪他參加每一場聚會，並且有很多人還會從一些簡單的對話或是小動作之中，發現他們彼此對待對方都非常溫柔。他們是無法分開的，甚至在公開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叨雷太太默默而謙虛，始終是她先生力量和靈感的來源。同時在佈道會裡，她還參加了個人工作。

為期二個月的佈道會在三月廿九日禮拜三結束。大廳裡坐滿了人，同時外面還有好幾千人進不來。那一位在第一天晚上來拜訪叨雷的記者又來找叨雷。叨雷走向他並且問他：「這裡有沒有都坐滿人啊？」那位元記者笑著回答他：「的確都坐滿了人。」

叨雷認為這一些佈道會，是他所曾經看過最特別的佈道會：「那裡沒有興奮的喧鬧聲，只有神親自降臨的威嚴靜默。大家都似乎坐在那裡，被神聖靈的能力所吸引。整場講道之中，大家的興趣都很強烈，有時候甚至是非常強烈，然後，等呼召的時候，大家的回應非常快又非常多。」

倫敦福音委員會主席勞德金耐德說：

它完全超乎我們原先最樂觀的期望。這裡從來沒有一場連續舉辦的聚會，會有這麼多人參加。慕迪和孫基的聚會也沒有吸引這麼多人來參加，而且他們也沒有在一個地方待這麼久。……我們向那些

原先打算傳遞信息的人傳遞了信息，並且也向非常多未料到的人傳遞了信息。

出國來參加浸信會世界會議的狄克森，是金耐德佈道會結束時的特別來賓。他帶著熱烈的確信「五旬節的風正在神的教會之中刮起」離開了結束禮拜。

佈道團在四、五、六月之間，是待在佈雷斯頓、南倫敦和河濱大道（都在倫敦）。這些地方的聚會場所，最多都只能容納五千人，但是它卻給住在倫敦不同區域的人，有機會可以參加佈道會。佈道會雖然不像在皇家亞伯廳一樣特別，但是卻也一樣繼續地攪動著倫敦市。

寧願贏得靈魂

連續五個月在倫敦的工作，一共合計有一萬七千個人登記決志。這是他們所有福音事工的最高峰。有一天晚上在佈雷斯頓，他說了一些話，而倫敦人都相信：

我寧願贏得靈魂，勝於當世界上最偉大的國王或皇帝；我寧願贏得靈魂，勝於當指揮軍隊的偉大將軍；我寧願贏得靈魂，勝於當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詩人、小說家，或文學家。在我的生命之中有一個野心，就是盡可能多贏得一個靈魂。哦！拯救靈魂不論是男是女，這是唯一一件值得去作的事情，我們願意一直作這一件事。

但是這樣竭力工作的結果，卻開始耗損他的身體，特別是他有時候最多一天要講道八次，而平常最少也要講道五次。在佈道會結束的時候，叨雷的身體開始出現一些過度勞力的徵兆。可是在佈道會期間，委員會卻還因為看到這些驚人的結果，而熱心地請叨雷在他休息的那一天晚上——通常是禮拜一也能夠出來講道。不過，叨雷並沒有接受這個建議，因為他相信他需要有一天的休息，並且也盡可能維持這個習慣。如果不是這樣，他恐怕也沒有力氣結束在倫敦的佈道會。

事實上在夏天，他有一個休息的機會可以再一次回到德國休假。因為在柏林，他只要參加一個基督徒會議，然後所有的時間都是他的。可是不幸地，倫敦委員會卻替他在柏林安排了幾場講道。

叨雷太太從德國寄信給蓋勞德的時候，似乎對這一件事情感到有些困擾：

他們在他休息的那一個禮拜，為他安排帶領佈道會，每天二場而且一連四天。我實在不喜歡這樣，而且覺得這樣作是不對的。不過既然他們已經作好安排，而且在柏林也有信仰覺醒的情形，加上這個時候，他自己也很有興趣，所以叨雷先生便同意完成這個禮拜的工作。……有一天下午，在一場聚會之中有四十個人決志。雖然他必須藉由翻譯講道，但是他卻很高興可以向德國人傳福音。

叨雷太太同時還說，她的丈夫在那一天早上，上樓吃早餐的時候，在電梯裡面昏倒——這對平常身體一向都很健康的叨雷來說，是很不尋常的事情。不過在晚上的聚會中，卻有許多人信主，特別這還是他坐在五千人的帳棚裡對著大眾講道。

整個夏季所剩下的時間，對叨雷和他的家人來說，實在是一段很美好的時光。他們作了許多以前常作的休閒活動，並且玩得非常盡興。在夏天，叨雷另外在德國裡本斯萊也主持了一個簡單的會議。有一次他在海關遇到一些官員，還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些人用懷疑的態度，要求他拿出結婚證書。結果叨雷憤慨地說道：「我是一個牧師，並且我在整個歐洲大陸到處講道，而你們卻向我要結婚證書。這可真絕！」

結果這些官員可是嚇壞了，而小魯本對他父親的反應也是大感意外。他以前從來沒有聽過他這個樣子說話。不過後來他的父親卻低聲竊笑，原來父親是故意的。叨雷對他解釋說：「小魯本，有時候你

必須照一個人的蠢行，回答他一些蠢話。」

很快地夏天便過去了，他們如今正準備要在英格蘭的雪菲德、朴裡茅斯，和牛津舉行最後三場佈道會。這是三個很有趣的地方，因為每個地方的人都不一樣。雪菲德是一個工業中心，有許多製造刀劍的工人；朴裡茅斯則是大約有二萬五千人口的軍事與海軍中心；而牛津則是一個大學中心，有非常多的學生。在他們的佈道會中，雪菲德和朴裡茅斯都有許多人信主，可是在牛津願意信主的人卻比較少。

首先，在牛津有許多反對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信主的學生在內。但是叨雷和亞歷山大二個人，藉著和學生在宿舍房間及一起晚餐的個人接觸中，卻大大地改善了他們之間的界隙。在他們全世界的旅行中，就以他們和牛津學生所作的個人接觸最多。

唯一的一扇門

叨雷認為在這二群很有教養而且聰明的人心中，的確會有一些特別的障礙，但是這卻不會改變他的信息。在對「市民和大學裡的人們」講道時，他曾經在他的一篇講章中，明白地指出：

通往驕傲的道路有二邊：一邊是高貴的，而一邊則是邪惡的；可是這卻是同一條道路，並且通往同一個地方。你們當中有許多人想要靠著學問和藝術得救。想要靠著上教堂聽牧師講道，和穿過五彩繽紛玻璃窗上的光芒，藉著優美古雅無與倫比的風琴所彈奏出來的美妙音樂，深扣你心並且充滿在你心中，使你充滿愉快的感覺，讓你覺得真美，令人感到安慰和快樂，而你覺得這正是藝術宗教，可以使你得救。可是這些並不能救你。……到天國只有一扇門，每個人都只能走這一扇門。每個人都只能以罪人的身份，走過這一扇門。

在佈道會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事情，不過這一件事情卻是直到佈道會結束以後大家才知道。有一個大學裡面非常傑出，不過卻曾經在他的班上公開否定基督教義和行為無誤性的人，竟然在佈道會結束之後，主持的一個福音佈道會中，宣佈他接受他以前所否定的真理。他說：「幸虧有了叨雷博士，我才得以在神裡面。」

當牛津佈道會要結束的時候，整個情況有了相當大的改變，甚至連叨雷都覺得這一段時間是「在這個國家所花的時間當中，最有價值的。」對四年的國外工作來說，這真是一個很好的結束。姑且不管不列顛島還有許多大城市都在邀請他們——「英國人還想留我們多待幾年」——甚至連瑞典和南非也包括在內，叨雷他們卻已經準備好要回美國。這是一段很有意義，卻也是非常辛苦的四年，而叨雷在這幾年當中，甚至從來沒有缺席過一次聚會。

在不列顛島佈道會結束時的訪問中，有人要求他為佈道會的主要特色，作一點評論。他說：倚靠神；全世界有成千上萬的人在禱告；從神而來的極大盼望；相信全部聖經都是神的啟示；堅持傳講古老的教義，並且證明它在得人歸主的事上是大有功效；和強調倚靠聖靈的位格與工作。

不列顛島一些有效，登記決志的統計數目，大約是：

格拉斯哥	三千人
亞伯丁	二千人
貝爾法斯特	四千人
利物浦（第一次）	四千人

曼徹斯特	四千人
伯明罕	七千七百人
都柏林	三千人
布裡斯托	四千五百人
波爾頓	三千六百人
卡迪夫	三千七百五十人
利物浦（第二次）	六千人
倫敦	一萬七千人
朴裡茅斯	三千五百人
雪菲德	三千三百人
牛津	八百人

總數有大約超過七萬人，不過這並沒有包括所有不列顛他們曾經去過的城市。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不列顛大部份的城市，叨雷佈道會的結果，都超過了慕迪的結果。」（注1）。

不過，叨雷最關心的事情，並不是當時的決志。他常常告訴基督徒，如果復興是真實的，那麼「它就不會結束」。小魯本後來說：

甚至到最近幾年，我都還會遇到一些從英格蘭和蘇格蘭過來，當年在我父親的佈道會中信主的人。常常會有人告訴我，他佈道會的果效比其他人的佈道會，對那些國家的宗教生活，具有更持續與深遠的影響。他們把這一切，歸因於他理性而避免情緒化的講道，他只要求大家加入教會，深入研究聖經（注2）。

十一月廿八日，大家在利物浦為這群宣教師舉行了盛大的離別禮拜。他們給了他們一本簽名簿，上面有住址，並且還有他們在不列顛群島拜訪過的每一個城市的委員會會員的簽名。上面記著：

每當想到你們，我們都會感謝神。我們感謝祂，因為你們幫助許多人得救，因為你們明白的見解，也因為你們殷勤的講道。我們感謝祂，因為你們為我們所打開的聖經之路；因為你們為老燈臺所點燃的新亮光；因為你們教導我們聖經的真理；因為你們揮動「聖靈寶劍」所帶來的奇妙結果；也因為，你們幫助許多人瞭解並且體會天父的愛、聖子的恩典，和聖靈的交通。

接著，叨雷引用腓立比書四章四節和以弗所書六章十節，這二節主要針對那些剛剛才信主的人，作了簡短的講道。而在結束的歌聲之中，叨雷還是像往常一樣，很快地便溜走了。

注1：《Modern Revivalism》William McLoughlin, Jr. 著(紐約 The Ronald Press 一九五九年出版) 第三六七頁。叨雷的估計比較保守和謹慎，他覺得大部份的統計數目都有偏高。

注2：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小叨雷之私人信件。就在最近一九七二年，作者坐船通過英份海峽的時候，還遇到一位蘇格蘭自由教會的牧師，他非常愉快地跟我回述起他母親在唐迪參加叨雷佈道會時，如何信主的情形。

第五部

提供生命的話語

(1906 ~1928)

第十九章 值得尊敬的先知

「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這是耶穌對自己在加利利的看法。而叨雷的情形也差不多。就好像他一位很親近的朋友所說的：「叨雷直到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對他的肯定傳回他的家鄉之前，他的價值從來都沒有得到完全的肯定。」由於日本、中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和不列顛群島對叨雷的尊敬，使美國人相信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中，有一位值得尊敬的先知。

來自家鄉的排擠

不過儘管海外佈道工作的結果，甚至超過一些最有信心的人的意料之外，而產生極大的衝擊，但是還是有許多人懷疑叨雷和亞歷山大，是不是同樣也能夠在他自己的地方產生同樣的結果。在美國的宗教領袖不禁對這股新興的福音趨勢，產生極大的疑惑和阻礙。在這群宣教師抵達美國海岸之前，便已經形成很大的反對聲浪。

有一群公理會牧師到英國觀察完他們的福音工作之後，提出很強烈的反對意見。其中有一個人是住在布魯克林的凱德曼博士，他說：

我非常贊同這些誠實的宣教師的工作，但是我反對他們提出任何會造成教會分裂，並且到處激起有思想的人反對的獨特的神學觀點。我們並不想靠著一些老舊過時的傳統、一些已經被穩健、虔誠，和建設性的基督教學問所丟棄的東西，來贏得這一場爭戰：如果這些因為個人看法所產生的傳統，必須放進作為救贖的必要教義，那麼我就拒絕和任何一個這種曲解神真理的人聯合。

他所反對的東西，主要是針對三件教義——完全的啟示和聖經的無誤性、基督代替性的贖罪，和對邪惡永遠的刑罰。對叨雷來說，把這些傳統的教會教義稱作「獨特的神學觀點」、「老舊過時的傳統」、「個人看法」和「曲解神真理」似乎是有些奇怪。所以他覺得凱德曼的批評，應該只是時下自由主義思想成長下的單純反映。

其他的批評，也有集中在悔改的有效性上。有一個很特別的批評，是反對任何「認為救贖能夠使人離開地獄而進入天堂——也就是脫離可怕的災難而進入天國的快樂；讓任何人以為除非他的本性得到改變，他才是『得救』。」的復興。他還說，一個真正的復興，應該是「進入更高和更聖潔的生活，……使教會更剛強、惡行變弱、作生意時有更高的誠實標準，在政策上有公德心、聖潔的社交生活和愛家。」

無心之過

自從叨雷的佈道會對個人、教會和社會的生活，產生特別明顯激烈的衝擊之後，這樣的反對意見似乎顯得有些奇怪。著名的福音派牧師皮爾森說：「不管叨雷到那裡傳福音，在那裡不僅會有明顯的改變發生，而且所有的福音工作也都會受到刺激。……我們如果愈靠近來看這一件工作，便愈會對結果感到滿意。」不過，基於芬尼和慕迪佈道會的固定特徵來看，他也說「看到叨雷先生的服事也有相同的結果，似乎是快了一點」。

還有其他的批評，是認為他們有商業化的傾向，而且佈道會的組織也過於龐大——同工的數目、詩班的數目、聽眾太多，總之，每一件東西都太大。不過，叨雷對這一點似乎比對那些批評這件事的人，有更強烈的感受。他稍早曾經在信中對費特說到：「有許多商業行為和愈來愈大的組織，已經不知

不覺地進入我們的工作之中，而我怕會因此愈來愈減少對神的依賴。」

商業化的傾向是無心之過，不過有很多人很快便覺得，銷售亞歷山大深獲喜愛的小紅皮詩歌本，已經變成一個問題。雖然批評的人有點言過其實——亞歷山大並沒有從中賺取私利——但是叨雷還是作了明確的限制，不准它們在美國銷售，以抑制這個傾向。

就佈道會的「龐大」而言，叨雷原本也只是計畫讓佈道會按照傳統的方式進行，就是只有講員和唱詩的人而已。不過，佈道會卻大大超乎每個人原先的期望，以致不得不增加同工並且擴大規模。叨雷原則上並不反對擴大規模；不過等到有些人似乎以為必須這樣，才可以讓佈道會成功時，他反倒感到困擾。他覺得有一個很大的需要，就是要「依靠聖靈，一件工作從開始到結束，都必須在聖靈中禱告的環境下進行。」

活力四射

再來的批評，就是關於情緒方面的問題。不過，很少會有人敢針對叨雷的佈道會，說他是一個情緒化的講員！而事實上，反倒是有一些人批評聚會太缺少情緒氣氛了。叨雷的態度可以從他有一次和記者見面的時候，反映出來。「我不太清楚我是不是完全主張從前的復興方式，讓情緒成為主要的工具。……當我站起來說話的時候，我總是把自己當成一名律師，然後把聽眾都當成陪審團。」（注 1）就好像叨雷時常說的：「我不是那種會過度情緒化的人。」

那些反對這一件事的人，通常是針對亞歷山大，特別是他唱一些像「告訴媽媽我會在那裡」這一類的詩歌。亞歷山大本來基於同樣的理由，也是不太想唱這一類的詩歌，可是當他看到早先和麥任威斯一起帶領的聚會中，可以得到真正的屬靈效果時，他才決定把這些詩歌固定放進聚會之中。

不過，不管別人對美國的復興抱持著批判和保留的眼光，可是叨雷並沒有受到影響。在芝加哥參加完簡短的歡迎會和會議之後，叨雷在一月份便前往加拿大多倫多主領他在北美的第一場聚會。這一位元被多倫多記者稱為「活力四射」的人物，在可以容納四千人的梅西廳裡，對著幾乎無法控制的群眾講道。在四個禮拜的聚會期間，大約有四千五百人決志，這也是他很成功的一次佈道會。

在佈道會的最後一天，有二個兄弟幾乎旅行了一百哩來聽他講道。其中有一個兄弟這麼形容禮拜的情況：

我們很早就到了，可是大廳裡面卻擠滿了人。叨雷博士說些什麼，我已經記不太清楚。可是我卻永遠不會忘記他重複提到的以賽亞書五三章：「那知他為我的過犯受害，為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得醫治。」

這一位和他的兄弟一起來參加聚會的十六歲少年走出來作了重大的決定。他就是奧茲華史密斯，也就是多倫多後來非常著名的人民教會的牧師。而他的兄弟後來也作了牧師。

從二月到四月，這群宣教師在費城舉行了他們在美國的第一場聚會。他們作了大規模的預備，就像在墨爾本的聚會一樣。有二個很大的兵工廠分別在城裡的南邊和北邊，被改造成聚會之用。前一個月的聚會在北邊舉行；而後二個月的聚會，則在南邊舉行。他們每天通常都會有九千人來參加聚會——下午大約三千五百人，晚上大約五千五百人。

在費城為生意人舉辦的聚會，反應特別熱烈。而且叨雷總是可以滿足這些人的需要；不過他們還是增加了二項新的創舉來幫助這些人。第一，就是他們在旅館或是餐廳，特別是為生意人舉辦了奮興

午餐會。他們安排的節目十分簡單——只有詩歌、基督徒商人的見證，及亞歷山大的一點講評。而另外，則是在市中心開闢協談室，由剛剛加入的宣教同工威廉負責，用來說明那些有心靈上需要的人。

劇院婦女工作

佈道團同時對學生工作也有很大的興趣，他們總共在城裡的四所學院和三所醫學院舉辦演講。而叨雷還應邀到賓州大學演講：亞歷山大也到威爾森校長的普林斯頓大學演講。不過最特別的一件事，還是叨雷接受邀請，到劇場婦女安息日聯盟（Theatrical Woman's Sabbath Association）帶領聚會。雖然叨雷拒絕去看戲劇表演，但是他卻從來不會不肯和這些人或是這些團體一起聚會。

叨雷反對戲劇表演的理由也很簡單：

劇院是一個公共團體，我們必須把它看成是一個公共團體，今天真正存在的劇院是什麼樣子，我們就應該用這種方式去看待它。有些人可能會把戲劇表演想像得非常聖潔崇高，想像戲劇是社會影響力當中最高尚的一種；可是問題並不在於我們怎麼去看待戲劇表演，或是戲劇，而是今天真正存在的戲劇本身，這才是問題。

他和這些婦女一起誠摯的聚會，並沒有因此改變他對劇院的評語。而事實上，費城劇院經理估計他的聚會，差不多花費了他們至少六萬元。

還有一些很有趣的聚會也是在下午舉行的。這個時候比較不正式，而叨雷也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可以回答一些聖經問題。其實禮拜六的全部時間，他都是用來回答問題。聽眾非常喜歡聽他回答問題——特別是針對那些反對者所提出的問題。有很多人會利用這個機會渲泄他們心中的怨氣，甚至問叨雷敢不敢把這些問題念出來。而叨雷的回答卻是：「念出來？為什麼不念出來？我很願意把任何問題都念出來。」每一個想得到的問題，他差不多都可以回答——包括二個其最常被問到的問題：「該隱到那裡娶太太？」和「鯨魚怎麼把約拿吞下去？」

天生的幽默

有一個下午聚會的時候，還發生一件有趣的事。當時是在前一天晚上聚會時，就在叨雷走上講臺準備講道的時候，哈克尼斯卻走到外面去呼吸新鮮空氣。後來，等哈克尼斯又回來開始準備聚會結束的伴奏時，叨雷從講臺上面走下來，跟他講了幾句簡短的話：「當我站起來講道的時候，可不是在給你信號，說你可以起來出去走走。」因為這些話講得並不是很小聲，讓詩班都覺得很好笑，如果不是因為當時是一個很嚴肅的場合，大家都會捧腹大笑。

第二天，叨雷似乎覺得他對伴奏有一些太過苛刻，所以在下午聚會之前的十五分鐘，他笑嘻嘻地走向哈克尼斯，對他說：「鮑伯，我希望你講十分鐘話。」

「但是我要說什麼呢？」

「告訴大家你的經歷。他們聽你彈琴，也唱過你的詩歌。他們會很想聽聽你說話。」

當叨雷用他習慣的稱呼介紹「鮑伯」時，哈克尼斯低聲問他：「你今天的主題是什麼？我想說一些能夠配合你的話。」於是，一向都希望保持禮拜思想連貫性的叨雷說：「不作基督徒的代價」。然後又加了一句話：「隨你講多久。」

結果，由於哈克尼斯非常熟悉叨雷的講章，於是他列出整個信息的幾點大綱，並且針對每一點又作了二～三點很好的說明，把叨雷要講的東西都講了。等他走下講臺時，尷尬不已的叨雷馬上叫亞歷

山大：「查理士！查理士！過來這裡！帶三首詩歌。他偷了我的講章。我必須趕快再準備一篇。」於是，亞歷山大捧腹大笑地迅速「帶」了三首詩歌。後來，每當他們愉快地談到這一件事時，叨雷總是回答：「那可不是玩笑；那是竊盜行為。」

費城的佈道會不但是美國最長的一次佈道會，而且也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佈道會。總共有將近五千人信主——而他們當中，有不少還是當地商界和政界的領袖。

根據芝加哥每日新聞（Chicago Daily News）中說：

該運動最令人震撼的一個特性，是當地的復興使得許多費城的教會，增加了一大群會友。這麼多人加入教會，甚至我們常常聽到有超過一百個人同時加入一間教會。

叨雷對後面這一件事情感到特別高興：「我想這一件事情，比在兵工廠舉辦佈道會更值得高興。」他還說：

就贏得靈魂、就喚醒那些稱作基督徒的人的興趣；就喚起教會，和就充滿全市宗教感覺的極大影響力來說，佈道會是成功的。我對我在這裡的工作感到很快樂，而且每當回想起這件事——我也會非常愉快。

事實上，因為叨雷非常喜歡費城，於是他便決定把他夏天的休假住所，從諾斯費德遷到費城。

五月和六月，他們是在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和加拿大的渥太華工作。這二個地方的聚會也很成功，特別是在後面一個城市。同時，這二個地方也都有一個名人決志。在亞特蘭大，有一個南方最傑出的牧師山姆斯摩重新歸主，並且還因此在亞特蘭大地區，產生了感電效應。在渥太華，則有加拿大中量級拳擊冠軍亞福亞倫信主，並且不久之後，他還進入慕迪聖經學院進修神職。

暫別亞歷山大

亞歷山大在亞特蘭大，則是遇到一件非常艱苦的事情。當時，仍然住在伯明罕的亞歷山大太太生了一場重病，使他的情況受到很大的影響。因此，雖然他在渥太華的佈道會中，還是表現得很正常，可是在他的心裡，卻是渴望回到英格蘭的「田納西」那裡。等佈道會一結束，他便立刻趕回到她身邊。在他回到她的身邊不久，她便接受了一場非常重大的手術，當時，她的生命有好幾天都是處在非常危險的光景。而醫生要求她必須得到完全的休養——特別是海上旅行——對她的複元是必須的。因此，亞歷山大只好暫時結束他與叨雷的工作，以便可以陪她。

叨雷寫信給住在伯明罕的朋友時說道：「在他離開她的這幾個月裡，他跟隨神的呼召，並且在這倆國家傳揚福音，實在是一件難能可貴的奉獻，不過我現在不會同意他離開他的太太。」他又說：「我們希望我們的分開不會太久，而且我們很快又可以在一起服事。」

整個夏天，叨雷都忙著參加各種短期福音工作和聖經會議，幾乎沒有什麼休息的時間。他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待在一些非常著名的會議營地，像是加州的賀門山、印第安那州的惠諾那湖，和諾斯費德等地。

那一年的秋年，小魯本到賓州伊斯滕的拉法耶特學院讀書。叨雷原本希望他也能夠到他以前就讀的耶魯讀書，可是因為小魯本出國的緣故，所以他必須多等一年，才能夠獲准入學。而叨雷覺得拉法耶特可以讓小魯本獲得實質的教育，並且它也比較靠近他們在費城的新家。凱兒、布蘭屈，和年輕的馬格麗特則是和他們父母一起住在家裡。

叨雷覺得他對秋天的佈道工作，並沒有充份的準備，因為整個夏天沉重的服事讓他精疲力竭。他寫信告訴費特說：「我需要好好休息，才能在納許威爾工作，我一整個夏天都沒有休息。」他還說：「我因為花粉症而臥病在床。昨天晚上是我超過四個禮拜以來，第一次可以躺在床上睡著。我雖然不會十分痛苦，但是咳嗽卻使我睡不著，所以我必須坐起來才行。」這是使他在夏末創受困擾的慢性花粉症。

亞歷山大後來又遇到另外一件麻煩的事情，使他不能回來和叨雷一起服事。亞歷山大之所以會比原先計畫的離開更久，主要是因為亞歷山大太太的母親意外去世。這個原因使他們必須再回到英國。從亞歷山大不能給叨雷一個明確的保證之後，他於是只好聘請慕迪聖經學院的陶勒帶領詩歌，以及查理士布特擔任獨唱的工作（注2）。

亞歷山大曾經說布特這位男中音：「他的聲音聽起來，好像有橙花在裡面」，但是不管是陶勒或是布特，都比不上「查理」的聰明絢爛與他在講臺上的指揮能力。不過，這二個人在佈道會音樂工作上的價值，在納許威爾的秋季佈道上，很快地便得到了肯定。

清醒的聽眾

納許威爾的佈道會在剛剛開始的時候有些困難。這些「聖經地帶」的聽眾，對福音佈道會總是漠不關心。於是有一天晚上，叨雷對著他的聽眾大聲說道：「到底要怎樣才可以讓你們清醒？」（注3）可是等到佈道會要結束的時候，聽眾卻已經變得非常「清醒」——事實上，整個城市都受到影響。在結束聚會時，他受邀到著名的賴曼會堂為已故的山姆瓊尼斯宣教師的紀念禮拜中講道。在他們結束納許威爾的佈道會之後，便前往奧馬哈，然後第二年一開始，就開始在克裡夫蘭工作。

叨雷熱衷地寫了一封信寄給費特，談到克裡夫蘭的聚會：「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就有這麼深的感動，……克裡夫蘭一直被人稱作是宣教師的「墓園」，但是神卻讓我們大獲全勝。」不過事實上，在聚會的時候，還是會有老鼠在大廳聽眾之間穿梭跑動，而且也會有一些無賴在外面對著房子丟石頭！

叨雷和克裡夫蘭報（Cleveland Press）的記者，作了一次有趣的言方談，並且報導了他平常的生活作息：

我在睡飽了之後起床。練習啞鈴直到肌肉舒服，然後跳進冷水浴缸。再來早餐。節食嗎？哦，才不。任何東西會擺在我面前我都會吃個精光。早餐之後，我通常會有一點輕鬆的散步。如果時間充裕，我就會走得比較久。不過在那之前，我必須口授一些信件。這是最麻煩的一件工作。……散步之後，我便回到旅館開始讀書和思考，……我的工作在下半的聚會時開始，從那之後，除了少數片刻的休息之外，我會一直忙到將近午夜。

有時候壓力很大，但是我不會依靠興奮劑的幫助。……至於其他的事情我從不擔心。我一向都很強壯、健康。……神一直都很恩待我。

冷酷的特性

不過，當年最特別的一次佈道會，應該是在水牛城的那一次。叨雷說那裡的聚會，會讓「我們在這個國家所作的一切見證，都黯然失色。」並且同時「我們從來都不敢期望在第一個禮拜，會有如此了不起的結果。」在一次聚會結束後，有七百〇二個人決志歸主。貝裡監督俯身靠近叨雷：「這簡直就是五旬節嘛！」叨雷的講道像閃電般撞擊聽眾，並且讓水牛城快報（Express）的記者因此形容他的講道，具有像馬特科頓、愛德華滋，和查理斯芬尼的「冷酷的特性」。

剛剛進入夏天，惠頓學院就在一九〇七年六月廿日，頒授給這位「值得尊敬的先知」神學博士學位。他們是因為他「在福音界和教會教育上傑出的工作表現」而作了這個決定。事實上，叨雷已經有過許多次被推薦獲得榮譽學位的機會：不過他卻覺得博士學位並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所以都拒絕了。

這一次他所以會改變心意，主要是基於一些非常實際的情況。由於他罕見的聖經學識和他在德國的研究工作，使許多人都認為他是「叨雷博士」。站在誠實的立場，他覺得他必須跟別人解釋他並沒有得到這樣的學位。不過常常如此，也為他增加不少困擾，所以最後他終於心軟，並且接受了榮譽博士學位。他選擇接受惠頓學院的學位，是因為這間學校堅強的福音立場，同時也因為他和該校的校長布蘭查德博士之間的友誼。

一九〇七年的夏天和以往同樣忙碌，不過他卻有二次重要的會面，並且這二次會面對叨雷日後的服事，也都有很重大的關係。

第一次會面，是和他以前在明尼波里斯時的朋友「爹地」荷頓。荷頓和一個有錢的平信徒史提瓦特打算在洛杉磯設立聖經學院。因為他們認為叨雷是聖經學校的主要權威，所以他們二個人都很渴望得到他的意見。叨雷博士覺得洛杉磯是一個設立學校很好的地方，因此就同意在一月份舉辦三個月的福音佈道會，在可能的將來，他和這間學校會產生任何的關係嗎？

而另外一次會面，則是和賓州曼徹斯長老教會的牧師約翰莫道克麥克印尼斯博士。麥印尼斯曾經拜訪過諾斯費德，並且對聚會中極大的屬靈衝擊，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感覺有需要建立另外一個類似的會議營地，以便中部幾州容易參加。由於知道叨雷也有同樣的興趣，所以麥克印尼斯便設法取得叨雷的同意，答應除非先看過曼徹斯才能決定地點。叨雷博士稍微有點勉強地同意，在秋天回芝加哥的時候，在那裡稍作停留。

注 1：Mchoughlin, Jr., 著，第三七一頁。一九〇七年一月廿一日，叨雷在寄給費特的信中，談到吉帕西的服事時說：「當然，吉帕西不斷訴諸感情的作法並不是我的路線，我覺得如果能夠有智慧地處理，提供給那些人接受的立場，並且帶領他們理智地接受基督會更好。」

注 2：在叨雷的佈道會中，亞歷山大是一個完美的配搭，不過如果說：「沒有亞歷山大，叨雷就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成功的宣牧師。」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Modern Revivalism」McLoughlin Jr., 著，第三七四頁。叨雷博士有許多年沒有亞歷山大的同工，但是仍然有許多很好的佈道工作。亞歷山大後來幾年加入宣教師韋伯契曼，在全世界從事福音佈道旅行。

注 3：叨雷博士對南方聽眾的個人訴求力比較微弱。他通常對北方和東部的聽眾的欣求比較有效。

第廿章 日落坡

火車緩緩地爬上滿布密林的藍脊山。當叨雷從火車上，向外凝視著似乎是無路可行的景色時，心裡想著：「或許我不應該答應麥克印尼斯，我已經決定要在別的地方設立會議營地！」

不久，他的思想卻隨著火車的突然停止而中斷，那裡正是曼徹斯，海拔一千七百呎、風景如畫的賓州小村莊。這裡許許多多綠色木板套窗的白色小屋，顯示出它一些悠久的新英格蘭魅力。麥克印尼斯在那裡迎接他，並且立刻就帶他來到一處充滿夕陽的寬闊土地。

站在小丘山頂上的景色，看來十分令人吃驚。層層起伏的山丘加上高高低低的美麗森林，點綴著

秋天的色彩，並且沐浴在漸漸西下的日暮下，叨雷馬上熱情地說：「這是我曾經看過，舉辦聖經會議最美麗的地方。」叨雷博士和麥克印尼斯於是一起跪下來禱告，並且立刻決定要把那裡買下來。

在他返回芝加哥的途中，相信會有許多關於曼徹斯的想法，在他心中交錯出現。有時候，叨雷強烈地感覺到需要一個可以避免自由主義侵入及著重強調聖經研究及禱告的會議。以前主要的問題曾經是：「要在那裡舉辦？」但是如今，他卻已經可以開始訂定會議程式的明確計劃。他想：「可不可能在下一個夏天就舉辦呢？」不過擺在眼前的，還有一個芝加哥的聚會需要準備。

在芝加哥，他有許多美好的回憶。他和慕迪先生，不管是在學校或是在芝加哥街教堂一起服事，都是永遠無法忘懷的。而且這裡，也是過去六年來世界復興首先興起的地方。

平信徒興起

叨雷應邀帶領十、十一月的佈道會，這是由芝加哥平信徒福音委員會所贊助的。這個委員會在當年稍早才由「一群原本沒有關係的商人團體，和好幾個不同教派的年輕人為了特定的福音事工」而剛剛成立的。因此，這個「為了提升芝加哥福音工作的平信徒責任體」在成立時，便採取了一些明確的步驟。

在叨雷所有的佈道會中——就像慕迪一樣——至少總會有一位有錢並且又有影響力的平信徒在委員會中。例如康佛斯是伯德文機關車工廠的老闆，華納曼克是費城一家有錢的百貨公司老闆，而負責亞特蘭大聚會的亞薩甘德，則是富有的可口可樂大企業家。平信徒是納許威爾聚會中主要的負責同工，同時，在芝加哥的佈道會也是完全由平信徒所贊助。貴格燕麥總裁可羅納爾更是芝加哥的指引明燈。

這種責任轉移到平信徒身上，不但顯示平信徒在福音事工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並且也顯示出牧師間相互合作的困難。叨雷在稍早還發現甚至「有一些牧師似乎以為他們只要來參加，並且表示同意的態度，便算是盡到責任了。」有一些對福音工作較新的自由態度，影響了不少牧師。不過，芝加哥的佈道會卻有好幾位牧師提供了很大的協助（他們有一個很強大的牧師諮詢委員會），當然同時，這也包括了慕迪聖經學院的學生在內。

佈道會作了很大的準備工夫，他們在靠近市中心空曠的地方，立起可以容納五千人的帳棚，以作為晚上聚會之用。同時，他們還訂下大北戲院三個禮拜，作為主要針對生意人的下午聚會。

聚會非常成功。芝加哥論壇（Chicago Tribune）中有一篇文章的標題是：「八個禮拜有三千人悔改。」上面說：「統計證明這是阿利根尼山脈西部舉行過最成功的一次佈道會。」在聚會中，一共有二千零四十八個人公開地走出來，簽下決志卡。在大北戲院的下午聚會中，叨雷加強基督徒如何確認聖經的真確性，在佈道會中也有很顯著的成就。像往常一樣，叨雷對生意人也造成了相當大的衝擊，而平信徒福音聯盟，也從原來的六十個人增加到二百七十五個人。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下午的聚會（注1）。

叨雷十分期待一月份起在洛杉磯展開的為期三個月的工作；不過，打算作為聚會之用的場地，卻在聚會開始的前不久，遭受許多指責。由於並沒有其他適合聚會的場所，所以他們只好取消聚會。這一次的聚會原本是為了在洛杉磯設立新的聖經學院而舉行的。不過，雖然遭遇這次挫折，聖經學院仍然如期成立。

同時，叨雷博士也把注意力轉移到曼徹斯聖經會議。當他還在芝加哥的時候，他曾經和親近的同

工一起開會，討論會議計畫。然後，他便對基督徒發出呼召，對第二年的夏天：

如今，我要邀請所有那些愛神話語，相信神垂聽禱告，以今天教會和世界景況為己任的人，前來賓州曼徹斯參加聖經研究、禱告，和靈修會，日期是從八月廿一日到卅日。

捨不得布蘭屈

當他回到費城，他在十二月為他的女兒布蘭屈完成了婚禮。她嫁給了喬治亞州伯頓的特惠格斯。過去，她一直是家裡的「陽光」，因此，她的離開對家人來說，是件很捨不得的事。當她的父親說到：「布蘭屈，妳願意接受這個男人……」時，他甚至還失去往日的冷靜，而有些說不出話來。這一對快樂的新人後來定居在亞伯頓。

冬天和春天很快地便過去了。雖然沒有辦法到洛杉磯工作，但是叨雷博士在一些大城市（例如那年三月在底特律）和小城市的福音佈道工作仍然很忙。其中有一次，他在一個小城市還發生過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當時，叨雷博士接受邀請到一個中西部的鄉下城市佈道，那裡原先說要搭建一個可以容納二千五百人的帳棚聚會，可是等他到了之後，卻發現只有一個臨時趕工、搭建起來而且坐不到一千人的帳棚。那時，他對這種情況和委員會的表現十分冷漠。他指控說：「你們對神不誠實，沒有照約定來作。」然後，他又預言說第二天會有一場暴風雨並且毀掉禮拜。儘管大家反駁說以後這個時候都不會下雨，但是第二天事情還是發生了。第二天，傾盆大雨把會眾都淋濕了，同時也毀掉了帳棚和禮拜。於是，他們只好一直在一間教堂聚會，直到帳棚修好並且擴大為止。

不過，由於叨雷博士根深蒂固的責任感，使他忍不住一直不斷地在指出委員會應該為這一次事件負責。結果，使得委員會不願意再繼續聚會。後來，叨雷也發現到自己的不對，於是便和同工哈克尼斯一起禱告，承認批評的罪，並且祈求更大的勝利。後來，整個情況便完全改觀了，在結束的時候，委員會對工作有很大的贊許。

小魯本的獻身

不久，已經到了夏天，魯本從拉法耶特學院回家，全家在威斯康辛心湖渡過他們的暑假。多年來，全家聚集在一起，一直是叨雷家族保持的習慣。從來沒有任何更有趣、更好玩和更盡興的時光，可以和全家在一起度假相比。並且叨雷博士也總是帶領他們作一些——有時對休息來說，是非常激烈的活動。

當他們在心湖度假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們全家在主日有一起作禮拜的習慣。有一個禮拜天，他們來到附近的一間小教堂，聽了一篇無疑是相當差勁的講道，其中毫無新意。但是魯本卻發現他的父親竟然非常專心地注視著那位牧師，以致他感到有些困惑。

魯本知道他的父親非常瞭解講道的內容，所以就問他的父親他為什麼可以這麼專心。他回答他：「魯本，我來教會敬拜神不止是為了聽講道。不管是誰講道，只要你的心思敏銳，你都會有收穫。甚至會有一連串的想法引發出來，並且使你獲益。」

在夏天期間，魯本也參加了諾斯費德會議。當他在那裡的時候，他在學生自願要成為傳教士者上簽名。多年來，他一直拒絕教會的呼召。在他的心中，他盼望進入醫學界，正如他的父親也曾經盼望進入法律界！甚至在他還只有五歲的時候，在芝加哥聽到戴德生和其他佈道會的人所講的話，也使他

對傳道事工有著深刻的印象。不管如何，他一直覺得他是「註定」要成為傳教士。不過最後等他順服時，那實在是一個很快樂的決定。他的父親對他的順服非常高興，並且「對這一件事顯得非常興奮，雖然他從來沒有在私下談過這件事。」而他的兒子即將成為一位傳教士的事實，既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卻也是一件難過的事情。叨雷博士希望，在一些事情上面能夠得到兒子的協助。

到了夏天，叨雷全家從費城搬到了「叨雷居」，這是一幢座落在靠近曼徹斯中心、洛卡斯特街的二層樓紅色磚塊房子。雖然會議只有在夏天才會舉行，但是有好幾年的時間，這裡卻是他們整年都可以住的地方。

超宗派主義

叨雷並且加入麥克印尼斯牧師的曼徹斯長老教會。同時也悄悄地離開他原先加入的公理會教派。雖然從外表看來，他毫無疑問地是一個在教派間走動的人，但是他還是相信應該成為當教會的會友。於是，他成為長老會會友，「因為我相信一個人應該屬於一些明確的信徒團體，並且對它負責。」而且，長老會的強烈正統立場也很吸引他。

不過，叨雷博士並不重視教派的差異。他曾經說過：

長老會和衛理公會、浸信會和公理會、路德會和主教派……之間的原有差異對我來說，並沒有任何意義。更正確地說，它們對我而言，從來就不具有什麼重大的意義。

他相信橫隔在教派間籬笆的高度，不但應該儘量減低，讓大家可以上面握手，而且還應該可以跨來跨去。他的超宗派主義（interdenominationism），還可以從他在加入教會時所回答的話裡看出來：「我是一個主教長老公理浸信徒！」他還常常進一步解釋說，他的母親是長老會信徒，父親是普救論信徒。他在主教派學校和公理會學院讀書，並且在二所路德會大學作研究工作。他接受浸信禮，他的第一篇講道是在衛理公會教堂講的，而他的太太則是主教派信徒。

為了和他自己無教派的精神一致，當叨雷到達曼徹斯之後不久，他便到不同的教會作禮拜。有一次，他們全家來到當地的一家衛理公會教堂，而牧師邀請叨雷博士在禮拜之前，能夠作五分鐘的短講。通常他會婉拒這些邀請，但是那位牧師不斷堅持，結果大出魯本的意料之外，他的父親作了一番即席的短講，內容精緻，而且完全不同於他平常的講章。禮拜結束以後，他問道：「你怎麼辦到的？」叨雷博士回答他：「魯本，我的心就像一個分類架。我只是把東西都收好，等到適當的機會再拿出來。」

不久，便到了舉行第一次曼徹斯神會議的時候，這一次八月底的聚會，引起極大的迴響，有將近二千五百個人參加。場地多半不是很好，因此來參加的人必須有足夠幸運，才可以借住到一些當地居民的房子。他們並且在露天市場，搭起了一座可以容納一千八百人的大型帳棚。

兒童聚會雛型

叨雷博士非常小心地強調，曼徹斯會議並不是要和「那些已經存在，並且作了許多很好的工作會議」作競爭，而是「另外一個需要更多時間去等候神，和對當前教會所面對的重大問題，有更自由的討論。」

叨雷選擇講員時也非常仔細。他希望那些講員能夠「具有健全和不好爭論的良好品行。」有一家報紙用下面的標題報導了這一次的內容：「叨雷博士：明確、強烈而大膽。狄克森博士：銳利、活潑而善辯。葛力格博士：溫柔、動人而有力。伊德曼博士：安靜、嚴謹而感人。」

聚會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十點斷斷續續地進行。內容非常強調禱告和傳道工作。從一開始，兒童聚會在曼徹斯便成為一個固定的特色。這件工作主要是由法勒博士、斯溫牧師、傑克比和魯本負責。

會議結果非常成功。在會議結束的時候，群眾走向現在的會議山，在那裡舉行了一個簡單的禮拜。叨雷博士笑著向大家宣佈：「所有的位子都可以隨便坐。」於是他又描繪出接下來一年，曼徹斯會議的計畫，並且作了許多保證。在第二年的大型帳棚大門上方，他們在那裡立了一塊醒目的牌子：「提供生命的話語」。同時，他們還蓋了一間很大的餐廳。有一個曾經參加過所有重要聖經會議的傳教師說，這裡是「其中佼佼者」。

叨雷差不多又接著開始計畫第二年夏天曼徹斯新的聚會內容。他成立了傳道促進協會（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Evangelization）。其中還包括一個在夏天為期三個月的訓練，和原本已經在八月舉辦的十天會議，則是一連串活動的高潮。會議的特定目標是「發展牧師的傳道恩賜，並協助傳教師從事健康與合乎聖經原則的傳道工作。」

坐滿人的房子

在曼徹斯會議下，他們還有一個進一步的目標，就是擴大大城市裡的傳道精神。叨雷博士說：差不多在每個大城市，都有很多牧師有傳福音的負擔，可是卻總會有二、三個唱反調的人，不但妨礙福音工作，也壓制那些想作福音工作的人。不過，如果能夠有人到這些城市，巧妙地推動福音傳遞工作，就可以把這些反對的人徹底地打敗。

叨雷博士個人還作了很大的犧牲，答應在一整年當中用九個月的時間，替喬治莫海牧師作這一件工作。而剩下的三個月夏天時間，他則是留在曼徹斯工作，在那裡，他擔任了曼徹斯聖經會議聯盟的第一任執行秘書。

莫海所設計的主要聚會，是在離曼徹斯不遠的賓州斯卡安頓舉行。叨雷博士對斯卡安頓工作的前景十分樂觀，他曾經告訴當地的牧師說：

關於在斯卡安頓的福音工作，如果能夠作好安排，我會很高興。我很願意在這個時候作這一件工作，因為在一、二年內，大家將會常常看到我。目前，我多少有些生疏，但是你們會明白創造公眾興趣的目的是什麼意思。如果斯卡安頓有一幢足夠大到可以容納四千人甚至更多人的房子，要讓它每天晚上都坐滿人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他們從第二年的一月起，開始在「坐滿人」的房子聚會。有一次，光在弟兄聚會中，就有四百四十個人接受基督作他們的救主。

和創設曼徹斯聖經會議比較起來，另外一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就是叨雷辭去了他在慕迪聖經學院監督的職位。他在一九〇五年九月的時候，從海外寄信給費特就曾經暗示過：「我怕我在未來的幾年，不能再留給學校太多的時間，即使我沒有完全辭職也是如此。」傳道工作使他離開學校差不多有四年之久，同時他在家鄉的諸多職務，也並沒有改變過他在學校的地位。

愉快的六月天

另外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在二年之前，他便已經辭去擔任芝加哥街教堂牧師的工作，不過，他還是十分關心學校。所以，儘管環境上充滿了許多困難，但是他還是繼續擔任監督的工作，直到一九〇八年的夏天為止。在他辭去這個職位的同時，他也辭去了他在執行委員會和理事委員會裡委員的職

位。

原本，他並沒有打算要辭去後面這二項工作，但是有一些理由，卻促使他作了這個決定。當叨雷博士不在的期間，葛雷博士成為學校的領袖，而他們二個人在財政和行政政策上卻有不同的觀點。叨雷博士擔心的主要問題，在於學校負債的情形。同時，他還認為學校應該只由一個人來負責——而不是由他和葛雷博士二個人同時提出計畫，同時負責。

雖然執行委員會不斷努力著想要留住他，但是理事委員會大多數委員對財政政策的意見，卻都和葛雷博士一致。所以，叨雷博士仍然決定辭去所有和這個學校有關的一切職務。他寫信告訴費特：「我愈加仔細思考，便愈加相信如果我辭去這些工作，葛雷博士在他的工作上便會愈快樂。」他還說：「我幾乎是不需要向你保證，我仍然會為這間學校代禱並且愛護它，而且你本人也是如此。」

他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表現總是如此。就好像他的兒子在後來幾年所說的：「他會說明他的立場和他所相信的，然後，等到結果和政策並沒有採納他的看法時，他就會簡單地退出那種情況。」他的離開是平靜的，並且他和葛雷博士在後來，也仍舊維持著很好的友誼。

叨雷博士看重葛雷的程度，還可以從他邀請他擔任以他為號召的曼徹斯聖經會議講員這一件事上反映出來。葛雷受到非常好的招待，並且他在叨雷來賓名冊中八月分會議裡的注語是「非常愉快的六天」。由於他傑出的教導，叨雷後來又邀請他多留一陣子，叨雷解釋了他個人的理由是：

我有一個出於私人動機的請求，想請你至少指導魯本一個月。他目前在普林斯頓神學院，我怕他再過一年從學校畢業之後就沒有空了。我們在這個暑假恐怕都不太撥得出時間給他。

文字事奉的菁華

雖然叨雷在福音工作和聖經會議工作這二件事情上面都很忙，但是他仍然再一次投入了寫作的事奉。自從他踏入了全時間福音工作之後，他寫作的時間便大大地減少了許多。並且雖然他很喜歡寫作——他曾經說過他每個小時至少可以寫出四十元——可是基於一個誠摯的信念：「我不能同時傳道又寫作，而我相信我的傳道可以幫助更多人。」抑制了他成為一名多產作家的傾向。不過，他還是完成了好幾本著作。

自從他在全世界復興運動的第二年起，就有人希望能夠出版他的講章。《復興論集》、《對人說話》，和《真正的救贖與全心的服事》都是他發表的講章集。同時，他聚會裡使用的主要講章例證，也出版成《軼事與例證》一書。另外，還有二本小冊子《聖經裡的難處》和《實際與困擾的問題解答》則是非常刺激性的書籍。不過，他最傑出的一本著作，卻是《我主生命與教導之研究》這一本書。

他研究福音書的方式十分顯著而且與眾不同。叨雷博士完全是按著誘導歸納的步驟，把每一個福音書的事件都切分成邏輯性的類別，並且用包含性的問題形態來處理它們。例如，在馬太福音十九章三至十五節總共十三節經文「耶穌關於婚姻、離婚，和兒童的教訓」這個題目中，他一共問了六十六個問題。他的這個方法，曾經先在課堂當中得到驗證，並且發現可以激發讀者的觀察力，同時還可以讓讀者自己思考。

叨雷博士同時也編輯了一本重要的辯證書籍《較高批判和新神學》，其中重要的作者，包括了葛雷、艾德曼，和梅耶。而且狄克森還邀請他擔任新成立的「見證出版公司」(Testimony Publishing Company)的委員。這個機構出版了一系列很有名的著作《基要真理》(The Fundamentals)。

雖然還有一件罕為人知的事實，但是著名的斯高費德聖經（the Scofield Bible）的段落系統，卻是由叨雷博士向斯高費德博士建議的。它把聖經故事切分成一些段落，並且給予他們一些明確的副題，使讀者可以立刻明白這個段落的內容。

另外一件重要的作品，是出自叨雷博士之手的唯一一件音樂創作——詩歌《讚美禰耶和華》。他是一個非常喜歡音樂的人，並且曾經在稍早之前，編輯了一本音樂詩歌。不過這一首歌卻是他自己的作品。音樂部份是由伽伯瑞爾所寫的，只可惜很不幸，這一首詩歌不是很好唱，所以知道的人並不多。這首詩歌有非常堅強的信息，同時也似乎是在述說他自己的屬靈經歷。

哦，我的靈要讚美禰耶和華，禰是慈愛與恩典的神；

唯有禰是智慧聖潔；我要俯伏在禰腳前。

禰，白白賜下聖子，背負我們一切罪孽；

十字架上替罪償還，榮耀路上導我前行。

(合唱)讚美耶和華，哦我的愛，讚美祂；

歡聲雷動！頌贊祂名。

讚美耶和華！俯伏在祂腳前，

一切榮耀都歸我主。

由於他多方面的服事，使他幾乎不可能在已經很重與固定的工作之中，再增加任何服事。但是有一件在他一生事奉中最重要的工作，卻隱隱約約地浮現出來，那就是西部的新聖經學院。

注 1：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卅日芝加哥論壇。同一篇文章中還說：「一個獨特的復興運動，因為弟兄悔改的人數是姊妹人數的三倍。」

第廿一章 西部的聖經學院

史提瓦特是來自東部的年輕企業家，來到這一片應許之地。這裡是加州，到處都充滿了大自然令人炫目的神奇景象，以盛開仙人掌的廣大彩色沙漠自負，覆蓋著積雪的壯碩高山，深而無法穿越的峽谷，堂皇的棕櫚樹與桉樹，一片片美麗的野花，和一個全世界最益健康的氣候。在這裡，擁有西部的一切朝氣與活力。

它的歷史充滿了冒險的故事，起始於西班牙人的最初殖民，與最近十八世紀中葉瘋狂的淘金熱。在這個世紀的末後幾年，大部分的經濟注意力，都已經轉移到柑桔水果的耕種，特別是柳澄和石油的提煉。

後面這一件事情，在一八八二年促使了史提瓦特來到加州。儘管在尋找石油時遭遇到許多慘痛的失敗，但是最後終於得到成功，並且還以極大的資金成立了聯合石油公司（Union Oil Company）。

史提瓦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也是洛杉磯救世主長老教會的會友。他基於對服事的一股強烈熱心，所以督促並且支持為說西班牙語的人，出版及推廣信仰小冊子與新約聖經，並且還在一九〇一年成立了洛杉磯 聖經學院山（Los Angeles Bible Institute）。後面這一件工作僅僅維持了二年：不過後來卻因為荷頓從明尼波里斯來到救世主長老會，擔任助理牧師，而使學院的事情有了轉機。在一九〇八年二月八日，洛杉磯聖經學院（The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再度正式成立。

重執教鞭

就在一九一一年的夏天，才剛剛成立不久的學院開始想要找個院長。由於他們當年曾經問過叨雷博士成立學院的意見，所以他也就成為他們的第一位候選人。如今，學校已經建立得很穩固，並且也進一步擴展成為一個實體，所以史提瓦特覺得他應該有能力聘請一些像叨雷博士這樣的人物來學校。

叨雷博士接到這個邀請的時候，正好在丹佛主持聖經會議。在叨雷博士的內心，他仍然念念不忘要教育並且訓練年輕人，同時，他也覺得在西海岸設立學院，可以帶來更多的機會。經過一段短暫時間的禱告之後，他終於接下了院長的職位，並且開始預備要來到這片應許之地。

不過，他在接受這個職位的時候，還提出了二項條件。第一，他要求成立一間教會，其功用正像慕迪紀念教堂對慕迪聖經學院的作用一樣。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情，是學校和教堂的會堂，必須要可以容納至少三千五百個人一起聚會。

這些條件的理由，他曾經向他的兒子魯本提過：

他認為這些條件，有助於作為實際的實驗室，而使學生得到適當的訓練。同時，還可以讓他繼續從事他相信是神呼召他去作的福音傳道工作。而且，這麼作也可以為洛杉磯的中心地帶建立強烈的福音見證，並且成為一個全世界保守派領袖都可以聽見的講臺。

最好中的最好

在學校的教職員和學生方面，他受到了非常熱烈的歡迎。學校的校方雜誌《國王的事業》(King's Business)說

叨雷博士來到我們聖經學院，代表我們的工作將要推進到一個新紀元。……當我們覺得需要，並且開始為一個院長禱告的時候，我們祈求主能夠為這個重要的職位，安排一位最好的人選，但是我們卻沒有想到，主給了我們一位最好之中最好的人。

慕迪學院的葛雷博士覺得叨雷博士能夠到洛杉磯，是「這個國家歷史中長久以來所發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過，對叨雷博士來說，他還必須等到第二年起，才能接受這個工作。因為他已經答應在秋天安排到英格蘭和愛爾蘭的一些城市，帶領聯合福音佈道會。

佈道會的成果非常可觀，特別是在愛爾蘭都柏林的佈道會，甚至超過了他上一次佈道會的成就。比第一次佈道會會堂大了一倍的五千人會堂擠滿了人。從英格蘭的布裡士多，他寄了一封信給荷頓，說：「大家對能有這麼多的群眾都感到十分驚訝。有人說都柏林不管是政治性聚會或宗教性聚會，已經有許多年不曾有過這麼多人：自從慕迪先生第一次在那裡舉行過佈道會之後，就不再有這麼多人的聚會。」在三個禮拜之中，有超過一千三百個人信主，其中還包括非常多的天主教徒。他同時還談到由劍橋大學間基督徒聯盟(Cambridge Intercollegiate Christian Union)所贊助，與劍橋學生八天的美好聚會。叨雷博士對英國聽眾獨特的吸引力，似乎還是和他上一次來的時候一樣。

叨雷博士特別高興可以遇到許多在多年以前，在他的佈道會裡悔改的那些人。他們有很多人都已經離開從前在罪中的生活，而成為牧師或是教會領袖。

小孩也能悔改

他們當中也有很多人，是當年在他的佈道會裡信主的小孩，而如今，在教會的事奉工作上也都非常

活躍。有人常常批評他的聚會——就像這一次佈道會一樣——花太多的精神去向小孩傳福音。可是叨雷博士卻始終相信小孩的悔改，並且也可以從結果得到證明。他隨後寫道：

小孩能夠悔改嗎？不能悔改是不是意味他們不能理解屬靈真理？我們的信心事實上是建立在知識之上：那是合理的；這件事情太過深奧，甚至連天使都不能看透。可是它的本質卻是非常簡單，只是在訴諸良心和感情而已。一種對罪的感覺，並且為它感到悲傷；真心地離棄它，這是小孩普遍都有的經歷。他們會靠在充滿慈愛和憐憫的父母胸前，一邊哭一邊悔改，並且嘗到平安和恢復親密生活的甘甜，這是常常都可以看到的。對他們信任和富於想像的心靈來說，瞭解看不見的偉大天父的事實，是沒有什麼困難的。

那一年年底回到美國之後，叨雷博士一月份便開始了他在洛杉磯的新服事。對他來說，洛杉磯是一個充滿了屬靈機會的城市。散佈在景色如畫的聖蓋布裡耳山腳下，正在迅速地擴大著。由於即將完工的巴拿馬運河和城裡的內陸港灣，明顯地使得這裡將會成為西部發展最快的一個城市。至於它的人口，也是典型的西部人——流動、不安、渴望和充滿著各式各樣想找有錢女人結婚的人、移民、兇手、政治和宗教騙子，以及想成為電影明星的人。這裡的挑戰和早先在明尼波里斯或芝加哥截然不同。

洛城之戰

叨雷全家定居在帕撒提納的郊區。那裡是他們曾經住過最愉快的地方之一，而叨雷太太更是愛上了這裡。叨雷博士很喜歡洛杉磯地區清爽的氣候，並且覺得這樣將會非常利於女兒凱兒多年來精神問題的復原。十幾歲的馬格麗特也比較容易交到朋友，並且她很快的便進入帕撒提納高中的女子聖經班。

叨雷博士又像以往一樣，神采奕奕地投入了教學工作。而紅發的蘇格蘭人韓特博士，是叨雷博士以前的同事，也在慕迪學院教了十七年書之後加入這間學校。

他在學校方面的行政責任，並沒有減少他在聚會上的嚴格計畫。從四月到六月，他在洛杉磯的聖殿會堂燭（the Temple Auditorium）舉行了一個盛大的佈道會。由於他用了太多的時間去教導一些重要的聖經真理，所以聚會並沒有完全配合福音工作而結束。同時，在禮拜五晚上，他還在學校裡面開了一班聖經班，這個聖經班沒有多久，就十分受到社區熱烈的歡迎。

雖然有不少鼓舞人心的事情，但叨雷在擔任這個學校院長的前六個月裡，還是遇到不少挫折。這主要是因為在叨雷博士出任院長之後，學校的計畫有了重大的改變。史提瓦特到芝加哥考察慕迪聖經學院的工作，後來就認為計畫在洛杉磯新建築物地點的規模太小，不足以作為日後之擴建。可是不幸地，由於地點突如其來的改變，及史提瓦特聯合石油公司一些無法預見的財政危機，嚴重地妨礙了建築計畫。這件事情發生在六月，也就是在破土儀式進行之前不久。

原本必須租借不同的地方聚會，對他們來說，已經算是暫時的不便，更何況這些房子風會灌進來，也不適當。不過更教人困擾的是，將來這樣的情況還不知道要延續到什麼時候。這差不多犧牲了叨雷博士在學校的所有禮拜。

學院的事工

後來七月時，叨雷博士從曼徹斯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答覆史提瓦特早先寄來的信：

當我聽到你暗示禮拜堂的完工，可能還會有嚴重的延誤時，我真有說不出的難過。我十分猶豫是不是還要像去年冬天一樣，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在那裡待上一個冬天。當然，我明白去年冬天是無法避

免的，不過最令我失望的，還是禮拜堂的進度緩慢。

基於史提瓦特建議他在第二年儘量把時間用在聚會中，叨雷博士更是表明了他個人的心境：

你知道，史提瓦特先生，我已經五十七歲了，如果可能，我會覺得我的身體甚至比一九〇一年我剛剛在世界各地傳福音的時候更強壯，不過，我還是很明白，我強壯的年日有限；因此，我希望在我還強壯的時候，用我的強壯使神得到最大的榮耀。……我們的才能是神的託付，對此，我們必須在祂再來的時候向主交待。

在這個特別的時刻，芝加哥的慕迪紀念教堂，也來鼓吹他回去當牧師，他們甚至還提供了一些吸引他的條件，像是可以容納五千人的新會堂。雖然芝加哥的邀請，深深地吸引著叨雷博士，但是他並沒有得到清楚的帶領要他回到那裡。同時，他也不想離開學校。到底他應該怎麼作呢？

史提瓦特感到他可能會失去他的院長，於是便採取了迅速的動作。他提議為他在西岸安排一次福音佈道會，並且答應立刻在學校禮堂完成可以容納一千五百人座位的地下室。福音佈道會讓叨雷博士感到很高興，不過他並不同意地下室的計畫：「如果你用一千五百個人作基礎開始，大家會認為你只能有一千五百個，這麼一來，按照人的說法，在日後聚集群眾便會有更多的困難。」儘管有這些阻礙，叨雷博士還是繼續履行他教學和行政的責任，並且還增加了一項擔任《國王的事業》編輯的職務。

組織學校的計畫和廿三年前慕迪學院建立的方式一樣。學生們在「當你可以來的時候來，並且當你必須走的時候走」的基礎上開始。他們每天大約花四個鐘頭的時間上課。課程一共二年，分成秋季、冬季和春季三個學期。在他們完成這些學習課程之後，便可以拿到畢業證書。

至於聖經學院的一些原則，叨雷博士的目標是希望讓這些學生能夠徹底明白聖經和聖經裡的教義，訓練他們積極從事教會工作，並且發展他們的屬靈生命和品格。在叨雷博士的計畫中，他並沒有安排標準的高等普通教育（語文學、科學、哲學、歷史等）。學校的工作，只是專門在訓練學生從事聖經研究和實際的工作。這樣的課程，同時也附帶地吸引了那些想要接受補習教育的傳教師與牧師，想要接受補充訓練的大學畢業生與神學院畢業生，和平信徒與婦女來參加。

他們十分強調的課程包括各卷聖經書卷、聖經介紹、聖經教義、基督教證據、牧會神學、傳道法、主日學校組織、教師訓練，和個人佈道。同時，還有樂器課和聲樂課。

教導的堅毅

並且，學校還努力讓理論和實際的教會工作可以互相結合。每個學生都有分派一些教會工作，並且還要交活動報告。學生們要固定地主持聚會、參加個人工作，並且還要到洛杉磯的港灣、許多油田、船、工廠和街上，去分發小冊子。另外，他們還在不同的地方組織許多聖經班和全日學校班，然後在洛杉磯地區的教會舉行聚會。同時，他們在這個地區的西班牙人和猶太人當中，也開始推展許多重要工作。

他們同時還非常重視言行舉止和品格的訓練。叨雷博士認為「他們在餐廳的訓練，是他們在這個學校所受的教育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宿舍和餐廳的原因。我們希望教導學生良好的言行舉止、良好的道德，以及正確的工作方法。」

叨雷博士一直不斷小心地注意著學生。那些犯錯、一直違反規定而不符合學校目標的人，就不能留下來。有一個學生回想到在一次緊張的早晨集會中，叨雷博士對幾個經常嘲弄規定的學生下達了最

後通牒。等他念完了他們的姓名之後，他說：「回到你們房間，儘快收拾你們的行李，離開學校，不要再回來了。」（注 1）學生們都很瞭解叨雷博士對光明正大和公平的觀感，所以，沒有人會質疑他的決定。這些倒楣的學生只不過是咎由自取。

很少會有人覺得叨雷博士過度嚴肅和不易接近，因為大家常常都可以看到他在安慰一些憂傷的學生，和別人一起討論重大的決定、教別人怎麼服事，和幫助經濟有困難的人。他會提供學生一些有關於結婚和呼召成為傳道人的重要諮詢——這是他覺得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之二個問題。他不但成為學生最親切的朋友，同時還是最出色的老師。

學校裡面最受歡迎的課程，就是他自己開的聖經教義，這門課一個禮拜要上三天。學生們還記得他在手臂下，夾著聖經和教義課本——他寫的《聖經在教些什麼》快快而大步邁上講臺的情形。他總是迅速而從容，不肯浪費一點點時間。在簡短的禱告，求神賜下能力和帶領，讓學生集中注意力之後，他便會立刻進入當天的主題。他仍然照著當年在慕迪學院，曾經非常顯著地表現出他服事特色的相同嚴密的誘導步驟，來教導學生。

由於知道叨雷博士堅持要求學生作好充份的課程準備，所以學生很少會忽略他們的作業。因為這麼作的結果，將會非常不愉快和尷尬。不過，或許由於叨雷博士的態度變得比較圓熟，有一次一個學生背誦不出東西，叨雷在所有的學生面前，要求他在下課以後留下來。當這個可憐的學生回到座位以後，氣氛變得極度緊張。等老師和學生談完話之後，有一群學生圍著他問：「他剛剛說些什麼？」結果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也大大出乎這個學生的意料之外——叨雷博士只是告訴他，他是用功過度，只需要多些睡眠和充足的運動。那的確是事實，不過卻也是對一位元學生情況最令人意想不到的評估。

新的傳承者

一個學年很快地過去，又到了一九一三年的夏天。小魯本剛剛從普林斯頓神學院畢業，並且在六月時和婕妮小姐結婚。婚禮在喬治亞州麥肯新娘的家中舉行，由叨雷博士主持。他們二個人都接受了美國長老會國外宣教委員會的指派，在秋天前往中國北部擔任傳教士。魯本自從小時候在芝加哥聽過戴德生的信息之後，就非常想要到中國。且新娘的父親法蘭克，也是南方浸信會一位傑出的平信徒，又是喬治亞州平信徒運動的領袖，和國際主日學學校委員會的同工。小魯本叨雷夫婦一共在中國和韓國擔任了四十六年的傳教士。

隨後在八月，曼徹斯舉行了一場最盛大的會議。葛裡費斯多馬斯和狄克森是主要講員，在禮拜天下午結束時的一場聚會中，一共有將近三千五百人聚集在禮拜堂裡面前基督教青年會（YMCA）秘書和大會同工哈尼曼先生被任命為曼徹斯聖經會議聯盟的執行長。哈尼曼先生提出了一個利用冬天的幾個月中，在賓州許多被人忽視的鄉下地方傳福音的計畫。叨雷博士還用自己的錢，大力地支援哈尼曼的工作。

當叨雷一家在秋天回到巴撒第納之後，魯本和他年輕的新娘與他們在一起住了一陣子，便動身前往中國。叨雷全家陪他們來到車站。等他們上了火車開動之後，喜不自勝的父親急忙陪著叨雷太太坐上車，在第一個十字路口趕上火車。魯本和婕妮站在火車後面。他們彼此揮手直到再也看不到對方為止。沒有人掉一顆眼淚。

叨雷博士後來在畢業典禮的演講中，提到這一件事：

那一天晚上，我們沒有說太多話，不過等我上床之後，我再也忍耐不住，躺在那裡不停地嗚咽。叨雷太太想要安慰我，可是我並不需要安慰。雖然我不停地掉眼淚和嗚咽，但是我的內心，卻完全充滿了無法形容的喜樂，並且感到全然的榮耀，因為我把唯一的兒子，奉獻給了那一位曾經也讓祂唯一的獨生子為我而死的神天父（注2）。

注1：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艾西費雷小姐之私人信件。費雷小姐是叨雷博士以前的學生，也是殉教於剛果（Congo）的傳教師艾倫費雪的母親。

注2：「Essentials」Torrey 著，第十三頁。這是叨雷博士藏在心中的盼望，希望他的兒子能夠協助他在學院的服事工作。

第廿二章 基礎教義

一九一四年年初，歐洲的一些國家互相捲進了衝突之中，似乎就要發生戰爭。隨後到了夏天六月廿八日，由於奧地利大公芳西斯佛迪那被刺，終於導致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爆發開來。此一事件加深了歐洲敵對陣營之間的敵意，而把它們都捲進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可怕屠殺之中。

亂世中各派言論的興起

另外還有一件由於完全不同性質所產生的嚴重衝突，已經不斷地爭執了一段時間。如今也變得更加明顯，就是叨雷博士和其他屬靈敏銳的領袖與平信徒，都可以發現到強烈不信的潮流正在侵入福音教派。毀壞性的較高批判、生物進化論、社會進化力量、研究比較宗教、理想德國哲學，和現代主義，都開始狡猾地在正統新教徒教會之中抬頭並且鞏固其勢力、產生逼迫。漸漸地，福音性和聖經的教義開始被自由主義的教訓所取代，並且還常常徹底地利用現代世俗的思想，去重新解釋基督教信仰。

這種情況於是促使他們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廿四至廿七日，在芝加哥

2154/叨雷的一生

慕迪聖經學院召開了一次先知會議。這次會議不僅僅具有一個明確的目標，要建立信心抵擋現代神學的懷疑主義，同時還為了對忽略來世論的真理，進行嚴正的考究。

有一群顯赫的聖徒和傑出的教會學者和領袖參加了這次會議。叨雷博士發表了二篇演講——「基督將來的國度」和「我們主第二次再來：一個追求個人聖潔的誘因」。在第二篇講章中，他說明了一個深奧的信念：「我曾經發現一個最簡單的規則，不管事情是對是錯，都能夠使我清楚明白，那就是只要簡單地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主在這個時候來了，你是不是希望祂看到你正在作這一件事？』」他的演講使整個會議可以以一個高屬靈的註釋來作結束。

叛教的威脅

這個會議有一個最顯著的結果，就是由出席的學者，包括叨雷博士在內所組成的委員會，共同起草了一份教義聲明，這一份聲明成為他們日後聚集的基礎。

在稍早之前，史提瓦特也很關心現代主義的侵蝕和危害，所以提議請一些有名望、值得信賴的基督教學者，編寫一系列書籍，來抵擋產生叛教的威脅。狄克森同意接受這個編輯的工作，並且聚集了叨雷博士、查理斯伊德曼博士、路易士梅耶博士，和亨利可羅納爾博士等人，共同組成了一個委員會，

而且還成立了「見證出版公司 (the Testimony Publishing Company)」。這個委員會計畫出版總共十二本書，其中清楚地述說信仰的基礎教義。在史提瓦特的財政支持之下，這些書籍將會免費地送給說英文的新教徒牧師、傳教師、宣教師、神學教授、神學生、和基督教青年會的秘書。這些書的書名，就叫做基礎教義 (The Fundamentals)。

前面五本書，是由狄克森負責編輯；不過等他到倫敦就任史普吉安大禮拜堂的牧師之後，就改由梅耶博士擔任這個工作。他完成了另外五本書，卻又因為生病及意外的去世，而中斷了這件工作。於是，叨雷博士又接下了這件工作，並且在一九一五年春天，完成了這個卅萬元計畫中所剩下的二本書。

基督教義涵蓋了極大的範圍，由大西洋兩岸六十四個最有名望的學者共同完成。叨雷博士一共寫了三篇文章：「基督肉體復活的可靠性與重要性 (The Certainty and Importance of Bodily Resurrection of Christ)」、「聖靈的位格與神性 (The Personality and Deity of the Holy Spirit)」。

基礎教義為各個教派的神學保守派設立了一個標準，並且也協助抵擋了現代主義的突進浪潮。那些支持這些書裡發表的教義的人，後來被人稱為「基礎教義者 (Fundamentalists)」(注 1) 叨雷博士在擔任 (國王的事業) 的編輯工作中，仍然不斷地強調基礎教義。同時，他還從事更多信仰防禦的寫作工作。

叨雷博士的服事工作，在學校建築物和開門教會 (the Church of the Open Door) 建立完成之後也隨之擴展。讓學校和教會能夠結合在一起，一開始就是叨雷博士的目標，只不過由於建築計畫的進度緩慢、嚴重地阻礙了這一件工作的落實。

大約在他到達洛杉磯之後的二年六個月後，開門教會才在一九一五年九月三日成立，一共有八十六位創始會友。大家一致通過聘請叨雷博士擔任牧師；而由荷頓擔任助理牧師。

一扇開啟的門

他們花了很多心思要為新教會選擇一個名字。它完全是一間不屬於任何教派的教會，同時也沒有和任何教派作競爭的意圖。加上，大家也不想把它看成是一間「學校教會」。教會的目標，是想說明洛杉磯失喪的人。而這個目標也可以從這一間新教會的名字當中反映出來：開門教會。叨雷博士決定這個名字，是基於約翰福音十章九節和啟示錄八節，這二節經文：

第一節經文說明了一個真理，就是教會的整體目標是「讓世人明白基督是一扇開啟的門，所有的人都可以進來」。而第二節經文，則是說明另外一個真理：「耶穌基督為我們教會設立了一個開啟的門，為了幫助洛杉磯那些不上教堂的人」。

在洛杉磯的這間大教堂工作，並沒有特別順利。從一開始，就有很多人不喜歡這間學院和教會，因為他們覺得它們侵犯了現在各教派的工作。並且，這裡還有一大群不尋常的人，他們參加各樣不同的宗教聚會，可是卻不想忠於那間教會。在向史提瓦特談到他的看法時，叨雷博士說：「我想在洛杉磯這裡，比世界其他城市，至少比那些和它同樣規模的城市，具有更多的旁觀球員。」不過，如果不看這些困難，這間教會還是非常成功，並且祝福不斷。在叨雷擔任牧師的那幾年裡，他們從來沒有一個禮拜天的禮拜中，沒有人悔改信主。

不過，惟有一個禮拜卻是例外。在一個寒冷潮濕的禮拜天晚上，叨雷博士講完道，並且呼召人信主，可是卻沒有任何反應。所以他非常失望地說道：「這是開門教會第一次禮拜天晚上沒有人肯來到基督面前。」結果，立刻就有一個人站起來，走下走道，並且握著叨雷的手說：「我想要接受基督。」

接著，又有好幾個人走出來，於是他們在聚會結束之後，舉行了一次很美的讚美禱告會。

危險的好人

當叨雷博士在那裡的時候，教會的禮拜，特別是禮拜天早上的禮拜，總是十分感人。有許多人不停地擠進教會。在復活節的早上，當他講到基督復活的時候，他似乎是達到了高峰。他的一個學生回憶當時在擠滿人的復活節，曾經聽到一位站在前廳的警官說：「如果他不是一個好人，他可能會是今天最危險的人物。因為他驚人的能力完全超過一般人。」

在晚上的禮拜中，叨雷博士常常喜歡帶領大家唱他最喜歡的詩歌——「哈利路亞十字架」或「哦，說不盡的無價恩寶」。叨雷博士不是一個擅於歌唱的人，但是他卻喜愛、並且欣賞詩歌的事奉。同時，他也很強調教會中音樂的重要性。他們還在教堂按裝了一些人工作業的鐘管，當時，還很少有教會這麼作。他覺得這些鐘管可以激起大家回想他們從前在教堂的那些日子，並且聽到一些偉大的古老詩歌。

叨雷博士在教會中，非常強調灌輸福音工作、佈道、和屬靈生命。八十六個創始會友中，有七個人參加了國外佈道團的工作，和四個人加入了國內的佈道工作。他們在教會並且還有非常活躍的主日學校和成人聖經班。叨雷博士固定在禮拜五晚上的聖經班中，教導國際主日學校課程，這個課程很受歡迎，並且吸引了許多老師和教會同工參加。

也就是在這個秋天，有幾個人加入了這間學校的教職員行列。威廉伊凡斯博士曾經是叨雷博士在芝加哥的學生和好朋友，也從慕迪來到這裡，並且擔任副院長。主日學時報（Sunday School Times）編輯同工伯德文則成為男生的監督。同時，還有查理斯馬歇的加入，他曾經為「有一天」和「這是不是得冠冕的日子？」作曲。他成為學校的樂器老師和教會的鋼琴手。一年之後，曾經和叨雷博士一起在慕迪工作的楚伯，也來到學校管理音樂系。同時，他還指導教會音樂，並且協助叨雷博士許多次佈道會。

學校的建築十分壯麗。是一幢具有現代風格的美麗建築物，分為二幢高十三層，而禮堂則位在中間。同時，在男生建築物的地下室，還有一個很大的自助餐廳——這是教會學校的一項新創舉。不過，為了完成學校的建築，學校一共發行了卅七萬五千元的債券而負債累累。這些債務，是學校在未來幾年當中艱苦的挑戰。

另外，學校也開始擴展它們的方向。他們不僅僅增加日間部學生，同時，夜間部學生的數目也很多，平均有一千二百人參加。第二年春天，他們最大的畢業班，一共增加了卅九倍。

再嫁女兒

一九一六年的夏天，發生了許多事情。在七月五日，馬格麗特嫁給了喬治亞州雅典的約瑟夫派克，他們在曼徹斯舉行了戶外結婚儀式。由於叨雷博士和小孩都非常親近，所以這種事情總是悲喜參半。如今，到了耶誕節晚上，他只需要放滿一隻襪子就可以了——而凱兒也一直都沒有結婚。

第二年四月，美國也加入了戰爭。這是一個重大的事件，不過卻不完全令人感到意外。曾經在西班牙和美國戰爭期間，擔任軍中牧師的叨雷博士，在《國王的事業》社論和本小冊子：戰爭的教訓和沒有價值的愛國心和純正的愛在心中，描述了許多戰爭的本性。他的評論總是樂觀而實際，即使在那一段時期當中，普遍的氣氛都是悲觀的。

這一場戰爭，為五月廿八日至卅日在費城舉辦的先知會議，增加了一些推力。音樂學院在這段期

間，三千三百個座位有時候都坐滿了人，就像在十二年前叨雷佈道會裡的情景一樣。正統教派的叛教問題，是與會者主要關心的問題，他們同時還催促在夏季連續召開一次會議。

他們邀請了幾個特定的佈道團在曼徹斯聚會，以便組織一個團結的世界團契，共同對抗入侵的自由主義。除了叨雷博士之外，參加的人還有羅勃羅施、葛裡費斯多馬斯、約翰甘貝爾、惠斯瓊尼斯、萊裡、狄克森和伊凡斯。這次會議，抵擋了叛教的潮流，並且在基礎的聖經題目上再一次教育了教會。在他們的計畫中，在全美國各地建立善戰的聖經學校和會議，以加速此一目標的達成，是相當刻不容緩的。

叨雷博士信心十足地在教會和學校中推行這些目標。參加洛杉磯聖經學院年度聖經會議的人，有全國信仰上最傑出的傳道人和擁護者——像蓋柏林、喬治楚特、梅爾楚特、蒙賀、羅伯狄克威爾森、凱耳、寇特蘭麥爾斯、馬可馬太、韋伯確曼、威廉萊裡、和狄克森，這些人只是其中幾個最傑出的人物。教會和學校於是成為西海岸傳揚聖經和防衛信仰最突出的重心。

基礎教義的誕生

於是，教導會眾聖經的基礎教義，又漸漸成為叨雷博士的目標。當叨雷博士宣佈要講「基督教信仰的基礎教義」一系列信息時，禮拜天擠滿了群眾，爭著要來聽他講道。這些講章同時還經由收音機轉播——這是他事奉中一個新的延伸——並且還以同樣的名稱：「基督教信仰的基礎教義」出版了一本十分傑出的書。

十一月十一日，各國簽署了一分停戰協定，而結束了世界大戰。同一個月裡，也有許多人參加了在紐約卡納基廳和麻伯協同教會的另外一場先知會議。叨雷博士對著廣大群眾演講，向那些以為民主政體可以帶來世界安全的人們提出警告：

這樣的希望是錯誤的；它們會在失望和挫折中失敗。會有國家結盟，不過卻只會帶來短暫的和平而已，然後，又會有非常可怕、前所未見的世界戰爭接踵而來。

不過，他並不會感到悲觀：

我的內心並不沉重，一點都不會……因為主要再來。

可是，自由派的批判還是有很大的困擾。特別是有二個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的學者，雪利傑克森和莎勒馬太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前千禧年派學者不但是神學上的懷疑份子，也是國家的破壞份子。前千禧年派因此感到十分憤恨不平。這些攻擊在叨雷的小冊子「基督會再來嗎？」中，引起了激烈的反應——這有些「不像是叨雷」的風格。他的評注，主要在於對抗後千禧年派批評他們懷疑聖經的烙印。

雖然叨雷博士把大部分的精神，都用在維護基督教聖經信仰，但是他並沒有因此就減少他傳福音的工作。事實上，在戰爭期間，他有許多次在全國各地不同的軍營中對士兵講道。他從來就不會「認為維護「基礎教義」會比拯救靈魂加重要」。

那一年，他最傑出的一次佈道，是在靠近萊當名海岸的地方。叨雷博士「為了昔日的緣故」，邀請了查理士亞歷山大在六個禮拜的佈道會中帶領詩歌。小魯本夫婦也加入了這一次的盛大重聚。他們在巴撒第納渡過了他們第一次休假的最後幾周。在經過了一段漫長的分離之後，叨雷全家可以見到「查理」，這實在是一個非常愉快的時光。叨雷博士享受著他們昔日勝利的回憶，並且還數度「失聲」大笑。

就像從前每個人都知道生氣蓬勃的「查理」，和他指揮詩班的偉大成就，使大家都回想起他們從前在世界各地旅行時的每一個偉大的日子。這一位袖珍聖經聯盟油（the Pocket Testament League）的創立者，負責帶領下午的聚會。而叨雷博士在白天的聚會中，是強調重要的教義，然後在晚上的聚會中才傳福音。聚會平均每天晚上都有一千五百個人參加，並且一共有二百卅個人信主。

在佈道會期間，魯本夫婦一家又回到中國，叨雷博士曾要求他的兒子陪他留在學校擔任男生監督；不過魯本清楚的呼召，卻是要他再一次回到東方，而使他父親熱切的希望終究無法實現。凱兒早些時候進入惠頓學院，也在五月時畢業，並且在惠頓擔任聖經專任講師（注2）。

同一個月裡，他們還在費城，從五月廿五日到六月一日，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會議。它吸引了來自四十八州，大部分加拿大省分、和國外幾個國家裡一共六千人來參加聚會。為了配合前一次夏天在曼徹斯的會議，他們把會議重點從先知的題目轉移到信仰的防衛上。叨雷博士和一些屬靈偉人像萊裡、葛裡費斯多馬斯、葛雷、確佛、和蒙賀，分別在會議中擔任很重要的角色，指導會議課程。就像早先在芝加哥一樣，他們採納了九項信條，同時，他們還努力從事一個重大的計畫，要提升信仰基礎教義運動。於是，終於誕生了「世界基督教基礎教義聯盟」（the World's Christian Fundamentals Association）。

注1：這個名詞是廿世紀正統新教徒的一個稱呼。基本上，是基於他們強調重要的牧義，阻擋了這個國家先前的先知會議。不過，「基礎牧義者」這個名詞最早卻是出現在一九一九年，Watchman-Examiner中可迪斯洛威斯所寫的一篇文章裡。

注2：叨雷小姐一直擔任這個職位，直到一九二四年她才被任命為惠頓學院的聖經專任講師。然後，她又一直擔任這個工作直到一九五〇年她退休為止。在她教書的最後幾年，她已經成為聖經的助理牧師。

第廿三章 非常可靠的人

隨著「繁盛二〇年代」的來臨，洛杉磯聖經學院已經成為一所堅固的聖經學院，健全並且不再負債。史提瓦特很愉快地向董事會報告所有的負債，總額四十三萬元的債券都已經付清。史提瓦特並且還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把他自己在聯合石油公司的四千股股份，和他在西部機械公司的大部分利息，都轉移給學校，以確保學校的財政安全。這件不經意的善行，在隨後幾年幾乎為學校提供了很大的協助。

許多年過去了，但是叨雷博士這位偉大的人仍然繼續在教育學校——有許多人把這間學校看成是「叨雷聖經學院」。史提瓦特通常都信任他是一個「非常可靠的人（a tower of strength）」（注1）。並且事實上他也的確如此。他的影響力是多方面的，不過他卻最擅於當一名老師。他不僅僅是一個學識淵博的屬靈長輩，也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長輩。在

叨雷博士講道的班上，有一個非常認真的傳道人萊克斯，有一次正好講到有四個人抬著一個癱子來見耶穌。在他的信息中，他逼真地描述著當時的景象說：「誰曉得！說不定有一塊石膏掉下來，還差一點就打中一個正在喃喃自語的法利賽人。」叨雷博士插嘴說：「萊克斯，不是「說不定」，而是「有一塊石膏掉下來，正好打中一個祭司長的腦袋瓜！」」

內斂的情感

他同時還有著不可思議的能力，毫無疑問地，那是神給他的恩賜，可以看透並且預測一個人的屬靈價值。有一個年輕學生在講道法班上，講該隱和亞伯的講章，結束之後，叨雷博士坐在那裡寫了很久的筆記，但是什麼話都沒有說。這個學生心裡想這篇講章一定是糟透了，所以變得非常緊張。最後，老師終於說話了：「神有一些重要的工作在等你去作，查理斯。」——這是毫無特色的一句話，可是卻是一句真正明顯的預言。這個學生就是查理斯富勒，他是多年來以老式復興時刻（the Old-Fashioned Revival Hour）而聞名國際的牧師和指導者。魯本有一次說他只知道有一次，他的父親對一個人的屬靈評估曾經發生錯誤。

他對學生的感情，可以從他對一九二〇年畢業班的演講辭中表現出來，當時他說：

我只想代表全校告訴你們一句話：我們愛你們。我們會想念你們。我會想念你們。有人說我是一個冷酷、沒有感情的人。有人說我的眼睛比他們知道的更犀利。不要相信這些話。我知道你們不會相信這些話。我是真的愛你們，沒有你們我會很孤單。

不過，叨雷的外表有時的確會讓人感到退卻。巴伯瓊尼斯博士有一次說：「我第一次遇到叨雷博士，我以為他很冷酷。直到有一天我靠近他，我才發現他有一顆最熱誠的心。」叨雷博士告訴他：「哦，巴伯，我希望我的外表不是這樣。」

可是，叨雷有時候還是會把這個「外表」丟到一邊。例如有一次一個高年級生的宴會，有許多老師和職員都參加了，他就把他平常高雅的言行舉止都丟到一邊，然後平躺在地板中間。他對大家驚訝的表情只是報以笑聲，因為他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笑的玩笑。

不過，有一件最令學生感到驚訝的事情，是看到他一口氣從一樓跑完十三樓學校建築的樓梯！雖然他已經六十幾歲了，可是他還是有非比尋常的體力。有一個小偷在一天晚上也領教到這件事。這個粗心的傢伙，在黑漆漆的教堂裡面攻擊叨雷博士，結果在大鋼琴的下面被打得東倒西歪。然後，這個茫茫然的傢伙被叨雷博士押在牆邊，一直到員警來了為止。他還真是一個「非常可靠的人（tower of strength）」！

他另外一個堅強的表現，是在痛苦和悲傷中給予別人的安慰。那一年秋天，他寫了一封信給悲傷不已的亞歷山大太太，因為溫柔、微笑的「查理」去世了：

對妳來說，親愛的孩子，妳就像是我的小孩一樣，我應該說些什麼呢？每一個認識你們的人，都知道妳是如何愛他，但是卻很少有人完全瞭解你們的感情，和妳對他的深深摯愛，像我一樣。我一直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當中，所見到過最美好的事物之一。記得在你們結婚的時候，叨雷太太和我擔任查理的父母親，我曾經說過：「今天，你們以為彼此愛著對方，不過，你們不會明白什麼是愛，直到一年一年過去，你們才會逐漸明白。」而如今，我知道妳已經明白什麼是愛了。

他的去世，是叨雷博士個人很大的損失，因為他覺得亞歷山大「毫無疑問地，是他那個時代裡最偉大的福音詩歌帶領者」。如今，他又接下了亞歷山大袖珍聖經聯盟主席的職位。

二次東方行

叨雷博士對傳道工作的興趣，使他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一年兩度來到東方。這二次旅程的目的，主要並不在於傳福音，而是為了鼓勵宣教團和再一次強調聖經中的偉大真理。在這二趟旅程中，他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待在中國，特別是聯繫湖南聖經學院（洛杉磯聖經學院的分支）的工作。他的兒子大

部分的時間，都陪他在中國不同的地方旅行。

一九二一年的第二趟旅程，則是充滿了危險。叨雷博士在經過長久的禱告和明白聖靈清楚的帶領下，決定深入中國內陸地帶。這一趟旅程實在是很「大膽」，就像叨雷夫人說的；不過，叨雷博士卻鼓勵他的同伴要遵行腓立比書四章六、七節的話。所以，他們雖然受到槍火的攻擊，卻仍然毫髮無傷地抵達了目的地湖南省的南佑（Nan Yoh）。

大概說來，所有會議中他大部分的講題，都是：「為什麼我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聖靈的洗」和「為什麼我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他發現較高批判和社會福音的侵蝕在中國非常盛行，所以他比平常花了更多的時間去揭發這種傾向。他的信息對許多來參加聚會的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並且也對傳教師和僑民的生活，產生了新的信心、奉獻和力量。

他在那裡還遇到他的好朋友，知名的傳教師約拿單哥佛斯，讓他覺得非常高興，他們二個人一同分擔講壇。同時，還有一件很快樂的事情，就是得到從前慕迪學院學生佛烈德茲賴爾的同工和協助，他也是一個非常傑出的傳教師。

堅定的信仰防衛者

接著在他回到美國之後不久，他便開始計畫著進行「世界基督教基礎教義聯盟」（the World's Christian Fundamentals Association）的年度會議。這個會議將在接下來的一個夏天，從六月廿五日到七月二日，在洛杉磯舉行。他邀請了許多位傑出的講員——像萊裡、蒙賀、馬太、威爾森和剛剛加入的路易士。一九二二年的聚會中，涵蓋了對抗不信者的各個主題：不過，焦點卻是第一次非常集中在對抗進化論的問題上（注 1）。

強調這樣的問題讓叨雷博士有些擔心。因為他並不認為進化論是自由主義派所爭論的主要觀點。同時，他還覺得如果過分去強調次要問題，反而會使得基礎教義主義（Fundamentalism）運動受到阻礙（注 2）。他相信保守派的主要問題，在於質疑聖經的無誤性和權威性。事實上，他覺得有一個團結的因素，可以用來結合所有真正的基督徒。在不久之後的一次談話中，叨雷博士說：私底下，如果可能的話，我想我們應該期望在基督教內部，重新作一次整頓。同時，原有教派間的差異已經不再具有任何意義。整頓的方式，應該建立在人們是不是願意相信聖經是神的話，並且是毫無錯誤的前題下。那些不願意這麼相信的人，應該不考慮目前教派的情況而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新的教派，然後，那些願意這麼相信的人，也應該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新的教派。

他的信念完全基於一件事實：「在聖經中的真理，可以平安地帶領你抵擋時代的任何錯誤」。這應該是基督徒防衛信仰的房角石。在回答那些指責叨雷博士是「聖經崇拜者」的自由派時，他還說：「聖經沒有神奇的魔力。它所擁有的能力，只限於它裡面所包含的真理。」這些真理不是人們可以隨意附加的。有一次有人問他，是不是「從頭到尾」都相信聖經，他回答說：「不，只是從創世記到啟示錄。」

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叨雷博士並不太關心那些還沒有啟示的「真理」。有一次魯本問他一些關於天堂的問題。他的父親回答他：「我不知道。」他覺得有些驚訝，然後說：「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魯本，有很多事情並沒有清楚的啟示。我不會花時間在那些還沒有啟示的事情上。如果神想要啟示它們，祂早就這麼作了。所以我的看法並不會比你的更好，而你的也不會比那個嬰兒的更好。」

他指著旁邊躺在搖籃裡的孫子說道。

由於身為一個堅強的信仰防衛者，所以叨雷博士常常會有許多爭論。他和加州的耶穌再臨論者（Adventists）也有一些小衝突；不過，尖銳的爭執卻涵蓋了前千禧年學說所有問題。他和後千禧年派那些改變信仰的人產生爭論，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刻意地要否定聖經中關於末世論的教導，並且要否定聖經本身的屬靈性和權威性。有一個著名的自由批判者，還故意曲解叨雷博士的一篇講章「不是皇帝而是基督（not Kaiser but Christ）」，說叨雷教導基督在地上的統治是毫無憐憫之心和唯物主義的。通常在爭論的時候，他的對方往往會採取比較多的個人漫罵方式，和提出一些錯誤的說明，而不是提出護衛自己立場的明確論點。

他有一個最主要的爭論對象，就是慕迪的兒子保羅慕迪，他是後來米德堡學院（Middleburg College in Vermont）的校長。保羅慕迪在基督徒世紀（Christian Century）中寫了一篇文章，說他的父親會同情當時的自由派，甚至他本人都會傾向自由派。叨雷博士知道這是完全不對的，所以就在慕迪月刊中寫了一篇文章，提出可靠的證據來反駁保羅慕迪的說法。

不過，奇怪的是，叨雷博士實在不是一個喜歡爭辯的人。他寧願用每一分鐘去傳福音、去傳揚神無比的愛，而不是去爭論一些問題。不過，如果真的有需要去防衛信仰，他也絕對不會退縮。他的好朋友萊裡對這一點，曾經有過一段有趣的評注：

叨雷博士在屬靈上是溫柔的，正好像他在講道上是大膽的一樣。有少數幾次，我和他商量一些涉及弟兄間爭論的問題時，而他的回答總是令我感到意外和愉快。這一位舉起二個拳頭講道的人，在給別人建議的時候，總是溫柔地像個女人一樣。他不但擔心自己不夠公正，並且甚至對那些他反對的人，他也一直都是很寬大的。

再度遭遇椎心之痛

一九二二年快結束的時候，叨雷家裡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們最年輕的女兒馬格麗特去世了。約瑟夫和馬格麗特的生活一直都很不幸。他們的第一個小孩才生出來就死掉了；而第二個小孩出生之後，馬格麗特就感染了肺結核。她和她的父母親一起住在巴撒第納靜養了一段時間，可是她卻一直沒有完全復原，就在十二月七日回到喬治亞州雅典之後不久便去世了。

然後在第二年的十一月廿日，又有另外一位朋友和親密的同工萊曼史提瓦特去世，這也是他一個非常殘酷的損失。叨雷博士打了一封電報給史提瓦特太太說：「我非常難過。史提瓦特先生是我所認識最偉大的基督徒之一——一方面堅強、有成就，一方面又溫柔、謙卑。」史提瓦特的去世，對學校有著重大的影響。他一直都是學校的財政奇才和主要支持者，如今董事們便遇到了嚴重的財政問題。

西方機械公司大部分的利息都屬於學校，如今也一再發生危機。董事們於是覺得他們應該借錢，以便讓西方機械公司可以維持運作而免於破產。他們認為這麼作可以保護學校的財政前途。但是叨雷博士卻反對這個計畫，特別是反對為了西方公司而借錢以求維護學校安全的想法。這樣的計畫不管是從作生意或是從屬靈的立場來看，都不是很聰明。不過，由於大多數人的意見都是贊成借錢，所以為了挽救公司，學校因此便背負了沉重的負債（注3）。

除了這一件事，再加上多數的管理人員都希望擴大學校的課程範圍，影響了叨雷博士在學校日後的服事。由於慕迪逐漸灌輸給叨雷的觀念，所以叨雷博士一直堅信需要一個可以滿足特別需要、嚴格

的聖經學院。可是其他的管理人員卻覺得應該加入高等普通教育課程。

一九二四年春天，叨雷博士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溫尼伯，主持了一場十年來最大的福音運動。那些不列顛的聽眾，再一次擠滿了五千人，在舉行聚會的溜冰場，並且有許多人決志信主。也就是在這樣真正巨大的奮興當中，叨雷博士認真地思考到自己的未來。

他請他的好朋友威爾韓頓到他的旅館房間，告訴他：「威爾，我覺得神好像再一次要我出來帶領聚會。我想請你和我一起禱告。」韓頓博士心裡想，禱告至少會有二個小時！不過，等他們跪下來禱告還不到五分鐘，叨雷博士便站起來說：「我已經知道神的心意了。」結果韓頓甚至都還沒有開始禱告哩！韓頓後來回憶說，那是一個很大的功課，讓他學會單純和順服的禱告。

對叨雷博士來說，毫無疑問地，他必須把他所剩下的時間，用在佈道會和聖經會議之上。

注1：這是該聯盟在以後的會議中主要強調的問題，這個問題直到三年後在田納西戴頓的著名范園裁判（Scopes trial）中達到高鋒。

注2：由於「世界基督教基礎教義聯盟」的重點已經轉移，加上他擔心許多聯盟的領袖間彼此分裂和不當的精神，所以他從一九二二年之後，便不再熱心參與「世界基督教基礎教義聯盟」的工作。不過叨雷博士在他剩下的日子裡，還是仍然毫不懈怠而堅強地防衛著信仰。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一日小魯本叨雷之信件。

注3：學校面臨了很大的財政壓力。幾年之後，當他們再度把債務償還清楚之後，董事會「在神面前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再也不要負債」。亨利，第四一頁。

第廿四章 最後一課

回到洛杉磯之後，叨雷博士辭去了他在學校和開門教會的一切工作。他不會允許自己和行政組織之間，因為意見不同而演變成為爭論。所以這樣他才可以和學校維持一個很好的關係。

叨雷博士可以回顧他在這個學校所渡過的十二年歲月，而有真正滿足的感覺。一九二四年是叨雷博士待在那裡的最後一年，所有課程的學生一共有二千四百卅一個人，而畢業班則有一一九個人。他們一共對超過六萬人作過個人工作，並且有大約九千個人決志相信基督。從許多方面看來，在洛杉磯比和慕迪在芝加哥的那些偉大的日子所結的果子，有著更顯著的成就。

永不孤單的生命

在最後一場畢業典禮上，叨雷博士所說的話聽來就像先知一樣，而且這些話在不久之後，也顯示出他一生的特徵。

年輕人，當你正要離開這幢大廳、離開學校、老師和同學，離開這些對你來說，已經變得十分寶貴的事物時，你將會有許多孤單的歲月，……不過，你卻不會有一天是孤單的，不會有一個小時是孤單的，或是有一分鐘是孤單的。你會擁有最能滿足一切的朋友，主耶穌基督。

多年的好友和剛剛被任命為學校院長的「老爹」荷頓，為他十三年來對學校所作的貢獻，寫了一篇熱情的感謝辭：

叨雷博士是一個無人可比的傳道人，也是一個卓越的老師，神曾經用他去塑造數百名學生的生命，並且堅固數萬人的信仰。大家會為他所奉獻自己生命的新服事不斷禱告。

這些話反映了學校所有人員，對叨雷博士的感激之情和尊敬，和他對學校的獨特貢獻。

六月廿二日，叨雷博士對教會講了告別的信息。在他的服事之中，這些信息是很特別。早上，他的主題是：「給一間心愛教會的道別信息——如何研讀聖經」。而晚上，他講的則是「洛杉磯的人們再見——如何得到說不出來的喜樂和全然的榮耀。」

就在同一天，教會公報上說：

由於你信心的服事，使得開門教會能夠存在並且結實累累。從只有幾個人到好幾百人，你欣喜於看見它的成長。經由你信心的事奉，數千人得以聽見福音，並且數百人得以明白基督裡的知識和信心。我們會想念你，也會懷念你。

他在開門教會九年的服事當中，從來沒有一個禮拜天沒有人信主，並且平均每年都有三百人加入教會。叨雷家仍舊住在美麗的巴撒第納，直到第二年他們在風景秀麗的北卡羅萊納州亞敘威爾的史冒基山，買了一個新家為止。

叨雷博士依然維持一個非常嚴格的活動行程，除了福音佈道會和聖經會議之外，他還在萊裡生病的期間，協助他在第一浸信教會和明尼波里斯北西學校的工作。他寫信給他以前的學生山登時說到：「我的身體非常健康；自從一九〇一年我開始在全世界各地工作以來，我沒有老了一天的感覺。不過，歲月卻告訴我已經老了。可是我的身體似乎又不太同意。」

有一個朋友說她寫了一封信給他，希望他的休息可以過得很愉快，可是他的反應卻一點都沒有令人感到意外。他活潑地表示：「我不能休息。我非常忙，並且預計還要在許多地方忙。」他然後描述了他相當嚴格的巡迴工作。

結果是神的事

有一些佈道會，叨雷博士讓哈曼屈帶領詩歌。哈曼屈對這個傳教師的邀請方式，感到十分震驚。他很少訴諸感情或懇求——幾乎都是「要不要隨你」的口氣。在他剛剛開始和叨雷博士一起配搭的幾次聚會中，沒有一個人走到前面。經過幾個晚上之後，他問他：「叨雷博士，沒有人出來會不會令你感到困擾？」

「讓我感到困擾，哈米？（他總是這麼稱呼他）不，那可不關我的事。我的工作是在聖靈的能力下傳揚福音。至於結果，那是祂的事。」在後來的聚會中，哈米終於看到有超過一百個人站出來，走到前面信主。

一九二六年年初，他接受哥倫比亞神學院和南卡羅納哥倫比亞第一長老教會的邀請。這個聚會的主要對象，是那些對福音工作和傳揚聖經缺乏高度興趣的學生。在禮拜堂的第一篇講道，在剛剛開始的時候，他面對的是一群沒有禮貌而冷漠的聽眾，但是等他開始講話之後，氣氛便立刻改變了。他的講題是：「為什麼我相信聖經是神話語的十個理由」。他喜歡對學校氣氛下挑戰，並且絲毫沒有困難。他強而有力、說服性的信息，抓住了他尖刻的聽眾，並且這些人在信息結束之後，還報以久久不散的喝采。禮拜天在教堂的禮拜，則是擠滿了城裡的居民和學生。

於是叨雷博士對再來的這個夏天，抱了很大的期望。因為魯本全家正準備回家休假。他們打算從五月中旬直到十月都在曼徹斯。在叨雷居的來賓名冊中，魯本說：經過了七年在中國的時間之後，可以在這幾個禮拜和父母親你們，還有美麗的景色一起住在家裡，實在不是任何言語所可以表達的。為

了這幾個月，我們真是感謝你們，還有在天上的神。

在曼徹斯的暑假，有一件很快樂的事情，就是可以和家人在一起渡過快樂的時光。通常叨雷博士很少能有時間和小孩、孫子們待在一起，不過每當他在忙著工作而從書房的窗子看著他們的時候，他就會感到十分愉快。婕妮發現他搖擺著椅子看著窗外，曾經揶揄他說：「博士，你看來非常偷懶。」他抬起頭來笑著說：「我正在寫要點（The Gist）呢。」（注 1）

第二年在賓州路易士頓第一長老教會的一場聚會中，叨雷博士慶祝了他七十一歲的生日。回顧他漫長而活躍的生命中一些輝煌的事情時，他說：「如果我能夠讓生命重新再活一次，我會寧願少花一點點時間禱告，而花更多的時間去讀聖經。」這和慕迪的發現一樣，他常常說：「在禱告時，我們對神說話，但是在贊聖經時，卻是神對我們說話——而你最好還是讓神多說一點！」

傑出的聖經學家

叨雷博士的一生都是一個傑出的聖經學家。雖然他讀書的範圍很廣——他發現重複地讀一些文學著作和哲學書籍是一種「很大的消遣」——但是這些卻不能代替聖經。就像他在這一段期間所寫的一本書《聖經裡的基督（Christ of the Bible）》中所說的一樣：「我很感謝神能夠讓我成為一個講求實際的人，而不是一個哲學家。」他接受聖經，因為它是一本講求實際而入世的書，並不是因為他瞭解其中的哲學意義。

這幾年，他寫了二本關於聖經的小冊子，不過，他的另外二件作品：《贏得靈魂的講章和聖靈》《祂是誰與祂的工作》，卻有更大的影響力。特別是後面這一本書更是如此，這是從他在福音佈道會中，講到一系列聖靈的講章中所編輯而成的。

那一年他的最後一場佈道會，是從十一月廿八日到十二月十一日，在佛羅里達奧蘭的第一長老教會舉行。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報紙解釋他聚會中的講章標題，和他當年在全世界巡迴佈道時的講章標題完全一樣。他每天講道三次，其中還包括一次在新慕尼黑伯會堂，由四十五間當地教會所共同合作舉辦的大型聚會。參加聚會的人數，經常都是超過長老會大會堂的含量。

當他在佛羅里達的時候，哈克尼斯曾經大膽而慎重地建議叨雷博士應該改換講道題目。他暗示他需要講一些預言性的信息。這讓叨雷博士多少有些驚訝，於是他就問他：「這些年來我講的信息有什麼不對嗎？難道我的信息不是在教導聖經嗎？」雖然哈克尼斯後來向他保證，他目前的信息並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叨雷博士對他的建議卻完全沒有任何反應。「等神不再祝福我所傳講的信息時，我就會改的。」

樂觀面對死亡

一九二八年年初，他取消了原本安排要在芝加哥和杜魯斯舉行的聚會。叨雷博士常常說：「我不想生病。我只想有一天慢慢地死去。」不過如今，他卻得了喉嚨痲痹的病症，並且日益惡化。這是因為他多年來在公開場合講話，聲音過度消耗所導致的。對叨雷博士來說，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體驗，因為他以前的身體總是那麼健康。而如今，不僅僅是月曆，甚至連他的身體都告訴他已經超過七十歲了。

有一段時間他不能說話，而情況日益嚴重，甚至連吞咽都有困難。他必須放棄原來正常的飲食，結果他的體重從二百廿五磅驟降成一百五十磅。在這一段艱苦的期間，他的妻子總會溫柔而仁慈地對他說：「可憐的亞基。你一定很沮喪吧，你那可憐的喉嚨。」但是她的丈夫卻用紙和筆，勇敢地回答她：「我一點都不會沮喪！我安息在腓立比書四章六、七節裡。而羅馬書八章廿八節這個時候對我來說，

則是更加寶貴。」這也是「萬事」之中的一件。他不會特別喜歡去探聽自己的病情，而且每一回他的回答總是樂觀的——「進步中」。

他的兒子魯本對這一段艱困的日子，有另一番評價：

我不能不感覺到，在父親健康日益惡化的那幾個月裡，他所表現出來在基督耶穌裡面的全然得勝。……在那段因為健康不良而無法活動的十個月裡，我的父親有了全新的體驗，雖然他可以焦急和沮喪，但是他卻從來沒有表現出一點點的焦急。他美麗的笑容常在，他的樂觀從未頹喪，他用信心和喜悅去接受神旨意變得更加明顯。他自己仍然不停地研讀聖經和禱告，深覺有神的同在就是一件祝福。

在最後一個禮拜天的下午，他們全家聚集在曼徹斯，他提議全家一起開車到落日墩看日落。在欣賞完那一段迷人的景色之後，叨雷博士要求大家有一段時間禱告。這是最後一次最好的祝福，讓他可以看到他覺得是最美麗的地方。或許他有預感，所以他要求把他葬在這裡。

對家裡的人，特別是魯本來說，要在這個時候離開曼徹斯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他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在這個時候回到中國，因為他知道他可能永遠再也看不到父親時，不禁掉下淚來。在他父親的內心深處，是多麼渴望他能夠留下來，但是他卻不會容許自己妨礙了兒子在中國的事奉。他告訴魯本說：「如果你真的留下來，我就會死掉。」結果，魯本接受了佈道委員會的暫時安排，在聖路易斯擔任地方秘書，讓他有一段時間暫時不必回到中國。

在秋天的時候，叨雷全家回到他們在亞敘威爾的家。然後在十月廿二日，他們安靜地慶祝了他們結婚四十九周年的紀念日。這讓他們有機會可以回想到從前在一起共渡的美好時光。他在他的日記中，為那一天記下了一段感人的話：「當我和卡拉結婚的時候，我知道我得到了一件禮物，但是我從來就沒有想到，她會是這麼好的一件禮物。」

安靜中歸回天家

在他回到亞敘威爾之後，他的身體似乎還變得比較好些，同時他還寫了幾封信，告訴他的朋友他進步的情形。雖然日子過得比較沒有辦法活動，不過他卻在日記裡頭寫道：「這些日子，神給我更多的時間禱告。」可是到了十月廿四日，他卻開始發高燒。他們請醫生來看他的病情，發現只是輕度的流行感冒。到了禮拜四早上，高燒便退了，而一切看來，似乎也沒有任何徵兆。

那一天，叨雷博士安靜地休息，並且還在下午讀了幾個版本的聖經。由於覺得有些疲倦，他於是要求提早作晚間禱告，並且在吃過晚飯之後便立刻上床就寢。因為他有點呼吸困難，所以叨雷太太就在他的頭下多放了一些枕頭，並且互道晚安。那一天晚上，她看了他許多次，發現他一直都是安安靜靜地睡著。

第二天早上，她起床之後安靜地換好衣服，並且作完禱告回來問他要吃早餐。就在那個時候，她才發現他已經回到天家了，而昨天晚上，竟然是她最後一次向他說晚安。這一位信心的兵丁，沒有一點點掙扎而安靜地走向他的主人那裡，接受所應許給他的獎賞。那一天是一九二八年十月廿六日星期五。

全國的報紙都在報導這個消息，動人心弦地報導這一位宣教師的一生和去世。有一份芝加哥報紙的標題是：「宣教師叨雷，病逝于卡羅萊納」，其中說到：

魯本亞基叨雷牧師，知名的宣教師，幾乎曾經在全世界每個國家都佈道過，也曾經幫助過數千人

悔改認罪，……昨天晚上，病逝于北卡羅萊納亞敘威爾，享年七十二歲。他曾經擔任宣教師達五十年，並且以具有罕見的能力的使徒而聞名全世界。

「宣教師」和「具有罕見的能力的使徒」這幾個字，特別適合作為他的頌辭。

告別禮拜是十月卅一日在曼徹斯的叨雷居中舉行。禮拜儀式由叨雷多年的好友，亞特蘭大浸信會禮拜堂的威爾韓頓牧師主持。他陪著魯本和遺體從亞敘威爾坐火車一起過來。韓頓引用撒母耳下三章卅八節的話：「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個作元帥的大丈夫」證道。

芝加哥慕迪紀念教堂的牧師菲爾波特博士，代表該教堂在會中說話；叨雷博士以前的學生費茲華特博士，則代表慕迪聖經學院出席禮拜。瓦尼基尼主席則代表曼徹斯聖經會議聯盟。他們在會中用真正的感情，唱叨雷博士最喜歡的一首詩歌：「哦，說不盡的無價恩寶」。魯本描述這一個簡單的葬禮是「一場有凱歌旋律、極有意義的禮拜」。埋葬的地點，就在落日墩也正是他和家人在曼徹斯最後一個禮拜天下午聚集在一起禱告的地方。

叨雷博士只有留下很少的財物。他的遺產只有一幢樸素、設備簡單的房子，一間藏著好書的小型圖書室、一些破舊的衣服、和一點點的養老金及投資金。這些錢只夠用來維持他的太太和尚未結婚的女兒的生活所需。那是他為他的家人所小心作的預備。

在魯本亞基叨雷墓碑上的墓銘，實在就像使徒保羅一樣。他們二個人真正都是「貴重的器皿」。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注1：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廿二、廿三日與小魯本叨雷之會面。他花了很多年的時間寫課程要點（Gist of the Lesson），這是他在國際主日學學校課程中的註釋。他一直都在作這一件工作直到去世時為止。

注2：叨雷太太後來和凱兒住在伊利諾州惠頓，直到一九五三年她以九十四歲的高齡過世。之後，凱兒搬到加州聖塔巴巴拉，她死於一九五九年，享年七十七歲。伊利莎白在孩童時期即已過世於一八九八年。布蘭屈（特惠格斯太太）在經過幾年的臥病之後，在一九三六年病逝于伊利諾惠頓，當時是五十二歲。而小魯本則在中國和韓國擔任多年的宣牧師，退休之後他把大部份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曼徹斯聖經會議聯盟之上。他在一九七〇年死於加州丟亞堤，享年八十三歲。

附錄一 他雖然死了卻仍舊說話

叨雷博士的一生及其服事，對基督教許多傑出的領袖，有著深遠的影響。這樣的影響不僅僅是在他那個世代，並且還透過他諸多的著作，而影響著後來的世代。在他的影響力當中，有一個最大的特性，就是具有許多不同的層面，涵蓋到教義性、實用性，和屬靈性這些範圍。

作者收集了許多知名的教會領袖的引證，而每一個人也都分別表達了叨雷博士某一方面的特性，確信和服事，並且也突顯了他的影響力。這些引證可以分成二類。第一類，是那些大部分服事時間和叨雷博士同一時代的人；而第二類，則是那些服事時間在他世代之後的人。這些引證有許多是取自于私人書信。

這些引證的目的，並不完全是為了歌頌叨雷博士——這是不會同意的東西——而是為了顯明神

曾經如何使用一個揀選的僕人，來過著充滿祂榮耀的生活。今天，神仍然藉著魯本亞基叨雷博士在向我們說話。

或許過去從來就沒有人像叨雷一樣，改變了聖靈在我生命中的意義。他對聖靈充滿的教導，幫助我從理論進入實際、從教室進入實驗室、從神學進入我的生命。

——印第安那州哈蒙第一浸信牧會牧師傑克海裡斯博士；一九六二年七月廿三日之信件。

叨雷博士對我的生命有非常重大的影響。特別是他在聖靈充滿方面的教導。當我回頭看看我這卅四年來的服事，我相信我在聖靈充滿上第一次接觸到踏實的教導，就是經由叨雷博士的講道和著作。

——田納西州確膝奴加田納西教會學校名譽校長及高地公園浸信教會牧師李羅伯森博士；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廿日之信件。

在我的圖書室中，很少有書像叨雷的作品一樣，可以對我的生命及服事，帶來如此的激勵和祝福。或許，他在禱告和聖靈方面的書籍，對我的屬靈生命產生的影響最大。對叨雷博士來說，這些東西不只是神學教義而已。它們是活生生的屬靈實踐和生活經歷，曾經豐富他的生命，使他可以將基督的光芒及聖靈的動力，傳遞給全世界的傳道人和平信徒。

——佛羅里達州傑克森佛裡三位一體浸信教會牧師鮑伯葛雷博士；一九六四年九月廿四日之信件。

比起其他的傳道人來說，在他的信息當中，具有更理性的內容，而使他對大西洋兩岸的學生，引發了特別的興趣。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前任編輯卡爾亨利博士；一九六四年八月廿七日之信件。

他是一個不尋常的牧師、宣教師、老師、和作家。他的書令我蒙受很大的祝福，而我還記得聽他講到：「我所認識的慕迪」。他是一個聖靈充滿的人，並且服事全世界，而今天依然如此。

——宣教師及聖經教師凡斯哈那博士；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九日之信件。

四十年前，當我還是洛杉磯聖經學院的學生時，我很榮幸可以在叨雷博士的教導下，經過將近三年的日子。在我早期的教會服事中，我非常感激可以擁有那段豐富的經歷，這是因為他為我奠定的聖經基礎。我從他的教學方法當中學到許多，在舊式復興時光（The Old Fashioned Revival Hour）中，我曾經運用這些方法而得到很大的好處及祝福。叨雷博士對聖經深切的洞察力和他理性的表達方式，在當時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並且在過去的這些年裡，他也一直都是我的模範。我非常高興。

——「舊式復興時光」已故董事查理斯孚樂博士；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一日之信件。

曾經被神重用、在全世界傳揚福音的叨雷博士，他作品裡的講章可能比過去任何偉人作品裡的講章，對我個人具有更大的意義。叨雷博士的講章直接指向人心，在那裡，神運行祂的能力改變人心，不過，如果從理性的觀點來看，這些講章也都是很有能力的講章。它們的輪廓很好、充滿經文：並且還有許多巧妙的例證。

——密西根州龐蒂亞克救世主浸信教會牧師湯姆馬龍博士；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之信件。

如果我說在過去這一百年來，從來沒有任何人的講道，可以像叨雷博士深具說服力的講道和無法反駁的陳述一樣，讓如此多的不可知論者、懷疑論者、惟一神論者，和破壞性批判者感到如此狼狽，而毫無反抗並且信服地放棄他們錯誤的立場時，我相信我是對的。藉著他在講臺上的講道，和有利的筆鋒，照亮、堅固並且也幫助了許多人活出聖經及聖經中基督的信仰。

——田納西州曼菲斯貝勒浸信教會名譽牧師羅勃特李博士；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之信件。

在我擔任宣教師漫長的一生當中，我從來就沒有遇到過任何一個福音宣教師或牧師，可以像叨雷博士一樣讓我如此尊敬。他是我所見過最聰明、最公正的人之一。他的心胸寬大、對朋友忠誠。他瞭解聖經並且知道如何運用聖經：他熱愛靈魂並且也為主耶穌基督贏得了許多靈魂。

——南卡羅萊納州葛林維鮑伯瓊尼斯大學創立人和宣教師鮑伯瓊尼斯博士；一九六二年五月廿六日之信件。

在我八歲的時候，藉著讀魯本叨雷的《問題與解答》一書，我第一次經歷到為罪悔改並且看見接受主耶穌基督成為我救主的需要。我沒有和任何人討論，因為那裡沒有什麼人可以幫助我，我跪下來禱告，求主赦免我的罪，並且讓我成為祂的兒女。幾年過去之後，我總算才確信我已經得救，我可以指出，當時是神聖靈藉著叨雷的筆幫助我悔改和得到改變。

——大賴比斯浸信會聖經學院及神學院校長韋伯特韋曲博士；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三日之信件。

一九〇六年，我在叨雷博士的帶領下信主。他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一位宣教師。每當想到他我總是感謝神。叨雷博士不是一個情緒化的講員，不過他卻是一個偉大的講員，是一個嚴格、重要、傳福音和傳道的人。他和亞歷山大真正都是贏得靈魂的人。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人民教會前任牧師奧斯衛德史密斯博士；一九六四年八月廿四日之信件。

叨雷博士在廿世紀的前廿五年，是美國傳教師的先驅。他是聖經的大能學生，也是最有能力的聖經老師、講員、和傳教師。在他的事奉之中有很高的品質，這使得他在這個時代極有能力。

——伊利諾州惠頓，基督國際青年（Youth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叨雷強森博士；一九六七年九月廿六日之信件。他是在叨雷博士之後才取名的。

叨雷博士是我所知道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就像直布羅陀的岩石一樣！他是一個直截了當，從不「拐彎抹角」的傳道人。他具有美好的品性。我感謝神讓我和叨雷有過幾次機會可以一起聚會。

——叨雷晚期幾次佈道會的詩歌領唱和作曲家荷馬哈曼屈博士；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之信件。

我有許多信息，也都具有叨雷博士的例證的特色。他對我個人的生命有重大的影響，並且他的作品也不斷督促我，要去作個人福音工作，並且也讓更多人都願意這麼作。我相信他對我生命最大的一點影響，就是他在服事中不斷使用神的話；所以我也試著像他一樣，在我許多的信息當中，都放進卅至五十節的經文。

——傳教師葛林沙克博士；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之信件。

我非常認同他在福音界和教育界的成就。雖然他受過非常好的正式教育，但是他也是一個信心非常堅強的人，他對主耶穌基督有著一顆像小孩子般的信心，並有受聖靈所啟示的信息。

——浸信會世界佈道團主席與傳教師蒙洛伊派克博士；一九六四年八月廿四日之信件。

我發現他的書非常簡潔、邏輯、組織良好；對主題有很好及徹底的研究，對每一個人和任何一個研究聖經的人都非常有幫助。他那本《聖經在教些什麼》內容獨特，非常好讀，並且讓人可以清楚瞭解到底在說些什麼。在我早期的服事之中，我常常用它來幫助自己瞭解一個特定題目下聖經的教導。

——廣播「回到聖經」導播西歐度爾艾帕博士，一九六四年九月九日之信件。

研讀他的書和看到後來叨雷——亞歷山大的佈道會，給了我很大的挑戰：這不僅僅是在我們自己心愛的土地上，而且也在國外。我想他的書在拯救靈魂上，對一個像我這樣年輕的基督徒來說，具有很大的挑戰，應該開始拚命努力地領人歸主。

——生命話語團契指導傑克懷爾陳博士，一九六七年八月卅一日之信件。

要過度評估叨雷博士對我生命和思想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可能的。自從大學畢業之後，我便進入洛杉磯聖經學院，在他的教導之下經過一年。我的心中充滿了許多問題，那是從我在大學時代就逐漸有的。我沒有接受這些疑惑，不過我並不知道答案。叨雷博士對聖經豐富的學識和堅定的信心，加上他解釋聖經的卓越才華，加強並且也堅定了我的信念，同時還對我的生命產生了永遠的影響。從來沒有一個人的教導，可以如此使我受益。

——信心神學院前任校長亞倫麥克雷伊博士，一九六四年九月九日之信件。

叨雷博士是一個偉人，是一個有智慧、在預備福音工作，在教學和傳道，在擔任慕迪聖經學院和洛杉磯聖經學院院長的工作上，都是一個偉人。他在寫作和講臺上，都是神的偉人。總體說來，他在瞭解聖經、在聖靈恩膏的福音工作，和在聖經教學這些神的工作上，都是一個偉人。他為神的百姓留下了極寶貴的遺產。

——伊利諾州惠頓學院已故校長雷蒙德艾德曼博士；一九六四年八月廿四日之信件。

雖然我從來沒有見過叨雷博士，也沒有聽過他講道，但是他的服事對我的生命卻有深遠的影響。

首先，在我還是一個十幾歲，住在德州西部牛仔之鄉的小基督徒時，就已經讀過他的小冊子《如何禱告》。我很喜歡一邊讀一邊禱告，一邊讀一邊禱告。如此一來，在那一段最容易受到影響的期間裡，我學會了一個字一個字地讀取聖經的話、學會了支取應許、也學會了禱告。毫無疑問地，我所寫的一本大書：《禱告——祈求與接受》，就是源自這裡。

後來，成為一名年輕的傳道人之後，我又拿到叨雷博士寫的另外一本書：《贏得靈魂的講章》，這是他在盛大的佈道會中所講的講章。然後，亞歷山大太太的書《查理士亞歷山大的生命》，又非常詳細地談到了叨雷——亞歷山大在澳大利亞和英格蘭的佈道會裡，那些令人興奮的情形，同時還有許多照片。我對他那種傳講簡單而邏輯化的講章、每一點都有聖經作引證、有他信心的巨大力量作引證、有足以改變無數人的福音工作作引證，有極大的印象。

叨雷博士是一個學識淵博的學者，一個勇敢的信仰防衛者，是數千個傳道人的模範和老師，是一個聖靈充滿贏得靈魂的偉人。有一些軟弱的基督徒，會因為叨雷博士強烈堅持聖靈的能力，他勇敢為信仰奮戰，和不斷督促大家要作個人傳道工作而畏怯。不過，他對美國和基督教的衝擊，除了慕迪本身之外，都遠遠超過了任何一位偉大的傳道師。並且在教導聖經、學識和防衛信仰上，他則是超越了慕迪。

——「主的寶劍」編輯和傳教師約翰萊斯博士，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之信件。

叨雷博士藉著他很有耐性的仁慈、他的講道和教導、他的協商和言行一致的生活，大大地影響了我的生命。在神裡面，我可以說是欠了叨雷，由於他才能使我成為一個可以為主所用的人，這不僅僅是我教會的服事，還有我在偉大委員會禱告者聯盟的服事。

——「偉大委員會禱告者聯盟」已故董事俄那斯特惠德斯華斯博士。

由於叨雷博士有充實的信息，所以他的福音佈道會總是有很好的結果。他藉著從天而來的聖靈傳講福音。並且他拒絕依靠那些毫無價值的方法或動機。在他的一切服事當中，他信賴運用「聖靈的寶劍，也就是聖經」。

——傳教師、作家、賓罕博士。

叨雷博士是一個偉人。神使他成為一個偉人。他已經去世許多年了，可是他的影響力卻依然存在，並且他的影響力也將隨世界的年日而永遠長在。每當我想到這個人，就會有一節經文出現在我心中：但以理五章十一節。在那裡，你可以看到太后是怎麼說但以理的：「在你國中有一人，他裡頭有神聖的靈。」

——洛杉磯聖經學院前院長，路易士帖伯特博士。

魯本亞基叨雷（一八五六～一九二八）是慕迪世界福音工作的繼承人，同時也是聖徒中絕無僅有評價極高的信仰的老師、作家和鬥士，特別是在個人工作上。站在一個作家的觀點來看，叨雷博士是從使徒時代以來，最強調與提升個人福音工作的人。

——北部浸信會神學院前講師與作家，費理斯懷特樹爾博士。

如果說美國的聖經學院的工作，是因為慕迪才得以存在，那麼我們也可以說聖經學院是因為叨雷博士才得以發展。……芝加哥學院的課程是全美國大部分聖經學院課程的基礎，主要也是由叨雷博士所設計的。同時，全世界一些最有才氣的聖經老師的研究，也是因為受到這位聞名的老師的啟示才有的。

——聖經老師、作家，特洛克耳博士。

學校所以能夠成功，大部分都要歸功於他明智的管理。在慕迪的晚年，他們二個人非常親近。實在沒有人能夠像他一樣，得到慕迪先生如此完全的信任，同時，也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像叨雷對慕迪那樣地對另外一個人忠心。

——傳教師，韋伯契曼。

叨雷博士是……一個拯救個人靈魂的人，在慕迪學院，他幾乎比慕迪更能激勵和裝備人面對面、心對心地去面對人的靈魂，拯救他們。慕迪先生使我們為這件工作大發熱心，可是叨雷博士卻教我們應該怎麼作。

哦！叨雷博士，不僅僅是你的家人，還有許多人都很懷念你！今天，我們這些可憐必死的人多麼需要你。你認識神和祂的兒子耶穌基督。你是一個真正可以釋放靈魂的見證人。你是聖徒中熱忱為信仰奮戰絕無僅有的人。你打了美好的仗，並且從不害怕。我們知道主、公平的審判者在那一天，必有公義的冠冕要賜給你，並且不僅僅是要給你，也要賜給一切渴慕祂顯現的人。

——慕迪聖經學院已故校長及作家，詹姆斯葛雷博士。

他沒有含糊不清的信息。大家對他在福音路線上積極而不肯妥協的態度，都很瞭解，甚至有時候還會有些誤會。但是事實上，他卻是一個非常有同情心，並且善於幫助別人的人。叨雷博士是一個很有組織恩賜而成功的人。在商業事務上，他很嚴格也很有能力——不過，對那些非常瞭解他的人來說，他的基督徒品性和溫暖的友誼，卻是真正最令人懷念的。以一個作家來說，叨雷博士曾經指導並且啟發許多人，而這些影響力即使在他死後，仍然也是持續不停，同時，他的書仍然會繼續成為使聖經可

以餵養眾人過更好的生命和更好的服事的重要因素。我們都會非常懷念他。

——已故出版商佛萊明雷佛。

他誠摯地將自己完全地獻給神，是個一心一意熱心極救靈魂，在金錢上清楚、堅持禱告和研究聖經、對家人和朋友真誠的人。他在私底下的生活，就是他在公開服事生活的最佳保證。

——慕迪的義子和叨雷的同工費特先生。費特是在讀過叨雷的「如何領人歸主」(How to Bring Men to Christ) 之後，才帶領第一個靈魂來到基督面前。

真正瞭解叨雷博士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規律、從不停止禱告的人。他知道不斷禱告有什麼意義。他習慣用好幾個鐘頭單獨禱告，並且辛勤服事。

——慕迪聖經學院已故校長威爾韓頓博士。這些話是他在叨雷博士的葬禮上說的。

只要花一天和叨雷博士待在一起，就永遠都不會忘記！他的信、望、愛是會感染的。他常常用五種語言英文、德文、法文、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讀聖經。由於他在推翻一些較高批判的詭辯時毫不客氣，使他不曾受到那些看法先進的人歡迎。他們說他冷酷、專斷、毫無同情心，可是對他自己的家人和他的朋友來說，他卻是一個溫柔、有禮貌、有同情心的人。他是我所認識、一個真正害怕別人稱讚他講道、唯恐會讓他自己驕傲而跌倒的人。他的呼吸就是禱告，而他也從來不因為忙碌，而有一天忽略要花上一個小時和神待在內室。

——基礎教義 (The Fundamentals) 編輯；慕迪紀念牧堂已故牧師狄克森博士。

毫無疑問地，神使用了叨雷博士為美國大部分的聖經學院建立了根基。……任何一個瞭解教育方法的人，只要肯仔細看看叨雷博士為學院所規劃的課程——結合了教室的功課和實際的教會工作——都自然會同意他是一個很有才能的教育家，就教育程式而言，他是一個在許多方面都站在時代之前的人。

——慕迪聖經學院已故校長威廉卡伯森博士。

叨雷博士是一個真正虔誠和非常屬靈的人。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表現得像他這麼想得到神最好的祝福。為此，他可以用整個晚上的時間禱告。……他是一個最實在和忠誠的朋友——不是喧嘩、投人所好、情緒化的朋友；而是實際、可以真正讓人感受到「朋友」這個字的意義的朋友。他不會慢吞吞地面對面告訴你的錯誤，不過他卻會在你的背後為你辯護、說你的優點。……我清楚地記得，當我還是他的學生時，我遇到一件非常難過的事情。叨雷博士來到我的房間，給我一些意見並且安慰我：然後我們彼此把頭靠在對方的肩膀上，站在那裡——這位偉大的老師和他可憐的學生一起落淚；然後我們一起跪下來禱告。想到叨雷就會使人心中感傷，並且讓人願意奉獻生命。

——已故老師、同工威廉伊凡斯博士。

不過叨雷博士在屬靈上是溫柔的，正好像他在講道上是大膽的一樣。有少數幾次，我和他商量一些涉及弟兄間爭論的問題時，而他的回答總是令我感到意外和愉快。這一位舉起二個拳頭講道的人，在給別人建議的時候，總是溫柔地像個女人一樣。他不但擔心自己不夠公正，並且甚至對那些反對他的人，他也一直都是很寬大的。叨雷這一方面的個性，只有那些和他非常親近的朋友才會知道，不過，這卻是他和家人、弟兄關係中最主要的因素。……叨雷直到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對他的肯定傳回他的家鄉之前，他的價值從來都沒有得到完全的認定。

——第一浸信教會已故牧師；明尼蘇達明尼波里斯北西學校校長萊裡博士。

在聚會中他總是依靠信心，而從不希望尋找「眾人注目」的方式來吸引人們，他和神賜給他的美麗妻子，過著簡單而樸素的家居生活——這個屬於神的人，是被對主、對聖經、和對這個國家與這個國家之外，數不盡屬於他特別的責任，必須經由拯救靈魂的信息和個人接觸，沒有得救的靈魂、真誠的愛所支配。

——洛杉磯聖經學院已故老師，荷頓。

如果我不是一個基督徒，那麼，因為我父親生命如此表裡一致的緣故，我就不能不成為一個基督徒。我們那些在精神上並不認同父親工作的朋友見證說，他們在他的生命當中，找不到一點點不一致的地方。

——大女兒凱兒叨雷。

不管在別人看來叨雷博士是遭遇多大的難處，但是對我來說，那都只是操練他良好判斷能力的功課。他會為所有的問題作徹底的思考和禱告，直到神的帶領清楚為止。然後叨雷博士就會堅持他所前進的方向。我的丈夫是一個認真禱告和研究聖經的人。他拒絕參加一切的社交活動，甚至連最好的朋友也不例外，以便他可以有時間禱告、研究，和準備他的工作。

或許他對自己小孩和孫兒們最明顯的影響，就是他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投入了全職的事奉。

——叨雷太太

附錄二

我相信聖經

是神話語的十個理由

—叨雷博士著

我是慢慢才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在我早年的生活之中，我接受聖經是出於父母親的權威，卻從來沒有對問題作過認真的思考。不過在我後來的生活中，我對聖經的信心，卻完全因為一些很有名、很有學問和出色的無神論者的作品的影響下而破滅。我發現我自己面臨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你會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

我找不到滿意的答案。所以我決定要進到這個問題的最底層。如果我再也找不到滿意的證據，可以證明聖經就是神的話語，那麼不管要我付出什麼代價，我都要放棄這個信仰。但是如果我可以找到滿意的證據，證明聖經就是神的話語，那麼不管要我付出什麼代價，我都會堅持這個信仰。毫無疑問地，我有許多朋友，他們都可以很滿意地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卻不打算把這個在我內心的爭戰告訴他們：所以我尋求神和聖經的幫助。在經過很多痛苦的研究和思考之後，我終於走出懷疑的陰影，進入信心的光明之中，並且確信聖經從頭到尾，都是神的話語。下面這幾頁大部分都是我經歷矛盾衝突而得勝的結果。我要告訴你十個理由，為什麼我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

一、基於耶穌基督的見證

有許多人接受基督的權威性，但是卻不肯完整地接受聖經。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接受祂的權威性。

有五件屬神的證據可以讓我們相信：從祂所過屬神生活的證據：從祂所說屬神話語的證據：從祂所作屬神工作的證據；從祂死裡復活屬神的證據；從祂對人類歷史所造成的屬神影響的證據。可是如果我們接受了基督的權威性，我們也必須完整地接受聖經的權威性。因為祂曾經為全部聖經的屬神的權威性，作過明確而特別的見證。

在馬可福音七章十三節，我們可以看到祂為舊約所作的見證。在那裡，祂稱呼摩西的律法是「神的道（Word of God）」。當然，這只是包括舊約的前面五卷書而已，不過，在路加福音廿四章 27 節，我們讀到：「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然後在四十四節他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猶太人把舊約分成三個部分——律法書、先知書和詩篇——而基督藉著這些書，把這些書裡的經文挑選出來，印證祂就是基督。在約翰福音十章卅五節，基督說：「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所以祂教導說舊約是絕對正確而不可侵犯的。如果可以引用馬太福音五章十八節，那就更可以讓大家都沒有話說，耶穌說：「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一點在希伯來文的字母當中，是最小的字——比其他任何字的一半都要小，而一畫只不過是子音上面的一點——比我們在「大」上面的橫線還短——可是基督在這裡卻宣告說聖經是絕對正確，甚至連最小的一個字或一個字裡的一點也是如此。所以，如果我們接受了基督的權威性，我們也必須完整地接受全部舊約的屬神權威性。

現在，再來看新約。我們可以發現基督在約翰福音十四章廿六節保證說：「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在這裡，我們不僅僅看到使徒的教訓是完全來自啟示，而且是因為他們可以想起基督本身的教導。有時候，會有人問我們，我們怎麼知道使徒可以正確地記下耶穌說過的話——「難道他們不會忘記嗎？」的確，他們是會忘記，但是基督卻親自告訴我們，在福音書當中我們所讀到的，不是使徒對祂說過那些話的記憶，而是聖靈的記憶，而且神的靈是永遠都不會忘記的。約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十四節，基督說聖靈會引導使徒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此，在新約的教導中，我們擁有神的全部真理。使徒的教導甚至比耶穌本身的教導更完全，因為在約翰福音十六章十二、十三節，祂說：「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承擔不了。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雖然因為他們軟弱，以致基督的教導不完整，但是使徒的教導在所應許的聖靈幫助下，卻涵蓋了神的全部真理。

所以，如果我們接受了基督的權威性，我們也必須接受全部聖經，只是，我們必須已經先接受基督的權威性。

二、基於預言的實現

聖經中的預言有二種——第一種，是明白而文字化的預言，第二種，則是表徵性的預言。

在第一種預言之中，我們有關於猶太人、外邦人和彌賽亞的明確預言。以說到彌賽亞的預言為例，我們可以看到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彌迦書五章二節、但以理書九章廿五至廿七節。我們還可以提到其他經文，不過，只用這幾節作例子。在這些寫在彌賽亞誕生的數百年前的預言當中，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祂誕生的方式和地方、祂受人們接受的方式、祂會如何結束祂的生命、祂的復活和祂藉著死亡得勝。當時，這些預言實在不大可信，而且也不大可能會實現；不過，它們卻一點都不差地實現了：時間、地點和方式。這一件事情我們要怎樣才能夠解釋呢？人們是不可能預先看見這些不可能的事

情——他們是活在數百年前——可是神可以，並且這是因為神透過了這些人說話。

至於表徵性的預言更是明顯。舊約中的每一件事——歷史、制度、儀式都是預言。祭司長、祭司、利未人、先知、和國王都是預言。聖幕、同祭壇、水盆、金燭臺、麵包桌、帷幕、香壇、約櫃、聖幕裡的每一樣東西都是預言。所有這一切事物只要我們愈細心、愈嚴肅地加以研究，在耶穌基督和教會歷史的光照下，我們就可以看見在神所設定的古老制度的覆蓋下面，都有直接的目的，受死贖罪的預言、和基督的復活、五旬節、和教會的整個歷史。我們看見新約最深奧的基督教教義，清楚地經由舊約制度顯明出來。你可以明白這件事情的唯一一個方法，就是進入聖經本身，研究一切的獻祭和節日等等，直到你可以看見新約的真理在舊約當中發出光芒。

如果在研究生命的一些基本形態時，我發現有一個初期組織器官，現在沒有什麼用途，但是藉著演進的程式，會在那種動物的後代中，變成一種有用的器官，那麼我認為在這個初期組織器官後面的是神，祂在動物早期的時候，就已經為將來的動物的生命和需要作了準備。因此，回到聖經中為真理所作的準備，在後來會有清楚的教導，就只有一個科學的方法可以解釋這一切，換言之，那一位從一開始就知道結局，並且還為了結局作預備的人，正是那一本書的作者。

三、基於聖經的一致性

這是老生常談，不過卻也是非常令人滿意的答案。聖經由六十六卷書組成：有超過卅位以上不同的作者，含括的日期超過一千五百年：用三種不同的語言、在許多不同的國家、由許多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所寫成——其中從牧羊人、漁夫、落魄政客到國王：在各種環境下寫成；可是既使是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它有絕對一致的思想。奇妙地凝聚在一起。

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它的一致性並不在於表面。在外表上看來，它常常會有一些矛盾，但是只有在深入和長期的研究中，才可以發現它的一致性。

而更奇妙的一件事情，是它有一致的組織，從第一卷書開始成長發展，直到達到聖經最後一卷書的高潮為止。我們先是有了子，然後長苗、然後發芽、然後開花、到最後生出成熟的果子。

假設要蓋一幢很大的房子，所以有許多石頭從佛蒙特拉特蘭、俄亥俄伯利亞、明尼蘇達凱蘇達，和康乃狄格米德頓等不同的採石場運來。每一個石頭在帶來之前，都已經在採石場切割成最後的形狀。這些石頭的形狀和大小都不一樣，有正方形、有長方形，有圓柱形等等，可是最後它們被帶來放在一起之後，每一個石頭都有它適當的位置，然後，有一幢在圓頂、邊牆、拱壁、拱門、二側走廊每一個外觀上都全然完美的聖殿，出現在你的面前——連一點點間隙或裂縫都沒有。你要怎麼解釋呢？你會說，在每一個採石場各別的工人後面，一定有一個幕後建築師在計畫一切，並且告訴每一個工人，這一件工作的詳細規格。

因此，在我們稱之為聖經的神真理的這一件奇妙的聖殿上，其中的石頭雖然是來自不同時間和不同地方的採石場，它們彼此距離遙遠，但是卻連每一個最小的部分都能夠彼此協調，我們不得不說在完成這些工作的人後面，有一位在計畫這一切。

四、基於聖經裡的教訓比其他任何一本書和所有書裡的教訓都要卓越

在某些地方，很流行拿聖經的教導和索羅亞斯德（Zoroaster，古波斯沃教創始人）和釋迦牟尼、孔夫子、艾匹克蒂塔（Epictetus）、蘇格拉底、馬卡斯奧理歐斯安多耐諾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us），還

有一些異教徒的教導作比較。聖經和這些人的教導，主要有三大差異：

首先，聖經裡面只有真理，而其他人的教導除了真理之外，還混雜了一些錯誤。蘇格拉底教導一個哲學家如何死去，這是真實的：但是他卻同樣也教導一個城裡的女人應該如何經營她的事業。這些人的教導裡面有一些珍寶，但是就像約瑟夫庫克（Joseph Cook）曾經說過的，它們是「從泥濘中挑出來的珍寶。」

其次，是聖經裡面包含了一切真理。從來沒有一樣關於道德或屬靈的真理，可以在其他地方發現，而卻不能在這一本古老的聖經裡找到本質上和它相同的東西。我在說到這一個問題時，常常會要求大家提出一些道德或屬靈的真理，在經過仔細的思考之後，我卻不能在聖經裡面找到，從來還沒有人能夠如此。在比較聖經和一些異教徒更好的教導時，我會很心疼。因為事實上，他們是有一些寶貴的思想，不過，不管他們是不是知道，他們卻是從他們所嘲笑的那一本書裡，偷取了一些珍寶。

第三，是最卓越一點：聖經裡面所包含的真理，超過了其他書本的總合。如果我們把所有古代和近代文學中你所能找到的所有美麗的思想，全部合在一起：把所有沒有用處的東西都除去；然後再把你從各個時代文學作品中所挑選出來的真理編成一本書，結果你會發現，它還是無法取代這一本聖經。

這不是一本非常大的書；我拿在手上的，是一本可以放在衣服口袋的版本，但是雖然只是一本小小的書，卻是比所有人類歷史上各個時代所寫出來的書的真理更多。你要怎麼解釋這一件事情呢？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這不是人的書，這是神的書。

五、基於聖經的歷史，它勝過了一切的攻擊

一直都有人在恨這一本書。從它剛出現就有人恨它，並且他們也試著要消滅它。塞爾撒斯（Celsus）想要靠著他出色的天賦，波菲裡（Porphyry）想要用他深奧的哲學；但是他們卻失敗了。露西安（Lucian）用他愚弄的嘲諷抵擋它，戴克裡先（Diocletian）靠著羅馬皇帝的權勢；但是他們都失敗了。艾迪克斯（Edicts）靠著皇帝所有權勢的支持，要求把每一本聖經都燒掉，而每一個擁有聖經的人都必須處死。

十八個世紀以來，每一種破壞的策略，像人類科學、哲學、才智、理性、或野蠻的行為，都可能讓這一本書從世界上消失，但是它到了今天卻依舊比以往更堅強地存在於世界。

如果這是一本人類的書，那麼早在好幾百年以前，它就已經消失並且被人們遺忘，但是正因為它是在「神大能的保守下」，所以雖然有許多世界最偉大的人都在反對它，只有一些少數而且身份卑賤的人在支持它，但是基督奇妙的話「天地都要廢去，但是我的話卻不能廢去。」卻仍然可以成就——雖然填並不是原來預言的意思。

六、基於接受這本書和反對這本書這二種人的特性

關於聖經的神性可以談到二件事——接受聖經的人的特性和拒絕聖經的人的特性。我不是意味每一個承認相信聖經的人，都比每一個不相信聖經的人更好，不過，如果你能夠告訴我一個可以過著不自私、奉獻生命，並且毫無保留肯順服神心意的人，我就可以告訴你，他是一個相信聖經是神話語的人。從另外一方面來說，如果你告訴我一個反對聖經屬神權威性的人，那麼我也可以告訴你，他是一個過著貪婪、多欲、屬靈驕傲或任性自私的人。

假設你有一本書，好像是某一位作者寫的，而那些非常瞭解這位作者的人，說這一本書是他寫的，另外還有一些很不瞭解他的人，說這本書不是他寫的：你要相信誰呢？現在，那些非常瞭解神的人說

聖經是祂的書；而那些很不瞭解祂的人說那不是祂的書。你要相信誰呢？

更進一步地說，當一個人愈來愈好，他會比較容易接受聖經，但當一個人愈來愈壞時，他就愈會拒絕聖經。我們知道有些有名的人，過去曾經活在罪惡和不信的生活中，卻因為放棄罪惡而得到信仰。可是難道我們當中有人知道有一個人，曾經活在罪惡和信仰之中，卻因為放棄罪惡的生活而失去信仰的嗎？一個人的生活愈親近神，他們就愈會相信聖經是神的話，但是如果一個人的生活離神愈遠，他們就愈會覺得聖經不是神的話。

聖經的堡壘在那裡呢？是在聖潔、不自私、而快樂的家庭。不信者的堡壘在那裡呢？是在賭場、酒店和妓院。如果有一個人走進酒店，然後把一本聖經放在吧臺上，叫了酒，我們會覺得他的行為非常不協調，但是如果他放在吧臺上的，是任何一本不信者所寫的書，然後也叫了酒，我們卻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協調的地方。

七、基於聖經的影響力

在這一本小小的聖經裡面，比起其他一切的文學著作，具有更大的能力可以拯救人們，並且讓人們的生活變得聖潔、寶貴和美麗——具有更大的能力可以讓人們親近神。溪流永速都不會比它的源頭更高，而一本有能力可以讓人們親近神，卻不是其他書籍可以辦到的書，必定是來自神，而不像別的書一樣。

在我的心中認識一個人，他全然是一個嚴重酗酒下的受害者；是一個擁有非常聰明恩賜，卻因為罪惡的權勢而變得非常茫然、兇暴、被魔鬼纏住、而且不相信神的人。最後，當神的光照進他黑暗的內心時，藉著聖經的能力，他如今卻變成一個非常謙卑、可愛和高貴的人。

有什麼書可以辦到這一點呢？有什麼書不僅有這個能力可以提升個人，而且還可以提升整個社會和國家像聖經一樣呢？

八、基於聖經的無窮無盡

一千八百年來，這本書沒有增加什麼，但是像本生（Bunsen）和寧德（Neander）這樣的人終其一生的研究，卻仍然不能把它讀完。喬治慕勒曾經至少讀過一百遍，但是卻說他每一次讀都是新的。其他的書可能這樣嗎？

但是還有更奇妙的事情——不僅僅是個人如此，而且是整整一千八百年來，人類的世代都投入其中，有數千本以上的著作在解釋它，卻依舊沒有摸到它寶藏的底部。一本人類寫的書會讓人看完，但是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卻不能讀完這一本聖經，你打算如何來解釋這一件事情呢？唯一的可能——就是在這一本書中，隱藏了神無窮無盡智慧與知識的寶藏。

有一個很出色的惟一神論作者，有一次曾經企圖駁斥聖經的屬神性，他說：「無窮的神把祂全部的話都寫在這麼小的一本書裡，這是多麼不虔誠的控告。」可是他卻沒有想到他的論點正好反駁了他自己。無窮的智慧可以收集在這麼小的範圍內，對這本書的屬神性，是多麼好的一個證據啊！

九、基於一個事實：如果我們的悟性的聖潔愈多，我們就愈會親近聖經

任何一個有思想的人，當他開始研究聖經的時候，都會發現許多他無法同意的事情，不過，等他繼續研究，並且愈來愈像神、愈親近神，他就會愈親近聖經。如果我們愈來愈接近神的立場，我們和聖經之間的不協調就會愈來愈少。這樣，必然正確的結論應該是什麼呢？不管是什麼時候，只要我們

遇見神，我們就會遇見聖經。換一句話說，聖經是站在神的立場所寫的。

假設你旅行經過一個森林，有一個經驗老道、評價很好的嚮導在幫助你。當你走到一個有雙岔路時，嚮導說要走左邊這一條路，可是你自己藉著事實的判斷，卻認為應該走右邊這一條路。所以你轉過身來告訴嚮導：「我知道你對森林很有經驗，而且也是因為有許多人推薦所以我才用你，可是我自己的判斷卻明白地告訴我，我們應該走右邊這一條路，而我必須遵照我自己的判斷。我知道我的理性不是完全正確，可是它卻是我最好的嚮導。」

不過，等你走了一段距離之後，你卻不得不停下來，掉頭回去走嚮導告訴你是正確的那一條路。

過了一段時間，你又來到一個有雙岔路的地方。這一次，嚮導說你應該走右邊這一條路，可是你的判斷卻明白地告訴你，應該走左邊這一條路：結果再一次地，你又選擇了自己的判斷，然後又落得和上次相同的結局。

在你有過四、五次這樣的經驗、並且發現每一次都是你錯之後，我想你就會覺得下一次應該要聽嚮導的話才對。

這就是我對聖經的經歷。我最早是因為其他人的權威而接受它。就像大部分的年輕人一樣，我的信心開始動搖，並且至少有四次以上走到岔口，可是我卻跟隨了自己的理性，結果發現每一次都是我自己錯而聖經對，於是從此以後，我便相信不管我自己的判斷是什麼，我都應該跟隨聖經的教訓才對。

十、基於聖靈的直接見證

我們以神開始，也應該以神結束。我們以三位一體的第二位的見證開始，所以也應該以三位一體的第三位的見證結束。

聖靈在每一個信徒的靈裡留下印記，證明了聖經的屬靈權威性。我們理當可以毫無爭辯地印證聖經就是神的話語，因為基督說過：「我的羊認識我的聲音。」神的兒女認識祂的聲音，而我知道，從聖經裡面對我說話的聲音就是我天父的聲音。有時候，你可以聽到一個虔誠的老婦人告訴你，她知道聖經是神的話，可是等你要她說出原因，為什麼她相信這是神的話時，她卻只會說：「我知道它是神的話。」

你說：「那完全是迷信。」

不盡然如此。因為她是基督的羊，所以她可以從其他不同的聲音當中，分辨出什麼是她的牧者的聲音。因為她是神的兒女，所以她可以知道從聖經對她說話的聲音，就是神的聲音。她不必爭論什麼。

每個人都可以擁有這個見證。約翰福音七章十七節告訴你要如何作才能夠得到：「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或是我憑著自己說的。」只要你肯讓你的意志順服神的旨意，不管神怎麼帶領你，你都願意對神抱持著這樣順服的態度時，那麼當你讀聖經的時候，你就會知道，從聖經裡面對你說話的聲音，正是神的聲音。

以前，當我對學生說到應該如何處理懷疑時，在聽眾中間，有一個不列顛的畢業生，他是一個心存懷疑的人。在課程結束之後，他來找我，對我說：「我不想沒有禮貌，先生，但是我的經驗和你說的每一件事情，都互相矛盾。」

我問他是不是已經照著我建議的方法去作，而且仍然沒有亮光。他說是的。

我們一起走到另外一個房間，我潦草地寫下了一段誓詞如下：

我相信在對與錯之間有絕對的差異，因此我願意站在對的一方，不管它怎麼帶領我，我都願意追

隨它。我真心地答應願意竭力找出什麼是真理，並且如果我發現耶穌基督就是神的兒子，我答應願意接受祂作我的救主，並且在世界的面前承認祂。

我把這張紙條拿給這個人，並且問他是不是願意在上面簽名。他說：「當然。」然後就簽了名。我告訴他：「你不知道這裡是不是有一位神，你也不知道神會不會聽你禱告。但是我卻知道祂會，只是我的知識對你並沒有用，不過，這裡卻有一個可能的線索可以知道。現在，你已經答應願意真誠地尋找真理，所以你便可以跟隨這個可能的線索。我希望你可以這麼禱告：「哦，神，如果有任何一位神，而禱也垂聽禱告，請禱告訴我，耶穌基督是不是禱的兒子，並且如果禱讓我知道祂就是禱的兒子，我會接受祂作我的救主，並且在世界的面前承認祂。』」

結果他同意這麼作。我還進一步問他，是不是願意拿約翰福音，每天閱讀而每一次只慢慢、仔細地讀幾節經文，同時每一次在讀以前，都求神光照他。他也同意這麼作，可是最後他卻說：「這根本就沒有用。」可是不管如何，不久之後我又遇到他，他說我說：「好像有些作用了。」我回答他：「我知道。」然後，他繼續說他就好像被帶到尼加拉瓜河 (Niagara River) 一樣地順河而下。又過了不久，他就已經成為一個大家看重的衛理會信徒。

不久以前，我再一次遇到這個人，而他告訴我，他不能明白他過去為什麼會這麼盲目，為什麼以前他只聽從自己的理智：而現在這一切對他來說，似乎都已經變得非常愚蠢。我告訴他聖經可以為他解答這個問題，因為聖經說：「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不過如今，由於他對神和祂的真理已經有了正確的態度，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已經變得清楚明白。那個告訴我他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那些對別人有效的方法對他都不會有效的人，由於讓自己對神保持了正確的態度，所以他來到一個地步，可以得到聖靈的直接見證：聖經就是神的話語：這是任何人都可以辦到的。